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(上)

醒世恒言

中国
古典
名著



明 冯梦龙

醒世恒言

(上)

〔明〕 冯梦龙 编

目 录

第 一 卷	两县令竞义婚孤女·····	1
第 二 卷	三孝廉让产立高名·····	18
第 三 卷	卖油郎独占花魁·····	30
第 四 卷	灌园叟晚逢仙女·····	70
第 五 卷	大树坡义虎送亲·····	92
第 六 卷	小水湾天狐诒书·····	106
第 七 卷	钱秀才错占凤凰俦·····	123
第 八 卷	乔太守乱点鸳鸯谱·····	146
第 九 卷	陈多寿生死夫妻·····	171
第 十 卷	刘小官雌雄兄弟·····	190
第 十 一 卷	苏小妹三难新郎·····	210
第 十 二 卷	佛印师四调琴娘·····	223
第 十 三 卷	勘皮靴单证二郎神·····	231
第 十 四 卷	闹樊楼多情周胜仙·····	254
第 十 五 卷	赫大卿遗恨鸳鸯缘·····	268

第十六卷	陆五汉硬留合色鞋·····	297
第十七卷	张孝基陈留认舅·····	322
第十八卷	施润泽滩阙遇友·····	348
第十九卷	白玉娘忍苦成夫·····	370
第二十卷	张廷秀逃生救父·····	388

第一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

风水人间不可无，也须阴鹭两相扶。

时人不解苍天意，枉使身心着意图。

话说近代浙江衢州府，有一人姓王名奉，哥哥姓王名春。弟兄各生一女，王春的女儿名唤琼英，王奉的叫做琼真。琼英许配本郡一个富家潘百万之子潘华，琼真许配本郡萧别驾之子萧雅：都是自小聘定的。琼英方年十岁，母亲先丧，父亲继歿。那王春临终之时，将女儿琼英托与其弟，嘱付道：“我并无子嗣，只有此女，你把做嫡女看成。待其长成，好好嫁去潘家。你嫂嫂所遗房奁衣饰之类，尽数与之。有潘家原聘财礼置下庄田，就把与他做脂粉之费。莫负吾言！”嘱罢，气绝。殡葬事毕，王奉将侄女琼英接回家中，与女儿琼真作伴。

忽一年元旦，潘华积萧雅不约而同到王奉家来拜年。那潘华生得粉脸朱唇，如美女一般，人都称玉孩童。萧雅一脸麻子，眼眶齿齜，好似飞天夜叉模样。一美一丑，相形起来，那标致的越觉美玉增辉，那丑陋的越觉泥涂无色。况且潘华衣服炫丽，有心卖富，脱一通换一通。那萧雅是老实人家，不以穿着为事。常言道：“佛是金装，人是衣装。”世人眼孔浅

的多，只有皮相，没有骨相。王家若男若女，若大若小，那一个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，如潘安再出；暗暗地颠唇簸嘴，批点那飞天夜叉之丑。王奉自己也看不过，心上好不快活。

不一日，萧别驾卒于任所，萧雅奔丧，扶柩而回。他虽是个世家，累代清官，家无余积，自别驾死后，日渐消索。潘百万是个暴富，家事日盛一日。王奉忽起一个不良之心，想道：“萧家甚穷，女婿又丑；潘家又富，女婿又标致。何不把琼英、琼真暗地兑转，谁人知道？也不教亲生女儿在穷汉家受苦。”主意已定，到临嫁之时，将琼真充做侄女，嫁与潘家，哥哥所遗衣饰庄田之类，都把他去。却将琼英反为己女，嫁与那飞天夜叉为配，自己薄薄备些妆奁嫁送。琼英但凭叔叔做主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谁知嫁后，那潘华自恃家富，不习诗书，不务生理，专一鬪赌为事。父亲累训不从，气愤而亡。潘华益无顾忌，日逐与无赖小人，酒食游戏。不上十年，把百万家资败得罄尽，寸土俱无。丈人屡次周给他，如炭中沃雪，全然不济。结末迫于冻馁，瞒着丈人，要引浑家去投靠人家为奴。王奉闻知此信，将女儿琼真接回家中养老，不许女婿上门。潘华流落他乡，不知下落。那萧雅勤苦攻书，后来一举成名，直做到尚书地位；琼英封一品夫人。有诗为证：

目前贫富非为准，久后穷通未可知。

颠倒任君瞞昧做，鬼神昭鉴定无私。

看官，你道为何说这王奉嫁女这一事？只为世人但顾眼前，不思日后，只要损人利己。岂知人有百算，天只有一算。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条路，天未必随你走哩，还是平日行

善为高。今日说一段话本，正与王奉相反，唤做《两县令竞义婚孤女》。

这桩故事，出在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代之季。其时周太祖郭威在位，改元广顺。虽居正统之尊，未就混一之势。四方割据称雄者，还有几处，共是五国三镇。那五国？

周郭威 南汉刘晟 北汉刘旻 南唐李昇
蜀孟知祥 那三镇？

吴越钱鏐 湖南周行逢 荆南高季昌

单说南唐李氏有国，辖下江州地方。内中单表江州德化县一个知县，姓石名璧，原是抚州临川县人氏，流寓建康。四旬之外，丧了夫人，又无儿子，止有八岁亲女月香，和一个养娘随任。那官人为官清正，单吃德化县中一口水。又且听讼明决，雪冤理滞，果然政简刑清，民安盗息。退堂之暇，就抱月香坐于膝上，教他识字，又或叫养娘和他下棋、蹴鞠，百般顽耍，他从旁教导。只为无娘之女，十分爱惜。一日，养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毬儿为戏。养娘一脚踢起，去得势重了些，那毬击地而起，连跳几跳，的溜溜滚去，滚入一个地穴里。那地穴约有二三尺深，原是埋缸贮水的所在。养娘手短搅他不着，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毬儿，石璧道：“且住！”问女儿月香道：“你有甚计较，使毬儿自走出来么？”月香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有了！”即教养娘去提过一桶水来，倾在穴内。那毬便浮在水面。再倾一桶，穴中水满，其球随水而出。石璧本是要试女孩儿的聪明，见其取水出毬，智意过人，不胜之喜。

闲话休叙。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，谁知命里官星不现，飞祸相侵。忽一夜仓中失火，急去救时，已烧损官粮千余石。那时米贵，一石值一贯五百。乱离之际，军粮最重。南唐法度，凡官府破耗军粮至三百石者，即行处斩。只为石璧是个清官，又且火灾天数，非关本官私弊。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。唐主怒犹未息，将本官削职，要他赔偿。估价共该一千五百余两。把家私变卖，未尽其半。石璧被本府软监，追逼不过，郁成一病，数日而死。遗下女儿和养娘二口，少不得着落牙婆官卖，取价偿官。这等苦楚，分明是：

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

却说本县有个百姓，叫做贾昌，昔年被人诬陷，坐假人命事，问成死罪在狱，亏右知县到任，审出冤情，将他释放。贾昌衔保家活命之恩，无从报效。一向在外为商，近日方回。正值石知县身死，即往抚尸恸哭，备办衣裳棺木，与他殓殮。合家挂孝，买地营葬。又闻得所欠官粮尚多，欲待替他赔补几分，怕钱粮干系，不敢开端惹祸。见说小姐和养娘都着落牙婆官卖，慌忙带了银子，到李牙婆家，问要多少身价。李牙婆取出朱批的官票来看：养娘十六岁，只判得三十两；月香十岁，到判了五十两。却是为何？月香虽然年小，容貌秀美可爱；养娘不过粗使之婢，故此判价不等。贾昌并无吝色，身边取出银包，兑足了八十两纹银，交付牙婆，又谢他五两银子，即时领取二人回家。李牙婆把两个身价交纳官库。地方呈明石知县家财人口变卖都尽，上官只得在别项那移赔补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月香自从父亲死后，没一刻不啼啼哭哭。今日又不

认得贾昌是什么人，买他归去，必然落于下贱，一路痛哭不已。养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今番到人家去，不比在老爷身边，只管啼哭，必遭打骂。”月香听说，愈觉悲伤。谁知贾昌一片仁义之心，领到家中，与老婆相见，对老婆说：“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，那一个就是伏侍小姐的养娘。我当初若没有恩人，此身死于继缢。今日见他小姐，如见恩人之面。你可另收拾一间香房，教他两个住下，好茶好饭供待他，不可怠慢。后来倘有亲族来访，那时送还，也尽我一点报效之心。不然之时，待他长成，就本县择个门当户对的人家，一夫一妇，嫁他出去，恩人坟墓也有个亲人看觑。那个养娘依旧得他伏侍小姐，等他两个作伴，做些女工，不要他在外答应。”

月香生成伶俐，见贾昌如此分付老婆，慌忙上前万福道：“奴家卖身在此，为奴为婢，理之当然。蒙恩人抬举，此乃再生之恩。乞受奴一拜，收为义女。”说罢，即忙下跪。贾昌那里肯要他拜？别转了头，忙教老婆扶起道：“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，这蝼蚁之命，都出老相公所赐。就是这位养娘，小人也不敢怠慢，何况小姐！个人怎敢妄自尊大。暂时屈在寒家，只当宾客相待。望小姐勿责怠慢，小人夫妻有幸。”月香再三称谢。贾昌又分付家中男女，都称为石小姐。那小姐称贾昌夫妇，但呼贾公贾婆，不在话下。

原来贾昌的老婆，素性不甚贤慧。只为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，自己无男无女，有心要收他做个螟蛉女儿。初时甚是欢喜，听说宾客相待，先有三分不耐烦了；却灭不得石知县的恩，没奈何依着丈夫言语，勉强奉承。后来贾昌在外为商，每得好绸好绢，先尽上好的寄与石小姐做衣服穿。比及

回家，先问石小姐安否。老婆心下渐渐不平。又过些时，把马脚露出来了。但是贾昌在家，朝饔夕餐，也还成个规矩，口中假意奉承几句。但背了贾昌时，茶不茶，饭下饭，另是一样光景了：养娘常叫出外边杂差杂使，不容他一刻空闲，又每日间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针指还他；倘手迟脚慢，便去捉鸡骂狗，口里好不干净哩。正是：

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

养娘受气不过，禀知小姐，欲待等贾公回家，告诉他一番。月香断然不肯，说道：“当初他用钱买我，原不指望他抬举。今日贾婆虽有不到之处，却与贾公无干。你若说他，把贾公这段美情都没了。我与你命薄之人，只索忍耐为上。”

忽一日，贾公做客回家，正撞着养娘在外汲水，面庞比前甚是黑瘦了。贾公道：“养娘，我只教你伏侍小姐，谁要你汲水？且放着水桶，另叫人来担罢！”养娘放了水桶，动了个感伤之念，不觉滴下几点泪来。贾公要盘问时，他把手拭泪，忙忙的奔进去了。贾公心中甚疑，见了老婆，问道：“石小姐和养娘没有甚事么？”老婆回言：“没有。”初归之际，事体多头，也就阁过一边。

又过了几日，贾公偶然到近处人家走动，回来不见老婆在房，自往厨下去寻他说话。正撞见养娘从厨下来，也没有托盘，右手拿一大碗饭，左手一只空碗，碗上顶一碟腌菜叶儿。贾公有心闪在隐处看时，养娘走进石小姐房中去了。贾公不省得这饭是谁吃的，一些荤腥也没有。那时不往厨下，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，向门缝里张时，只见石小姐将这碟腌菜叶儿过饭。心中大怒，使与老婆闹将起来。老婆道：“荤

腥尽有，我又不是不舍得与他吃那丫头自不来担，难道要老娘送进房去不成？”贾公道：“我原说过来，石家的养娘，只教他在房中与小姐作伴。我家厨下走使的又不少，谁要他出房担饭！前日那养娘噙着两眼泪在外街汲水，我已疑心，是必家中把他难为了，只为匆忙，不曾细问得。原来你恁地无恩无义，连石小姐都怠慢！见放着许多荤菜，却教他吃白饭，是甚道理？我在家尚然如此，我出外时，可知连饭也没得与他们吃饱。我此番回来，见他们着实黑瘦了。”老婆道：“别人家丫头，那要你恁般疼他，养得白白壮壮，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么？”贾公道：“放屁！说的是计么话！你这样不通理的人，我不与你讲嘴。自明日为始，我教当直的每日另买一分肉菜供给他两口，不要在家火中算帐，省得夺了你的口食，你又不欢喜。”老婆自家觉得有些不是，口里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几句，便不言语了。从此贾公分付当直的，每日肉菜分做两分。却叫厨下丫头们，各自安排送饭。这几时，好不齐整。正是：

人情若比初相识，到底终无怨恨心。

贾昌因牵挂石小姐，有一年多不出外经营。老婆却也做意修好，相忘于无言。月香在贾公家，一住五年，看看长成。贾昌意思要密访个好主儿，嫁他出去了，方才放心，自家好出门做生理。这也是贾公的心事，背地里自去勾当。晓得老婆不贤，又与他商量怎的。若是凑巧时，赔些妆奁嫁出去了，可不干净？何期姻缘不偶。内中也有缘故：但是出身低微的，贾公又怕辱莫了石知县，不肯俯就；但是略有些名目的，那个肯要百姓人家的养娘为妇，所以好事难成。贾公见婚事不

就，老婆又和顺了，家中供给又立了常规，舍不得担阁生意，只得又出外为商。未行数日之前，预先叮咛老婆有十来次，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养娘两口。又请石小姐出来，再三抚慰，连养娘都用许多好言安放。又分付老婆道：“他骨气也比你重几百分哩，你切莫慢他。若是不依我言语，我回家时，就不与你认夫妻了。”又唤当直的和厨下丫头，都分付遍了，方才出门。

临歧费尽叮咛语，只为当初受德深。

却说贾昌的老婆，一向被老公在家作兴石小姐和养娘，心下好生不乐，没奈何，只得由他，受了一肚子的腌臢昏闷之气。一等老公出门，三日之后，就使起家主母的势来。寻个茶迟饭晏小小不是的题目，先将厨下丫头试法，连打几个巴掌，骂道：“贱人，你是我手内用钱讨的，如何恁地托大！你恃了那个小主母的势头，却不用心伏侍我？家长在家日，纵容了你，如今他出去了，少不得要还老娘的规矩。除却老娘外，那个该伏侍的？要饭吃时，等他自担，不要你们献勤，却担误老娘的差使！”骂了一回，就乘着热闹中，唤过当直的，分付将贾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钱，干折进来，不要买了。当直的不敢不依。且喜月香能甘淡薄，全不介意。

又过了些时，忽一日，养娘担洗脸水，迟了些，水已凉了。养娘不合哼了一句。那婆娘听得了，特地叫来发作道：“这水不是你担的。别人烧着汤，你便胡乱用些罢。当初在牙婆家，那个烧汤与你洗脸？”养娘耐嘴不住，便回了几句言语道：“谁要他们担水烧汤！我又不是不曾担水过的，两只手也会烧火。下次我自担水自烧，不费厨下姐姐们力气便了。”那

婆娘提醒了他当初曾担水过这句话，便骂道：“小贱人！你当先担得几桶水，便在外面做身做分，哭与家长知道，连累老娘受了百般呕气。今日老娘要讨个帐儿。你既说会担水，会烧火，把两件事都交在你身上。每日常用的水，都要你担，不许缺乏。是火，都是你烧。若是难为了柴，老娘却要计较。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长回家时，你再啼啼哭哭告诉他便了，也不怕他赶了老娘出去！”月香在房中，听得贾婆发作自家的丫头，慌忙移步上前，万福谢罪，招称许多不是，叫贾婆莫怪。养娘道：“果是婢子不是了！只求看小姐面上，不要计较。”那老婆愈加忿怒，便道：“什么小姐，小姐！是小姐，不到我家来了。我是个百姓人家，不晓得小姐是什么品级，你动不动把来压老娘。老娘骨气虽轻，不受人压量的，今日要说个明白。就是小姐也说不得，费了大钱讨的。少不得老娘是个主母，贾婆也不是你叫的。”月香听得话不投机，含着眼泪，自进房去了。

那婆娘分付厨中，不许叫“石小姐”，只叫他“月香”名字。又分付养娘只在厨下专管担水烧火，不许进月香房中。月香若要饭吃时，待他自到厨房来取。其夜，又叫丫头搬了养娘的被窝到自己房中去。月香坐个更深，不见养娘进来，只得自己闭门而睡。又过几日，那婆娘唤月香出房，却教丫头把他的房门锁了。月香没了房，只得在外面盘旋。夜间就同养娘一铺睡。睡起时，就叫他拿东拿西，役使他起来。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月香无可奈何，只得伏低伏小。那婆娘见月香随顺了，心中暗喜，蓦地开了他房门的锁，把他房中搬得一空。凡丈夫一向寄来的好绸好缎，曾做不曾做得，都

迁入自己箱笼，被窝也收起了不还他。月香暗暗叫苦，不敢则声。

忽一日，贾公书信回来，又寄许多东西与石小姐。书中嘱咐老婆：“好生看待，不久我便回来。”那婆娘把东西收起，思想道：“我把石家两个丫头作贱勾了，丈夫回来，必然厮闹。难道我惧怕老公，重新奉承他起来不成？那老亡八把这两个瘦马养着，不知作何结束！他临行之时，说道若不依他言语，就不与我做夫妻了。一定他起了什么不良之心。那月香好副嘴脸，年已长成。倘或有意留他，也不见得，那时我争风吃醋便迟了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把他两个卖去他方，老亡八回来也只一怪，拚得厮闹一场罢了。难道又去赎他回来不成？好计，好计！”正是：

眼孔浅时无大量，心田偏处有奸谋。

当下那婆娘分付当直的：“与我唤那张牙婆到来，我有话说。”不一时，当直的将张婆引到。贾婆教月香和养娘都相见了，却发付他开去，对张婆说道：“我家六年前，讨下这两个丫头。如今大的忒大了，小的又娇娇的，做不得生活。都要卖他出去，你与我快寻个主儿。”原来当先官卖之事，是李牙婆经手，此时李婆已死，官私做媒，又推张婆出尖了。张婆道：“那年纪小的，正有个好主儿在此，只怕大娘不肯。”贾婆道：“有甚不肯？”张婆道：“就是本县大尹老爷复姓钟离，名义，寿春人氏，亲生一位小姐，许配德安县高大尹的长公子，在任上行聘的，不日就要来娶亲了。本县嫁装都已备得十全，只是缺少一个随嫁的养娘。昨日大尹老爷唤老媳妇当官分付过了，老媳妇正没处寻。宅上这位小娘子，正中其选。

只是异乡之人，怕大娘不舍得与他。”贾婆想道：“我正要寻个远方的主顾，来得正好！况且知县相公要了人去，丈夫回来，料也不敢则声。”便道：“做官府家的陪嫁，胜似在我家十倍，我有什么不舍得？只是不要亏了我的原价便好。”张婆道：“原价许多？”贾婆道：“十来岁时，就是五十两讨的，如今饭钱又弄一主在身上了。”张婆道：“吃的饭是算不得帐。这五十两银子在老媳妇身上。”贾婆道：“那一个老丫头也替我觅个人家便好。他两个是一伙儿来的。去了一个，那一个也养不住了。况且年纪一二十之外，又是要老公的时候，留他甚么！”张婆道：“那个要多少身价？”贾婆道：“原是三十两银子讨的。”牙婆道：“粗货儿，直不得这许多。若是减得一半，老媳妇到有个外甥在身边，三十岁了。老媳妇原许下与他娶一房妻小的，因手头不宽展，捱下去。这倒是雌雄一对儿。”贾婆道：“既是你的外甥，便让你五两银子。”张婆道：“连这小娘子的媒礼在内，让我十两罢！”贾婆道：“也不为大事，你且说合起来。”张婆道：“老媳妇如今先去回覆知县相公。若讲得成时，一手交钱，一手就要交货的。”贾婆道：“你今晚还来不？”张婆道：“今晚还要与外甥商量，来不及了，明日早来回话。多分两个都要成的。”说罢，别去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大尹钟离义到任有一年零三个月了。前任马公，是顶那石大尹的缺。马公升任去后，钟离义又是顶马公的缺。钟离大尹与德安高大尹原是个同乡。高大尹生下二子，长曰高登，年一八岁；次曰高升，年十六岁。这高登便是钟离公的女婿。自来钟离公未曾有子，止生此女，小字瑞枝，方年一十七岁，选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。此时九月下旬，吉期将近。

钟离公分付张婆，急切要寻个陪嫁。张婆得了贾家这头门路，就去回覆大尹。大尹道：“若是人物好时，就是五十两也不多。明日库上来领价，晚上就要进门的。”张婆道：“领相公钧旨。”当晚回家，与外甥赵二商议，有这相应的亲事，要与他完婚。赵二先欢喜了一夜。次早，赵二便去整理衣褶，准备做新郎。张婆到家中，先凑足了二十两身价，随即到县取知县相公钧帖，到库上兑了五十两银子，来到贾家，把这两项银子交付与贾婆，分疏得明明白白。贾婆都收下了。

少顷，县中差两名皂隶，两个轿夫，抬着一顶小轿，到贾家门首停下。贾家初时都不通月香晓得，临期竟打发他上轿。月香正不知教他那里去，和养娘两个，叫天叫地，放声大哭。贾婆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和张婆两个，你一推，我一推，推他出了大门。张婆方才说明：“小娘子不要啼哭了！你家主母，将你卖与本县知县相公处做小姐的陪嫁。此去好不富贵！官府衙门，不是耍处，事到其间，哭也无益。”月香只得收泪，上轿而去。

轿夫抬进后堂。月香见了钟离公，还只万福。张婆在傍道：“这就是老爷了，须下个大礼！”月香只得磕头。立起身来，不觉泪珠满面。张婆教他拭干了泪眼，引入私衙，见了夫人和瑞枝小姐。问其小名，对以“月香”。夫人道：“好个‘月香’二字！不必更换，就发他伏侍小姐。”钟离公厚赏张婆，不在话下。

可怜宦室娇香女，权作闺中使令人。

张婆出衙，已是酉牌时分。再到贾家，只见那养娘正思想小姐，在厨下痛哭。贾婆对他说道：“我今把你嫁与张妈妈

的外甥，一夫一妇，比月香到胜几分，莫要悲伤了！”张婆也劝慰了一番。赵二在混堂内洗了个净浴，打扮得帽儿光光，衣衫簇簇，自家提了一碗灯笼前来接亲。张婆就教养娘拜别了贾婆。那养娘原是个大脚，张婆扶着步行到家，与外甥成亲。

话休絮烦。再说月香小姐自那日进了钟离相公衙内，次日，夫人分付新来婢子，将中堂打扫。月香领命，携帚而去。钟离公梳洗已毕，打点早衙理事，步出中堂，只见新来婢子呆呆的把着一把扫帚，立于庭中。钟离公暗暗称怪，悄地上前看时，原来庭中有一个土穴，月香对了那穴，汪汪流泪。钟离公不解其故，走入中堂，唤月香上来，问其缘故。月香愈加哀泣，口称不敢。钟离公再三诘问，月香方才收泪而言道：“贱妾幼时，父亲曾于此地教妾蹴毬为戏，误落毬于此穴。父亲问妾道：‘你可有计较，使毬自出于穴，不须拾取？’贱妾言云：‘有计。’即遣养娘取水灌之。水满毬浮，自出穴外。父亲谓妾聪明，不胜之喜。今虽年久，尚然记忆。睹物伤情，不觉哀泣。愿相公俯赐矜怜，勿加罪责！”钟离公大惊道：“汝父姓甚名谁？你幼时如何得到此地？须细细说与我知！”月香道：“妾父姓石名璧，六年前在此作县尹。为天火烧仓，朝廷将父革职，勒令赔偿。父亲病郁而死，有司将妾和养娘官卖到本县贾公家。贾公向被冤枉，感我父活命之恩，故将贱妾甚相看待，抚养至今。因贾公出外为商，其妻不能相容，将妾转卖于此。只此实情，并无欺隐。”

今朝诉出衷肠事，铁石人知也泪垂。

钟离公听罢，正是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：“我与石璧一般是个县尹。他只为遭时不幸，遇了天灾，亲生女儿就沦于下

贱。我若不闻不见，到也罢了；天教他到我衙里。我若不扶持他，同官体面何存！石公在九泉之下，以我为何如人！”当下请夫人上堂，就把月香的来历细细叙明。夫人道：“似这等说，他也是个县令之女，岂可贱婢相看。目今女孩儿嫁期又逼，相公何以处之？”钟离公道：“今后不要月香服役，可与女孩儿姊妹相称，下官自有处置。”即时修书一封，差人送到亲家高大尹处。高大尹拆书观看，原来是求宽嫁娶之期。书上写道：

婚男嫁女，虽父母之心；舍己成人，乃高明之事。近因小女出阁，预置媵婢月香。见其颜色端丽，举止安详，心窃异之。细访来历，乃知即两任前石县令之女。石公廉吏，因仓火失官丧躯，女亦官卖，转展售于寒家。同官之女，犹吾女也。此女年已及笄，不惟不可屈为媵婢，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。仆今急为此女择婿，将以小女薄奩嫁之。令郎姻期，少待改卜。特此拜恳，伏惟情谅。钟离义顿首。

高大尹看了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此长者之事，吾奈何使钟离公独擅其美！”即时回书云：

鸾凤之配，虽有佳期；狐兔之悲，岂无同志？在亲翁既以同官之女为女，在不佞宁不以亲翁之心为心？三覆示言，令人悲恻。此女廉吏血胤，无惭阀阅。愿亲家即赐为儿妇，以践始期；令爰别选高门，庶几两便。昔蘧伯玉耻独为君子，仆今者愿分亲翁之谊。高原顿首。

使者将回书呈与钟离公看了。钟离公道：“高亲家愿娶孤

女，虽然义举；但吾女他儿，久已聘定，岂可更改？还是从容待我嫁了石家小姐，然后另备妆奁，以完吾女之事。”当下又写书一封，差人再达高亲家。高公开书读道：

娶无依之女，虽属高情；更已定之婚，终乖正道。小女与令郎，久谐凤卜，准拟鸾鸣。在令郎停妻而娶妻，已违古礼；使小女舍婿而求婚，难免人非。请君三思，必从前议。义惶恐再拜。

高公读毕，叹道：“我一时思之不熟。今闻钟离公之言，惭愧无地。我如今有个两尽之道，使钟离公得行其志，而吾亦同事其名。万世而下，以为美谈。”即时覆书云：

以女易女，仆之慕谊虽殷；停妻娶妻，君之引礼甚正。仆之次男高升，年方十七，尚未缔姻。令爱归我长儿，石女属我次子。佳儿佳妇，两对良姻；一死一生，千秋高谊。妆奁不须求备，时日且喜和同。伏冀俯从，不须改卜。原惶恐再拜。

钟离公得书，大喜道：“如此分处，方为双美。高公义气，真不愧古人。吾当拜其下风矣！”当下即与夫人说知，将一副妆奁，剖为两分，衣服首饰，稍稍增添。二女一般，并无厚薄。到十月望前两日，高公安排两乘花花细轿，笙箫鼓吹，迎接两位新人。钟离公先发了嫁妆去后，随唤出瑞枝、月香两个女儿，教夫人分付他为妇之道。二女拜别而行。月香感念钟离公夫妇恩德，十分难舍，号哭上轿，一路趲行，自不必说。到了县中，恰好凑着吉日良时，两对小夫妻，如花似锦，拜堂合卺。高公夫妇欢喜无限。正是：

百年好事从今定，一对姻缘天上来。

再说钟离公嫁女三日之后，夜间忽得一梦，梦见一位官人，幞头象简，立于面前，说道：“吾乃月香之父石璧是也。生前为此县大尹，因仓粮失火，赔偿无措，郁郁而亡。上帝察其清廉，悯其无罪，敕封吾为本县城隍之神。月香吾之爱女，蒙君高谊，拔之泥中，成其美眷，此乃阴德之事，吾已奏闻上帝。君命中本无子嗣，上帝以公行善，赐公一子，昌大其门。君当致身高位，安享遐龄。邻县高公与君同心，愿娶孤女，上帝嘉悦，亦赐二子高官厚禄，以酬其德。君当传与世人，广行方便，切不可凌弱暴寡，利己损人。天道昭昭，纤毫洞察。”说罢，再拜。钟离公答拜起身，忽然踏了衣服前幅，跌上一交，猛然惊醒，乃是一梦，即时说与夫人知道，夫人亦嗟呀不已。

待等天明，钟离公打轿到城隍庙中焚香作礼，捐出俸资百两，命道士重新庙宇，将此事勒碑，广谕众人，又将此梦备细写书报与高公知道。高公把书与两个儿子看了，各各惊讶。钟离夫人年过四十，忽然得孕生子，取名天赐。后来钟离义归宋，仕至龙图阁大学士，寿享九旬。子天赐，为大宋状元。高登、高升俱仕宋朝，官至卿宰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贾昌在客中，不久回来，不见了月香小姐和那养娘，询知其故，与婆娘大闹几场。后来知得钟离相公将月香为女，一同小姐嫁与高门。贾昌无处用情，把银二十两，要赎养娘送还石小姐。那赵二恩爱夫妻，不忍分拆，情愿做一对投靠。张婆也禁他不住。贾昌领了赵二夫妻，直到德安县，禀知大尹高公。高公问了备细，进衙又问媳妇月香，所言相同。遂将赵二夫妻收留，以金帛厚酬贾昌。贾昌不受而归。从此贾

昌恼恨老婆无义，立誓不与他相处；另招一婢，生下两男。——此亦作善之报也。后人诗叹云：

人家嫁娶择高门，谁肯周全孤女婚？

试看两公阴德报，皇天不负好心人。

第二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

紫荆枝下还家日，花萼楼中合被时。

同气从来兄与弟，千秋羞咏豆萁诗。

这首诗，为劝人兄弟和顺而作，用着三个故事，看官听了在一一分割。第一句说“紫荆枝下还家日”。昔时有田氏兄弟三人，从小同居合爨。长的娶妻叫田大嫂，次的娶妻叫田二嫂。妯娌和睦，并无闲言。惟第三的年小，随着哥嫂过日。后来长大娶妻，叫田三嫂。那田三嫂为人不贤，恃着自己有些妆奁，看见夫家一锅里煮饭，一桌上吃食，不用私钱，不动私秤，便私房要吃些东西，也不方便，日夜在丈夫面前撺掇：“公堂钱库田产，都是伯伯们掌管，一出一入，你全不知道。他是亮里，你是暗里。用一说十，用十说百，那里晓得！目今虽说同居，到底有个散场。若还家道消乏下来，只苦得你年幼的。依我说，不如早早分析，将财产三分拨开，各人自去营运，不好么？”田三一时被妻言所惑，认为有理，央亲戚对哥哥说，要分析而居。田大、田二初时不肯，被田三夫妇内外连连催逼，只得依允。将所有房产钱谷之类，三分拨开，分毫不多，分毫不少。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荆树，积祖传下，极其茂盛，既要析居，这树归着那一个？可惜正在开花

之际，也说不得了。田大至公无私，议将此树砍倒，将粗本分为三截，每人各得一截，其余零枝碎叶，论秤分开。商议已妥，只待来日动手。

次日天明，田大唤了两个兄弟，同去砍树。到得树边看时，枝枯叶萎，全无生气。田大把手一推，其树应手而倒，根芽俱露。田大住手，向树大哭。两个兄弟道：“此树值得甚么！兄长何必如此痛惜！”田大道：“吾非哭此树也。思我兄弟三人，产于一姓，同爷合母，比这树枝枝叶叶，连根而生，分开不得。根生本，本生枝，枝生叶，所以荣盛。昨日议将此树分为三截，那树不忍活活分离，一夜自家枯死。我兄弟三人若分离了，亦如此树枯死，岂有荣盛之日？吾所以悲哀耳。”田二、田三闻哥哥所言，至情感动：“可以人而不如树乎？”遂相抱做一堆，痛哭不已。大家不忍分析，情愿依旧同居合爨。三房妻子听得堂前哭声，出来看时，方知其故。大嫂二嫂，各各欢喜，惟三嫂不愿，口出怨言。田三要將妻逐出。两个哥哥再三劝住。三嫂羞惭，还房自缢而死。比乃自作孽不可活。这话阁过不题。再说田大可惜那棵紫荆树，再来看时，其树无人整理，自然端正，枝枯再活，花萎重新，比前更加烂熳。田大唤两个兄弟来看了，各人嗟讶不已。自此田氏累世同居。有诗为证：

紫荆花下说三田，人合人离花亦然。

同气连枝原不解，家中莫听妇人言。

第二句说“花萼楼中合被时”。那花萼楼在陕西长安城中，大唐玄宗皇帝所建。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。他原是唐家宗室，因为韦氏乱政，武三思专权，明皇起兵诛之，遂即帝位。有

五个兄弟，皆封王爵，时号“五王”。明皇友爱甚笃，起一座大楼，取《诗经·棠棣》之义，名曰花萼。时时召五王登楼欢宴。又制成大幔，名为“五王帐”。帐中长枕大被，明皇和五王时常同寝其中。有诗为证：

羯鼓频敲玉笛催，朱楼宴罢夕阳微。

宫人秉烛通宵坐，不信君王夜不归。

第四句说“千秋羞咏豆萁诗”。后汉魏王曹操长子曹丕，篡汉称帝。有弟曹植，字子建，聪明绝世。操生时最所宠爱，几遍欲立为嗣而不果。曹丕衔其旧恨，欲寻事而杀之。一日，召子建问曰：“先帝每夸汝诗才敏捷，朕未曾面试。今限汝七步之内，成诗一首。如若不成，当坐汝欺诳之罪。”子建未及七步，其诗已成，中寓规讽之意。诗曰：

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

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

曹丕见诗感泣，遂释前恨。后人 有诗为证：

从来宠贵起猜疑，七步诗成亦可危。

堪叹釜萁仇未已，六朝骨肉尽诛夷。

说话的，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？只为自家要说那《三孝廉让产立高名》。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，也没子建风流，胜如紫荆花下三田，花萼楼中诸李，随你 不和顺的弟兄，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，都要学好起来。正是：

要知天下事，须读古人书。

这故事出在东汉光武年间。那时天下又安，万民乐业，朝有梧凤之鸣，野无谷驹之叹。原来汉朝取士之法，不比今时。他不以科目取士，惟凭州郡选举。虽则有博学宏词、贤良方

正等科，惟以孝廉为重。孝者，孝弟；廉者，廉洁。孝则忠君，廉则爱民。但是举了孝廉，便得出身做官。若依了今日的事势，州县考个童生，还有几十封荐书，若是举孝廉时，不知多少分上钻刺，依旧是富贵子弟钻去了。孤寒的便有曾参之孝，伯夷之廉，休想扬名显姓。只是汉时法度甚妙，但是举过某人孝廉，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，不拘资格，骤然升擢，连举主俱纪录受赏；若所举不得其人，后日或贪财坏法，轻则罪黜，重则抄没，连举主一同受罪。那荐人的与所荐之人，休戚相关，不敢胡乱。所以公道大明，朝班清肃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会稽郡阳羨县，有一人姓许名武，字长文，十五岁上，父母双亡。虽然遗下些田产童仆，奈门户单微，无人帮助。更兼有两个兄弟，一名许晏，年方九岁，一名许普，年方七岁，都则幼小无知，终日赶着哥哥啼哭。那许武日则躬率童仆，耕田种圃，夜则挑灯读书。但是耕种时，二弟虽未胜耰锄，必使从旁观看。但是读书时，把两个小兄弟坐于案旁，将句读亲口传授，细细讲解，教以礼让之节，成人之道。稍不率教，辄跪于家庙之前，痛自督责，说自己德行不足，不能化诲，愿父母有灵，启牖二弟，涕泣不已。直待兄弟号泣请罪，方才起身，并不以疾言倨色相加也。室中只用铺陈一副，兄弟三人同睡。如此数年，二弟俱已长成，家事亦渐丰盛。有人劝许武娶妻，许武答道：“若娶妻，便当与二弟别居。笃夫妇之爱，而忘手足之情，吾不忍也。”繇是昼则同耕，夜则同读，食必同器，宿必同床。乡里传出个大名，都称为“孝弟许武”，又传出几句口号，道是：

阳羨许季长，耕读昼夜忙。教诲二弟俱成行，不

是长兄是父娘。

时州牧郡守俱闻其名，交章荐举，朝廷征为议郎，下诏会稽郡。太守奉旨，檄下县令，刻日劝驾。许武迫于君命，料难推阻，分付两个兄弟：“在家躬耕力学，一如我在家之时，不可懈惰废业，有负先人遗训。”又嘱付奴仆：“俱要小心安分，听两个家主役使，早起夜眠，共扶家业。”嘱付已毕，收拾行装，不用官府车辆，自己雇了脚力登车，只带一个童儿，望长安进发。不一日，到京朝见受职。

长安城中，闻得孝弟许武之名，争来拜访识荆。此时望重朝班，名闻四野。朝中大臣探听得许武尚未婚娶，多欲以女妻之者。许武心下想道：“我兄弟三人，年皆强壮，皆未有妻。我若先娶，殊非为兄之道。况我家世耕读，侥幸备员朝署，便与缙绅大家为婚，那女子自恃家门，未免骄贵之气。不惟坏了我儒素门风，异日我两个兄弟娶了贫贱人家女子，妯娌之间，怎生相处！从来兄弟不睦，多因妇人而起，我不可不防其渐也。”腹中虽如此踌论，却是说不出的话，只得权辞以对，说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妇，不敢停妻再娶，恐被宋弘所笑。众人闻之，愈加敬重。况许武精于经术，朝廷有大政事，公卿不能决，往往来请教他。他引古证今，议论悉中窾要。但是许武所议，众人皆以为确不可易，公卿倚之为重。不数年间，累迁至御史大夫之职。

忽一日，思想二弟在家，力学多年，不见州郡荐举，诚恐怠荒失业，意欲还家省视。遂上疏，其略云：

臣以菲才，遭逢圣代，致位通显，未谋报称，敢图暇逸？但古人云：“人生百行，孝弟为先。”“不孝

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先父母早背，域兆未修；臣第二人，学业未立；臣三十未娶。五伦之中，乃缺其三。愿赐臣假，暂归乡里。倘念臣犬马之力，尚可鞭笞，奔驰有日。

天子览奏，准给假暂归，命乘传衣锦还乡，复赐黄金二十斤为婚礼之费。许武谢恩辞朝，百官俱于郊外送行。正是：
报道锦衣归故里，争夸白屋出公卿。

许武既归，省视先茔已毕，便乃纳还官诰，只推有病，不愿为官。过了些时，从容召二弟至前，询其学业之进退。许晏、许普应答如流，理明词畅。许武心中大喜。再稽查田宅之数，比前恢廓数倍，皆二弟勤俭之所积也。武于是遍访里中良家女子，先与两个兄弟定亲，自己方才娶妻，续又与二弟婚配。

约莫数月，忽然对二弟说道：“吾闻兄弟有析居之义。今吾与汝，皆已娶妇，田产不薄，理宜各立门户。”二弟唯唯惟命。乃择日治酒，遍召里中父老。三爵已过，乃告以析居之事。因悉召僮仆至前，将所有家财，一一分割。首取广宅自予，说道：“吾位为贵臣，门宜棨戟，体面不可不肃。汝辈力田耕作，得竹庐茅舍足矣。”又阅田地之籍，凡良田悉归之己，将硖薄者量给二弟，说道：“我宾客众盛，交游日广，非此不足以供吾用。汝辈数口之家，但能力作，只此可无冻馁。吾不欲汝多财以损德也。”又悉取奴仆之壮健伶俐者，说道：“吾出入跟随，非此不足以给使令。汝辈合力耕作，正须此愚蠢者作伴，老弱馈食足矣，不须多人，费汝衣食也。”

众父老一向知许武是个孝弟之人，这番分财，定然辞多

就少。不想他般般件件，自占便宜。两个小兄弟所得，不及他十分之五，全无谦让之心，大有欺凌之意。众人心中甚是不平，有几个刚直老人气忿不过，竟自去了。有个心直口快的，便想要开口，说公道话，与两个小兄弟做乔主张。其中又有个老成的，背地里捏手捏脚，教他莫说，以此罢了。那教他莫说的，也有些见识，他道：“富贵的人，与贫贱的人，不是一般肚肠。许武已做了显官，比不得当初了。常言道：疏不间亲。你我终是外人，怎管得他家事。就是好言相劝，料未必听从，枉费了唇舌，到挑拨他兄弟不和。倘或做兄弟的肯让哥哥，十分之美，你我又呕这闲气则甚！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，必然争论。等他争论时节，我们替他做个主张，却不是好！”正是：

事非干己休多管，话不投机莫强言。

原来许晏、许普，自从蒙哥哥教诲，知书达礼，全以孝弟为重，见哥哥如此分析，以为理之当然，绝无几微不平的意思。许武分拨已定，众人皆散。许武居中住了正房，其左右小房，许晏、许普各住一边。每日率领家奴下田耕种，暇则读书，时时将疑义叩问哥哥，以此为常。妯娌之间，也与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顺。从此里中父老，人人薄许武之所为，都可怜他两个兄弟，私下议论道：“许武是个假孝廉，许晏、许普才是个真孝廉。他思念父母面上，一体同气，听其教诲，唯唯诺诺，并不违拗，岂不是孝？他又重义轻财，任分多分少，全不争论，岂不是廉？”起初里中传个好名，叫做“孝弟许武”，如今抹落了武字，改做“孝弟许家”，把许晏、许普弄出一个大名来。那汉朝清议极重，又传出几句口号，道是：

假孝廉，做官员；真孝廉，出口钱。假孝廉，据高轩；真孝廉，守茅檐。假孝廉，富田园；真孝廉，执锄镰。真为玉，假为瓦，瓦登厦，玉抛野。不宜真，只宜假。

那时明帝即位，下诏求贤，令有司访问笃行有学之士，登门礼聘，传驿至京。诏书到会稽郡，郡守公谕各县。县令平昔已知许晏、许普让产不争之事，又值父老公举他真孝真廉，行过其兄，就把二人申报本郡。郡守和州牧皆素闻其名，一同举荐。县令亲到其门，下车投谒，手捧玄纁束帛，备陈天子求贤之意。许晏、许普谦让不已。许武道：“幼学壮行，君子本分之事，吾弟不可固辞。”

二人只得应诏，别了哥嫂，乘传到于长安，朝见天子。拜舞已毕，天子金口玉言，问道：“卿是许武之弟乎？”晏、普叩头应诏。天子又道：“闻卿家有孝弟之名。卿之廉让，有过于兄，朕心嘉悦。”晏、普叩头道：“圣运龙兴，辟门访落，此乃帝王盛典。郡县不以臣晏臣普为不肖，有溷圣聪。臣幼失怙恃，承兄武教训，兢兢自守，耕耘诵读之外，别无他长。弟等何能及兄武之万一。”天子闻对，嘉其谦德，即日俱拜为内史。不五年间，皆至九卿之位。居官虽不如乃兄赫赫之名，然满朝称为廉让。

忽一日，许武致家书于二弟。二弟拆开看之，书曰：

匹夫而膺辟召，仕宦而至九卿，此亦人生之极荣也。二疏有言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”既无出类拔萃之才，宜急流勇退，以避贤路。

晏、普得书，即日同上疏辞官。天子不许。疏三上，天子问

宰相宋均道：“许晏、许普壮年入仕，备位九卿。朕待之不薄，而屡屡求退，何也？”宋均奏道：“晏、普兄弟二人，天性孝友。今许武久居林下，而晏、普并驾天衢，其心或有未安。”天子道：“朕并召许武，使兄弟三人同朝辅政何如？”宋均道：“臣察晏、普之意，出于至诚。陛下不若姑从所请，以遂其高。异日更下诏征之。或仿先朝故事，就近与一大郡，以展其未尽之才，因使便道归省，则陛下好贤之诚，与晏、普友爱之义，两得之矣。”天子准奏，即拜许晏为丹阳郡太守，许普为吴郡太守，各赐黄金二十斤，宽假三月，以尽兄弟之情。许晏、许普谢恩辞朝，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长亭，相饯而别。晏、普二人，星夜回到阳羨，拜见了哥哥，将朝廷所赐黄金，尽数献出。许武道：“这是圣上恩赐，吾何敢当！”教二弟各自收去。

次日，许武备下三牲祭礼，率领二弟到父母坟茔，拜奠了毕，随即设宴遍召里中父老。许氏三兄弟，都做了大官，虽然他不以富贵骄人，自然声势赫奕。闻他呼唤，尚不敢不来，况且加个请字？那时众父老来得愈加整齐。许武手捧酒卮，亲自劝酒。众人都道：“长文公与二哥三哥接风之酒，老汉辈安敢僭先！”比时风俗淳厚，乡党序齿，许武出仕已久，还叫一句“长文公”。那两个兄弟，又下一辈了，虽是九卿之贵，乡尊故旧，依旧称“哥”。许武道：“下官此席，专屈诸乡亲下降，有句肺腑之言奉告。必须满饮三杯，方敢奉闻。”众人被劝，只得吃了。许武教两个兄弟次第把盏，各敬一杯。众人饮罢，齐声道：“老汉辈承贤昆玉厚爱，借花献佛，也要奉敬。”许武等三人，亦各饮讫。众人道：“适才长文公所谕金玉之言，

老汉辈拱听已久，愿得示下。”许武叠两个指头，说将出来。言无数句，使听者毛骨耸然。正是：

斥绾不知大鹏，河伯不知海若。

圣贤一段苦心，庸夫岂能测度。

许武当时未曾开谈，先流下泪来。吓得众人惊惶无措。两个兄弟慌忙跪下，问道：“哥哥何事悲伤？”许武道：“我的心事，藏之数年，今日不得不言。”指着晏、普道：“只因为你两个名誉未成，使我作违心之事，冒不韪之名，有玷于祖宗，貽笑于乡里，所以流泪。”遂取出一卷册籍，把与众人观看。原来是田地屋宅及历年收敛米粟布帛之数。众人还未晓其意。许武又道：“我当初教育两个兄弟，原要他立身修道，扬名显亲。不想我虚名早著，遂先显达。二弟在京，躬耕力学，不得州郡征辟。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内举不避亲，诚恐不知二弟之学行者，说他因兄而得官，误了终身名节。我故倡为析居之议，将大宅良田，强奴巧婢，悉据为己有。度吾弟素敦爱敬，决不争竞。吾暂冒贪饕之迹，吾弟方有廉让之名。果蒙乡里公评，荣膺征聘。今位列公卿，官常无玷，吾志已遂矣。这些田房奴婢，都是公共之物，吾岂可一人独享！这几年以来，所收米谷布帛，分毫不敢妄用，尽数开载在那册籍上。今日交付二弟，表为兄的向来心迹，也教众乡尊得知。”

众父老到此，方知许武先年析产一片苦心，自愧见识低微，不能窥测，齐声称叹不已。只有许晏、许普哭倒在地，道：“做兄弟的，蒙哥哥教训成人，侥幸得有今日。谁知哥哥如此用心！是弟辈不肖，不能自致青云之上，有累兄长。今日若非兄长自说，弟辈都在梦中。兄长盛德，从古未有。只是弟

辈不肖之罪，万分难赎。这些小家财，原是兄长苦挣来的，合该兄长管业。弟辈衣食自足，不消兄长挂念。”许武道：“做哥的力田有年，颇知生殖。况且宦情已淡，便当老于耒锄，以终天年。二弟年富力强，方司民社，宜资庄产，以终廉节。”晏、普又道：“哥哥为弟辈而自污。弟辈既得名，又欲得利，是天下第一等贪夫了。不惟玷辱了祖宗，亦且玷辱了哥哥，万望哥哥收回册籍，聊减弟辈万一之罪。”

众父老见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让，你不收，我不受，一齐向前劝道：“贤昆玉所言，都则一般道理。长文公若独得了这田产，不见得向来成全两位这一段苦心；两位若径受了，又负了令兄长文公这一段美意。依老汉辈愚见，宜作三股均分，无厚无薄，这才见兄友弟恭，各尽其道。”他三个兀自你推我让。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几个刚直的，挺身向前，厉声说道：“吾等适才分处，甚得中庸之道，若再推逊，便是矫情沽誉了。把这册籍来，待老汉与你分割。”许武弟兄三人，更不敢多言，只得凭他主张。当时将田产配搭三股分开，各自管业。中间大宅，仍旧许武居住。左右屋宇窄狭，以所在粟帛之数补偿晏、普，他日自行改造。其僮婢，亦皆分派。众父老都称为公平。许武等三人施礼作谢，邀入正席饮酒，尽欢而散。

许武心中终以前番析产之事为歉，欲将所得良田之半，立为义庄，以贍乡里。许晏、许普闻知，亦各出己产相助。里中人人叹服，又传出几句口号来，道是：

真孝廉，惟许武；谁继之？晏与普。弟不争，兄不取。作义庄，贍乡里。呜呼孝廉谁可比！

晏、普感兄之义，又将朝廷所赐黄金，大市牛酒，日日

邀里中父老与哥哥会饮。如此三月，假期已满，晏、普不忍与哥哥分别，各要纳还官诰。许武再三劝谕，责以大义，二人只得听从，各携妻小赴任。

却说里中父老，将许武一门孝弟之事，备细申闻郡县，郡县为之奏闻。圣旨命有司旌表其门，称其里为孝弟里。后来三公九卿，交章荐许武德行绝伦，不宜逸之田野，累诏起用。许武只不奉诏，有人问其缘故，许武道：“两弟在朝居位之时，吾曾讽以知足知止。我若今日复出应诏，是自食其言了。况方今朝廷之上，是非相激，势利相倾，恐非缙绅之福；不如躬耕乐道之为愈耳。”人皆服其高见。

再说晏、普到任，守其乃兄之教，各以清节自励，大有政声。后闻其兄高致，不肯出仕。弟兄相约，各将印绶纳还，奔回田里，日奉其兄为山水之游，尽老百年而终。许氏子孙昌茂，累代衣冠不绝，至今称为“孝弟许家”云。后人作歌叹道：

今人兄弟多分产，古人兄弟亦分产。古人分产成弟名，今人分产但鬻争。古人自污为孝义，今人自污争微利。孝义名高身并荣，微利相争家共倾。安得尽居孝弟里，却把阍墙人愧死。

第三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

年少争夸风月，场中波浪偏多。有钱无貌意难和，有貌无钱不可。就是有钱有貌，还须着意揣摩。知情识趣俏哥哥，此道谁人赛我。

这首词名为《西江月》，是风月机关中撮要之论。常言道：“妓爱俏，妈爱钞。”所以子弟行中，有了潘安般貌，邓通般钱，自然上和和睦，做得烟花寨内的大王，鸳鸯会上的主盟。然虽如此，还有个两字经儿，叫做帮衬。帮者，如鞋之有帮；衬者，如衣之有衬。但凡做小娘的，有一分所长，得人衬贴，就当十分。若有短处，曲意替他遮护，更兼低声下气，送暖偷寒，逢其所喜，避其所讳，以情度情，岂有不爱之理？这叫做帮衬。风月场中，只有会帮衬的最讨便宜，无貌而有貌，无钱而有钱。假如郑元和在卑田院做了乞儿，此时囊篋俱空，容颜非旧，李亚仙于雪天遇之，便动了一个恻隐之心，将绣襦包裹，美食供养，与他做了夫妻。这岂是爱他之钱，恋他之貌？只为郑元和识趣知情，善于帮衬，所以亚仙心中舍他不得。你只看亚仙病中想马板肠汤吃，郑元和就把个五花马杀了，取肠煮汤奉之。只这一节上，亚仙如何不念其情？后来郑元和中了状元，李亚仙封为汧国夫人。《莲花落》打出万

年策，卑田院变做了白玉楼。一床锦被遮盖，风月场中反为美谈。这是：

运退黄金失色，时来铁也生光。

话说大宋自太祖开基，太宗嗣位，历传真、仁、英、神、哲，共是七代帝王，都则偃武修文，民安国泰。到了徽宗道君皇帝，信任蔡京、高俅、杨戩、朱勔之徒，大兴苑囿，专务游乐，不以朝政为事。以致万民嗟怨，金虏乘之而起，把花锦般一个世界，弄得七零八落。直至二帝蒙尘，高宗泥马渡江，偏安一隅，天下分为南北，方得休息。其中数十年，百姓受了多少苦楚。正是：

甲马丛中立命，刀枪队里为家。

杀戮如同戏耍，抢夺便是生涯。

内中单表一人，乃汴梁城外安乐村居住，姓莘名善，浑家阮氏。夫妻两口，开个六陈铺儿。虽则柴米为生，一应麦豆茶酒油盐杂货，无所不备，家道颇颇得过。年过四旬，止生一女，小名叫做瑶琴。自小生得清秀，更且资性聪明。七岁上，送在村学中读书，日诵千言。十岁时，便能吟诗作赋，曾有《闺情》一绝，为人传诵。诗云：

朱帘寂寂下金钩，香鸭沉沉冷画楼。

移枕怕惊鸳并宿，挑灯偏惜蕊双头。

到十二岁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。若题起女工一事，飞针走线，出人意表。此乃天生伶俐，非教习之所能也。莘善因为自家无子，要寻个养女婿来家靠老。只因女儿灵巧多能，难乎其配，所以求亲者颇多，都不曾许。不幸遇了金虏猖獗，

把汴梁城围困，四方勤王之师虽多，宰相主了和议，不许厮杀，以致虏势愈甚，打破了京城，劫迁了二帝。那时城外百姓，一个个亡魂丧胆，携老扶幼，弃家逃命。

却说莘善领着浑家阮氏和十二岁的女儿，同一般逃难的，背着包裹，结队而走。

忙忙如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担渴担饥
担劳苦，此行谁是家乡？叫天叫地叫祖宗，惟愿不
逢鞑虏。正是：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离人！

正行之间，谁想鞑子到不曾遇见，却逢着一阵败残的官兵。他看见许多逃难的百姓，多背得有包裹，假意呐喊道：“鞑子来了！”沿路放起一把火来。此时天色将晚，吓得众百姓落荒乱窜，你我不相顾。他就乘机抢掠。若不肯与他，就杀害了。这是乱中生乱，苦上加苦。

却说莘氏瑶琴被乱军冲突。跌了一交，爬起来，不见了爹娘，不敢叫唤，躲在道傍古墓之中过了一夜。到天明，出外看时，但见满目风沙，死尸横路。昨日同时避难之人，都不知所往。瑶琴思念父母，痛哭不已。欲待寻访，又不认得路径，只得望南而行。哭一步，捱一步，约莫走了二里之程。心上又苦，腹中又饥，望见土房一所，想必其中有人，欲待求乞些汤饮。及至向前，却是破败的空屋，人口俱逃难去了。瑶琴坐于土墙之下，哀哀而哭。

自古道：“无巧不成话。”恰好有一人从墙下而过。那人姓卜名乔，正是莘善的近邻，平昔是个游手游食、不守本分，惯吃白食、用白钱的主儿，人都称他是卜大郎。也是被官军冲散了同伙，今日独自而行。听得啼哭之声，慌忙来看。瑶

琴自小相认，今日患难之际，举目无亲，见了近邻，分明见了亲人一般，即忙收泪，起身相见，问道：“卜大叔，可曾见我爹妈么？”卜乔心中暗想：“昨日被官军抢去包裹，正没盘缠。天生这碗衣饭，送来与我，正是奇货可居。”便扯个谎道：“你爹和妈，寻你不见，好生痛苦，如今前面去了。分付我道：‘倘或见我女儿，千万带了他来，送还了我。’许我厚谢。”瑶琴虽是聪明，正当无可奈何之际，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遂全然不疑，随着卜乔便走，正是：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卜乔将随身带的干粮，把些与他吃了，分付道：“你爹妈连夜走的。若路上不能相遇，直要过江到建康府，方可相会。一路上同行，我权把你当女儿，你权叫我做爹。不然，只道我收留迷失子女，不当稳便。”瑶琴依允。从此陆路同步，水路同舟，爹女相称。到了建康府，路上又闻得金兀术四太子，引兵渡江，眼见得建康不得宁息。又闻得康王即位，已在杭州驻跸，改名临安，遂趁船到润州。过了苏、常、嘉、湖，直到临安地面，暂且饭店中居住。也亏卜乔，自汴京至临安，三千余里，带那莘瑶琴下来，身边藏下些散碎银两，都用尽了，连身上外盖衣服，脱下准了店钱，止剩得莘瑶琴一件活货，欲行出脱。访得西湖上烟花王九妈家要讨养女，遂引九妈到店中，看货还钱。九妈见瑶琴生得标致，讲了财礼五十两。卜乔兑足了银子，将瑶琴送到王家。原来卜乔有智，在王九妈前，只说：“瑶琴是我亲生之女，不幸到你门户人家，须是款款的教训，他自然从顺，不要性急。”在瑶琴面前，又说：“九妈是我至亲，权时把你寄顿他家，待我从容访知你爹妈下

落，再来领你。”以此瑶琴欣然而去。

可怜绝世聪明女，堕落烟花罗网中。

王九妈新讨了瑶琴，将他浑身衣服，换个新鲜，藏于曲楼深处，终日好茶好饭，去将息他，好言好语，去温暖他。瑶琴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住了几日，不见卜乔回信，思量爹妈，噙着两行珠泪，问九妈道：“卜大叔怎不来看我？”九妈道：“那个卜大叔？”瑶琴道：“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个卜大郎。”九妈道：“他说是你的亲爹。”瑶琴道：“他姓卜，我姓莘。”遂把汴梁逃难，失散了爹妈，中途遇见了卜乔，引到临安，并卜乔哄他的说话，细述一遍。九妈道：“原来恁地，你是个孤身女儿，无脚蟹。我索性与你说明罢：那姓卜的把你卖在我家，得银五十两去了。我们是门户人家，靠着粉头过活。家中虽有三四个养女，并没个出色的。爱你生得齐整，把做个亲女儿相待。待你长成之时，包你穿好吃好，一生受用。”瑶琴听说，方知被卜乔所骗，放声大哭。九妈劝解，良久方止。

自此九妈将瑶琴改做王美，一家都称为美娘，教他吹弹歌舞，无不尽善。长成一十四岁，娇艳非常。临安城中，这些富豪公子慕其容貌，都备着厚礼求见。也有爱清标的，闻得他写作俱高，求诗求字的，日不离门。弄出天大的名声出来，不叫他美娘，叫他做花魁娘子。西湖上子弟编出一只《挂枝儿》，单道那花魁娘子的好处：

小娘中，谁似得王美儿的标致，又会写，又会画，又会做诗，吹弹歌舞都余事。常把西湖比西子，就是西子比他也还不如。那个有福的汤着他身儿，也情愿一个死。

只因王美有了个盛名，十四岁上，就有人来讲梳弄。一来王美不肯，二来王九妈把女儿做金子看成，见他心中不允，分明奉了一道圣旨，并不敢违拗。又过了一年，王美年方十五。原来门户中梳弄，也有个规矩。十三岁太早，谓之试花。皆因鸨儿爱财，不顾痛苦；那子弟也只博个虚名，不得十分畅快取乐。十四岁谓之开花。此时天癸已至，男施女受，也算当时了。到十五谓之摘花。在平常人家，还算年小，惟有门户人家，以为过时。王美此时未曾梳弄，西湖上子弟，又编出一只《挂枝儿》来：

王美儿，似木瓜，空好看，还不曾与人汤一汤。有名无实成何干。便不是石女，也是二行子的娘。若还有个好好的，羞羞也，如何熬得这些时痒。

王九妈听得这些风声，怕坏了门面，来劝女儿接客。王美执意不肯，说道：“要我会客时，除非见了亲生爹妈。他肯做主时，方才使。”王九妈心里又恼他，又不舍得难为他。捱了好些时。偶然有个金二员外，大富之家，情愿出三百两银子，梳弄美娘。九妈得了这主大财，心生一计，与金二员外商议：若要他成就，除非如此如此。金二员外意会了。

其日八月十五日，只说请王美湖上看潮，请至舟中。三四个帮闲，俱是会中之人，猜拳行令，做好做歉，将美娘灌得烂醉如泥。扶到王九妈家楼中，卧于床上，不省人事。此时天气和暖，又没几层衣服。妈儿亲手伏侍，剥得他赤条条，任凭金二员外行事。美娘梦中觉痛醒将转来，已被金二员外耍得够了，欲待挣扎，争奈手足俱软，繇他轻薄了一回。直

待绿暗红飞，方始雨收云散。正是：

雨中花蕊方开罢，镜里娥眉不似前。

五鼓时，美娘酒醒，已知鸨儿用计，破了身子。自怜红颜命薄，遭此强横，起来解手，穿了衣服，自在床边一个斑竹榻上，朝着里壁睡了，暗暗垂泪。金二员外来亲近他时，被他劈头劈脸，抓有几个血痕。金二员外好生没趣，捱得天明，对妈儿说声：“我去也。”妈儿要留他时，已自出门去了。从来梳弄的子弟，早起时，妈儿进房贺喜，行户中都来称贺，还要吃几日喜酒。那子弟多则住一二月，最少也住半月二十日。只有金二员外侵早出门，是从来未有之事。王九妈连叫诧异，披衣起身上楼，只见美娘卧于塌上，满眼流泪。九妈要哄他上行，连声招许多不是。美娘只不开口。九妈只得下楼去了。

美娘哭了一日，茶饭不沾。从此托病，不肯下楼，连客也不肯会面了。九妈心下焦燥，欲待把他凌虐，又恐他烈性不从，反冷了他的心肠；欲待繇他，本是要他赚钱，若不接客时，就养到一百岁也没用。踌躇数日，无计可施。忽然想起，有个结义妹子，叫做刘四妈，时常往来。他能言快语，与美娘甚说得着，何不接取他来，下个说词？若得他回心转意，大大的烧个利市。当下叫保儿去请刘四妈到前楼坐下，诉以衷情。刘四妈道：“老身是个女随何，雌陆贾，说得罗汉思情，嫦娥想嫁。这件事都在老身身上。”九妈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做姐的情愿与你磕头。你多吃杯茶去，省得说话时口干。”刘四妈道：“老身天生这副海口，便说到明日，还不干哩。”

刘四妈吃了几杯茶，转到后楼，只见楼门紧闭。刘四妈轻轻的叩了一下，叫声：“侄女！”美娘听得是四妈声音，便

来开门。两下相见了，四妈靠卓朝下而坐，美娘傍坐相陪。四妈看他桌上铺着一幅细绢，才画得个美人的脸儿，还未曾着色。四妈称赞道：“画再好，真是巧手！九阿姐不知怎生样造化，偏生遇着你这一个伶俐女儿，又好人物，又好技艺，就是堆上几千两黄金，满临安走遍，可寻出个对儿么？”美娘道：“休得见笑！今日甚风吹得姨娘到来？”刘四妈道：“老身时常要来看你，只为家务在身，不得空闲。闻得你恭喜梳弄了，今日偷空而来，特特与九阿姐叫喜。”美儿听得提起“梳弄”二字，满脸通红，低看头不来答应。刘四妈知他害羞，便把椅儿掇上一步，将美娘的手儿牵着，叫声：“我儿，做小娘的，不是个软壳鸡蛋，怎的这般嫩得紧？似你恁地怕羞，如何赚得大主银子？”美娘道：“我要银子做甚？”四妈道：“我儿，你便不要银子，做娘的，看得你长大成人，难道不要出本？自古道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九阿姐家有几个粉头，那一个赶得上你的脚跟来？一园瓜，只看得你是个瓜种，九阿姐待你也不比其他。你是聪明伶俐的人，也须识些轻重。闻得你自梳弄之后，一个客也不肯相接。是甚么意儿？都像你的意时，一家人口，似蚕一般，那个把桑叶喂他？做娘的抬举你一分，你也要与他争口气儿，莫要反讨众丫头们批点。”

美娘道：“繇他批点，怕怎的！”刘四妈道：“阿呀！批点是个小事，你可晓得门户中的行径么？”美娘道：“行径便怎的？”刘四妈道：“我们门户人家，吃着女儿，穿着女儿，用着女儿。侥幸讨得一个像样的，分明是大户人家置了一所良田美产。年纪幼小时，巴不得风吹得大；到得梳弄过后，便是田产成熟，日日指望花利到手受用。前门迎新，后门送旧，

张郎送米，李郎送柴，往来热闹，才是个出名的姊妹行家。”美娘道：“羞答答，我不做这样事！”刘四妈掩着口，格的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不做这样事，可是繇得你的？一家之中，有妈妈做主。做小娘的若不依他教训，动不动一顿皮鞭，打得你不生不死。那时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儿。九阿姐一向不难为你，只可惜你聪明标致，从小娇美的，要惜你的廉耻，存你的体面。方才告诉我许多话，说你不识好歹，放着鹅毛不知轻，顶着磨子不知重，心下好生不悦，教老身来劝你。你若执意不从，惹他性起，一时翻过脸来，骂一顿，打一顿，你待走上天去！凡事只怕个起头，若打破了头时，朝一顿，暮一顿，那时熬这些痛苦不过，只得接客，却不把千金声价弄得低微了？还要被姊妹中笑话。依我说，吊桶已自落在他井里，挣不起了。不如千欢万喜，倒在娘的怀里，落得自己快活。”

美娘道：“奴是好人儿，误落风尘，倘得姨娘主张从良，胜造九级浮图。若要我倚门献笑，送旧迎新，宁甘一死，决不情愿。”刘四妈道：“我儿，从良是个有志气的事，怎么说道不该！只是从良也有几等不同。”美娘道：“从良有甚不同之处？”刘四妈道：“有个真从良，有个假从良，有个苦从良，有个乐从良，有个趁好的从良，有个没奈何的从良，有个了从良，有个不了的从良。我儿，耐心听我分说：

“如何叫做真从良？大凡才子必须佳人，佳人必须才子，方成佳配。然而好事多磨，往往求之不得。幸然两下相逢，你贪我爱，割舍不下。一个愿讨，一个愿嫁。好像捉对的蚕蛾，死也不放。这个谓之真从良。怎么叫做假从良？有等子弟爱着小娘，小娘却不爱那子弟。本心不愿嫁他，只把个嫁字儿

哄他心热，撒漫银钱。比及成交，却又推故不就。又有一等痴心的子弟，晓得小娘心肠不对他，偏要娶他回去。拚着一主大钱，动了妈儿的火，不怕小娘不肯。勉强进门，心中不顺，故意不守家规，小则撒泼放肆，大则公然偷汉。人家容留不得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，依旧放他出来，为娼接客。把从良二字，只当个撰钱的题目。这个谓之假从良。

“如何叫做苦从良？一般样子弟爱小娘，小娘不爱那子弟，却被他以势凌之。妈儿惧祸，已自许了。做小娘的，身不繇主，含泪而行。一入侯门，如海之深，家法又严，抬头不得。半妾半婢，忍死度日。这个谓之苦从良。如何叫做乐从良？做小娘的，正当择人之际，偶然相交个子弟，见他情性温和，家道富足，又且大娘子乐善，无男无女，指望他日过门，与他生育，就有主母之分。以此嫁他，图个日前安逸，日后出身。这个谓之乐从良。

“如何叫做趁好的从良？做小娘的，风花雪月，受用已勾，趁这盛名之下，求之者众，任我拣择个十分满意的嫁他，急流勇退，及早回头，不致受人怠慢。这个谓之趁好的从良。如何叫做没奈何的从良？做小娘的，原无从良之意，或因官司逼迫，或因强横欺瞒，又或因债负太多，将来赔偿不起，别口气，不论好歹，得嫁便嫁，买静求安，藏身之法，这谓之没奈何的从良。

“如何叫做了的从良？小娘半老之际，风波历尽，刚好遇个老成的孤老，两下志同道合，收绳卷索，白头到老。这个谓之了的从良。如何叫做不了的从良？一般你贪我爱，火热的跟他，却是一时之兴，没有个长算。或者尊长不容，或者大娘

妒忌，闹了几场，发回妈家，追取原价；又有个家道凋零，养他不活，苦守不过，依旧出来赶趁，这谓之不了的从良。”

美娘道：“如今奴家要从良，还是怎地好？”刘四妈道：“我儿，老身教你个万全之策。”美娘道：“若蒙教导，死不忘恩。”刘四妈道：“从良一事，入门为净。况且你身子已被人捉弄过了，就是今夜嫁人，叫不得个黄花女儿。千错万错，不该落于此地。这就是你命中所招了。做娘的费了一片心机，若不帮他几年，趁过千把银子，怎肯放你出门？还有一件，你便要从良，也须拣个好主儿。这些臭嘴臭脸的，难道就跟他不成？你如今一个客也不接，晓得那个该从，那个不该从？假如你执意不肯接客，做娘的没奈何，寻个肯出钱的主儿，卖你去做妾，这也叫做从良。那主儿或是年老的，或是貌丑的，或是一字不识的村牛，你却不肮脏了一世！比着把你料在水里，还有扑通的一声响，讨得旁人叫一声可惜。依着老身愚见，还是俯从人愿，凭着做娘的接客。似你恁般才貌，等闲的料也不敢相扳，无非是王孙公子，贵客豪门，也不辱莫了你。一来风花雪月，趁着年少受用，二来作成妈儿起个家事，三来使自己也积趱些私房，免得日后求人。过了十年五载，遇个知心着意的，说得来，话得着，那时老身与你做媒，好模好样的嫁去，做娘的也放得你下了。可不两得其便？”

美娘听说，微笑而不言。刘四妈已知美娘心中活动了，便道：“老身句句是好话，你依着老身的话时，后来还当感激我哩。”说罢起身。王九妈立在楼门之外，一句句都听得的。美娘送刘四妈出房门，劈面撞着了九妈，满面羞惭，缩身进去。

王九妈随着刘四妈，再到前楼坐下。刘四妈道：“侄女十

分执意，被老身右说左说，一块硬铁看看溶做热汁。你如今快快寻个复帐的主儿，他必然肯就。那时做妹子的再来贺喜。”王九妈连连称谢。是日备饭相待，尽醉而别。后来西湖上子弟们又有只《挂枝儿》，单说那刘四妈说词一节：

刘四妈，你的嘴舌儿好不利害！便是女随何，雌陆贾，不信有这大才。说着长，道着短，全没些破败。就是醉梦中，被你说得醒；就是聪明的，被你说得呆。好个烈性的姑姑，也被你说得他心地改。

再说王美娘自听了刘四妈一席话儿，思之有理。以后有客求见，欣然相接。复帐之后，宾客如市。捱三顶五，不得空闲，声价愈重。每一晚白银十两，兀自你争我夺。王九妈赚了若干钱钞，欢喜无限。美娘也留心要拣个知心着意的，急切难得。正是：

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临安城清波门外，有个开油店的朱十老，三年前过继一个小厮，也是汴京逃难来的，姓秦名重，母亲早丧，父亲秦良，十三岁上将他卖了，自己在上天竺去做香火。朱十老因年老无嗣，又新死了妈妈，把秦重做亲子看成，改名朱重，在店中学做卖油生理。初时父子坐店甚好，后因十老得了腰痛的病，十眠九坐，劳碌不得，另招个伙计，叫做邢权，在店相帮。光阴似箭，不觉四年有余。朱重长成一十七岁，生得一表人才。虽然已冠，尚未娶妻。那朱十老家有个侍女，叫做兰花，年已二十之外，存心看上了朱小官人，几遍的倒下钩子去勾搭他。谁知朱重是个老实人，又且兰花齷齪丑陋，朱重也看不上眼，以此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那

兰花见勾搭朱小官人不上，别寻主顾，就去勾搭那伙计邢权。邢权是望四之入，没有老婆，一拍就上。两个暗地偷情，不止一次，反怪朱小官人碍眼，思量寻事赶他出门。邢权与兰花两个里应外合，使心设计。兰花便在朱十老面前，假意撇清说：“小官人几番调戏，好不老实！”朱十老平时与兰花也有一手，未免有拈酸之意。邢权又将店中卖下的银子藏过，在朱十老面前说道：“朱小官在外赌博，不长进，柜里银子几次短少，都是他偷去了。”初次朱十老还不信，接连几次，朱十老年老糊涂，没有主意，就唤朱重过来，责骂了一场。

朱重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已知邢权与兰花的计较，欲待分辨，惹起是非不小，万一老者不听，枉做恶人。心生一计，对朱十老说道：“店中生意淡薄，不消得二人。如今让邢主管坐店，孩儿情愿挑担子出去卖油。卖得多少，每日纳还，可不是两重生意？”朱十老心下也有许可之意，又被邢权说道：“他不是要挑担出去，几年上偷银子做私房，身边积趸有余了，又怪你不与他定亲，心下怨怅，不愿在此相帮，要讨个出场，自去娶老婆，做人家去。”朱十老叹口气道：“我把他做亲儿看成，他却如此歹意！皇天不祐！罢，罢，不是自身骨肉，到底粘连不上，繇他去罢！”遂将三两银子把与朱重，打发出门。寒夏衣服和被窝都教他拿去。这也是朱十老好处。朱重料他不肯收留，拜了四拜，大哭而别。正是：

孝己杀身因谤语，申生丧命为谗言。

亲生儿子犹如此，何怪螟蛉受枉冤。

原来秦良上天竺做香火，不曾对儿子说知。朱重出了朱十老之门，在众安桥下赁了一间小小房儿，放下被窝等件，买

巨锁儿锁了门，便往长街短巷，访求父亲。连走几日，全没消息。没奈何，只得放下。在朱十老家四年，赤心忠良，并无一毫私蓄，只有临行时打发这三两银子，不勾本钱，做什么生意好？左思右量，只有油行买卖是熟间。这些油坊多曾与他识熟，还去挑个卖油担子，是个稳足的道路。当下置办了油担家火，剩下的银两，都交付与油坊取油。那油坊里认得朱小官是个老实好人，况且小小年纪，当初坐店，今朝挑担上街，都因那伙计挑拨他出来，心中甚是不平。有心扶持他，只拣睿清的上好净油与他，签子上又明让他些。朱重得了这些便宜，自己转卖与人，也放些宽，所以他的油比别人分外容易出脱。每日所赚的利息，又且俭吃俭用，积下东西来，置办些日用家业，及身上衣服之类，并无妄废。心中只有一件事未了，牵挂着父亲，思想：“向来叫做朱重，谁知我是姓秦！倘或父亲来寻访之时，也没有个因由。”遂复姓为秦。说话的，假如上一等人，有前程的，要复本姓，或具札子奏过朝廷，或关白礼部、太学、国学等衙门，将册籍改正，众所共知。一个卖油的，复姓之时，谁人晓得？他有个道理，把盛油的桶儿，一面大大写个“秦”字，一面写“汴梁”二字，将油桶做个标识，使人一览而知。以此临安市上，晓得他本姓，都呼他为秦卖油。

时值二月天气，不暖不寒，秦重闻知昭庆寺僧人，要起个九昼夜功德，用油必多，遂挑了油担来寺中卖油。那些和尚们也闻知秦卖油之名，他的油比别人又好又贱，单单作成他。所以一连这九日，秦重只在昭庆寺走动。正是：

刻薄不赚钱，忠厚不折本。

这一日是第九日了。秦重在寺出脱了油，挑了空担出寺。其日天气晴明，游人如蚁。秦重绕河而行，遥望十景塘桃红柳绿，湖内画船箫鼓，往来游玩，观之不足，玩之有余。走了一回，身子困倦，转到昭庆寺右边，望个宽处，将担子放下，坐在一块石上歇脚。近侧有个人家，面湖而住，金漆篱门，里面朱栏内，一丛细竹。未知堂室何如，先见门庭清整。只见里面三四个戴巾的从内而出，一个女娘后面相送。到了门首，两下把手一拱，说声请了，那女娘竟进去了。秦重定睛观之，此女容颜娇丽，体态轻盈，目所未睹，准准的呆了半晌，身子都酥麻了。他原是个老实小官，不知有烟花行径，心中疑惑，正不知是什么人家。

方正疑思之际，只见门内又走出个中年的妈妈，同着一个垂发的丫头，倚门闲看。那妈妈一眼瞧着油担，便道：“阿呀！方才要去买油，正好有油担子在这里，何不与他买些？”那丫鬟取了油瓶出来，走到油担子边，叫声：“卖油的！”秦重方才知觉，回言道：“没有油了！妈妈要用油时，明日送来。”那丫鬟也认得几个字，看见油桶上写个“秦”字，就对妈妈道：“那卖油的姓秦。”妈妈也听得人闲讲，有个秦卖油，做生意甚是忠厚，遂分付秦重道：“我家每日要油用，你肯挑来时，与你做个主顾。”秦重道：“承妈妈作成，不敢有误。”那妈妈与丫鬟进去了。秦重心中想道：“这妈妈不知是那女娘的什么人？我每日到他家卖油，莫说赚他利息，图个饱看那女娘一回，也是前生福分。”

正欲挑担起身，只见两个轿夫，抬着一顶青绢幔的轿子，后边跟着两个小厮，飞也似跑来，到了其家门首，歇下轿子。

那小厮走进里面去了。秦重道：“却又作怪！看他接什么人？”少顷之间，只见两个丫鬟，一个捧着猩红的毡包，一个拿着湘妃竹攒花的拜匣，都交付与轿夫，放在轿座之下。那两个小厮手中，一个抱着琴囊，一个捧着几个手卷，腕上挂碧玉箫一枝，跟着起初的女娘出来。女娘上了轿，轿夫抬起望旧路而去；丫鬟小厮，俱随轿步行。秦重又得亲炙一番，心中愈加疑惑，挑了油担子，洋洋的去。

不过几步，只见临河有一个酒馆。秦重每常不吃酒，今日见了这女娘，心下又欢喜，又气闷；将担子放下，走进酒馆，拣个小座头坐下。酒保问道：“客人还是请客，还是独酌？”秦重道：“有上好的酒，拿来独饮三杯。时新果子一两碟，不用荤菜。”酒保斟酒时，秦重问道：“那边金漆篱门内是什么人家？”酒保道：“这是齐衙内的花园，如今王九妈住下。”秦重道：“方才看见有个小娘子上轿，是什么人？”酒保道：“这是有名的粉头，叫做王美娘，人都称为花魁娘子。他原是汴京人，流落在此。吹弹歌舞，琴棋书画，件件皆精。来往的都是大头儿，要十两放光，才宿一夜哩，可知小可的也近他不得。当初住在涌金门外，因楼房狭窄，齐舍人与他相厚，半载之前，把这花园借与他住。”

秦重听得说是汴京人，触了个乡里之念，心中更有一倍光景。吃了数杯，还了酒钱，挑了担子，一路走，一路的肚中打稿道：“世间有这样美貌的女子，落于娼家，岂不可惜！”又自家暗笑道：“若不落于娼家，我卖油的怎生得见！”又想一回，越发痴起来了，道：“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。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，死也甘心。”又想一回道：“呸！我终日

挑这油担子，不过日进分文，怎么想这等非分之事！正是癞蛤蟆在阴沟里想着天鹅肉吃，如何到口！”又想一回道：“他相交的，都是公子王孙，我卖油的，纵有了银子，料他也不肯接我。”又想一回道：“我闻得做老鸨的，专要钱钞。就是个乞儿，有了银子，他也就肯接了，何况我做生意的，青青白白之人？若有了银子，怕他不接！只是那里来这几两银子？”一路上胡思乱想，自言自语。

你道天地间有这等痴人，一个小经纪的，本钱只有三两，却要把十两银子去嫖那名妓，可不是个春梦！自古道：“有志者事竟成。”被他千思万想，想出一个计策来。他道：“从明日为始，逐日将本钱扣出，余下的积趲上去。一日积得一分，一年也有三两六钱之数，只消三年，这事便成了；若一日积得二分，只消得年半；若再多得些，一年也差不多了。”想来想去，不觉走到家里，开锁进门。只因一路上想着许多闲事，回来看了自家的睡铺，惨然无欢，连夜饭也不要吃，便上了床。这一夜翻来覆去，牵挂着美人，那里睡得着。

只因月貌花容，引起心猿意马。

捱到天明，爬起来，就装了油担，煮早饭吃了，匆匆挑了油担子，一径走到王妈妈家去。进了门，却不敢直入，舒着头，往里面张望。王妈妈恰才起床，还蓬着头，正分付保儿买饭菜。秦重识得声音，叫声：“王妈妈。”九妈往外一张，见是秦卖油，笑道：“好忠厚人，果然不失信。”便叫他挑担进来，称了一瓶，约有五斤多重。公道还钱，秦重并不争论。王九妈甚是欢喜，道：“这瓶油，只勾我家两日用；但隔一日，你便送来，我不往别处去买了。”秦重应诺，挑担而出，只恨

不曾遇见花魁娘子：“且喜扳下主顾，少不得一次不见，二次见，二次不见，三次见。只是一件，特为王九妈一家挑这许多路来，不是做生意的勾当。这昭庆寺是顺路，今日寺中虽然不做功德，难道寻常不用油的？我且挑担去问他。老板得各房头做个主顾，只消走钱塘门这一路，那一担油尽勾出脱了。”秦重挑担到寺内问时，原来各房和尚也正想着秦卖油。来得正好，多少不等，各各买他的油。秦重与各房约定，也是间一日便送油来用。这一日是个双日。自此日为始，但是单日，秦重别街道上做买卖；但是双日，就走钱塘门这一路。一出钱塘门，先到王九妈家里，以卖油为名，去看花魁娘子。有一日会见，也有一日不会见。不见时费了一场思想，便见时也只添了一层思想。正是：

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此情无尽期。

再说秦重到了王九妈家多次，家中大大小小，没一个不认得是秦卖油。时光迅速，不觉一年有余。日大日小，只拣足色细丝，或积三分，或积二分，再少也积下一分，凑得几钱，又打换大块头。日积月累，有了一大包银子，零星凑集，连自己也不知多少。

其日是单日，又值大雨，秦重不出去做买卖，积了这一大包银子，心中也自喜欢，“趁今日空闲，我把他上一上天平，见个数目。”打个油伞，走到对门倾银铺里，借天平兑银。那银匠好不轻薄，想着：“卖油的多少银子，要架天平？只把个五两头等子与他，还怕用不着头纽哩。”秦重把银子包解开，都是散碎银两。大凡成锭的见少，散碎的就见多。银匠是小辈，眼孔极浅，见了许多银子，别是一番面目，想道：“人不

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”慌忙架起天平，搬出若大若小许多法马。秦重尽包而兑，一厘不多，一厘不少，刚刚一十六两之数，上秤便是一斤。秦重心下想道：“除去了三两本钱，余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费，还是有余。”又想道：“这样散碎银子，怎好出手！拿出来也被人看低了！见成倾银店中方便，何不倾成锭儿，还觉冠冕。”当下兑足十两，倾成一个足色大锭，再把一两八钱，倾成水丝一小锭。剩下四两二钱之数，拈一小块，还了火钱，又将几钱银子，置下镶鞋净袜，新褶了一顶万字头巾。回到家中，把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，买几根安息香，熏了又熏。拣个睛明好日，侵早打扮起来。

虽非富贵豪华客，也是风流好后生。

秦重打扮得齐齐整整，取银两藏于袖中，把房门锁了，一径望王九妈家而来。那一时好不高兴。及至到了门首，愧心复萌，想道：“时常挑了担子在他家卖油，今日忽地去做嫖客，如何开口？”正在踌躇之际，只听得呀的一声门响，王九妈走将出来，见了秦重，便道：“秦小官今日怎的不做生意，打扮得恁般济楚，往那里去贵干？”事到其间，秦重只得老着脸，上前作揖。妈妈也不免还礼。秦重道：“小可并无别事，专来拜望妈妈。”那鸨儿是老积年，见貌辨色，见秦重恁般装束，又说拜望，“一定是看上了我家那个丫头，要嫖一夜，或是会一个房。虽然不是个大势主菩萨，搭在篮里便是菜，捉在篮里便是蟹，赚他钱把银子买葱菜，也是好的。”便满脸堆下笑来，道：“秦小官拜望老身，必有好处。”秦重道：“小可有句不识进退的言语，只是不好启齿。”王九妈道：“但说何妨，且请到里面客坐里细讲。”秦重为卖油虽曾到王家整百次，这客

坐里交椅，还不曾与他屁股做个相识，今日是个会面之始。

王九妈到了客坐，不免分宾而坐，对着内里唤茶。少顷，丫鬟托出茶来，看时，却是秦卖油。正不知什么缘故，妈妈恁般相待，格格低了头只是笑。王九妈看见，喝道：“有甚好笑！对客全没些规矩！”丫鬟止住笑，放了茶杯自去。王九妈方才开言问道：“秦小官有甚话，要对老身说？”秦重道：“没有别话，要在妈妈宅上请一位姐姐喝一杯酒儿。”九妈道：“难道吃寡酒？一定要嫖了。你是个老实人，几时动这风流之兴？”秦重道：“小可的积诚，也非止一日。”九妈道：“我家这几个姐姐，都是你认得的，不知你中意那一位？”秦重道：“别个都不要，单单要与花魁娘子相处一宵。”九妈只道取笑他，就变了脸道：“你出言无度！莫非奚落老娘么？”秦重道：“小可是个老实人，岂有虚情？”九妈道：“粪桶也有两个耳朵，你岂不晓得我家美儿的身价！倒了你卖油的灶，还不勾半夜歇钱哩，不如将就拣一个适兴罢。”秦重把颈一缩，舌头一伸，道：“恁的好卖弄！不敢动问，你家花魁娘子一夜歇钱要几千两？”九妈见他说耍话，却又回嗔作喜，带笑而言道：“那要许多！只要得十两敲丝。其他东道杂费，不在其内。”秦重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不为大事。”袖中摸出这秃秃里一大锭放光细丝银子，递与鴛儿道：“这一锭十两重，足色足数，请妈妈收着。”又摸出一小锭来，也递与鴛儿，又道：“这一小锭，重有二两，相烦备个小东。望妈妈成就小可这件好事，生死不忘，日后再有孝顺。”九妈见了这锭大银，已自不忍释手，又恐怕他一时高兴，日后没了本钱，心中懊悔，也要尽他一句才好。便道：“这十两银子，你做经纪的人，积趱不易，还要三思而行。”

秦重道：“小可主意已定，不要你老人家费心。”

九妈把这两锭银子收于袖中，道：“是便是了，还有许多烦难哩。”秦重道：“妈妈是一家之主，有甚烦难？”九妈道：“我家美儿，往来的都是王孙公子，富室豪家，真个是‘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’。他岂不认得你是做经纪的秦小官，如何肯接你？”秦重道：“但凭妈妈怎的委曲宛转，成全其事，大恩不敢有忘！”九妈见他十分坚心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扯开笑口道：“老身已替你排下计策，只看你缘法如何。做得成，不要喜；做不成，不要怪。美儿昨日在李学士家陪酒，还未曾回；今日是黄衙内约下游湖；明日是张山人一班清客，邀他做诗社；后日是韩尚书的公子，数日前送下东道在这里。你且到大后日来看。还有句话，这几日你且不要来我家卖油，预先留下个体面。又有句话，你穿着一身的布衣布裳，不像个上等嫖客，再来时，换件绸缎衣服，教这些丫鬟们认不出你是秦小官。老娘也好与你装谎。”秦重道：“小可一一理会得。”说罢，作别出门，且歇这三日生理，不去卖油，到典铺里买了一件见成半新半旧的绸衣，穿在身上，到街坊闲走，演习斯文模样。正是：

未识花院行藏，先习孔门规矩。

丢过那三日不题。到第四日，起个清早，便到王九妈家去。去得太早，门还未开，意欲转一转再来。这番装扮希奇，不敢到昭庆寺去，恐怕和尚们批点，且到十景塘散步。良久又趑转去，王九妈家门已开了。那门前却安顿得有轿马，门内有许多仆从，在那里闲坐。秦重虽然老实，心下到也乖巧，且不进门，悄悄的招那马夫问道：“这轿马是谁家的？”马夫

道：“韩府里来接公子的。”秦重已知韩公子夜来留宿，此时还未曾别，重复转身，到一个饭店之中，吃了些见成茶饭，又坐了一回，方才到王家探信。

只见门前轿马已自去了。进得门时，王九妈迎着，便道：“老身得罪，今日又不得工夫了。恰才韩公子拉去东庄赏早梅。他是个长嫖，老身不好违拗。闻得说来日还要到灵隐寺，访个棋师赌棋哩。齐衙内又来约过两三次了。这是我家房主，又是辞不得的。他来时，或三日五日的住了去，连老身也定不得个日子。秦小官，你真个要嫖，只索耐心再等几日。不然，前日的尊赐，分毫不动，要便奉还。”秦重道：“只怕妈妈不作成。若还迟，终无失，就是一万年，小可也情愿等着。”九妈道：“恁地时，老身便好张主！”秦重作别，方欲起身，九妈又道：“秦小官人，老身还有句话。你下次若来讨信，不要早了。约莫申牌时分，有客没客，老身把个实信与你。倒是越晏些越好。这是老身的妙用，你休错怪。”秦重连声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这一日秦重不曾做买卖。次日，整理油担，挑往别处去生理，不走钱塘门一路。每日生意做完，傍晚时分就打扮齐整，到王九妈家探信，只是不得功夫。又空走了一月有余。

那一日是十二月十五，大雪方霁，西风过后，积雪成冰，好不寒冷，却喜地下干燥。秦重做了大半日买卖，如前妆扮，又去探信。王九妈笑容可掬，迎着道：“今日你造化，已是九分九厘了。”秦重道：“这一厘是欠着什么？”九妈道：“这一厘么？正主儿还不回家。”秦重道：“可回来么？”九妈道：“今日是俞太尉家赏雪，筵席就备在湖船之内。俞太尉是七十

岁的老人家，风月之事，已是没分。原说过黄昏送来。你且到新人房里，吃杯烫风酒，慢慢的等他。”秦重道：“烦妈妈引路。”王九妈引着秦重，弯弯曲曲，走过许多房头，到一个所在，不是楼房，却是个平屋三间，甚是高爽。左一间是丫鬟的空房，一般有床榻桌椅之类，却是备官铺的；右一间是花魁娘子卧室，锁着在那里。两旁又有耳房。中间客坐上面，挂一幅名人山水，香几上博山古铜炉，烧着龙涎香饼，两旁书桌，摆设些古玩，壁上贴许多诗稿。秦重愧非文人，不敢细看。心下想道：“外房如此整齐，内室铺陈，必然华丽。今夜尽我受用，十两一夜，也不为多。”九妈让秦小官坐于客位，自己主位相陪。

少顷之间，丫鬟掌灯过来，抬下一张八仙卓儿，六碗时新果子，一架攒盒佳肴美醢，未曾到口，香气扑人。九妈执盏相劝道：“今日众小女都有客，老身只得自陪，请开怀畅饮几杯。”秦重酒量本不高，况兼正事在心，只吃半杯。吃了一会，便推不饮。九妈道：“秦小官想饿了，且用些饭再吃酒。”丫鬟捧着雪花白米饭，一吃一添，放于秦重面前，就是一盏杂和汤。鸩儿量高，不用饭，以酒相陪。秦重吃了一碗，就放箸。九妈道：“夜长哩，再请些。”秦重又添了半碗。丫鬟提个行灯来，说：“浴汤热了，请客官洗浴。”秦重原是洗过澡来的，不敢推托，只得又到浴堂，肥皂香汤，洗了一遍，重复穿衣入坐。九妈命撤去肴盒，用暖锅下酒。此时黄昏忍绝，昭庆寺里的钟都撞过了，美娘尚未回来。

玉人何处贪欢耍？等得情郎望眼穿！

常言道：“等人心急。”秦重不见表子回家，好生气闷。却

被鸨儿夹七夹八，说些风话劝酒，不觉又过了一更天气。只听外面热闹闹的，却是花魁娘子回家，丫鬟先来报了。九妈连忙起身出迎，秦重也离坐而立。只见美娘吃得大醉，侍女扶将进来，到于门首，醉眼朦胧。看见房中灯烛辉煌，杯盘狼藉，立住脚问道：“谁在这里吃酒？”九娘道：“我儿，便是我向日与你说的那秦小官人。他心中慕你，多时的送过礼来。因你不得工夫，担搁他一月有余了。你今日幸而得空，做娘的留他在此伴你。”美娘道：“临安郡中，并不闻说起有什么秦小官人，我不去接他。”转身便走。九妈双手托开，即忙拦住道：“他是个至诚好人，娘不误你。”美娘只得转身，才跨进房门，抬头一看那人，有些面善，一时醉了，急切叫不出来，便道：“娘，这个人我认得他的，不是有名称的子弟，接了他，被人笑话。”九妈道：“我儿，这是涌金门内开段铺的秦小官人。当初我们住在涌金门时，想你也曾会过，故此面善。你莫识认错了。做娘的见他来意志诚，一时许了他，不好失信。你看做娘的面上，胡乱留他一晚。做娘的晓得不是了，明日却与你陪礼。”一头说，一头推着美娘的肩头向前。美娘拗妈妈不过，只得进房相见。正是：

千般难出虔婆口，万般难脱虔婆手。

饶君纵有万千般，不如跟着虔婆走。

这些言语，秦重一句句都听得，佯为不闻。美娘万福过了，坐于侧首，仔细看着秦重，好生疑惑，心里甚是不悦，嘿嘿无言。唤丫鬟将热酒来，斟着大钟。鸨儿只道他敬客，却自家一饮而尽。九妈道：“我儿醉了，少吃些么！”美儿那里依他，答应道：“我不醉！”一连吃上十来杯。这是酒后之酒，

醉中之醉，自觉立脚不住。唤丫鬟开了卧房，点上银缸，也不卸头，也不解带，趿脱了绣鞋，和衣上床，倒身而卧。鶯儿见女儿如此做作，甚不过意，对秦重道：“小女平日惯了，他专会使性。今日他心中不知为什么有些不自在，却不干你事，休得见怪！”秦重道：“小可岂敢！”鶯儿又劝了秦重几杯酒，秦重再三告止。鶯儿送入卧房，向耳傍分付道：“那人醉了，放温存些。”又叫道：“我儿起来，脱了衣服，好好的睡。”美娘已在梦中，全不答应。鶯儿只得去了。

丫鬟收拾了杯盘之类，抹了桌子，叫声：“秦小官人，安置罢。”秦重道：“有热茶要一壶。”丫鬟泡了一壶浓茶，送进房里，带转房门，自去耳房中安歇。秦重看美娘时，面对里床，睡得正熟，把锦被压于身下。秦重想酒醉之人，必然怕冷，又不敢惊醒他。忽见阑干上又放着一床大红纁丝的锦被，轻轻的取下，盖在美娘身上，把银灯挑得亮亮的，取了这壶热茶，脱鞋上床，捱在美娘身边，左手抱着茶壶在怀，右手搭在美娘身上，眼也不敢闭一闭。正是：

未曾握雨携云，也算偎香倚玉。

却说美娘睡到半夜，醒将转来，自觉酒力不胜，胸中似有满溢之状。爬起来，坐在被窝中，垂着头，只管打干哏。秦重慌忙也坐起来，知他要吐，放下茶壶，用手抚摩其背。良久，美娘喉间忍不住了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美娘放开喉咙便吐。秦重怕污了被窝，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张开，罩在他嘴上。美娘不知所以，尽情一呕，呕毕，还闭着眼，讨茶嗽口。秦重下床，将道袍轻轻脱下，放在地平之上；摸茶壶还是暖的，斟上一瓯香喷喷的浓茶，递与美娘。美娘连吃了二碗，胸中

虽然略觉豪燥，身子兀自倦怠，仍旧倒下，向里睡去了。秦重脱下道袍，将吐下一袖的腌臢，重重裹着，放于床侧，依然上床，拥抱似初。

美娘那一觉直睡到天明方醒，覆身转来，见傍边睡着一人，问道：“你是那个？”秦重答道：“小可姓秦。”美娘想起夜来之事，恍恍惚惚，不甚记得真了，便道：“我夜来好醉！”秦重道：“也不甚醉。”又问：“可曾吐么？”秦重道：“不曾。”美娘道：“这样还好。”又想一想道：“我记得曾吐过的，又记得曾吃过茶来，难道做梦不成？”秦重方才说道：“是曾吐来。小可见小娘子多了杯酒，也防着要吐，把茶壶暖在怀里。小娘子果然吐后讨茶，小可斟上，蒙小娘子不弃，饮了两瓯。”美娘大惊道：“脏巴巴的，吐在那里？”秦重道：“恐怕小娘子污了被褥，是小可把袖子盛了。”美娘道：“如今在那里？”秦重道：“连衣服裹着，藏过在那里。”美娘道：“可惜坏了你一件衣服。”秦重道：“这是小可的衣服，有幸得沾小娘子的余沥。”美娘听说，心下想道：“有这般识趣的人！”心里已有四五分欢喜了。

此时天色大明，美娘起身，下床小解，看着秦重，猛然想起是秦卖油，遂问道：“你实对我说，是什么样人？为何昨夜在此？”秦重道：“承花魁娘子下问，小子怎敢妄言。小可实是常来宅上卖油的秦重。”遂将初次看见送客，又看见上轿，心下想慕之极，及积攒嫖钱之事，备细述了一遍，“夜来得亲近小娘子一夜，三生有幸，心满意足。”美娘听说，愈加可怜，道：“我昨夜酒醉，不曾招接得你。你干折了多少银子，莫不懊悔？”秦重道：“小娘子天上神仙，小可惟恐伏侍不周，但

不见责，已为万幸，况敢有非意之望！”美娘道：“你做经纪的人，积下些银两，何不留下养家？此地不是你来往的。”秦重道：“小可单只一身，并无妻小。”美娘顿了一顿，便道：“你今日去了，他日还来么？”秦重道：“只这昨宵相亲一夜，已慰生平，岂敢又作痴想！”美娘想道：“难得这好人，又忠厚，又老实，又且知情识趣，隐恶扬善，千百中难遇此一人。可惜是市井之辈，若是衣冠子弟，情愿委身事之。”

正在沉吟之际，丫鬟捧洗脸水进来，又是两碗姜汤。秦重洗了脸，因夜来未曾脱帻，不用梳头，呷了几口姜汤，便要告别。美娘道：“少住不妨，还有话说。”秦重道：“小可仰慕花魁娘子，在傍多站一刻，也是好的。但为人岂不自揣！夜来在此，实是大胆，惟恐他人知道，有玷芳名，还是早些去了安稳。”美娘点了一点头，打发丫鬟出房，忙忙的开了减妆，取出二十两银子，送与秦重道：“昨夜难为了你，这银两权奉为资本，莫对人说。”秦重那里肯受。美娘道：“我的银子，来路容易。这些须酬你一宵之情，休得固逊。若本钱缺少，异日还有助你之处。那件污秽的衣服，我叫丫鬟湔洗干净了还你罢。”秦重道：“粗衣不烦小娘子费心，小可自会湔洗。只是领赐不当。”美娘道：“说那里话！”将银子掙在秦重袖内，推他转身。秦重料难推却，只得受了，深深作揖，卷了脱下这件龌龊道袍，走出房门，打从鸨儿房前经过，鸨儿看见，叫声：“妈妈！秦小官去了。”王九妈正在净桶上解手，口中叫道：“秦小官，如何去得恁早？”秦重道：“有些贱事，改日特来称谢。”

不说秦重去了，且说美娘与秦重虽然没点相干，见他一

片诚心，去后好不过意。这一日因害酒，辞了客在家将息。千个万个孤老都不想，倒把秦重整整的想了一日。有《挂枝儿》为证：

俏冤家，须不是串花家的子弟，你是个做经纪本分人儿，那匡你会温存，能软款，知心如意。料你不是个使性的，料你不是个薄情的。几番待放下思量也，又不觉思量起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邢权在朱十老家，与兰花情热，见朱十老病废在床，全无顾忌。十老发作了几场，两个商量出一条计策来，俟夜静更深，将店中资本席卷，双双的桃之夭夭，不知去向。次日天明，十老方知。央及邻里，出了个失单，寻访数日，并无动静，深悔当日不合为邢权所惑，逐了朱重。如今日久见人心，闻知朱重赁居众安桥下，挑担卖油，不如仍旧收拾他回来，老死有靠，只怕他记恨在心。教邻舍好生劝他回家，但记好，莫记恶。秦重一闻此言，即日收拾了家伙，搬回十老家里。相见之间，痛哭了一场。十老将所存囊橐，尽数交付秦重。秦重自家又有二十余两本钱，重整店面，坐柜卖油。因在朱家，仍称朱重，不用秦字。不上一月，十老病重，医治不痊，呜呼哀哉。朱重捶胸大恸，如亲父一般，殓殓成服，七七做了些好事。朱家祖坟在清波门外，朱重举丧安葬，事事成礼。邻里皆称其厚德。事定之后，仍先开店。

原来这油铺是个老店，从来生意原好；却被邢权刻剥存私，将主顾弄断了多少。今见朱小官在店，谁家不来作成？所以生理比前越盛。朱重单身独自，急切要寻个老成帮手。有个惯做中人的，叫做金中，忽一日引着一个五十余岁的人来。

原来那人正是莘善，在汴梁城外安乐村居住。因那年避乱南奔，被官兵冲散了女儿瑶琴，夫妻两口，凄凄惶惶，东逃西窜，胡乱的过了几年。今日闻临安兴旺，南渡人民，大半安插在彼，诚恐女儿流落此地，将来寻访，又没消息。身边盘缠用尽，欠了饭钱，被饭店中终日赶逐，无可奈何。偶然听见金中说起朱家油铺，要寻个卖油帮手。自己曾开过六陈铺子，卖油之事，都则在行。况朱小官原是汴京人，又是乡里。故此央金中引荐到来。朱重问了备细，乡人见乡人，不觉感伤。“既然没处投奔，你老夫妻两口，只住在我身边，只当个乡亲相处，慢慢的访着令爱消息，再作区处。”当下取两贯钱把与莘善，去还了饭钱，连浑家阮氏也领将来，与朱重相见了，收拾一间空房，安顿他老夫妇在内。两口儿也尽心竭力，内外相帮。朱重甚是欢喜。光阴似箭，不觉一年有余。多有人见朱小官年长未娶，家道又好，做人又志诚，情愿白白把女儿送他为妻。朱重因见了花魁娘子，十分容貌，等闲的不看在眼里，立心要访求个出色的女子，方才肯成亲。以此日复一日，担搁下去。正是：

曾观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

再说王美娘在九妈家，盛名之下，朝欢暮乐，真个口厌肥甘，身嫌锦绣。虽然如此，每遇不如意之处，或是子弟们任情使性，吃醋挑槽，或自己病中醉后，半夜三更，没人疼热，就想起秦小官人的好处来，只恨无缘再会。也是他桃花运尽，合当变更，一年之后，生出一段事端来。

却说临安城中，有个吴八公子，父亲吴岳，见为福州太守。这吴八公子，打从父亲任上回来，厂有金银，平昔间也

喜赌钱吃酒，三瓦两舍走动。闻得花魁娘子之名，未曾识面，屡屡遣人来约，欲要嫖他。王美娘闻他气质不好，不愿相接，托故推辞，非止一次。那吴八公子也曾和着闲汉们亲到王九妈家几番，都不曾会。其时清明节届，家家扫墓，处处踏青。美娘因连日游春困倦，且是积下许多诗画之债，未曾完得，分付家中：“一应客来，都与我辞去。”闭了房门，焚起一炉好香，摆设文房四宝，方欲举笔，只听得外面沸腾，却是吴八公子，领着十余个狼仆，来接美娘游湖。因见鸨儿每次回他，在中堂行凶，打家打伙，直闹到美娘房前，只见房门锁闭。原来妓家有个回客法儿，小娘躲在房内，却把房门反锁，支吾客人，只推不在。那老实的就被他哄过了。吴公子是惯家，这些套子，怎地瞒得？分付家人扭断了锁，把房门一脚踢开。美娘躲身不迭，被公子看见，不由分说，教两个家人，左右牵手，从房内直拖出房外来，口中兀自乱嚷乱骂。王九妈欲待上前陪礼解劝，看见势头不好，只得闪过。家中大小，躲得没半个影儿。

吴家狼仆牵着美娘，出了王家大门，不管他弓鞋窄小，望街上飞跑；八公子在后，扬扬得意。直到西湖口，将美娘推下了湖船，方才放手。美娘十二岁到王家，锦绣中养成，珍宝般供养，何曾受恁般凌贱。下了船，对着船头，掩面大哭。吴八公子见了，放下面皮，气忿忿的像关云长单刀赴会，一把交椅，朝外而坐，狼仆侍立于傍。一面分付开船，一面数一数二的发作一个不住：“小贱人，小娼根，不受人抬举！再哭时，就讨打了！”美娘那里怕他，哭之不已。船至湖心亭，吴八公子分付摆盒在亭子内，自己先上去了，却分付家人：

“叫那小贱人来陪酒。”美娘抱住了栏杆，那里肯去？只是嚎哭。吴八公子也觉没兴，自己吃了几杯淡酒，收拾下船，自来扯美娘。美娘双脚乱跳，哭声愈高。八公子大怒，教狼仆拔去簪珥。美娘蓬着头，跑到船头上，就要投水，被家童们扶住。公子道：“你撒赖便怕你不成！就是死了，也只费得我几两银子，不为大事。只是送你一条性命，也是罪过。你住了啼哭时，我就放你回去，不难为你。”美娘听说放他回去，真个住了哭。八公子分付移船到清波门外僻静之处，将美娘绣鞋脱下，去其裹脚，露出一对金莲，如两条玉笋相似。教狼仆扶他上岸，骂道：“小贱人！你有本事，自走回家，我却没人相送。”说罢，一篙子撑开，再向湖中而去。正是：

焚琴煮鹤从来有，惜玉怜香几个知！

美娘赤了脚，寸步难行，思想：“自己才貌两全，只为落于风尘，受此轻贱。平昔枉自结识许多王孙贵客，急切用他不着，受了这般凌辱。就是回去，如何做人？到不如一死为高。只是死得没些名目，枉自享个盛名，到此地位，看着村庄妇人，也胜我十二分。这都是刘四妈这个花嘴，哄我落坑堕堑，致有今日！自古红颜薄命，亦未必如我之甚！”越思越苦，放声大哭。

事有偶然，却好朱重那日到清波门外朱十老的坟上，祭扫过了，打发祭物下船，自己步回，从此经过。闻得哭声，上前看时，虽然蓬头垢面，那玉貌花容，从来无两，如何不认得！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花魁娘子，如何这般模样？”美娘哀哭之际，听得声音厮熟，止啼而看，原来正是知情识趣的秦小官。美娘当此之际，如见亲人，不觉倾心吐胆，告诉他一番。

朱重心中十分疼痛，亦为之流泪。袖中带得有白绫汗巾一条，约有五尺多长，取出劈半扯开，奉与美娘裹脚，亲手与他拭泪。又与他挽起青丝，再三把好言宽解。等待美娘哭定，忙去唤个暖轿，请美娘坐了，自己步送，直到王九妈家。

九妈不得女儿消息，在四处打探，慌迫之际，见秦小官送女儿回来，分明送一颗夜明珠还他，如何不喜！况且鶺儿一向不见秦重挑油上门，多曾听得人说，他承受了朱家的店业，手头活动，体面又比前不同，自然刮目相待。又见女儿这等模样，问其缘故，已知女儿吃了大苦，全亏了秦小官。深深拜谢，设酒相待。日已向晚，秦重略次数杯，起身作别。美娘如何肯放，道：“我一向有心于你，恨不得你见面，今日定然不放你空去。”鶺儿也来扳留。秦重喜出望外。是夜，美娘吹弹歌舞，曲尽生平之技，奉承秦重。秦重如做了一个游仙好梦，喜得魄荡魂消，手舞足蹈。夜深酒阑，二人相挽就寝。云雨之事，其美满更不必言：

一个是足力后生，一个是惯情女子。这边说三年怀想，费几多役梦劳魂；那边说一夜相思，喜饶幸粘皮贴肉。一个谢前番帮衬，合今番恩上加恩；一个谢今夜总成，比前夜爱中添爱。可笑村儿干折本，作成小子弄风流。

云雨已罢，美娘道：“我有句心腹之言与你说，你休得推托！”秦重道：“小娘子若用得着小可时，就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，岂有推托之理？”美娘道：“我要嫁你。”秦重笑道：“小娘子就嫁一万个，也还数不到小可头上，休得取笑，枉启折了小可的食料。”美娘道：“这话实是真心，怎说取笑二字！”

我自十四岁被妈妈灌醉，梳弄过了。此时便要从良，只为未曾相处得人，不辨好歹，恐误了终身大事。以后相处的虽多，都是豪华之辈，酒色之徒。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，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。看来看去，只有你是个志诚君子，况闻你尚未娶亲。若不嫌我烟花贱质，情愿举案齐眉，白头奉侍。你若不允之时，我就将三尺白罗，死于君前，表白我一片诚心，也强如昨日死于村郎之手，没名没目，惹人笑话。”说罢，呜呜的哭将起来。秦重道：“小娘子休得悲伤。小可承小娘子错爱，将天就地，求之不得，岂敢推托？只是小娘子千金声价，小可家贫力薄，如何摆布，也是力不从心了。”美娘道：“这却不妨。不瞒你说，我只为从良一事，预先积趱些东西，寄顿在外。赎身之费，一毫不费你心力。”秦重道：“就是小娘子自己赎身，平昔住惯了高堂大厦，享用了锦衣玉食，在小可家，如何过活？”美娘道：“布衣蔬食，死而无怨。”秦重道：“小娘子虽然——只怕妈妈不从。”美娘道：“我自有道理。”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两个直说到天明。

原来黄翰林的衙内，韩尚书的公子，齐太尉的舍人，这几个相知的人家，美娘都寄顿得有箱笼。美娘只推要用，陆续取到，密地约下秦重，教他收置在家。然后一乘轿子，抬到刘四妈家，诉以从良之事。刘四妈道：“此事老身前日原说过的。只是年纪还早，又不知你要从那一个？”美娘道：“姨娘，你莫管是甚人，少不得依着姨娘的言语，是个真从良，乐从良，了从良；不是那不真，不假，不了，不绝的勾当。只要姨娘肯开口时，不愁妈妈不允。做侄女的没别孝顺，只有十两金子，奉与姨娘，胡乱打些钗子；是必在妈妈前做个方

便。事成之时，媒礼在外。”刘四妈看见这金子，笑得眼儿没缝，便道：“自家儿女，又是美事，如何要你的东西！这金子权时领下，只当与你收藏。此事都在老身身上。只是你的娘，把你当个摇钱之树，等闲也不轻放你出去。怕不要千把银子。那主儿可是肯出手的么？也得老身见他一见，与他讲道方好。”美娘道：“姨娘莫管问事，只当你侄女自家赎身便了。”刘四妈道：“妈妈可晓得你到我家来？”美娘道：“不晓得。”四妈道：“你且在我家便饭，待老身先到你家，与妈妈讲。讲得通时，然后来报你。”

刘四妈顾乘轿子，抬到王九妈家，九妈相迎入内。刘四妈问起吴八公子之事，九妈告诉了一遍。四妈道：“我们行户人家，到是养成个半低不高的丫头，尽可赚钱，又且安稳，不论什么客就接了，倒是日日不空的。侄女只为声名大了，好似一块鲞鱼落地，马蚁儿都要钻他。虽然热闹，却也不得自在。说便许多一夜，也只是个虚名。那些王孙公子来一遍，动不动有几个帮闲，连宵达旦，好不费事。跟随的人又不少，个个要奉承得他好。有些不到之处，口里就出粗，哩哩咧咧的骂人，还要弄损你家伙，又不好告诉他家主，受了若干闷气。况且山人墨客，诗社棋社，少不得一月之内，又有几日官身。这些富贵子弟，你争我夺，依了张家，违了李家，一边喜，少不得一边怪了。就是吴八公子这一个风波，吓杀人的，万一失差，却不连本送了？官宦人家，和他打官司不成！只索忍气吞声。今日还亏着你家时运高，太平没事，一个霹雳空中过去了。倘然山高水低，悔之无及。妹子闻得吴八公子不怀好意，还要到你家索闹。侄女的性气又不好，不肯奉承人。第

一是这件，乃是个惹祸之本。”九妈道：“便是这件，老身常是担忧。就是这八公子，也是有名有称的人，又不是微贱之人。这丫头抵死不肯接他，惹出这场寡气。当初他年纪小时，还听人教训。如今有了个盛名，被这些富贵子弟夸他奖他，惯了他性情，骄了他气质，动不动自作自主。逢着客来，他要接便接，他若不情愿时，便是九牛也休想牵得他转。”刘四妈道：“做小娘的略有些身分，都则如此。”

王九妈道：“我如今与你商议：倘若有个肯出钱的，不如卖了他去，到得干净，省得终身担着鬼胎过日。”刘四妈道：“此言甚妙。卖了他一个，就讨得五六个。若凑巧撞得着相应的，十来个也讨得的。这等便宜事，如何不做！”王九妈道：“老身也曾算计过来：那些有势有力的不肯出钱，专要讨人便宜；及至肯出几两银子的，女儿又嫌好道歉，做张做智的不肯。若有好主儿，妹子做媒，作成则个。倘若这丫头不肯时节，还求你撺掇。这丫头做娘的话也不听，只你说得他信。话得他转。”刘四妈呵呵大笑道：“做妹子的此来，正为与侄女做媒。你要许多银子便肯放他出门？”九妈道：“妹子，你是明理的人。我们这行户例，只有贱买，那有贱卖？况且美儿数年盛名满临安，谁不知他是花魁娘子，难道三百四百，就容他走动？少不得要他千金。”刘四妈道：“待妹子去讲。若肯出这个数目，做妹子的便来多口。若合不着时，就不来了。”临行时，又故意问道：“侄女今日在那里？”王九妈道：“不要说起，自从那日吃了吴八公子的亏，怕他还来淘气，终日里抬个轿子，各宅去分诉。前日在齐太尉家，昨日在黄翰林家，今日又不知在那家去了。”刘四妈道：“有了你老人家做主，按

定了坐盘星，也不容侄女不肯。万一不肯时，做妹子自会劝他。只是寻得主顾来，你却莫要捉班做势。”九妈道：“一言既出，并无他说。”九妈送至门首。刘四妈叫声咕噪，上轿去了。这才是：

数黑论黄雌陆贾，说长话短女随何。

若还都像虔婆口，尺水能兴万丈波。

刘四妈回到家中，与美娘说道：“我对你妈妈如此说，这般讲，你妈妈已自肯了。只要银子见面，这事立地便成。”美娘道：“银子已曾办下，明日姨娘千万到我家来，玉成其事，不要冷了场，改日又费讲。”四妈道：“既然约定，老身自然到宅。”美娘别了刘四妈，回家一字不题。

次日，午牌时分，刘四妈果然来了。王九妈问道：“所事如何？”四妈道：“十有八九，只不曾与侄女说过。”四妈来到美娘房中，两下相叫了，讲了一回说话。四妈道：“你的主儿到了不曾？那话儿在那里？”美娘指着床头道：“在这几只皮箱里。”美娘把五六只皮箱一时都开了，五十两一封，搬出十三四封来，又把些金珠宝玉算价，足勾千金之数。把个刘四妈惊得眼中出火，口内流涎，想道：“小小年纪，这等有肚肠！不知如何设处，积下许多东西？我家这几个粉头，一般接客，赶得着他那里！不要说不会生发，就是有几文钱在荷包里，闲时买瓜子磕，买糖儿吃，两条脚布破了，还要做妈的与他买布哩。偏生九阿姐造化，讨得着，年时赚了若干钱钞，临出门还有这一主大财，又是取诸宫中，不劳余力。”这是心中暗想之语，却不曾说出来。美娘见刘四妈沉吟，只道他作唯索谢，慌忙又取出四匹潞绸，两股宝钗，一对凤头玉簪，放在

卓上，道：“这几件东西，奉与姨娘为伐柯之敬。”刘四妈欢天喜地对王九妈说道：“侄女情愿自家赎身，一般身价，并不短少分毫。比着孤老卖身更好。省得闲汉们从中说合，费酒费浆，还要加一加二的谢他。”

王九妈听得说女儿皮箱内有许多东西，到有个怫然之色。你道却是为何！世间只有鸨儿的狠，做小娘的设法些东西，都送到他手里，才是快活。也有做些私房在箱笼内，鸨儿晓得些风声，专等女儿出门，拽开锁钥，翻箱倒笼取个罄空。只为美娘盛名之下，相交都是大头儿，替做娘的挣得钱钞，又且性格有些古怪，等闲不敢触犯，故此卧房里面，鸨儿的脚也不挪进去。谁知他如此有钱。刘四妈见九妈颜色不善，便猜着了，连忙道：“九阿姐，你休得三心两意。这些东西，就是侄女自家积下的，也不是你本分之钱。他若肯花费时，也花费了。或是他不长进，把来津贴了得意的孤老，你也那里知道！这还是他做家的好处。况且小娘自己手中没有钱钞，临到从良之际，难道赤身赶他出门？少不得头上脚下都要收拾得光鲜，等他好去别人家做人。如今他自家拿得出这些东西，料然一丝一线不费你的心。这一主银子，是你完完全全罄在腰跨里的。他就赎身出去，怕不是你女儿？倘然他挣得好时，时朝月节，怕他不来孝顺你？就是嫁了人时，他又没有亲爹亲娘，你也还去做得着他的外婆，受用处正有哩。”只这一套话，说得王九妈心中爽然，当下应允。刘四妈就去搬出银子，一封封兑过，交付与九妈，又把这些金珠宝玉，逐件指物作价，对九妈说道：“这都是做妹子的故意估下他些价钱。若换与人，还便宜得几十两银子。”王九妈虽同是个鸨儿，到是个

老实头儿，凭刘四妈说话，无有不纳。

刘四妈见王九妈收了这主东西，便叫亡八写了婚书，交付与美儿。美儿道：“趁姨娘在此，奴家就拜别了爹妈出门，借姨娘家住一两日，择吉从良，未知姨娘允否？”刘四妈得了美娘许多谢礼，生怕九妈翻悔，巴不得美娘出了他门，完成一事，说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当下美娘收拾了房中自己的梳台拜匣，皮箱铺盖之类。但是鸨儿家中之物，一毫不动。收拾已完，随着四妈出房，拜别了假爹假妈，和那姨娘行中，都相叫了。王九妈一般哭了几声。美娘唤人挑了行李，欣然上轿，同刘四妈到刘家去。四妈出一间幽静的好房，顿下美娘行李。众小娘都来与美娘叫喜。是晚，朱重差莘善到刘四妈家讨信，已知美娘赎身出来。择了吉日，笙箫鼓乐娶亲。刘四妈就做大媒送亲，朱重与花魁娘子花烛洞房，欢喜无限。

虽然旧事风流，不减新婚佳趣。

次日，莘善老夫妇请新人相见，各各相认，吃了一惊。问起根由，至亲三口，抱头而哭。朱重方才认得是丈人丈母。请他上坐，夫妻二人，重新拜见。亲邻闻知，无不骇然。是日，整备筵席，庆贺两重之喜，饮酒尽欢而散。三朝之后，美娘教丈夫备下几副厚礼，分送旧相知各宅，以酬其寄顿箱笼之恩，并报他从良信息。此是美娘有始有终处。王九妈、刘四妈家，各有礼物相送，无不感激。满月之后，美娘将箱笼打开，内中都有黄白之资，吴綾蜀锦，何止百计，共有三千余金，都将匙钥交付丈夫，慢慢的买房置产，整顿家当。油铺生理，都是丈人莘善管理。不上一年，把家业挣得花锦般相似，驱奴使婢，甚有气象。

朱重感谢天地神明保佑之德，发心于各寺庙喜舍合殿油烛一套，供琉璃灯油三个月；斋戒沐浴，亲往拈香礼拜。先从昭庆寺起，其他灵隐、法相、净慈、天竺等寺，以次而行。

就中单说天竺寺，是观音大士的香火，有上天竺、中天竺、下天竺，三处香火俱盛，却是山路，不通舟楫。朱重叫人挑了一担香烛，三担清油，自己乘轿而往。先到上天竺来。寺僧迎接上殿，老香火秦公点烛添香。此时朱重居移气，养移体，仪容魁岸，非复幼时面目，秦公那里认得他是儿子。只因油桶上有个大大的“秦”字，又有“汴梁”二字，心中甚以为奇。也是天然凑巧。刚刚到上天竺，偏用着这两只油桶。朱重拈香已毕，秦公托出茶盘，主僧奉茶。秦公问道：“不敢动问施主，这油桶上为何有此三字？”朱重听得问声，带着汴梁人的土音，忙问道：“老香火，你问他怎么？莫非也是汴梁人么？”秦公道：“正是。”朱重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为何在此出家？共有几年了？”秦公把自己姓名乡里，细细告诉：“某年上避兵来此，因无活计，将十三岁的儿子秦重，过继与朱家。如今有八年之远。一向为年老多病，不曾下山问得信息。”朱重一把抱住，放声大哭道：“孩儿便是秦重。向在朱家挑油买卖。正为要访求父亲下落，故此于油桶上，写‘汴梁秦’三字，做个标识。谁知此地相逢！真乃天与其便！”众僧见他父子别了八年，今朝重会，各各称奇。朱重这一日，就歇在上天竺，与父亲同宿，各叙情节。

次日，取出中天竺、下天竺两个疏头换过。内中朱重，仍改做秦重，复了本姓。两处烧香礼拜已毕，转到上天竺，要请父亲回家，安乐供养。秦公出家已久，吃素持斋，不愿随

儿子回家。秦重道：“父亲别了八年，孩儿有缺侍奉。况孩儿新娶媳妇，也得他拜见公公方是。”秦公只得依允。秦重将轿子让与父亲乘坐，自己步行，直到家中。秦重取出一套新衣，与父亲换了，中堂设坐，同妻莘氏双双参拜。亲家莘公、亲母阮氏，齐来见礼。

此日大排筵席。秦公不肯开荤，素酒素食。次日，邻里敛财称贺。一则新婚，二则新娘子家眷团圆，三则父子重逢，四则秦小官归宗复姓——共是四重大喜。一连又吃了几日喜酒。秦公不愿家居，思想上天竺故处清净出家。秦重不敢违亲之志，将银二百两，于上天竺另造净室一所，送父亲到彼居住。其日用供给，按月送去。每十日亲往候问一次。每一季同莘氏往候一次。那秦公活到八十余，端坐而化。遗命葬于本山。此是后话。

却说秦重和莘氏，夫妻偕老，生下两个孩儿，俱读书成名。至今风月中市语，凡夸人善于帮衬，都叫做“秦小官”，又叫“卖油郎”。有诗为证：

春来处处百花新，蜂蝶纷纷竞采春。
堪爱豪家多子弟，风流不及卖油人。

第四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

连宵风雨闭柴门，落尽深红只柳存。

欲扫苍苔且停帚，阶前点点是花痕。

这首诗为惜花而作。昔唐时有一处士姓崔名玄微，平昔好道，不娶妻室，隐于洛东。所居庭院宽敞，遍植花卉竹木。构一室在万花之中，独处于内。童仆都居花外，无故不得辄入。如此三十余年，足迹不出园门。时值春日，院中花木盛开，玄微日夕徜徉其间。一夜，风清月朗，不忍舍花而睡，乘着月色，独步花丛中。忽见月影下，一青衣冉冉而来。玄微惊讶道：“这时节那得有女子到此行动？”心下虽然怪异，又说道：“且看他到何处去？”那青衣不往东，不往西，径至玄微面前，深深道个万福。玄微还了礼，问道：“女郎是谁家宅眷？因何深夜至此？”那青衣启一点朱唇，露两行碎玉道：“几家与处士相近。今与女伴过上东门，访表姨，欲借处士院中暂憩，不知可否？”玄微见来得奇异，欣然许之。青衣称谢，原从旧路转去。

不一时，引一队女子，分花约柳而来，与玄微一一相见。玄微就月下仔细看时，一个个姿容媚丽，体态轻盈，或浓或淡，妆束不一，随从女郎，尽皆妖艳。正不知从哪里来的。相

见毕，玄微邀进室中，分宾主坐下。开言道：“请问诸位女娘姓氏。今访何姻戚，乃得光降敝园？”一衣绿裳者答道：“妾乃杨氏。”指一穿白的道：“此位李氏。”又指一衣绛服的道：“此位陶氏。”遂逐一指示。最后到一绯衣小女，乃道：“此位姓石，名阿措。我等虽则异姓，俱是同行姊妹。因封家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，不见其至。今夕月色甚佳，故与姊妹们同往候之。二来素蒙处士爱重，妾等顺便相谢。”

玄微方待酬答，青衣报道：“封家姨至。”众皆惊喜出迎。玄微闪过半边观看。众女子相见毕，说道：“正要来看十八姨；为主人留坐，不意姨至，足见同心。”各向前致礼。十八姨道：“屡欲来看卿等，俱为使命所阻，今乘间至此。”众女道：“如此良夜，请姨宽坐，当以一尊为寿。”遂授旨青衣去取。十八姨问道：“此地可坐否？”杨氏道：“主人甚贤，地极清雅。”十八姨道：“主人安在？”玄微趋出相见。举目看十八姨，体态飘逸，言词泠泠有林下风气，近其傍，不觉寒气侵肌，毛骨竦然。逊入堂中，侍女将桌椅已是安排停当。请十八姨居于上席，众女挨次而坐，玄微末位相陪。

不一时，众青衣取到酒肴，摆设上来。佳肴异果，罗列满案。酒味醇醲，其甘如饴，俱非人世所有。此时月色倍明，室中照耀，如同白日。满坐芳香，馥馥袭人。宾主酬酢，杯觥交杂。酒至半酣，一红裳女子满斟大觥，送与十八姨道：“儿有一歌，请为歌之。”歌云：

绛衣披拂露盈盈，淡染胭脂一朵轻。

自恨红颜留不住，莫怨春风道薄情。

歌声清婉，闻者皆凄然。又一白衣女子送酒道：“儿亦有

一歌。”歌云：

皎洁玉颜胜白雪，况乃当年对芳月。

沉吟不敢怨春风，自叹容华暗消歇。

其音更觉惨切。那十八姨性颇轻佻，却又好酒。多了几杯，渐渐狂放。听了二歌，乃道：“值此芳辰美景，宾主正欢，何遽作伤心语！歌旨又深刺予，殊为慢客，须各罚以大觥，当另歌之。”遂手斟一杯递来，酒醉手软，持不甚牢，杯才举起，不想袖在箸上一兜，扑碌的连杯打翻。

这酒若翻在别个身上，却也罢了，恰恰里尽泼在阿措身上。阿措年娇貌美，性爱整齐，穿的却是一件大红簇花绯衣。那红衣最忌的是酒，才沾滴点，其色便败，怎经得这一大杯酒！况且阿措也有七八分酒意，见污了衣服，作色道：“诸姊妹有所求，吾不畏尔！”即起身往外就走。十八姨也怒道：“小女弄酒，敢与吾为抗耶？”亦拂衣而起。众女子留之不住，齐劝道：“阿措年幼，醉后无状，望勿记怀。明日当率来请罪！”相送下阶。十八姨忿忿向东而去。众女子与玄微作别，向花丛中四散而走。

玄微欲观其踪迹，随后送之。步急苔滑，一交跌倒，挣起身来看时，众女子俱不见了。心中想道：“是梦却又未曾睡卧。若是鬼，又衣裳楚楚，言语历历；是人，如何又倏然无影？”胡猜乱想，惊疑不定。回入堂中，桌椅依然摆设，杯盘一毫已无；惟觉余馨满室。虽异其事，料非祸祟，却也无惧。

到次晚，又往花中步玩，见诸女子已在，正劝阿措往十八姨处请罪。阿措怒道：“何必更恳此老姬？有事只求处士足矣。”众皆喜道：“妹言甚善。”齐向玄微道：“吾姊妹皆住处

士苑中，每岁多被恶风所挠，居止不安，常求十八姨相庇。昨阿措误触之，此后应难取力。处士倘肯庇护，当有微报耳。”玄微道：“某有何力，得庇诸女？”阿措道：“只求处士每岁元旦，作一朱幡，上图日月五星之文，立于苑东，吾辈则安然无恙矣。今岁已过，请于此月二十一日平旦，微有东风，即立之，可免本日之难。”玄微道：“此乃易事，敢不如命。”齐声谢道：“得蒙处士慨允，必不忘德。”言讫而别，其行甚疾。玄微随之不及。忽一阵香风过处，各失所在。

玄微欲验其事，次日即制办朱幡。候至廿一日，清早起来，果然东风微拂，急将幡竖立苑东。少顷，狂风振地，飞沙走石，自洛南一路，摧林折树；苑中繁花不动。玄微方晓诸女者，众花之精也。绯衣名阿措，即安石榴也。封十八姨，乃风神也。到次晚，众女各裹桃李花数斗来谢道：“承处士脱某等大难，无以为报。饵此花英，可延年却老。愿长如此卫护某等，亦可致长生。”玄微依其言服之，果然容颜转少，如三十许人。后得道仙去。有诗为证：

洛中处士爱栽花，岁岁朱幡绘采茶。

学得餐英堪不老，何须更觅枣如瓜。

列位莫道小子说风神与花精往来，乃是荒唐之语。那九州四海之中，目所未见，耳所未闻，不载史册，不见经传，奇奇怪怪，跷跷蹊蹊的事，不知有多少多少。就是张华的《博物志》，也不过志其一二；虞世南的行书厨，也包藏不得许多。此等事甚是平常，不足为异，然虽如此，又道是子不语怪，且搁过一边。只那惜花致福，损花折寿，乃见在功德，须不是乱道。列位若不信时，还有一段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的故事，

待小子说与列位看官们听。若平日爱花的，听了自然将花分外珍重；内中或有不惜花的，小子就将这话劝他，惜花起来。虽不能得道成仙，亦可以消闲遣闷。

你道这段话文出在那个朝代？何处地方？就在大宋仁宗年间，江南平江府东门外长乐村中。这村离城只去三里之远，村上有个老者，姓秋名先，原是庄家出身，有数亩田地，一所草房。妈妈水氏已故，别无儿女。那秋先从幼酷好栽花种果，把田业都撇弃了，专于其事。若偶觅得种异花，就是拾着珍宝，也没有这般欢喜。随你极紧要的事出外，路上逢着人家有树花儿，不管他家容不容，便陪着笑脸，捱进去求玩。若平常花木，或家里也在正开，还转身得快，尚然是一种名花，家中没有的，虽或有，已开过了，便将正事撇在半边，依依不舍，永日忘归。人都叫他是花痴。或遇见卖花的有株好花，不论身边有钱无钱，一定要买，无钱时便脱身上衣服去解当。也有卖花的知他僻性，故高其价，也只得忍贵买回。又有那破落户晓得他是爱花的，各处寻觅好花折来，把泥假捏个根儿哄他，少不得也买。有恁般奇事！将来种下，依然肯活。日积月累，遂成了一个大园。那园周围编竹为篱，篱上交缠蔷薇、茶糜、木香、敕梅、木槿、棣棠、金雀，篱边撒下蜀葵、凤仙、鸡冠、秋葵、莺粟等种；更有那金萱、百合、剪春罗、剪秋罗、满地娇、十样锦、美人蓼、山踯躅、高良姜、白蛱蝶、夜落金钱、缠枝牡丹等类，不可枚举。遇开放之时，烂如锦屏。远篱数步，尽植名花异卉。一花未谢，一花又开。向阳设两扇柴门，门内一条竹径，两边都结柏屏遮

护。转过柏屏，便是三间草堂。房虽草覆，却高爽宽敞，窗榻明亮。堂中挂一幅无名小画，设一张白木卧榻。桌凳之类，色色洁净。打扫得地下无纤毫尘垢。堂后精舍数间，卧室在内。那花卉无所不有，十分繁茂。真个四时不谢，八节长春。但见：

梅标清骨，兰挺幽芳。茶呈雅韵，李谢浓妆。杏
娇疏雨，菊傲严霜。水仙冰肌玉骨，牡丹国色天香。
玉树亭亭阶砌，金莲冉冉池塘。芍药芳姿少比，石
榴丽质无双。丹桂飘香月窟，芙蓉冷艳寒江。梨花
溶溶夜月，桃花灼灼朝阳。山茶花宝珠称贵，蜡梅
花馨口方香。海棠花西府为上，瑞香花金边最良。玫
瑰杜鹃，烂如云锦，绣球郁李，点缀风光。说不尽
千般花卉，数不了万种芬芳。

篱门外正对着一个大湖，名为朝天湖，俗名荷花荡。这湖东连吴淞江，西通震泽，南接庞山湖。湖中景致，四时晴雨皆宜。秋先于岸傍堆土作堤，广植桃柳。每至春时，红绿间发，宛似西湖胜景。沿湖遍插芙蓉，湖中种五色莲花。盛开之日，满湖锦云烂熳，香气袭人，小舟荡桨采菱，歌声泠泠。遇斜风微起，偎船竞渡，纵横如飞。柳下渔人，舢船晒网。也有戏鱼的，结网的，醉卧船头的，没水赌胜的，欢笑之音不绝。那赏莲游人，画船箫管鳞集，至黄昏回棹，灯火万点，间以星影萤光，错落难辨。深秋时，霜风初起，枫林渐染黄碧，野岸衰柳芙蓉，杂间白苹红蓼，掩映水际；芦苇中鸿雁群集，嘹唳干云，哀声动人。隆冬天气，彤云密布，六花飞舞，上下一色。那四时景致，言之不尽。有诗为证：

朝天湖畔水连天，不唱渔歌即采莲。

小小茅堂花万种，主人日日对花眠。

按下散言，且说秋先每日清晨起来，扫净花底落叶，汲水逐一灌溉，到晚上又浇一番。若有一花将开，不胜欢跃。或暖壶酒儿，或烹瓯茶儿，向花深深作揖，先行浇奠，口称花万岁三声，然后坐于其下，浅斟细嚼。酒酣兴到，随意歌啸。身子倦时，就以石为枕，卧在根傍。自半含至盛开，未尝暂离。如见日色烘烈，乃把棕拂蘸水沃之。遇着月夜，便连宵不寐。倘值了狂风暴雨，即披蓑顶笠，周行花间检视。遇有欹枝，以竹扶之。虽夜间，还起来巡看几次。若花到谢时，则累日叹息，常至堕泪。又不舍得那些落花，以棕拂轻轻拂来，置于盘中，时尝观玩，直至干枯，装入净瓮。满瓮之日，再用茶酒浇奠，惨然若不忍释。然后亲捧其瓮，深埋长堤之下，谓之“葬花”。倘有花片，被雨打泥污的，必以清水再四涤净，然后送入湖中，谓之“浴花”。

平昔最恨的是攀枝折朵。他也有一段议论，道：“凡花一年只开得一度，四时中只占得一时，一时中又只占得数日。他熬过了三时的冷淡，才讨得这数日的风光。看他随风而舞，迎人而笑，如人正当得意之境，忽被催残，巴此数日甚难，一朝折损甚易。花若能言，岂不嗟叹！况就此数日间，先犹含蕊，后复零残。盛开之时，更无多了。又有蜂采鸟啄虫钻，日炙风吹，雾迷雨打，全仗人去护惜他，却反恣意拗折，于心何忍！且说此花自芽生根，自根生本，强者为干，弱者为枝，一干一枝，不知养成了多少年月。及候至花开，供人清玩，有何不美，定要折他！花一离枝，再不能上枝，枝一去干，再

不能附干，如人死不可复生，刑不可复赎，花若能言，岂不悲泣！又想他折花的，不过择其巧干，爱其繁枝，插之瓶中，置之席上，或供宾客片时侑酒之欢，或助婢妾一日梳妆之饰，不思客觞可饱玩于花下，闺妆可借巧于人工。手中折了一枝，鲜花就少了一枝，今年伐了此干，明年便少了此干。何如延其性命，年年岁岁，玩之无穷乎？还有未开之蕊，随花而去，此蕊竟槁灭枝头，与人之童夭何异。又有原非爱玩，趁兴攀折，既折之后，拣择好歹，逢人取讨，即便与之。或随路弃掷，略不顾惜。如人横祸枉死，无处申冤。花若能言，岂不痛恨！”

他有了这段议论，所以生平不折一枝，不伤一蕊。就是别人家园上，他心爱着那一种花儿，宁可终日看玩；假饶那花主人要取一枝一朵来赠他，他连称罪过，决然不要。若有傍人要来折花者，只除他不看见罢了；他若见时，就把言语再三劝止。人若不从其言，他情愿低头下拜，代花乞命。人虽叫他是花痴，多有可怜他一片诚心，因而住手者，他又深深作揖称谢。又有小厮们要折花卖钱的，他便将钱与之，不教折损。或他不在时，被人折损，他来见有损处，必凄然伤感，取泥封之，谓之“医花”。为这件上，所以自己园中不轻易放人游玩。偶有亲戚邻友要看，难好回时，先将此话讲过，才放进去。又恐秽气触花，只许远观，不容亲近。倘有不达时务的，捉空摘了一花一蕊，那老儿便要面红颈赤，大发喉急。下次就打骂他，也不容进去看了。后来人都晓得了他的性子，就一叶儿也不敢摘动。

大凡茂林深树，便是禽鸟的巢穴，有花果处，越发千百

为群。如单食果实，到还是小事，偏偏只拣花蕊啄伤。惟有秋先却将米谷置于空处饲之，又向禽鸟祈祝。那禽鸟却也有知觉，每日食饱，在花间低飞轻舞，宛啾娇啼，并不损一朵花蕊，也不食一个果实。故此产的果品最多，却又大而甘美。每熟时就先望空祭了花神，然后敢尝，又遍送左近邻家试新，余下的方鬻，一年到有若干利息。那老者因得了花中之趣，自少至老，五十余年，略无倦意。筋骨愈觉强健。粗衣淡饭，悠悠自得。有得赢余，就把来周济村中贫乏。自此合村无不敬仰，又呼为秋公。他自称为灌园叟。有诗为证：

朝灌园兮暮灌园，灌成园上百花鲜。

花开每恨看不足，为爱看园不肯眠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城中有一人姓张名委，原是个宦家子弟，为人奸狡诡谲、残忍刻薄，恃了势力，专一欺邻吓舍，扎害良善。触着他的，风波立至，必要弄得那人破家荡产，方才罢手。手下用一班如狼似虎的奴仆，又有几个助恶的无赖子弟，日夜合做一块，到处闯祸生灾，受其受害者无数。不想却遇了一个又狠似他的，轻轻捉去，打得个臭死。及至告到官司，又被那人弄了些手脚，反问输了。因妆了幌子，自觉无颜，带了四五个家人，同那一班恶少，暂在庄上遣闷。那庄正在长乐村中，离秋公家不远。一日早饭后，吃得半酣光景向村中闲走，不觉来到秋公门首，只见篱上花枝鲜媚，四围树木繁翳，齐道：“这所在到也幽雅，是那家的？”家人道：“此是种花秋公园上，有名叫做花痴。”张委道：“我常闻得说庄边有什么秋老儿，种得异样好花。原来就住在此。我们何不进去看看？”家人道：“这老儿有些古怪，不许人看的。”张

委道：“别人或者不肯，难道我也是这般？快去敲门！”

那时园中牡丹盛开，秋公刚刚浇灌完了，正将着一壶酒儿，两碟果品，在花下独酌，自取其乐。饮不上三杯，只听得呼呼的敲门响，放下酒杯，走出来开门，一看，见站着五六个人，酒气直冲。秋公料道必是要看花的，便拦住门口，问道：“列位有甚事到此？”张委道：“你这老儿不认得我么？我乃城里有名的张衙内，那边张家庄便是我家的。闻得你园中好花甚多，特来游玩。”秋公道：“告衙内，老汉也没种甚好花，不过是桃杏之类，都已谢了，如今并没别样花卉。”张委睁起双眼道：“这老儿恁般可恶！看看花儿打甚紧，却便回我没有。难道吃了你的？”秋公道：“不是老汉说谎，果然没有。”张委那里肯听，向前叉开手。当胸一推，秋公站立不牢，踉踉跄跄，直撞过半边。众人一齐拥进。秋公见势头凶恶，只得让他进去，把篱门掩上，随着进来，向花下取过酒果，站在旁边。众人看那四边花草甚多，惟有牡丹最盛。那花不是寻常玉楼春之类，乃五种有名异品。那五种？黄楼子、绿蝴蝶、西瓜穰、舞青猊、大红狮头。

这牡丹乃花中之王，惟洛阳为天下第一，有“姚黄”、“魏紫”名色，一本价值五千。你道因何独盛于洛阳？只为昔日唐朝有个武则天皇后，淫乱无道，宠幸两个官儿，名唤张易之、张昌宗，于冬月之间，要游后苑，写出四句诏来，道：

来朝游上苑，火速报春知。

百花连夜发，莫待晓风吹。

不想武则天原是应运之主，百花不敢违旨，一夜发蕊开花。次日驾幸后苑，只见千红万紫，芳菲满目，单有牡丹花

有些志气，不肯奉承女主幸臣，要一根叶儿也没有。则天大怒，遂贬于洛阳。故此洛阳牡丹冠于天下。有一只《上楼春》词，单赞牡丹花的好处。词云：

名花绰约东风里，占断韶华都在此。芳心一片可人怜，春色三分愁雨洗。玉人尽日恹恹地，猛被笙歌惊破睡。起临妆镜似娇羞，近日伤春输与你。

那花正种在草堂对面，周围以湖石拦之，四边竖个木架子，上覆布幔，遮蔽日色。花本高有丈许，最低亦有六七尺，其花大如丹盘，五色灿烂，光华夺目。众人齐赞：“好花！”张委便踏上湖石去嗅那香气。秋先极怪的是这节，乃道：“衙内站远些看，莫要上去！”张委恼他不容进来，心下正要寻事，又听了这话，喝道：“你那老儿住在我庄边，难道不晓得张衙内名头么？有恁样好花，故意回说没有。不计较就勾了，还要多言，那见得闻一闻就坏了花？你便这般说，我偏要闻。”遂把花逐朵攀下来，一个鼻子凑在花上去嗅。那秋老在傍，气得敢怒而不敢言。也还道略看一回就去，谁知这厮故意卖弄道：“有恁样好花，如何空过？须把酒来赏玩。”分付家人快去取。秋公见要取酒来赏，更加烦恼，向前道：“所在蜗窄，没有坐处。衙内止看看花儿，酒还到贵庄上去吃。”张委指着地上道：“这地下尽好坐。”秋公道：“地上齷齪，衙内如何坐得？”张委道：“不打紧，少不得有毡条遮衬。”不一时，酒肴取到，铺下毡条，众人团团围坐，猜拳行令，大呼小叫，十分得意。只有秋公骨笃了嘴，坐在一边。

那张委看见花木茂盛，就起个不良之念，思想要吞占他的，斜着醉眼，向秋公道：“看你这蠢老儿不出，到会种花，

却也可取，赏你一杯。”秋公那里有好气答他，气忿忿的道：“老汉天性不会饮酒，不敢从命！”张委又道：“你这园可卖么？”秋公见口声来得不好，老大惊讶，答道：“这园是老汉的性命，如何舍得卖？”张委道：“什么性命不性命！卖与我罢了。你若没去处，一发连身归在我家，又不要做别事，单单替我种些花木，可不好么？”众人齐道：“你这老儿好造化，难得衙内恁般看顾，还不快些谢恩？”秋公看见逐步欺负上来，一发气得手足麻软，也不去睬他。张委道：“这老儿可恶！肯不肯，如何不答应我？”秋公道：“说过不卖了，怎的只管问？”张委道：“放屁！你若再说句不卖，就写帖儿，送到县里去。”秋公气不过，欲要抢白几句，又想一想，他是有势力的人，却又醉了，怎与他一般样见识？且哄了去再处，忍着气答道：“衙内总要买，必须从容一日，岂是一时急骤的事。”众人道：“这话也说得是。就在明日罢。”

此时都已烂醉，齐立起身，家人收拾家伙先去。秋公恐怕折花，预先在花边防护。那张委真个走向前，便要踹上湖石去采。秋先扯住道：“衙内，这花虽是微物，但一年间不知废多少工夫，才开得这几朵。不争折损了，深为可惜。况折去不过二三日就谢了，何苦作这样罪过！”张委喝道：“胡说！有甚罪过？你明日卖了，便是我家之物，就都折尽，与你何干！”把手去推开。秋公揪住死也不放，道：“衙内便杀了老汉，这花决不与你摘的。”众人道：“这老儿其实可恶！衙内采朵花儿，值什么大事，妆出许多模样！难道怕你就不摘了？”遂齐走上前乱摘。把那老儿急得叫屈连天，舍了张委，拚命去拦阻。扯了东边，顾不得西首，顷刻间摘下许多。秋老心

疼肉痛，骂道：“你这班贼男女，无事登门，将我欺负，要这性命何用！”赶向张委身边，撞个满怀。去得势猛，张委又多了几杯酒，把脚不住，翻觔斗跌倒。众人都道：“不好了，衙内打坏也！”齐将花撒下，便赶过来，要打秋公。内中有一个老成些的，见秋公年纪已老，恐打出事来，劝住众人，扶起张委。张委因跌了这交，心中转恼，赶上前打得个只蕊不留，撒作遍地，意犹未尽，又向花中践踏一回。可惜好花，正是：

老拳毒手交加下，翠叶娇花一旦休。

好似一番风雨恶，乱红零落没人收。

当下只气得个秋公怏地呼天，满地乱滚。邻家听得秋公园中喧嚷，齐跑进来，看见花枝满地狼籍，众人正在行凶，邻里尽吃一惊，上前劝住。问知其故，内中到有两三个是张委的租户，齐替秋公陪个不是，虚心冷气，送出篱门。张委道：“你们对那老贼说，好好把园送我，便饶了他；若说半个不字，须教他仔细着。”恨恨而去。

邻里们见张委醉了，只道酒话，不在心上，覆身转来，将秋公扶起，坐在阶沿上。那老儿放声号恸。众邻里劝慰了一番，作别出去，与他带上篱门，一路行走。内中也有怪秋公平日不容看花的，便道：“这老官儿真个忒煞古怪，所以有这样事，也得他经一遭儿，警戒下次。”内中又有直道的道：“莫说这没天理的话！自古道：种花一年，看花十日。那看的但觉好看，赞声好花罢了，怎得知种花的烦难。只这几朵花，正不知费了许多辛苦，才培植得恁般茂盛，如何怪得他爱惜！”

不题众人，且说秋公不舍得这些残花，走向前将手去捡起来看，见践踏得凋残零落，尘垢沾污，心中凄惨，又哭道：

“花阿！我一生爱护，从不曾损坏一瓣一叶，那知今日遭此大难！”正哭之间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秋公为何恁般痛哭？”秋公回头看时，乃是一个女子，年约二八，姿容美丽，雅淡梳妆，却不认得是谁家之女，乃收泪问道：“小娘子是那家？至此何干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家住在左近，因闻你园中牡丹花茂盛，特来游玩，不想都已谢了。”秋公题起牡丹二字，不觉又哭起来。女子道：“你且说有甚苦情，如此啼哭？”秋公将张委打花之事说出。那女子笑道：“原来为此缘故。你可要这花原上枝头么？”秋公道：“小娘子休得取笑！那有落花返枝的理？”女子道：“我祖上传得个落花返枝的法术，屡试屡验。”秋公听说，化悲为喜道：“小娘子真个有这术法么？”女子道：“怎的不真？”秋公倒身下拜道：“若得小娘子施此妙术，老汉无以为报，但每一种花开，便来相请赏玩。”女子道：“你且莫拜，去取一碗水来。”秋公慌忙跳起去取水，心下又转道：“如何有这样妙法？莫不是见我哭泣，故意取笑？”又想到：“这小娘子从不相认，岂有耍我之理？还是真的。”急舀了一碗清水出来，抬头不见了女子，只见那花都已在枝头，地下并无一瓣遗存。起初每本一色，如今却变做红中间紫，淡内添浓，一本五色俱全，比先更觉鲜妍。有诗为证：

曾闻湘子将花染，又见仙姬会返枝。

信是至诚能动物，愚夫犹自笑花痴。

当下秋公又惊又喜道：“不想这小娘子果然有此妙法！”只道还在花丛中，放下水，前来作谢。园中团团寻遍，并不见影，乃道：“这小娘子如何就去了？”又想到：“必定还在门口，须上去求他，传了这个法儿。”一径赶至门边，那门却又掩着。

拽开看时，门首坐着两个老者，就是左右邻家，一个唤做虞公，一个叫做单老，在那里看渔人晒网。见秋公出来，齐立起身拱手道：“闻得张衙内在此无理，我们恰往田头，没有来问得。”秋公道：“不要说起，受了这班泼男女的殴气，亏着一位小娘子走来，用个妙法，救起许多花朵，不曾谢得他一声，径出来了。二位可看见往那一边去的？”二老闻言，惊讶道：“花坏了，有甚法儿救得？这女子去几时了？”秋公道：“刚方出来。”二老道：“我们坐在此好一回，并没个人走动，那见什么女子？”秋公听说，心下恍悟道：“恁般说，莫不这位小娘子是神仙下降？”二老问道：“你且说怎的救起花儿？”秋公将女子之事叙了一遍。二老道：“有如此奇事！待我们去看看。”

秋公将门拴上，一齐走至花下，看了连声称异道：“这定然是个神仙。凡人那有此法力！”秋公即焚起一炉好香，对天叩谢。二老道：“这也是你平日爱花心诚，所以感动神仙下降。明日索性到教张衙内这几个泼男女看看，羞杀了他。”秋公道：“莫要，莫要！此等人即如恶犬，远远见了就该避之，岂可还引他来？”二老道：“这话也有理。”秋公此时非常欢喜，将先前那瓶酒热将起来，留二老在花下玩赏，至晚而别。二老回去，即传合村人都晓得，明日俱要来看，还恐秋公不许。谁知秋公原是有意思的人，因见神仙下降，遂有出世之念，一夜不寐，坐在花下存想；想至张委这事，忽地开悟道：“此皆是我平日心胸褊窄，故外侮得至。若神仙汪洋度量，无所不容，安得有此！”至次早，将园门大开，任人来看。先有几个进来打探，见秋公对花而坐，但分付道：“任凭列位观看，切

莫要采便了。”众人得了这话，互相传开。那村中男子妇女，无有不至。

按下此处，且说张委至次早，对众人说：“昨日反被那老贼撞了一交，难道轻恕了不成？如今再去要他这园；不肯时，多教些人从，将花木尽打个稀烂，方出这气。”众人道：“这园在衙内庄边，不怕他不肯。只是昨日不该把花都打坏，还留几朵，后日看看，便是。”张委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少不得来年又发。我们快去，莫要使他停留长智。”众人一齐起身，出得庄门，就有人说：“秋公园上神仙下降，落下的花，原都上了枝头，却又变做五色。”张委不信道：“这老贼有何好处，能感神仙下降？况且不前不后，刚刚我们打坏，神仙就来？难道这神仙是养家的不成？一定是怕我们又去，故此谄这话来央人传说，见得他有神仙护卫，使我们不摆布他。”众人道：“衙内之言极是。”

顷刻，到了园门口，见两扇柴门大开，往来男女络绎不绝，都是一般说话。众人道：“原来真有这等事！”张委道：“莫管他，就是神仙见坐着，这园少不得要的。”湾湾曲曲，转到草堂前，看时，果然话不虚传。这花却也奇怪，见人来看，姿态愈艳，光采倍生，如对人笑的一般。张委心中虽十分惊讶，那吞占念头，全然不改，看了一回，忽地又起一个恶念，对众人道：“我们且去。”齐出了园门。

众人问道：“衙内如何不与他要园？”张委道：“我想得个好策在此，不消与他说得，这园明日就归于我。”众人道：“衙内有何妙算？”张委道：“见今贝州王则谋反，专行妖术。枢密府行下文书来，天下军州严禁左道，捕缉妖人。本府见

出三千贯赏钱，募人出首。我明日就将落花上枝为由，教张霸到府，首他以妖术惑人。这个老儿熬刑不过，自然招承下狱。这园必定官卖。那时谁个敢买他的？少不得让与我。还有三千贯赏钱哩。”众人道：“衙内好计！事不宜迟，就去打点起来。”当时即进城，写下首状。次早，教张霸到平江府出首。这张霸是张委手下第一出尖的人，衙门情熟，故此用他。大尹正在缉访妖人，听说此事，合村男女都见的，不由不信，即差缉捕使臣带领几个做公的，押张霸作眼，前去捕获。张委将银布置停当，让张霸与缉捕使臣先行，自己与众子弟随后也来。

缉捕使臣一径到秋公园上，那老儿还道是看花的，不以为意。众人发一声喊，赶上前一索捆翻。秋公吃这一吓不小，问道：“老汉有何罪犯？望列位说个明白。”众人口口声声，骂做妖人反贼，不由分诉，拥出门来。邻里看见，无不失惊，齐上前询问。缉捕使臣道：“你们还要问么？他所犯的事也不小，只怕连村上人都有分哩。”那些愚民，被这大话一寒，心中害怕，尽皆洋洋走开，惟恐累及。只有虞公、单老，同几个平日与秋公相厚的，远远跟来观看。

且说张委俟秋公去后，便与众子弟来锁园门，恐还有人在内，又检点一过，将门锁上，随后赶上府前。缉捕使臣已将秋公解进，跪在月台上，见旁边又跪着一人，却不认得是谁。那些狱卒都得了张委银子，已备下诸般刑具伺候。大尹喝道：“你是何处妖人，敢在此地方上将妖术煽惑百姓？有几多党羽？从实招来！”秋公闻言，恰如黑暗中闻个火炮，正不知从何处起的，禀道：“小人家世住于长乐村中，并非别处妖

人，也不晓得什么妖术。”大尹道：“前日你用妖术使落花上枝，还敢抵赖！”秋公见说到花上，情知是张委的缘故，即将张委要占园打花，并仙女下降之事，细诉一遍。不想那大尹性是偏执的，那里肯信，乃笑道：“多少慕仙的，修行至老，尚不能得遇神仙；岂有因你哭，花仙就肯来？既来了，必定也留个名儿，使人晓得，如何又不别而去？这样话哄那个！不消说得，定然是个妖人。快夹起来！”

狱卒们齐声答应，如狼虎一般，蜂拥上来，揪翻秋公，扯腿拽脚。刚要上刑，不想大尹忽然一个头晕，险些儿跌下公座，自觉头目森森，坐身不住。分附上了枷扭，发下狱中监禁，明日再审。狱卒押着，秋公一路哭泣出来，看见张委，道：“张衙内，我与你前日无怨，往日无仇，如何下此毒手，害我性命！”张委也不答应，同了张霸和那一班恶少，转身就走。虞公、单老接着秋公，问知其细，乃道：“有这等冤枉的事！不打紧，明日同合村人，具张连名保结，管你无事。”秋公哭道：“但愿得如此便好。”狱卒喝道：“这死囚还不走！只管哭什么！”秋公含着眼泪进狱。邻里又寻些酒食，送至门上。那狱卒谁个拿与他吃，竟接来自去受用。

到夜间，将他上了囚床，就如活死人一般，手足不能少展。心中苦楚，想道：“不知那位神仙救了这花，却又被那厮借此陷害。神仙呵！你若怜我秋先，亦来救拔性命，情愿弃家入道。”一头正想，只见前日那仙女，冉冉而至。秋公急叫道：“大仙救拔弟子秋先则个！”仙女笑道：“汝欲脱离苦厄么？”上前把手一指，那枷扭纷纷自落。秋先爬起来，向前叩头道：“请问大仙姓氏。”仙女道：“吾乃瑶池王母座下司花女，怜汝

惜花志诚，故令诸花返本，不意反资奸人谗口。然亦汝命中合有此灾，明日当脱。张委损花害人，花神奏闻上帝，已夺其算；助恶党羽，俱降大灾。汝宜笃志修行，数年之后，吾当度汝。”秋先又叩首道：“请问上仙修行之道。”仙女道：“修仙径路甚多，须认本源。汝原以惜花有功，今亦当以花成道。汝但饵百花，自能身轻飞举。”遂教其服食之法。秋先稽首叩谢起来，便不见了仙子，抬头观看，却在狱墙之上，以手招道：“汝亦上来，随我出去！”秋先便向前攀援了一大回，还只到得半墙，甚觉吃力；渐渐至顶，忽听得下边一棒锣声，喊道：“妖人走了，快拿下！”秋公心下惊慌，手酥脚软，倒撞下来，撒然惊觉，元在囚床之上。想起梦中言语，历历分明，料必无事，心中稍宽。正是：

但存方寸无私曲，料得神明有主张。

且说张委见大尹已认做妖人，不胜欢喜，乃道：“这老儿许多清奇古怪，今夜且请在囚床上受用一夜，让这园儿与我们乐罢。”众人都道：“前日还是那老儿之物，未曾尽兴；今日是大爷的了，须要尽情欣赏。”张委道：“言之有理！”遂一齐出城，教家人整备酒肴，径至秋公园上，开门进去。那邻里看见是张委，心下虽然不平，却又惧怕，谁敢多口。

且说张委同众子弟走至草堂前，只见牡丹枝头一朵不存，原如前日打下时一般，纵横满地，众人都称奇怪。张委道：“看起来，这老贼果系有妖法的，不然，如何半日上倏尔又变了？难道也是神仙打的？”有一个子弟道：“他晓得衙内要赏花，故意弄这法儿来吓我们。”张委道：“他便弄这法儿，我们就赏落花。”当下依原铺设毡条，席地而坐，放开怀抱恣饮，

也把两瓶酒赏张霸到一边去吃。看看饮至月色挫西，俱有半酣之意，忽地起一阵大风。那风好利害！

善聚庭前草，能开水上萍。

腥闻群虎啸，响合万松声。

那阵风却把地下这些花朵吹得都直竖起来，眨眼间俱变做一尺来长的女子。众人大惊，齐叫道：“怪哉！”言还未毕，那些女子迎风一幌，尽已长大，一个个姿容美丽，衣服华艳，团团立做一大堆。众人因见恁般标致，通看呆了。内中一个红衣女子却又说起话来，道：“吾姊妹居此数十余年，深蒙秋公珍重护惜。何意蓦遭狂奴，俗气熏炽，毒手摧残，复又诬陷秋公，谋吞此地。今仇在目前，吾姊妹曷不戮力击之！上报知己之恩，下雪摧残之耻，不亦可乎？”众女郎齐声道：“阿妹之言有理！须速下手，毋使潜遁！”说罢，一齐举袖扑来。那袖似有数尺之长，如风翻乱飘，冷气入骨。众人齐叫有鬼，撇了家伙，望外乱跑，彼此各不相顾。也有被石块打脚的，也有被树枝抓面的，也有跌而复起，起而复跌的，乱了多时，方才收脚。点检人数都在，单不见了张委、张霸二人。此时风已定了，天色已昏，这班子弟各自回家，恰像检得性命一般，抱头鼠窜而去。

家人喘息定了，方唤几个生力庄客，打起火把，复身去抓寻。直到园上，只听得大梅树下有呻吟之声，举火看时，却是张霸被梅根绊倒，跌破了头，挣扎不起。庄客着两个先扶张霸归去。众人周围走了一遍，但见静悄悄的万籁无声。牡丹棚下，繁花如故，并无零落。草堂中杯盘狼籍，残羹淋漓。众人莫不吐舌称奇。一面收拾家火，一面重复照看。这园子

又不多大，三回五转，毫无踪影。难道是大风吹去了？女鬼吃去了？正不知躲在那里。延捱了一会，无可奈何，只索回去过夜，再作计较。

方欲出门，只见门外又有一伙人，提着行灯进来。不是别人，却是虞公、单老闻知众人见鬼之事，又闻说不见了张委，在园上抓寻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合着三邻四舍，进园观看。问明了众庄客，方知此事果真。二老惊诧不已，教众庄客且莫回去，“老汉们同列位还去抓寻一遍。”众人又细细照看了一下，正是兴尽而归，叹了口气，齐出园门。二老道：“列位今晚不来了么？老汉们告过，要把园门落锁，没人看守得，也是我们邻里的干系。”此时庄客们，蛇无头而不行，已不似先前声势了，答应道：“但凭，但凭。”

两边人犹未散，只见一个庄客在东边墙角下叫道：“大爷有了！”众人蜂拥而前。庄客指道：“那槐枝上挂的，不是大爷的软翅纱巾么？”众人道：“既有了巾儿，人也只在左近。”沿墙照去，不多几步，只叫得声：“苦也！”原来东角转弯处，有个粪窖，窖中一人，两脚朝天，不歪不斜，刚刚倒插在内。庄客认得鞋袜衣服，正是张委，顾不得臭秽，只得上前打捞起来。虞单二老暗暗念佛，和邻舍们自回。众庄客抬了张委，在湖边洗净。先有人报去庄上。合家大小，哭哭啼啼，置备棺衣入殓，不在话下。其夜，张霸破头伤重，五更时亦死。此乃作恶的见报。正是：

两个凶人离世界，一双恶鬼赴阴司。

次日，大尹病愈升堂，正欲吊审秋公之事，只见公差禀道：“原告张霸同家长张委，昨晚都死了。”如此如此，这般

这般。大尹大惊，不信有此异事。须臾间，又见里老乡民，共有百十人，连名具呈前事：诉说秋公平日惜花行善，并非妖人；张委设谋陷害，神道报应，前后事情，细细分割。大尹因昨日头晕一事，亦疑其枉，到此心下豁然，还喜得不曾用刑。即于狱中吊出秋公，立时释放，又给印信告示，与他园门张挂，不许闲人损坏他花木。众人叩谢出府。

秋公向邻里作谢，一路同回。虞、单二老开了园门，同秋公进去。秋公见牡丹茂盛如初，伤感不已。众人治酒，与秋公压惊。秋公便同众人连吃了数日酒席。闲话休题。

自此之后，秋公日饵百花，渐渐习惯，遂谢绝了烟火之物，所鬻果实之资；悉皆布施。不数年间、发白更黑，颜色转如童子。一日正值八月十五，丽日当天，万里无瑕。秋公正在房中趺坐，忽然祥风微拂，彩云如蒸，空中音乐嘹亮，异香扑鼻，青鸾白鹤，盘旋翔舞，渐至庭前。云中正立着司花女，两边幢幡宝盖，仙女数人，各奏乐器。秋公一见，扑翻身便拜。司花女道：“秋先，汝功行圆满，吾已申奏上帝，有旨封汝为护花使者，专管人间百花，令汝拔宅上升。但有爱花惜花的，加之以福；残花毁花的，降之以灾。”秋公向空叩首谢恩讫，随着众仙，登时带了花木，一齐冉冉升起，向南而去。虞公、单老和那邻里之人都看见的，一齐下拜。还见秋公在云端延头望着众人，良久方没。此地遂改名升仙里，又谓之惜花村。

园公一片惜花心，道感仙姬下界临。

草木同升随拔宅，淮南不用炼黄金。

第五卷 大树坡义虎送亲

一名《虎媒记》，一名《虎报恩》

举世茫茫无了休，寄身谁识等浮沤。
谋生尽作千年计，公道还当万古留。
西下夕阳谁把手？东流逝水绝回头。
世人不解苍天意，恐使身心半夜愁。

这八句诗，奉劝世人公道存心，天理用事，莫要贪图利己，谋害他人。常言道：“使心用心，反害其身。”你不存天理，皇天自然不佑。昔有一人，姓韦名德，乃福建泉州人氏，自幼随着父亲，在绍兴府开个倾银铺儿。那老儿做人公道，利心颇轻，为此主顾甚多，生意尽好。不几年，攒上好些家私。韦德年长，娶了邻近单裁缝的女儿为媳。那单氏到有八九份颜色，本地大户，情愿出百十贯钱讨他做偏房，单裁缝不肯，因见韦家父子本分，手头活动，况又邻居，一夫一妇，遂就了这头亲事。何期婚配之后，单裁缝得病身亡。不上二年，韦老亦病故。韦德与浑家单氏商议，如今举目无亲，不若扶柩还乡。单氏初时不肯，拗丈夫不过，只得顺从。韦德先将店中粗重家伙变卖，打叠行李，顾了一只长路船，择个出行吉日，把父亲灵柩装载。夫妻两口儿下船而行。

原来这稍公名叫做张稍，不是个善良之辈，惯在河路内

做些淘摸生意的。因要做这私房买卖，生怕伙计泄漏，却寻着一个会撑船的哑子做个帮手。今日晓得韦德倾银多年，囊中必然充实，又见单氏生得美丽，自己却没老婆，两件都动了火。下船时就起个不良之心，奈何未得其便。

一日，因风大难行，泊舟于江郎山下。张稍心生一计，只推没柴，要上山砍些乱柴来烧。这山中有大虫，时时出来伤人，定要韦德作伴同去。韦德不知是计，随着张稍而走。张稍故意弯弯曲曲，引到山深之处。四顾无人，正好下手。张稍砍下些丛木在地，却教韦德打捆。韦德低着头，只顾检柴，不防张稍从后用斧劈来，正中左肩，扑地便倒。重复一斧，向脑袋劈下，血如涌泉，结果了性命。张稍连声道：“干净，干净！来年今日，叫老婆与你做周年。”说罢，把斧头插在腰里，柴也不要了，忙忙的空身飞奔下船。

单氏见张稍独自回来，就问丈夫何在。张稍道：“没造化！遇了大虫，可怜你丈夫被他吃了去。亏我跑得快，脱了虎口，连砍下的柴，也不敢收拾。”单氏闻言，捶胸大哭。张稍解劝道：“这是生成八字内注定虎伤，哭也没用。”单氏一头哭，一头想道：“闻得虎遇夜出山，不信白日里就出来伤人。况且两人双双同去，如何偏拣我丈夫吃了？他又全没些损伤，好不奇怪！”便对张稍道：“我丈夫虽然衔去，只怕还挣得脱不死。”张稍道：“猫儿口中，尚且挖不出食，何况于虎！”单氏道：“然虽如此，奴家不曾亲见。就是真个被虎吃了，少不得存几块骨头，烦你引奴家去，检得回来，也表我夫妻之情。”张稍道：“我怕虎不敢去。”单氏又哀哀的哭将起来。张稍想道：“不引他去走一遍，他心不死。”便道：“娘子，我引你去看，

不要哭。”单氏随即上岸，同张稍进山路来。

先前砍柴，是走东路，张稍恐怕妇人看见死尸，却引他从西路走。单氏走一步，哭一步，走了多时，不见虎迹。张稍指东话西，只望单氏倦而思返。谁知他定要见丈夫的骨肉，方才指实。张稍见单氏不肯回步，扯个谎，望前一指道：“小娘子，你只管要行，兀的不是大虫来了？”单氏抬头而看，才问一声：“大虫在那里？”声犹未绝，只听得林中咕喇的一阵怪风，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，不歪不料，正望着张稍当头扑来。张稍躲闪不及，只叫得一声“阿呀”，被虎一口衔着背皮，跑入深林受用去了。

单氏惊倒在地，半日方醒，眼前不见张稍，已知被大虫衔去，始信山中真个有虎，丈夫被虎吃了，此言不谬。心中害怕，不敢前行，认着旧路，一步步哭将转来。未及出山，只见一个似人非人的东西，从东路直冲出来。单氏只道又是只虎，叫道：“我死也！”望后便倒。耳根边忽听说：“娘子，你如何却在这里？”双手来扶。单氏睁眼看时，却是丈夫韦德，血污满面，所以不像人形。原来韦德命不该死，虽然被斧劈伤，一时闷绝。张稍去后，却又醒将转来，挣扎起身，扯下脚带，将头裹缚停当，那步出山，来寻张稍讲话，却好遇着单氏。单氏还认着丈夫被虎咬伤，以致如此。听韦德诉出其情，方悟张稍欺心使计，谋害他丈夫，假说有虎。后来被虎咬去，此乃神明遣来，剿除凶恶。夫妻二人，感谢天地不尽。回到船中，那哑子做手势，同船主如何不来。韦德夫妻与他说明本末。哑子合着掌，忽然念出一声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便能说话，将张稍从前过恶，一一说出。再问他时，依旧是个

哑子。此亦至异之事也。韦德一路相帮哑子行船，直到家中，将船变卖了，造一个佛堂与哑子住下，日夜烧香。韦德夫妇终身信佛。后人论此事，咏诗四句：

伪言有虎原无虎，虎自张稍心上生。

假使张稍心地正，山中有虎亦藏形。

方才说虎是神明遣来，剿除凶恶，此亦理之所有。看来虎乃百兽之王，至灵之物，感仁吏而渡河，伏高僧而护法，见于史传，种种可据。如今再说一个义虎知恩报恩，成就了人间义夫节妇，为千古佳话。正是：

说时节妇生颜色，道破奸雄丧胆魂。

话说大唐天宝年间，福州漳浦县下乡，有一人姓勤名自励，父母俱存，家道粗足。勤自励幼年时，就聘定同县林不将的女儿潮音为妻。茶枣俱已送过，只等长大成亲。勤自励十二岁上，就不肯读书，出了学堂，专好使枪轮棒。父母单生的这个儿子，甚是姑息，不去拘管着他。年登十六，生得身长力大，猿臂善射，武艺过人。常言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，自有一班无赖子弟，三朋四友，和他繁鹰放鹞，驾犬驰马，射猎打生为乐。曾一日射死三虎。忽见个黄衣老者，策杖而前，称赞道：“郎君之勇，虽昔日卞庄、李存孝不是过也！但好生恶杀，万物同情。自古道：‘人无害虎心，虎无伤人意。’郎君何故必欲杀之？此兽乃百兽之王，不可轻杀。当初黄公有道术，能以赤刀制虎，尚且终为虎害。郎君若自恃其勇，好杀不已，将来必犯天道之忌，难免不测之忧矣。”勤自励闻言省悟，即时折箭为誓，誓不杀虎。

忽一日，独往山中打生，得了几项野味而回。行至中途，

地名大树坡，见一黄斑老虎，误陷于槛阱之中，猎户偶然未到，其虎见勤自励到来，把前足跪地，俯首弭耳，口中作声，似有乞怜之意。自励道：“业畜，我已誓不害你了。但你今日自投槛阱，非干我事。”其虎眼观自励，口中呜呜不已。自励道：“我今做主放你，你今后切莫害人。”虎闻言点头。自励破阱放虎。虎得命，狂跳而去。自励道：“人以获虎为利，我却以放虎为仁。我欲仁而使人失其利，非忠恕之道也。”遂将所得野味，置于阱中，空手而回。正是：

得放手时须放手，可施恩外便施恩。

只因勤自励不务本业，家道渐渐消乏，又且素性慷慨好客，时常引着这伙三朋四友，到家蒿恼，索酒索食。勤公、勤婆爱子之心无所不至，初时犹勉强支持，以后支持不来，只得对儿子说道：“你今年已大长，不思务本作家，日逐游荡，有何了日！别人家儿子似你年纪，或农或商，胡乱得些进益，以养父母。似你有出气，无进气，家事日渐凋零，兀自三兄四弟，酒食征逐，不知做爹娘的将没作有，千难万难，就是衣饰典卖，也有尽时。将来手足无措，连爹娘也有饿死之日哩。我如今与你说过，再引人上门时，茶也没有一杯与他吃了，你莫着急！”勤自励被爹娘教训了一遍，嘿嘿无言，走出去了。真个好几日没有人上门蒿恼。

约莫一月有余，勤自励又引十来个猎户到家，借锅煮饭。勤公也道：“容他煮罢。”勤婆不肯道：“费柴费火，还是小事。只是才说得儿子回心，清净了这几日，老娘心里好不欢喜。今日又来缠帐，开了端，辞得那一个！他日又赔茶赔酒。老娘支持得怕了，索性做个冷面，莫惯他罢。”勤公见勤婆不允，

闪过一边。勤婆将中门闭了，从门内说道：“我家不是公馆，柴火不便，别处去利市。”众人闻言，只索去了。

勤自励满面羞惭，叹口气，想道：“我自小靠爹娘过活，没处赚得一文半文，家中来路又少，也怪爹娘不得。闻得安南作乱，朝廷各处募军，本府奉节度使文牒，大张榜文。众兄弟中已有几个应募去了。凭着我一身本事，一刀一枪，或者博得个衣锦还乡，也未见得。守着这六尺地上，带累爹娘受气，非丈夫之所为也。只是一件，爹娘若知我应募从军，必然不允。功名之际，只可从权，我自有个道理。”当下瞒过勤公、勤婆，竟往府中投军。太守试他武艺出众，将他充为队长，军政司上了名字。不一日招募数足，领兵官点名编号，给了口粮，制办衣甲器械，择个出征吉日，放炮起身。勤自励也不对爹娘说知，直到上路三日之后，遇了个县中差役，方才写寄一封书信回来。勤公拆书开看时，写道：

男自励无才无能，累及爹娘。今已应募，充为队长，前往安南。幸然有功，必然衣锦还乡。爹娘不必挂念！

勤公看毕，呆了半晌，开口不得。勤婆道：“儿子那里去了？写什么言语在书上？你不对我说？”勤公道：“对你说时，只怕急坏了你！儿子应募充军，从征安南去了。”勤婆笑道：“我说多大难事，等儿子去十日半月后，唤他回来就是了。”勤公道：“妇道家不知利害！安南离此有万里之遥，音信尚且难通，况他已是官身，此去刀剑无情，凶多吉少。万一做了沙场之鬼，我两口儿老景谁人侍奉？”勤婆就哭天哭地起来，勤公也流泪不止。过了数日，林亲家亦闻此信，特地自来问个

端的。勤公、勤婆遮瞒不得，只得实说了，伤感了一场。林公回去说知，举家都不欢喜。正是：

乐莫乐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别离。

他人分离犹自可，骨肉分离苦杀我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三年，勤自励一去，杳无音信。林公频频遣人来打探消息，都则似金针堕海，银瓶落井，全没些影响。同县也有几个应募去的，都则如此。林公的妈妈梁氏对丈夫说道：“勤郎一去，三年不回，不知死活存亡。女儿年纪长成了，把他担误，不是个常法，你也该与勤亲家那边讨个决裂。虽然亲则是亲，各儿各女，两个肚皮里出来的。我女儿还不认得女婿的面长面短，却教他活活做孤孀不成？”林公道：“阿妈说的是。”即忙来到勤家，对勤公道：“小女年长，令郎杳无归信。倘只是不归，作何区处？老荆日夜愁烦，特来与亲家商议。”勤公已知其意，便道：“不肖子无赖，有误令爱芳年。但事已如此，求亲家多多上覆亲母，耐心再等三年。若六年不回，任凭亲家将令爱别许高门，老汉再无言语。”林公见他说得达理，只得唯唯而退。回来与妈妈说知。梁氏向来知道女婿不学本分，心中不喜。今三年不回，正中其意，听说还要等三年，好不焦燥，恨不得十日缩做一日，把三年一霎儿过了，等女儿再许个好人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又过了三年。林公道：“勤亲家之约已满了，我再去走一番，看他更有何说？”梁氏道：“自古道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他既有言在前，如今怪不得我了。有路自行，又去对他说甚么！且待女儿有了对头，才通他知道，也不迟。”林公又道：“阿妈说得是。然虽如此，也要与孩儿说

知。”梁氏道：“潮音这丫头有些古怪劣别，只如此对他说，勤郎六年不回，教他改配他人，他料然不肯，反被勤老儿笑话，须得如此如此。”林公又道：“阿妈说得是。”

次日，梁氏正同女儿潮音一处坐，只见林公从外而来，故意大惊小怪的說道：“阿妈，你知道么？怪道勤郎无信回来，原来三年前便死于战阵了。昨日有军士在安南回，是他亲见的。”潮音听说，面如土色，阁泪而不敢下，慌忙走进自己房里去了。妈妈亦假做叹息，连称可怜。过了数日，林婆对女儿说道：“死者不能复生。他自没命，可惜你青春年少。我已教你父亲去寻媒说合，将你改配他人，乘这少年时，夫妻恩爱，莫教挫过。”潮音道：“母亲差矣！爹把孩子从小许配勤家，一女不吃两家茶。勤郎在，奴是他家妻；勤郎死，奴也是他家妇。岂可以生死二心？奴断然不为！”妈妈道：“孩儿休如此执见，爹妈单生你一人，并无兄弟。你嫁得着人时，爹妈也得半子之靠。况且未过门的媳妇，守节也是虚名。现放着活活的爹妈，你不念他日后老景凄凉，却去恋个死人，可不是个痴愚不孝之辈！”潮音被骂，不敢回言。就有男媒女妁，来说亲事。

潮音拗爹妈不过，心生一计，对爹妈说道：“爹妈主张，孩儿焉敢有违？只是孩儿一闻勤郎之死，就将身别许他人，于心何忍。容孩儿守制三年，以毕夫妻之情，那时但凭爹妈；不然，孩儿宁甘一死，决不从命。”林公与梁氏见女儿立志甚决，怕他做出短见之事，只得繇他。正是：

一人立志，万夫莫夺。

却说勤公夫妇见儿子六年不归，眼见得林家女儿是别人

家的媳妇了。后来闻得媳妇立志要守三年，心下不胜之喜。“若巴得这三年内儿子回家，还是我的媳妇。”

光阴似箭，不觉又过了三年。潮音只认丈夫真死，这三年之内，素衣蔬食，如真正守孝一般。及至年满，竟绝了荤腥之味，身上又不肯脱素穿色，说起议婚，便要寻死。林公与妈妈商议：“女孩儿执性如此，改嫁之事，多应不成。如之奈何？”梁氏道：“密地择了人家，在我哥哥家受聘，不要通女孩儿得知。到临嫁之期，只说内侄做亲，来接女孩儿。哄得他易服上轿，鼓乐人从，都在半路迎接。事到其间，不怕他不从。”林公又道：“妈妈说得是。”林公果然与舅子梁大伯计议定了，许了李承务家三舍人。自说亲以至纳聘，都在梁大伯家里。夫妻两口去受聘时，对女儿只说梁大伯大儿子定亲。潮音那里疑心。

吉期将到，梁大伯假说某日与儿子完婚，特迎取姐夫一家到家中去接亲。梁氏先自许过他一定都来。至期，大伯差人将两顶轿子，来接姐姐和外甥女。梁氏自己先装扮了，教女儿换了色服同去。潮音不知是计，只得易服随行。女孩儿家不出闺门，不知路径，行了一会，忽然山凹里灯笼火把，鼓乐喧天，都是取亲的人众，中途等候，摆列轿前，吹打而来。潮音觉道事体有变，没奈何在轿内啼啼哭哭。众人也那里管他，只顾催趲轿夫飞走。到一个去处，忽然阴云四合，下一阵大雨。众人在树林中暂歇，等雨过又行。走不上几步，抖然起一阵狂风，灯火俱灭，只见一只黄斑吊睛白额虎，从半空中跳将下来。众人发声喊，都四散逃走。

未知性命如何？已见亡魂丧胆。

风定虎去，众人叫声谢天，吹起火来，整顿重行。只见轿夫叫道：“不好了！”起初两乘轿子，都是实的，如今一乘是空的。举火照时，正不见了新人，轿门都撞坏了。不是被大虫衔去是什么！梁氏听说，呜呜的啼哭起来。这些娶亲的没了新人，好没兴头，乐人也不吹打了，灯火也息了一半。众人商量道：“如何是好？”欲待追寻，黑夜不便，也没恁般胆气。欲待各散去讷，怕又遇别个虎。不若聚做一块，同到林家，再作区处。所谓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回。

且说林公正闭着门，在家里收拾，听得敲门甚急，忙来开看，只见两乘轿子，依旧抬转，许多人从，一个个垂头丧气，都如丧家之狗。吃了一惊，正不是甚么缘故？——“莫非女孩儿不从，在轿里又弄出什么把戏？”心头犹如几百个榔捶打着。急问其故，梁氏在轿中哭将出来，哽哽咽咽，一字也说不出。众人将中途遇虎之事，叙了一遍。林公也捶胸大恸，懊悔无及：“早知我儿如此薄命，依他不嫁也罢！如今断送得我好苦！”面令人去报李承务和梁大伯两家知道，一面聚集庄客，准备猎具，专等天明，打点搜山捕获大虫，并寻女儿骨殖。正是：

悲悲切切思闺女，口口声声恨大虫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勤自励自从应募投军，从征安南，力战有功，都督哥舒翰用为帐下虞候，解所佩宝剑赐之，甚加信用。三年之后，吐番入寇，勤自励又随哥舒翰调兵征讨。平定之后，朝廷拜哥舒翰为大元帅，率领本部将校，雄军十万，镇守潼关。勤自励以两次军功，那时已做到都指挥之职。何期安禄反乱，杀到潼关，哥舒翰正值患病，抵敌不住，开关

纳降。勤自励孤掌难鸣，弃其部下，只身仗剑而逃。一路辛苦不题。

事有凑巧，恰好林公嫁女这一晚，勤自励回到家中，见了父母，拜伏于地，口称：“恕孩儿不孝之罪。”勤公、勤婆仔细看时，方才认得是儿子。去时虽然长大，还没这般雄伟，又添上一嘴胡须，边塞风俗，容颜都改变了。勤公、勤婆痛定思痛，不觉流泪。勤公道：“我儿如何一去十年，音信全无？多有人说，你已没于战阵，哭得做爹妈的眼泪俱枯了。”勤婆道：“莫说十年之前，就是早回一日也还好，不见得媳妇随了别人。”勤自励道：“我媳妇怎么说？”勤婆道：“你去了三年之后，丈人就要将媳妇别许人家，是你爹爹不肯，勉强留了三年。以后媳妇闻你身死，自家立志守孝三年。如今第十个年头，也难怪他，刚刚是今晚出门嫁人。”勤自励听说，眉根倒竖，牙齿咬得格格作响，叫道：“那个鸟百姓敢讨勤自励的老婆！我只教他认一认我手中的宝剑！”说罢，狠狠的仗剑出门。爹妈从小管他不下的，今日那里留得他住，只得舔他，捏着两把汗，在草堂中等候消息。正是：

青龙共白虎同去，吉凶事全无未保。

却说勤自励自小认得丈人林公家里，打这条路迎将上去。走了多时，将近黄昏，遇了一阵大雨，衣服都沾湿了。记得这地方唤做大树坡，有一株古树，约莫十来围大，中间都是空的，可以避雨。勤自励走到树边，捱身入内，甚是宽转。那雨虽然大，落不多时就止了。勤自励却待跳出，半空中又刮起一阵大风。勤自励想一想道：“等着过了这阵风走罢。”又道：“这风有些妖气，好古怪！”伸着头往外张望，见两盏红

灯，若隐若现，忽地刮喇的一声响亮，如天崩地裂，一件东西向前而坠，惊得勤自励倒身入内。

少顷风定，耳边但闻呻吟之声。此时云开雨散，天边露出些微月。勤自励就月光下上前看时，那呻吟的却是个女子。勤自励扶起，细叩来历。那女子半晌方言，说道：“奴家林氏之女潮音也。”勤自励记得妻子的小名，未知是否，问道：“你可有丈夫么？”潮音道：“丈夫勤自励虽曾聘定，尚未过门。只为他十年前应募从军，久无音信。爹妈要将奴改适他姓，奴家誓死不从。爹妈背地将奴不知许与谁家，只说舅舅家来接，骗奴上轿，中路方知。正待寻死，忽然一阵狂风，火光之下，看见个黄斑吊睛白额虎，冲人而来，径向轿中，将奴衔出，撇在此地。虎已去了，幸不损伤。官人不知尊姓何名？若得送奴还归父母之家，家中必有厚报。”勤自励道：“则小生便是勤自励，先征安南，又征吐番，后来又随哥舒元帅镇守潼关，适才回家。听说你家中将你嫁人，就在今晚，以此仗剑而来，欲剿那些败坏纲常之辈。何期于此相遇！这是天遣大虫送还与我，省得我勤自励舞刀轮剑，乃是万千之幸！”潮音道：“官人虽如此说，奴家未曾过门，不识丈夫之面。今日一言之下，岂敢轻信！官人还是引奴回家，使我爹爹识认女婿，也不负奴家数年苦守之志。”勤自励道：“你家老禽兽把一女许配两家，这等不仁不义之辈，还去见他则甚！我如今背你到我家中，先参见了舅姑，然后速人通知你家，也把那老禽兽羞他一羞。”说罢，不管潮音肯不肯，把他负于背上，左手向后拦住他的金莲，右手仗剑，踏看烂地而回。

行不多步，忽闻虎啸之声，遥见前山之上，双灯冉冉，细

视，乃一只黄斑吊睛白额虎。那两个红灯，虎之睛光也。勤自励猛然想起十年之前，曾在此处破开槛阱，放了一只黄斑吊睛白额虎。“今日如何就晓得我勤自励回家，去人丛中衔那媳妇还我，岂非灵物！”遂高声叫道：“大虫，谢送媳妇了！”那虎大啸一声，跳而藏影。后人论起那虎报恩事，以为奇谈，多有题咏，惟胡曾先生一首最好。诗曰：

从来只道虎伤人，今日方知虎报恩。

多少负心无义汉，不如禽兽有情亲。

再说勤公、勤婆在家悬悬而望，听得脚步响，忙点灯出来看时，只见儿子勤自励背上负了一个人，来到草堂，放于地下，叫道：“爹妈，则教你今夜认得媳妇！”勤公、勤婆见是个美貌女子，细叩来历，方知大虫报恩送亲一段奇事。双双举手加额，连称惭愧。勤婆遂将媳妇扶到房中，粥汤将息。次早差人去林亲家处报信。

却说林公那日黑早，便率领庄客，绕山寻绰了一遍，不见动静，叹口气，只得回家。忽见勤公遣人报喜，说夜来儿子已回，大虫衔来送还他家。那里肯信！“我晓得了，这是勤亲家晓得女孩儿被虎衔去，故造此话来奚落我！”妈妈梁氏道：“天下何事不有！前日我家走失了一只花毛鸡，被邻舍家收着。过了一日，野猫衔个鸡到我家来；赶脱了猫儿，看那鸡，正是我家走失的这一只花毛鸡。有这般巧事！况且虎是个大畜生，最有灵性。我又闻得一个故事：昔时有个书生，住在孤村，夜间听得门外声响，看时，窗棂里伸一只虎掌进来，掌有竹刺甚大。书生悟其来意，拔出其刺。明晚，虎衔一羊来谢，可见虎通人性。或者天可怜女孩儿守志，遣那大虫来送

归勤家，亦未可知。你且到勤家看女婿曾回不曾回，便有分晓。”林公又道：“阿妈说得是。”

当日林公来到勤家。勤公出迎，分宾而坐，细述夜来之情。林公满面羞惭，谢罪不已。“求见贤婿和小女之面。”勤自励初时不肯认丈人，被爹娘先劝了多时，又碍浑家的面皮，故此只得出来相见，气忿忿的作了个揖，就走开去了。勤公教勤婆将媳妇装扮起来，却请林公进房，父女会面，出于意外，犹如梦中相逢，欢喜无限。要接女儿回家，勤公、勤婆不肯。择了吉日，就于家中拜堂成亲。李承务家已知勤自励回来，自没话说。

后来郭、李二元帅恢复长安，肃宗皇帝登极，清查文武官员。肃宗自为太子时，曾闻勤自励征讨之功，今番贼党簿籍中，没有他名字，嘉其未曾从贼，再起为亲军都指挥使，累征安庆绪、史思明有功。年老致仕，夫妻偕老。有诗为证：

但行刻薄人皆怨，能布恩施虎亦亲。

奉劝人行方便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
第六卷 小水湾天狐诒书

蠢动含灵俱一性，化胎湿卵命相关。

得人济利休忘却，雀也知恩报玉环。

这四句诗，单说汉时有一秀才，姓杨名宝，华阴人氏，年方弱冠，天资颖异，学问过人。一日，正值重阳佳节，往郊外游玩，因行倦，坐于林中歇息。但见树木蓊郁，百鸟嚶鸣，甚是可爱。忽闻扑碌的一声，堕下一只鸟来，不歪不斜，正落在杨宝面前，口内吱吱的叫，却飞不起，在地上乱扑。杨宝道：“却不作怪！这鸟为何如此？”向前拾起看时，乃是一只黄雀，不知被何人打伤，叫得好生哀楚。杨宝心中不忍，乃道：“将回去喂养好了放罢！”正看间，见一少年，手执弹弓，从背后走过来道：“秀才，这黄雀是我打下的，望乞见还。”杨宝道：“还亦易事，但禽鸟与人体质虽异，生命则一，安忍戕害！况杀百命不足供君一膳，鬻万鸟不能致君之富，奚不别为生业？我今愿赎此雀之命。”便去身边取出钱钞来。少年道：“某非为口腹利物，不过游戏试技耳。既秀才要此雀，即便相送。”杨宝道：“君欲取乐，禽鸟何辜！”少年谢道：“某知过矣！”遂投弓而去。

杨宝将雀回家，贮于巾箱中，日来黄花蕊饲之，渐渐羽

翼长换。育至百日，便能飞翔。时去时来，杨宝十分珍重。忽一日，去而不回。杨宝心中正在气闷，只见一个童子单眉细眼，身穿黄衣，走入其家，望杨宝便拜。杨宝急忙扶起。童子将出玉环一双，递与杨宝道：“蒙君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，聊以微物相奉。掌此当累世为三公。”杨宝道：“与卿素昧平生，何得有救命之说？”童子笑道：“君忘之耶？某即林中被弹，君巾箱中饲黄花蕊之人也。”言讫，化为黄雀而去。后来杨宝生子震，明帝朝为太尉；震子秉，和帝朝为太尉；秉子赐，安帝朝为司徒；赐子彪，灵帝朝为司徒；果然世世三公，德业相继，有诗为证。

黄花饲雀非图报，一片慈悲利物心。

累世簪纓看盛美，始知仁义值千金。

说话的，那黄雀衔环的故事，人人晓得，何必费讲：看官们不知，只为在下今日要说个少年，也因弹了个异类上起，不能如弹雀的恁般悔悟，干把个老大家事，弄得七颠八倒，做了一场话柄，故把衔环之事做个得胜头回。劝列位须学杨宝这等好善行仁，莫效那少年招灾惹祸。正是：

得闭口时须闭口，得放手时须放手。

若能放手和闭口，百岁安宁有八九。

话说唐玄宗时，有一少年姓王名臣，长安人氏，略知书史，粗通文墨，好饮酒，善击剑，走马挟弹，尤其所长。从幼丧父，惟母在堂，娶妻于氏。同胞兄弟王宰，膂力过人，武艺出众，充羽林亲卫，未有妻室。家颇富饶，童仆多人，一家正安居乐业。不想安禄山兵乱，潼关失守，天子西幸。王

宰随驾扈从，王臣料道立身不住，弃下房产，收拾细软，引母妻婢仆，避难江南。遂家于杭州，地名小水湾，置买田产，经营过日。后来闻得京城克复，道路宁静，王臣思想要往都下寻访亲知，整理旧业，为归乡之计。告知母亲，即日收拾行囊，止带一个家人，唤做王福，别了母妻，繇水路直至扬州马头上。

那扬州随时谓之江都，是江淮要冲，南北襟喉之地，往来樯橹如麻。岸上居民稠密，做买做卖的，挨挤不开，真好个繁华去处。当下王臣舍舟登陆，雇倩脚力，打扮做军官模样，一路游山玩水，夜宿晓行，不则一日，来至一所在，地名樊川，乃汉时樊哈所封食邑之处。这地方离都城已不多远。因经兵火之后，村野百姓，俱潜避远方，一路绝无人烟，行人亦甚稀少。但见：

冈峦围绕，树木阴翳，危峰秀拔插青雪，峻岭崔嵬横碧汉。斜飞瀑布，喷万丈银涛；倒挂藤萝，颺千条锦带。云山漠漠，鸟道逶迤行客少；烟林霏霏，荒村寥落土人稀。山花多艳如含笑，野鸟无名只乱啼。

王臣贪看山林景致，缓辔而行，不觉天色渐晚，听见茂林中，似有人声。近前看时，原来不是人，却是两个野狐，靠在一株古树上，手执一册文书，指点商确，若有所得，相对谈笑。王臣道：“这孽畜作怪！不知看的是什么书？且教他吃我一弹。”按住丝缰，绰起那水磨角靶弹弓，探手向袋中，摸出弹子放上，觑得较亲，弓开如满月，弹去似流星，叫声：“着！”那二狐正在得意之时，不防林外有人窥看，听得弓弦

响，方才抬头观看，那弹早已飞到，不偏不斜，正中执书这狐左目。弃下书，失声嗥叫，负痛而逃。那一个狐，却待就地去拾，被王臣也是一弹，打中左腮，放下四足，嗥叫逃命。王臣纵马向前，教王福拾起那书来看，都是蝌蚪之文，一文不识。心中想道：“不知是甚言语在上，把去慢慢访博古者问之。”遂藏在袖里，拨马出林，循大道望都城而来。

那时安禄山虽死，其子安庆绪犹强，贼将史思明降而复叛，藩镇又各拥重兵，俱蓄不臣之念。恐有奸细，至京探听，故此门禁十分严紧，出入盘诘，刚到晚，城门就闭。王臣抵城下时，已是黄昏时候。见城门已扃，即投旅店安歇。到店门口，下马入来。主人家见他悬弓佩剑，军官打扮，不敢怠慢，上前相迎道：“长官请坐。”便令小二点杯茶儿递上。王福将行李卸下，驮进店中。王臣道：“主人家，有稳便房儿，开一间与我。”答道：“舍下客房尽多，长官只拣中意的住便了。”即点个灯火，引王臣往各房看过，择了一间洁净所在，将行李放下，把生口牵入后边喂料。

收拾停当，小二进来问道：“告长官，可吃酒么？”王臣道：“有好酒打两角，牛肉切一盘，伴当们照依如此。”小二答应出去。王臣把房门带转，也走到外边。小二捧着酒肉问道：“长官，酒还送到房里去饮，或就在此间？”王臣道：“就在此罢。”小二将酒摆在一副座头上，王臣坐下。王福在旁斟酒。吃过两三杯，主人家上前问道：“长官从那镇到此？”王臣道：“在下从江南来。”主人家道：“长官语音，不像江南人物。”王臣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在下原是京师人氏，因安禄山作乱，车驾幸蜀，在下挈家避难江南。今知贼党平复，天子还

都，先来整理旧业，然后迎接家小归乡。因恐路途不好行走，故此军官打扮。”主人家道：“原来是自家人！老汉一向也避在乡村，到此不上一二年哩。”彼此因是乡人，分外亲热，各诉流离之苦。正是：

江山风景依然是，城郭人民半已非。

两下正说得热闹，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主人家，有空房宿歇么？”主人家答应道：“房头还有，不知客官有几位安歇？”答道：“只有我一人。”主人家见是个单身，又没包裹，乃道：“若止你一人，不敢相留。”那人怒道：“难道赖了你房钱，不肯留我？”主人家道：“客官，不是这般说。只因郭令公留守京师，颁榜远近旅店，不许容留面生歹人。如隐匿藏留者，查出重治。况今史思明又乱，愈加紧急。今客官又无包裹，又不相认，故不好留得。”那人答道：“原来你不认得我，我就是郭令公家丁胡二，因有事往樊川去了转回，赶进城不及，借你店里歇一宵，故此没有包裹。你若疑惑，明早同到城门上去，问那管门的，谁个不认得我！”这主人家被他把大帽儿一磕，便信以为真，乃道：“老汉一时不晓得是郭爷长官，莫怪，请里边房里去坐。”又道：“且慢着。我肚里饿了，有酒饭讨些来吃了，进房不迟。”又道：“我是吃斋，止用素酒。”走过来，向王臣卓上对面坐下。小二将酒菜放下。

王臣举目看时，只他把一只袖子遮着左眼，似觉疼痛难忍之状。那人开言道：“主人家，我今日造化低，遇着两个毛团，跌坏了眼。”主人家道：“遇着什么？”答道：“从樊川回来，见树林中两个野狐打滚嗥叫，我赶上前要去拿他，不想绊上一交，狐又走了，反在地上磕损眼睛。”主人家道：“怪

道长官把袖遮着眼儿。”王臣接口道：“我今日在樊川过，也遇着两个野狐。”那人忙问道：“可曾拿到么？”王臣道：“他在林中把册书儿观看，被我一弹，打了执书这狐左眼，遂弃书而逃。那一个方待去拾，又被我一弹，打在腮上，也亡命而走，故此只取得这册书，没有拿到。”那人和主人家都道：“野狐会看书，这也是奇事！”那人又道：“那书上都是甚么事体？借求一观！”王臣道：“都是异样篆书，一字也看他不出。”放下酒杯，便向袖中去摸那册书出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手还未到袖里时，不想主人家一个孙儿，年才五六岁，正走出来。小厮家眼净，望见那人是个野狐，却叫不出名色，奔向前指住道：“老爹！怎么这个大野猫坐在此？还不赶他！”王臣听了，便省悟是打坏眼的这狐，急忙拔剑，照顶门就砍。那狐望后一躲，就地下打个滚，露出本相，往外乱跑。王臣仗剑追赶了十数家门面，向个墙里跳进。王臣因黑夜之间，无门寻觅，只得回转。主人家点个灯火，同着王福一齐来迎着道：“饶他性命罢！”王臣道：“若不是令孙看破，几乎被这孽畜赚了书去。”主人家道：“这毛团也奸巧哩！只怕还要生计来取。”王臣道：“今后有人把野狐事来诱我的，定然是这孽畜，便挥他一剑。”一头说，已到店里。店左店右住宿的客商闻得，当做一件异事，都走出来讯问，到拌得口苦舌干。

王臣吃了夜饭，到房中安息。自想野狐忍痛来掇赚这册书，必定有些妙处，愈加珍秘。至三更时分，外边一片声打门叫道：“快把书还了我！寻些好事酬你！若不还时，后来有些事故，莫要懊悔。”王臣听得，气忿不过，披衣起身，拔剑

在手，又恐惊动众人，悄悄的步出房来，去摸那大门时，主人家已自下了锁。心中想道：“便叫起主人开门出去，那毛团已自走了，砍他不着，空惹众人憎厌，不如别着鸟气，来朝却又理会。”王臣依先进房睡了。那狐喊了多时方去。合店的人，尽皆听得。到次早，齐劝王臣道：“这书既看不出字，留之何益，不如还他去罢。倘真个生出事来，懊悔何及！”王臣若是个见机的，听了众人言语，把那册书掷还狐精，却也罢了。只因他是个倔强汉子，不依众人说话，后来被那狐把他个家业弄得七零八落。正是：

不听好人言，必有恓惶泪。

当下王臣吃了早饭，算还房钱，收拾行李，上马进城。一路观看，只见屋宇残毁，人民稀少，街市冷落，大非昔日光景。来到旧居地面看时，只有一片瓦砾之场。王臣见了，不胜凄惨，无处居住，只得寻个寓所安顿了行李，然后去访亲族，却也存不多几家。相见之间，各诉向来踪迹，说到那伤心之处，不觉扑簌簌泪珠抛洒。王臣又言：“今欲归乡，不想屋宇俱已荡尽，没个住身之处。”亲戚道：“自兵乱已来，不知多少人家，父南子北，被掳被杀，受无限惨祸。就是我们一个个都从刀尖上脱过来的，非容易得有今日。像你家太平无事，止去了住宅，已是无量之福了。况兼你的田产，亏我们照管，依然俱在。若有念归乡，整理起来，还可成个富家。”王臣谢了众人，遂买了一所房屋，制备日用家伙物件，将田园逐一经理停妥。

约过两月，王臣正走出门，只见一人从东而来，满身穿着麻衣，肩上背个包裹，行履如飞，渐渐至近。王臣举目观

看，吃了一惊。这人不是别个，乃是家人王留儿。王臣急呼道：“王留儿，你从哪里来？却这般打扮？”王留儿见叫，乃道：“原来官人住在这里，教我寻得个发昏！”王臣道：“你且住！为何恁般妆束？”王留儿道：“有书在此，官人看就知道。”至里边放下包裹，打开取出书信，递与家主。王臣接来拆开看时，却是母亲手笔。上写道：

从汝别后，即闻史思明复乱，日夕忧虑，遂沾重疾，医祷无效，旦夕必登鬼籍矣。年逾六秩，已不为夭，第恨衰年值此乱离，客死远乡，又不得汝兄弟送我之终，深为痛心耳。但吾本家秦，不愿葬于外地，而又虑贼势方炽，恐京城复如前番不守，又不可居。终日思之，莫若尽弃都下破残之业，以资丧事。迎吾骨入土之后，原返江东。此地田土丰阜，风俗醇厚，况昔开创甚难，决不可轻废。俟干戈宁静，徐图归乡可也。倘违吾言，自罹罗网，颠覆宗祀，虽及泉下，誓不相见。汝其志之！

王臣看毕，哭倒在地道：“指望至此重整家业，同归故乡，不想母亲反为我而忧死，早知如此，便不来得也罢！悔之何及！”哭了一回，又问王留儿道：“母亲临终，可还有别话？”王留儿道：“并无别话，止叮嘱说：此处产业向已荒废，总然恢复，今史思明作反，京城必定有变，断不可守。教官人作速一切处置，备办丧葬之事，迎枢葬后，原往杭州避乱。若不遵依，死不瞑目。”王臣道：“母亲遗命，岂敢违逆！况江东真似可居，长安战争未息，弃之甚为有理。”急忙制办衰裳，摆设灵座，一面差人往坟上收拾，一面央人将田宅变卖。

王留儿住了两日，对王臣道：“官人修筑坟墓起来，尚有整月延迟，家中必然悬望，等小人先回，以安其心。”王臣道：“此言正合我意。”即便写下家书，取出盘缠，打发他先回。王留儿临出门，又道：“小人虽去，官人也须作速处置快回。”王臣道：“我恨不得这时就飞到家，何消叮嘱！”王留儿出门，洋洋而去。

且说王臣这些亲戚晓得，都来吊唁，劝他不该把田产轻废。王臣因是母命，执意不听众人言语，心忙意急，上好田产，都只实得个半价。盘桓二十余日，坟上开土筑穴，诸事色色俱已停妥，然后打叠行装，带领仆从离了长安，星夜望江东赶来，迎灵车安葬。可怜：

仗剑长安悔浪游，归心一片水东流。

北堂空作斑衣梦，泪洒白云天尽头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王臣母妻在家，真个闻得史思明又反，日夜忧虑王臣，懊悔放他出门。过了两三月，一日，忽见家人来报，王福从京师赍信回了。姑娘闻言，即教唤进。王福上前叩头，将书递上，却见王福左眼损坏。无暇详问，将书拆开观看。上写道：

自离膝下，一路托庇粗安。至都查核旧业，幸得一毫不废，已经理如昔矣。更喜得遇故知胡八判官，引至元丞相门下，颇蒙青盼，扶持一官幽蓟，诰身已领，限期甚迫，特遣王福迎母同之任所。书至，即将江东田产尽货，火速入京，勿计微值，有误任期。相见在迩，书不多赘。男臣百拜。

姑娘看罢书中之意，不胜欢喜，方问道：“王福，为甚损

了一目？”王福道：“不要说起！在生口上打瞌睡，不想跌下来，磕损了这眼。”又问：“京师近来光景，比旧日何如？亲戚们可都在么？”王福道：“满城残毁过半，与前大不相同了。亲戚们杀的杀，掳的掳，逃的逃，总来存不多几家。尚还有抢去家私的，烧坏屋宇的，占去田产的。惟有我家田园屋宅，一毫不动。”姑娘闻说，愈加欢悦，乃道：“家业又不曾废，却又得了官职，此皆天地祖宗保佑之方，感谢不尽！到临起身，须做场好事报答，再祈此去前程远大，福禄永长。”又问道：“那胡八判官是谁？”王福道：“这是官人的故交。”王妈妈道：“向来从不见说起有姓胡做官的来往。”媳妇道：“或者近日相交的，也未可知。”王福接口道：“正是近日相识的。”当下问了一回，王妈妈道：“王福，你路上辛苦了，且去吃些酒饭，歇息则个。”到了次日，王福说道：“奶奶这里收拾起来，也得好几日。官人在京，却又无人服侍。待小人先去回覆，打叠停当，候奶奶一到，即便起身往任何如？”王妈妈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。”写起书信，付些盘缠银两，打发先行。

王福去后，王妈妈将一应田地宇舍，什物器皿，尽行变卖，止留细软东西。因恐误了儿子任期，不择善价，半送与人。又延请僧人做了一场好事，然后雇下一只官船，择日起程。有几个平日相往的邻家女眷，俱来相送，登舟而别，离了杭州，由嘉禾、苏州、常、润州一路，出了大江，望前进发。那些奴仆，因家主得了官，一个个手舞足蹈，好不兴头！

避乱南驰实可哀，谁知富贵逼人来。

举家手额欢声沸，指日长安昼锦回。

且说王臣自离都下，兼程而进。不则一日，已到扬州马

头上，把行李搬在客店上，打发生口去了。吃了饭，教王福向河下雇觅船只，自己坐在客店门首，守着行囊，观看往来船只。只见一只官船溯流而上，船头站着四五个人，喜笑歌唱，甚是得意。渐渐至近，打一看时，不是别个，都是自己家人。王臣心中惊异道：“他们不在家中服役，如何却在这只官船上？”又想到：“想必母亲亡后，又归他人了。”正疑讶间，舱门帘儿启处，一个女子舒头而望。王臣仔细观看，又是房中侍婢，连称：“奇怪！”刚欲询问，那船上家人却也看见，齐道：“官人如何也在这里？却又恁般服色？”忙教稍子拢船。早惊动舱中王妈妈姑娘，掀帘观看。

王臣望见母亲尚在，急将麻衣脱下，打开包裹，换了衣服巾帻。船上家人登岸相迎。王臣教将行李齐搬下船，自己上船来见母亲，一眼觑着王留儿在船头上，不问情繇，揪住便打。王妈妈走出说道：“他又无罪过，如何把他来打？”王臣见母亲出来，放手上前拜道：“都是这狗才将母亲书信至京，误传凶信，陷儿子不孝！”姑娘俱惊讶道：“他日日在家，何尝有书差到京中！”王臣道：“一月前，赍母亲书来，书中写的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住了两日，遣他先回，安慰家中，然后将田产处置了，星夜赶来，怎说不曾到京？”合家大惊道：“有这等异事！那里一般又有个王留儿？”连王留儿到笑起来道：“莫说小人到京，就是这个梦也不曾做。”王妈妈道：“你且取书来看，可像我的字迹？”王臣道：“不像母亲字迹，我如何肯信？”便打开行李，取出书来看时，乃是一幅素纸，那有一个字影，把王臣惊得目瞪口呆，只管将这纸来翻看。王妈妈道：“书在那里？把来我看。”王臣道：“却不作怪！书上

写着许多言语，如何竟变做一幅白纸？”王妈妈不信道：“焉有此理！自从你出门之后，并无书信往来。直至前日，你差王福将书接我，方有一信，令他先来覆你。如何有个假王留儿将假书哄你？如今却又说变了白纸！这是那里学来这些鬼话！”

王臣听说王福曾回家这话，也甚惊骇，乃道：“王福在京，与儿一齐起身到此，几曾教他将书来接母亲？”姑娘都道：“呀！这话愈加说得混帐了！一月前王福送书到家，书上说都中产业俱在，又遇什么胡八判官引在元丞相门下，得了官职，教将江东田宅，尽皆卖了，火速入京，同往任上，故此弃了家业，雇倩船只入京。怎说王福没有回来？”王臣大惊道：“这事一发奇怪！何曾有甚胡八判官引到元丞相门下，选甚官职，有书迎接母亲？”王妈妈道：“难道王福也是假的？”快叫来问。王臣道：“他去唤船了，少刻就来。”

众家人都到船头上一望，只见王福远远跑来，却也穿着凶服。众人把手乱招。王福认得是自家人，也道诧异，说：“他们如何都在这里？”走近船边，众人看时，与前日的王福不同了。前日左目已是损坏，如今这王福两只大眼滴溜溜，恰如铜铃一般。众人齐问道：“王福，你前日回家，眼已瞎了，如今怎又好好地？”王福向众人喷一口涎沫道：“啐！你们的眼便瞎了！我何曾回家？却又咒我眼瞎！”众人笑道：“这事真个有些古怪。奶奶在舱中唤你，且除下身上麻衣，快去相见。”王福见说，呆了一呆道：“奶奶还在？”众人道：“那里去了，不在？”王福不信，也不脱麻衣，径撞入舱来。王臣看见，喝道：“这狗才，奶奶在这里，还不换了衣服来见？”王

福慌忙退出船头，脱下，进舱叩头。王妈妈擦磨老眼，仔细看时，连称：“怪哉！怪哉！前日王福回家，左目已损，今却又无恙，料然前日不是他了。”急去开了那封书来看时，也是一张白纸，并无一点墨迹。那时合家惶惑，正不知假王留儿、王福是甚变的？又不知有何缘故，却哄骗两头把家业破毁？还恐后来尚有变故，惊疑不定。

王臣沉思凝想了半日，忽想到假王福左眼是瞎的，恍然而悟，乃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原来却是这孽畜变来弄我。”王妈妈急问是甚东西。王臣乃将樊川打狐得书，客店变人治骗，和夜间打门之事说出，又道：“当时我只道这孽畜不过变人来骗此书，到不提防他有恁般贼智。”众人闻言，尽皆摇首咋舌道：“这妖狐却也奸狡利害哩！隔着几多路，却会仿着字迹人形，把两边人都弄得如耍戏一般。早知如此，把那书还了他去也罢。”王臣道：“叵耐这孽畜无礼！如今越发不该还他了！若再缠帐，把那祸种头一火而焚之。”于氏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莫要闲讲了，且商量正务。如今住在这里，不上不下，还是怎生计较？”王臣道：“京中产业俱已卖尽，去也没个着落。况兼路途又远。不如且归江东。”王妈妈道：“江东田宅也一毫无存，却住在何处？”王臣道：“权赁一所住下，再作区处。”当下拨转船头，原望江东而回。那些家人起初像火一般热，到此时化做冰一般冷，犹如断线偶戏，手足掸软，连话都无了。正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。

到了杭州，王臣同家人先上岸，在旧居左近赁了一所房屋，制办日用家伙，各色停当，然后发起行李，迎母妻进屋。计点囊橐，十无其半，又恼又气。门也不出，在家纳闷。这

些邻家见王妈妈去而复回，齐来询问。王臣道知其详，众人俱以为异事，互相传说。遂嚷遍了半个杭城。

一日，王臣正在党中，督率家人收拾，只见外边一人走将入来，威仪济楚，服饰整齐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头戴一顶黑纱唐巾，身穿一领绿罗道袍。碧玉环正缀巾边，紫丝绦横围袍上。袜似两堆白雪，舄如二朵红云。堂堂相貌，生成出世之姿；落落襟怀，养就凌云之气。若非天上神仙，定是人间官宰。

那人走入堂中，王臣仔细打一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同胞兄弟王宰。当下王宰向前作揖道：“大哥别来无恙？”王臣还了个礼，乃道：“贤弟，亏你寻到这里！”王宰道：“兄弟到京回旧居时，见已化为白地。只道罹于兵火，甚是悲痛，即去访问亲故，方知合家向已避难江东。近日大哥至京，整理旧业，因得母亲凶问，刚始离京。兄弟闻了这信，遂星夜赶来。适才访到旧居，邻家说新迁于此，母亲却也无恙，故此又到舟中换了衣服才来。母亲如今在那里？为何反迁在这等破屋里边？”王臣道：“一言难尽！待见过了母亲，与你细说。”引入后边，早有家人报知王妈妈。王妈妈闻得次儿归家，好生欢喜，即忙出来，恰好遇见。王宰倒身下拜，拜毕起身。王妈妈道：“儿，我日夜挂心，一向好么？”王宰道：“多谢母亲纪念。待儿见过了嫂嫂，少停细细说与母亲知道。”当下王臣浑家并一家婢仆，都来见过。

王宰扯王臣往外就走，王妈妈也随出来，至堂中坐下，问道：“大哥，你且先说，因甚弄得恁般模样？”王臣乃将樊川打狐起，直至两边掇赚，变卖产业，前后事细说一遍。王宰

听了说：“元来有这个缘故，以致如此！这却是你自取，非干野狐之罪。那狐自在林中看书，你是官道行路，两不妨碍，如何却去打他，又夺其书？及至客店中，他忍着疼痛，来赚你书，想是万不得已而然。你不还他罢了，怎地又起恶念，拔剑斩逐？及至夜间好言苦求，你又执意不肯，况且不识这字，终于无用，要他则甚！今反吃他捉弄得这般光景，都是自取其祸。”王妈妈道：“我也是这般说。要他何用！如今反受其累！”王臣被兄弟数落一番，嘿然不语，心下好不耐烦。王宰道：“这书有几多大？还是什么字体？”王臣道：“薄薄的一册，也不知什么字体，一字也识不出。”王宰道：“你且把我看看。”王妈妈从旁衬道：“正是。你去把来与兄弟看看，或者识得这字也不可。”王宰道：“这字料也难识，只当眼见希奇物罢了。”当时王臣向里边取出，到堂中，递与王宰。

王宰接过手，从前直揭至后，看了一眼，乃道：“这字果然罕见！”便立起身，走在堂中，向王臣道：“前日王留儿就是我。今日天书已还，不来缠你了，请放心！”一头说，一头往外就奔。王臣大怒，急赶上前，大喝道：“孽畜大胆，那里走？”一把扯住衣裳，走的势发，扯的力猛，只听得聒喇一响，扯下一幅衣裳。那妖狐索性把身一抖，卸下衣服，见出本相，向门外乱跑，风团也似去了。

王臣同家人一齐赶到街上，四顾观看，并无踪影。王臣一来被他破荡了人家，二来又被他数落这场，三来不忿得这书，咬牙切齿，东张西望寻觅。只见一个瞎道人，站在对面檐下。王臣问道：“可见一个野狐从那里去了？”瞎道人把手指道：“向东边去了。”王臣同家人急望东而赶。行不上五六

家门面，背后瞎道人叫道：“王臣，前日王福便是我，令弟也在这里。”众人闻得，复转身来。两个野狐执着书儿在前戏跃。众人奋勇前来追捕，二狐放下四蹄，飞也似去了。王臣刚奔到自己门首，王妈妈叫道：“去了这败家祸胎，已是安稳了，又赶他则甚！还不进来？”王臣忍着一肚子气，只得依了母亲，唤转家人进来，逐件检起衣服观看，俱随手而变。你道都是甚么东西？

破芭蕉，化为罗服；烂荷叶，变做纱巾。碧玉环，柳枝圈就；紫丝绦，薜萝搓成。罗袜二张白素纸，朱乌两片老松皮。

众人看了，尽皆骇异道：“妖狐神通这般广大！二官人不知在何处，却变得恁般厮像？”王臣心中转想转恼，气出一场病来，卧床不起。王妈妈请医调治，自不必说。

过了数日，家人们正在堂中，只见走进一个人来，看时，却是王宰，也是纱巾罗服，与前妖狐一般打扮。众家人只道又是假的，一齐乱喊道：“妖狐又来了！”各去寻棍觅棒，拥上前乱打。王宰喝道：“这些泼男女，为何这等无礼！还不快去报知奶奶！”众人那个采他，一味乱打。王宰止遏不住，惹恼性子，夺过一根棒来，打得众人四分五落，不敢近前，都闪在里边门旁，指着骂道：“你这孽畜！书已拿去了，又来做什么？”王宰不解其意，心下大怒，直打入去，众人往内乱跑。早惊动王妈妈，听得外边喧嚷，急走出来，撞见众人，问道：“为何这等慌乱？”众人道：“妖狐又变做二官人模样，打进来也。”王妈妈惊道：“有这等事！”

言还未毕，王宰已在面前，看见母亲，即撒下棒子，上

前叩拜道：“母亲，为甚这些泼男女将儿叫做妖狐孽畜，执棍乱打？”王妈妈道：“你真个是我孩儿否？”王宰道：“儿是母亲生的，有什么假！”正说间，外面七八个人，打抬铺程行李进来，众家人方知是真，上前叩头谢罪。王宰问其缘故，王妈妈乃将妖狐前后事细说，又道：“汝兄为此气成病症，尚未能愈。”王宰闻言，亦甚惊骇道：“恁样说起来，儿在蜀中，王福曾赍书至，也是这狐假的了！”王妈妈道：“你且说书上怎写？”王宰道：“儿是随驾入蜀，分隶于剑南节度严武部下，得蒙拔为裨将。故上皇还京，儿不相从归国。两月前，忽见王福赍哥哥书来，说：向避难江东，不幸母亲有变，教儿速来计议，扶柩归乡。王福说要至京打扫茔墓，次日先行。儿为此辞了本官，把许多东西都弃下了，轻装兼程趲来，才访至旧居，邻家指引至此，知母亲无恙，复到舟中易服来见，正要问哥哥为甚把这样凶信哄我，不想却有此异事！”即去行李中开出那封书来看时，也是一幅白纸。合家又好笑，又好恼。王宰同母至内见过嫂子，省视王臣，道其所以。王臣又气得个发昏。王妈妈道：“这狐虽然惫懒，也亏他至蜀中赚你回来，使我母子相会，将功折罪，莫怨他罢！”王臣病了两个月，方才痊愈，遂入籍于杭州。所以至今吴越间称拐子为野狐精，有所本也。

蛇行虎走各为群，狐有天书狐自珍。

家破业荒书又去，令人千载笑王臣。

第七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

渔船载酒日相随，短笛芦花深处吹。

湖面风收云影散，才天光照碧琉璃。

这首诗是宋时杨备游太湖所作。这太湖在吴郡西南三十余里之外。你道有多少大？东西二百里，南北一百二十里，周围五百里，广三万六千顷，中有山七十二峰，襟带三州。那三州？苏州、湖州、常州。东南诸水皆归。一名震泽，一名具区，一名笠泽，一名五湖。何以谓之五湖？东通长洲松江，南通乌程霅溪，西通义兴荆溪，北通晋陵溇湖，东通嘉兴韭溪，水凡五道，故谓之五湖。那五湖之水，总是震泽分流，所以谓之太湖。就太湖中，亦有五湖名色，曰：菱湖、游湖、莫湖、贡湖、胥湖。五湖之外，又有三小湖：扶椒山东曰梅梁湖，杜圻之西、鱼查之东曰金鼎湖，林屋之东曰东皋里湖；吴人只称做太湖。那太湖中七十二峰，惟有洞庭两山最大：东洞庭曰东山，西洞庭曰西山，两山分峙湖中。其余诸山，或远或近，若浮若沉，隐见出没于波涛之间。有元人计谦诗为证：

周回万水入，远近数州环。

南极疑无地，西浮直际山。

三江归海表，一径界河间。

白浪秋风疾，渔舟意尚闲。

那东西两山在太湖中间，四面皆水，车马不通。欲游两山者，必假舟楫，往往有风波之险。昔宋时宰相范成大在湖中遇风，曾作诗一首：

白雾漫空白浪深，舟如竹叶信浮沉。

科头宴起吾何敢，自有山川印此心。

话说两山之人，善于货殖，八方四路，去为商为贾，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，叫做“钻天洞庭”。内中单表西洞庭有个富家，姓高名赞，少年惯走湖广，贩卖粮食。后来家道殷实了，开起两个解库，托着四个伙计掌管，自己只在家中受用。浑家金氏，生下男女二人，男名高标，女名秋芳。那秋芳反长似高标二岁。高赞请个积年老教授在家馆谷，教着两个儿女读书。那秋芳资性聪明，自七岁读书，至十二岁，书史皆通，写作俱妙。交十三岁，就不进学堂，只在房中习学女工，描鸾刺凤。看看长成十六岁，出落得好个女儿，美艳非常，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面似桃花含露，体如白雪团成。眼横秋水黛眉

清，十指尖尖春笋。袅娜休言西子，风流不让

崔莺。金莲窄窄瓣儿轻，行动一天丰韵。

高赞见女儿人物整齐，且又聪明，不肯将他配个平等之人，定要拣个读书君子、才貌兼全的配他，聘礼厚薄到也不论。若对头好时，就赔些妆奁嫁去，也自情愿。有多少豪门富室，日来求亲的。高赞访得他子弟才不压众，貌不超群，所以不曾许允。虽则洞庭在水中央，三州通道，况高赞又是个

富家。这些做媒的四处传扬，说高家女子美貌聪明，情愿赔钱出嫁，只要择个风流佳婿。但有一二分才貌的，那一个不挨风缉缝，央媒说合。说时夸奖得潘安般貌，子建般才，及至访实，都只平常。高赞被这伙做媒的哄得不耐烦了，对那些媒人说道：“今后不须言三语四。若果有人才出众的，便与他同来见我。合得我意，一言两决，可不快当！”自高赞出了这句言语，那些媒人就不敢轻易上门。正是：

眼见方为是，传言未必真。

试金今有石，惊破假银人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苏州府吴江县平望地方，有一秀士，姓钱名青，字万选。此人饱读诗书，广知今古，更兼一表人才。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出落唇红齿白，生成眼秀眉清。风流不在着衣新，俊俏行中首领。下笔千言立就，挥毫四坐皆惊。青钱万选好声名，一见人人起敬。

钱生家世书香，产微业薄，不幸父母早丧，愈加零替，所以年当弱冠，无力娶妻，止与老仆钱兴相依同住。钱兴日逐做些小经纪供给家主，每每不敷，一饥两饱。幸得其年游庠，同县有个表兄，住在北门之外，家道颇富，就延他在家读书。那表兄姓颜名俊，字伯雅，与钱生同庚生，都则一十八岁，颜俊只长得三个月，故此钱生呼之为兄。父亲已逝，止有老母在堂，亦未尝定亲。说话的，那钱青因家贫未娶，颜俊是富家之子，如何一十八岁，还没老婆？其中有个缘故：那颜俊有个好高之病，立誓要拣个绝美的女子，方与缔姻，所以急切不能成就。况且颜俊自己又生得十分丑陋。怎见得？亦有

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面黑浑如锅底，眼圆却似铜铃。痘疤密摆泡头
钉，黄发鬢松两鬓。 牙齿真金镀就，身躯顽铁
敲成。楂开五指鼓锤能，枉了名呼颜俊。

那颜俊虽则丑陋，最好妆扮，穿红着绿，低声强笑，自以为美。更兼他腹中全无滴墨，纸上难成片语，偏好攀今掉古，卖弄才学。钱青虽知不是同调，却也借他馆地，为读书之资，每事左凑着他。故此颜俊甚是喜欢，事事商议而行，甚说得着。

话休絮烦。一日，正是十月初旬天气，颜俊有个门房远亲，姓尤名辰，号少梅，为人生意行中，颇颇伶俐，也领借颜俊些本钱，在家开个果子店营运过活。其日在洞庭山贩了几担橙桔回来，装做一盘，到颜家送新。他在山上闻得高家选婿之事，说话中间偶然对颜俊叙述，也是无心之谈。谁知颜俊到有意了，想道：“我一向要觅一头好亲事，都不中意。不想这段姻缘却落在那里！凭着我恁般才貌，又有家私，若央媒去说，再增添几句好话，怕道不成？”那日一夜睡不着，天明起来，急急梳洗了，到尤辰家里。

尤辰刚刚开门出来，见了颜俊，便道：“大官人为何今日起得恁早？”颜俊道：“便是有些正事，欲待相烦。恐老兄出去了，特特早来。”尤辰道：“不知大官人有何事见委？请里面坐了领教。”颜俊到坐启下，作了揖，分宾而坐。尤辰又道：“大官人但有所委，必当效力，只怕用小子不着。”颜俊道：“此来非为别事，特求少梅作伐。”尤辰道：“大官人作成小子赚花红钱，最感厚意，不知说的是那一头亲事？”颜俊道：

“就是老兄昨日说的洞庭西山高家这头亲事，于家下甚是相宜，求老兄作成小子则个。”尤辰格的笑了一声道：“大官人莫怪小子直言！若是第二家，小子也就与你去说了；若是高家，大官人作成别人做媒罢。”颜俊道：“老兄为何推托？这是你说起的，怎么又叫我去寻别人？”尤辰道：“不是小子推托。只为高老有些古怪，不容易说话，所以迟疑。”颜俊道：“别件事，或者有些东扯西拽，东掩西遮，东三西四，不容易说话。这做媒乃是冰人撮合，一天好事，除非他女儿不要嫁人便罢休；不然，少不得男媒女妁。随他古怪煞，须知媒人不可怠慢。你怕他怎的！还是你故意作难，不肯总成我这桩美事。这也不难，我就央别人去说。说成了时，休想吃我的喜酒！”说罢，连忙起身。

那尤辰领借了颜俊家本钱，平日奉承他的，见他有怫然不悦之意，即忙回船转舵道：“大官人莫要性急，且请坐下，再细细商议。”颜俊道：“肯去就去，不肯去就罢了，有甚话商量得！”口里虽则是恁般说了，身子却又转来坐下。尤辰道：“不是我故意作难，那老儿真个古怪。别家相媳妇，他偏要相女婿。但得他当面见得中意，才将女儿许他。有这些难处，只怕劳而无功，故此不敢把这个难题目包揽在身上。”颜俊道：“依你说，也极容易。他要当面看我时，就等他看个眼饱。我又不残疾，怕他怎地！”尤辰不觉呵呵大笑道：“大官人，不是冲撞你说。大官人虽则不丑，更有比大官人胜过几倍的，他还看不上眼哩。大官人若是不把与他见面，这事纵没一分二分，还有一厘二厘；若是当面一看，便万分难成了。”颜俊道：“常言‘无谎不成媒’，你与我包谎，只说十二分人才，或者

该是我的姻缘，一说便就，不要面看，也不可知。”尤辰道：“倘若要看时，却怎地？”颜俊道：“且到那时，再有商量，只求老兄速去一言。”尤辰道：“既蒙吩咐，小子好歹去走一遭便了。”

颜俊临起身，又叮咛道：“千万，千万！说得成时，把你二十两这纸借契，先奉还了，媒礼花红在外。”尤辰道：“当得，当得！”颜俊别去。不多时，就教人封上五钱银子，送与尤辰，为明日买舟之费。颜俊那一夜在床上又睡不着，想道：“倘他去时不尽其心，葫芦提回复了我，可不枉走一遭！再差一个伶俐家人跟随他去，听他讲甚言语。好计，好计！”等待天明，便唤家童小乙来，跟随尤大舍往山上去说亲。小乙去了。颜俊心中牵挂，即忙梳洗，往近处一个关圣庙中求签，卜其事之成否。当下焚香再拜，把签筒摇了几摇，扑的跳出一签，拾起看时，却是第七十三签。签上写得有签诀四句，云：

忆昔兰房分半钗，而今忽把信音乖。

痴心指望成连理，到底谁知事不谐。

颜俊才学虽则不济，这几句签诀文义显浅，难道好歹不知。求得此签，心中大怒，连声道：“不准，不准！”撒袖出庙门而去。回家中坐了一会，想道：“此事有甚不谐！难道真个嫌我丑陋，不中其意？男子汉须比不得妇人，只是出得人前罢了。一定要选个陈平、潘安不成？”一头想，一头取镜子自照。侧头侧脑的看了一回，良心不昧，自己也看不过了。把镜子向卓上一撇，叹了一口气，呆呆而坐，准准的闷了一日。不题。

且说尤辰是日同小乙驾了一只三橹快船，趁着无风静浪，

呷呀的摇到西山高家门首停舶，刚刚是未牌时分。小乙将名帖递了。高公出迎，问其来意。说是与令爱作伐。高赞问是何宅，尤辰道：“就是敝县一个舍亲，家业也不薄，与宅上门户相当。此子年方十八，读书饱学。”高赞道：“人品生得如何？老汉有言在前，定要当面看过，方敢应承。”尤辰见小乙紧紧靠在椅子后边，只得不老实扯个大谎，便道：“若论人品，更不必言。堂堂一躯，十全之相；况且一肚文才，十四岁出去考童生，县里就高高取上一名。这几年为丁了父忧，不曾进院，所以未得游庠。有几个老学，看了舍亲的文字，都许他京解之才。就是在下，也非惯于为媒的。因年常在贵山买果，偶闻令爱才貌双全，老翁又慎于择婿，因思舍亲正合其选，故此斗胆轻造。”

高赞闻言，心中甚喜，便道：“令亲果然有才有貌，老汉敢不从命！但老汉未曾经目，终不放心。若是足下引令亲过寒家一会，更无别说。”尤辰道：“小子并非谬言，老翁他日自知。只是舍亲是个不出书房的小官人，或者未必肯到宅上。就是小子撺掇来时，若成得亲事还好，万一不成，舍亲何面目回转！小子必然讨他抱怨了。”高赞道：“既然人品十全，岂有不成之理？老夫生性是这般小心过度的人，所以必要着眼。若是令亲不屑下顾，待老汉到宅，足下不意之中，引令亲来一观，却不妥贴？”尤辰恐怕高赞身到吴江，访出颜俊之丑，即忙转口道：“既然尊意决要会面，小子还同舍亲奉拜，不敢烦尊驾动定。”说罢，告别。高公那里肯放，忙教整酒肴相款。吃到更余，高公留宿。尤辰道：“小舟带有铺陈，明日要早行，即今奉别。等舍亲登门，却又相扰。”高公取舟金一封相送。

尤辰作谢下船。次早顺风，拽起饱帆，不勾大半日就到了吴江。颜俊正呆呆的站在门前望信，一见尤辰回家，便迎住问道：“有劳老兄往返，事体如何？”尤辰把问答之言，细述一遍。“他必要面会，大官人如何处置？”颜俊嘿然无言。尤辰便道：“暂别再会。”自回家去了。颜俊到里面，唤过小乙来问其备细，只恐尤辰所言不实。小乙说来果是一般。颜俊沉吟了半晌，心生一计，再走到尤辰家，与他商议。不知说的是甚么计策，正是

为思佳偶情如火，索尽枯肠夜不眠。

自古姻缘皆分定，红丝岂是有心牵。

颜俊对尤辰道：“适才老兄所言，我有一计在此，也不打紧。”尤辰道：“有何好计？”颜俊道：“表弟钱万选，向在舍下同窗读书，他的才貌比我胜几分儿。明日我央及他同你去走一遭，把他只说是我，哄过一时。待行过了聘，不怕他赖我的婚事。”尤辰道：“若看了钱官人，万无不成之理，只怕钱官人不肯。”颜俊道：“他与我至亲，又相处得极好。只央他点一遍名儿，有甚亏他处！料他决然无辞。”说罢，作别回家。

其夜，就到书房中陪钱万选夜饭，酒肴比常分外整齐。钱万选愕然道：“日日相扰，今日何劳盛设？”颜俊道：“且吃三杯，有小事相烦贤弟则个，只是莫要推故。”钱万选道：“小弟但可效劳之处，无不从命，只不知甚么样事？”颜俊道：“不瞒贤弟说，对门开果子店的尤少梅，与我作伐，说的女家，是洞庭西山高家。一时间夸了大口，说我十分才貌。不想说得忒高兴了，那高老定要先请我去面会一会，然后行聘。昨

日商议，若我自去，恐怕不应了前言。一来少梅没趣，二来这亲事就难成了。故此要劳贤弟认了我的名色，同少梅一行，瞒过那高老，玉成这头亲事。感恩不浅，愚兄自当重报。”钱万选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别事犹可，这事只怕行不得。一时便哄过了，后来知道，你我都不好看相。”颜俊道：“原只要哄过这一时。若行聘过了，就晓得也何怕他。他又不认得你是什么人。就怪也只怪得媒人，与你什么相干！况且他家在洞庭西山，百里之隔，一时也未必知道。你但放心前去，到不要畏缩。”钱万选听了，沉吟不语。欲待从他，不是君子所为；欲待不从，必然取怪，这馆就处不成了，事在两难。颜俊见他沉吟不决，便道：“贤弟，常言道：‘天摊下来，自有长的撑住。’凡事有愚兄在前，贤弟休得过虑。”钱万选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只是愚弟衣衫褴褛，不称仁兄之相。”颜俊道：“此事愚兄早已办下了。”是夜无话。

次日，颜俊早起，便到书房中，唤家童取出一皮箱衣服，都是绫罗绸绢时新花样的翠颜色，时常用龙涎庆真饼熏得扑鼻之香，交付钱青行时更换，下面净袜丝鞋。只有头巾不对，即时与他折了一顶新的。又封着二两银子送与钱青道：“薄意权充纸笔之用，后来还有相酬。这一套衣服，就送与贤弟穿了。日后只求贤弟休向人说，泄漏其事。今日约定了尤少梅，明日早行。”钱青道：“一依尊命。这衣服小弟暂时借穿，回时依旧纳还。这银子一发不敢领了。”颜俊道：“古人车马轻裘，与朋友共，就没有此事相劳，那几件粗衣奉与贤弟穿了，不为大事。这些须薄意，不过表情，辞时反教愚兄惭愧。”钱青道：“既是仁兄盛情，衣服便勉强领下，那银子断然不敢领。”

颜俊道：“若是贤弟固辞，便是推托了。”钱青方才受了。

颜俊是日约会尤少梅。尤辰本不肯担这干纪，只为不敢得罪于颜俊，勉强应承。颜俊预先备下船只，及船中供应食物，和铺陈之类，又拨两个安童伏侍，连前番跟去的小乙，共是三人。绢衫毡包，极其华整。隔夜俱已停当。又吩咐小乙和安童到彼，只当自家大官人称呼，不许露出个“钱”字。过了一夜，侵早就起来催促钱青梳洗穿着。钱青贴里贴外，都换了时新华丽衣服，行动香风拂拂，比前更觉标致。

分明苟令留香去，疑是潘郎掷果回。

颜俊请尤辰到家，同钱青吃了早饭，小乙和安童跟随下船。又遇了顺风，片帆直吹到洞庭西山，天色已晚，舟中过宿。次日早饭过后，约莫高赞起身，钱青全柬写颜俊名字拜帖，谦逊些，加个“晚”字。小乙捧帖，到高家门首投下，说：“尤大舍引颜宅小官人特来拜见！”高家仆人认得小乙的，慌忙通报。高赞传言快请。假颜俊在前，尤辰在后，步入中堂。高赞一眼看见那个小后生，人物轩昂，衣冠济楚，心下已自三分欢喜。叙礼已毕，高赞看椅上坐。钱青自谦幼辈，再三不肯，只得东西昭穆坐下。高赞肚里暗暗喜欢：“果然是个谦谦君子。”坐定，先是尤辰开口，称说前日相扰。高翁答言多慢，接口就问说：“此位就是令亲颜大官人？前日不曾问得贵表。”钱青道：“年幼无表。”尤辰代言：“舍亲表字伯雅。伯仲之伯，雅俗之雅。”高赞道：“尊名尊字，俱称其实。”钱青道：“不敢！”高赞又问起家世。钱青一一回答，出词吐气，十分温雅。高赞想道：“外才已是美了，不知他学问如何？且请先生和儿子出来相见，盘他一盘，便见有学无学。”献茶二道，

吩咐家人：“书馆中请先生和小舍出来见客。”

去不多时，只见五十多岁一个儒者，引着一个垂髫学生出来。众人一齐起身作揖。高赞一一通名：“这位是小儿的业师，姓陈，见在府庠；这就是小儿高标。”钱青看那学生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十分俊雅，心中想着：“此子如此，其姊可知。颜兄好造化哩！”又献了一道茶。高赞便对先生道：“此位尊客是吴江颜伯雅，年少高才。”那陈先生已会了主人之意，便道：“吴江是人才之地，见高识广，定然不同。请问贵邑有三高祠，还是那三个？”钱青答言：“范蠡、张翰、陆龟蒙。”又问：“此三人何以见得他高处？”钱青一一分疏出来。两个遂互相盘问了一回。钱青见那先生学问平常，故意谭天说地，讲古论今，惊得先生一字俱无，连称道：“奇才，奇才！”把一个高赞就喜得手舞足蹈，忙唤家人，悄悄吩咐备饭，要整齐些。家人闻言，即时拽开桌子，排下五色果品。高赞取杯箸安席。钱青答敬谦让了一回，照前昭穆坐下。三汤十菜，添案小吃，顷刻间，摆满了桌子，真个咄嗟而办。

你道为何如此便当？原来高赞的妈妈金氏，最爱其女，闻得媒人引颜小官人到来，也伏在遮堂背后张看。看见一表人才，语言响亮，自家先中意，料高老必然同心，故此预先准备筵席，一等分付，流水的就搬出来。宾主共是五位。酒后饭，饭后酒，直吃到红日衔山。钱青和尤辰起身告辞。高赞心中甚不忍别，意欲攀留数日。钱青那里肯住？高赞留了几次，只得放他起身。钱青拜别了陈先生，口称承教，次与高公作谢道：“明日早行，不得再来告别！”高赞道：“仓卒怠慢，勿得见罪。”小学生也作揖过了。金氏已备下几色馐程相送，

无非是酒米鱼肉之类，又有一封舟金。高赞扯尤辰到背处，说道：“颜小官人才貌，更无他说。若得少梅居间成就，万分之幸。”尤辰道：“小子领命。”高赞直送上船，方才分别。当夜夫妻两口，说了颜小官人一夜。正是：

不须玉杵千金聘，已许红绳两足缠。

再说钱青和尤辰，次日开船，风水不顺，直到更深，方才抵家。颜俊兀自秉烛夜坐，专听好音。二人叩门而入，备述昨朝之事。颜俊见亲事已成，不胜之喜，忙忙的就本月中择个吉日行聘。果然把那二十两借契送还了尤辰，以为谢礼。就择了十二月初三日成亲。高赞得意了女婿，况且妆奁久已完备，并不推阻。

日往月来，不觉十一月下旬，吉期将近。原来江南地方娶亲，不行古时亲迎之礼，都是女亲家和阿舅自送上门。女亲家谓之送娘，阿舅谓之抱嫁。高赞为选中了乘龙佳婿，到处夸扬，今日定要女婿上门亲迎，准备大开筵宴，遍请远近亲邻吃喜酒，先遣人对尤辰说知。尤辰吃了一惊，忙来对颜俊说了。颜俊道：“这番亲迎，少不得我自去走遭。”尤辰跌足道：“前日女婿上门，他举家都看个勾，行乐图也画得出在那里。今番又换了一个面貌，教做媒的如何措辞？好事定然中变！连累小子必然受辱！”颜俊听说，反抱怨起媒人来了道：“当初我原说过来，该是我姻缘，自然成就。若第一次上门时，自家去了，那见得今日进退两难！都是你捉弄我，故意说得高老十分古怪，不要我去，教钱家表弟替了。谁知高老甚是好情，一说就成，并不作难。这是我命中注定，该做他家的女婿，岂因见了钱表弟方才肯成！况且他家已受了聘礼，他

的女儿就是我的的人了，敢道个不字么？你看我今番自去，他怎生发付我？难道赖我的亲事不成？”尤辰摇着头道：“成不得！人也还在他家！你狠到那里去？若不肯把人送上轿，你也没奈何他！”颜俊道：“多带些人从去，肯便肯，不肯时打进去，抢将回来，便告到官司，有生辰吉帖为证，只是赖婚的不是，我并没差处。”尤辰道：“大官人休说满话！常言道：‘恶龙不斗地头蛇。’你的从人虽多，怎比得坐地的，有增无减。万一弄出事来，缠到官司，那老儿诉说，求亲的是一个，娶亲的又是一个。官府免不得与媒人诘问。刑罚之下，小子只得实说。连累钱大官人前程干系，不是耍处。”

颜俊想了一想道：“既如此，索性不去了，劳你明日去回他一声，只说前日已曾会过了，敝县没有亲迎的常规，还是从俗送亲罢。”尤辰道：“一发成不得。高老因看上了佳婿，到处夸其才貌。那些亲邻专等亲迎之时，都要来厮认。这是断然要去的。”颜俊道：“如此，怎么好？”尤辰道：“依小子愚见，更无别策，只得再央令表弟钱大官人走遭。索性哄他到底。哄得新人进门，你就靠家大了，不怕他又夺了去。结婚之后，纵然有话，也不怕他了。”颜俊顿了一顿口道：“话到有理！只是我的亲事，到作成别人去风光。央及他时，还有许多作难哩。”尤辰道：“事到其间，不得不如此了。风光只在一时，怎及得大官人终身受用！”颜俊又喜又恼。

当下别了尤辰，回到书房，对钱青说道：“贤弟，又要相烦一事。”钱青道：“不知兄又有何事？”颜俊道：“出月初三，是愚兄毕姻之期，初二日就要去亲迎。原要劳贤弟一行，方才妥当。”钱青道：“前日代劳，不过泛然之事。今番亲迎，是

个大礼，岂是小弟代得的？这个断然不可！”颜俊道：“贤弟所言虽当，但因初番会面，他家已认得了；如今忽换我去，必然疑心，此事恐有变卦。不但亲事不成，只恐还要成讼。那时连贤弟也有干系，却不是为小妨大，把一天好事自家弄坏了？若得贤弟亲迎回来，成就之后，不怕他闲言闲语，这是个权宜之术。贤弟须知：塔尖上功德，休得固辞。”钱青见他说得情辞恳切，只索依允。

颜俊又唤过吹手及一应接亲人从，都分付了说话，不许漏泄风声，取得亲回，都有重赏。众人谁敢不依。到了初二日侵晨，尤辰便到颜家相帮安排亲迎礼物，及上门各项赏赐，都封得停停当当。其钱青所用，及儒巾圆领丝绦皂靴，并皆齐备。又分派各船食用，大船二只，一只坐新人，一只媒人共新郎同坐；中船四只，散载众人；小船四只，一者护送，二者以备杂差。十余只船，筛锣掌号，一齐开出湖去。一路流星炮杖，好不兴头。正是：

门阑多喜气，女婿近乘龙。

船到西山，已是下午。约莫离高家半里停泊，尤辰先到高家报信。一面安排亲迎礼物，及新人乘坐百花彩轿，灯笼火把，共有数百。钱青打扮整齐，另有青绢暖轿，四抬四绰，笙箫鼓乐，径望高家而来。那山中远近人家，都晓得高家新女婿才貌双全，竟来观看，挨肩并足，如看神会故事的一般热闹。钱青端坐轿中，美如冠玉，无不喝采。有妇女曾见过秋芳的，便道：“这般一对夫妻，真个郎才女貌！高家拣了许多女婿，今日果然被他拣着了。”不题众人。

且说高赞家中，大排筵席，亲朋满坐，未及天晚，堂中

点得画烛通红。只听得乐声聒耳，门上人报道：“娇客轿子到门了。”宾相披红插花，忙到轿前作揖，念了诗赋，请出轿来。众人谦恭揖让，延至中堂奠雁。行礼已毕，然后诸亲一一相见。众人见新郎标致，一个个暗暗称羨。献茶后，吃了茶果点心，然后定席安位。此日新女婿与寻常不同，面南专席，诸亲友环坐相陪，大吹大擂的饮酒。随从人等，外厢另有款待。

且说钱青坐于席上，只听得众人不住声的赞他才貌，贺高老选婿得人。钱青肚里暗笑道：“他们好似见鬼一般！我好像做梦一般！做梦的醒了，也只扯淡；那些见神见鬼的，不知如何结末哩？我今日且落得受用。”又想到：“我今日做替身，担了虚名，不知实受还在几时？料想不能如此富贵。”转了这一念，反觉得没兴起来。酒也懒吃了。高赞父子，轮流敬酒，甚是殷勤。钱青怕担误了表兄的正事，急欲抽身。高赞固留，又坐了一回。用了汤饭，仆从的酒都吃完了。

约莫四鼓，小乙走在钱青席边，催促起身。钱青教小乙把赏封给散，起身作别。高赞量度已是五鼓时分，赔嫁妆奁俱已点检下船，只待收拾新人上轿。只见船上人都走来说：“外边风大，难以行船，且消停一时，等风头缓了好走。”原来半夜里便发了大风。那风刮得好利害！只见：山间拔木扬尘，湖内腾波起浪。只为堂中鼓乐喧阗，全不觉得。高赞叫乐人住了吹打、听时，一片风声，吹得怪响，众皆愕然。急得尤辰只把脚跳，高赞心中大是不乐，只得重新入席，一面差人在外专看风色。看看天晓，那风越狂起来，刮得彤云密布，雪花飞舞。众人都起身看着天，做一块儿商议。一个道：“这风还不像就住的。”一个道：“半夜起的风，原要半夜里住。”

又一个道：“这等雪天，就是没风也怕行不得。”又一个道：“只怕这雪还要大哩！”又一个道：“风太急了，住了风，只怕湖胶。”又一个道：“这太湖不愁他胶断，还怕的是风雪。”众人是恁般闲讲。高老和尤辰好生气闷！又捱一会，吃了早饭，风愈狂，雪愈大，料想今日过湖不成。错过了吉日良时，残冬腊月，未必有好日了。况且笙箫鼓乐，乘兴而来，怎好教他空去？

事在千难万难之际，坐间有个老者，唤做周全，是高赞老邻，平日最善处分乡里之事，见高赞沉吟无计，便道：“依老汉愚见，这事一些不难。”高赞道：“足下计将安在？”周全道：“既是选定日期，岂可错过！令婿既已到宅，何不就此结亲？趁这筵席，做了花烛。等风息，从容回去，岂非全美！”众人齐声道：“最好！”高赞正有此念，却喜得周老说话投机。当下便分付家人，准备洞房花烛之事。

却说钱青虽然身子在此，本是个局外之人，起初风大风小，也还不在他心上。忽见周全发此议论，暗暗心惊，还道高老未必听他，不想高老欣然应允，老大着忙，暗暗叫苦。欲央尤少梅代言，谁想尤辰平昔好酒，一来天气寒冷，二来心绪不佳，斟着大杯，只顾吃。吃得烂醉如泥，在一壁厢空椅子上，打鼾去了。铁青只得自家开口道：“此百年大事，不可草草，不妨另择个日子，再来奉迎。”高赞那里肯依，便道：“翁婿一家，何分彼此！况贤婿尊人已不在堂，可以自专。”说罢，高赞入内去了。钱青又对各位亲邻，再三央及，不愿在此结亲。众人都是奉承高老的，那一个不极口赞成。

钱青此时无可奈何，只推出恭，到外面时，却叫颜小乙

与他商议。小乙心上也道不该，只教钱秀才推辞，此外别无良策。钱青道：“我已辞之再四，其奈高老不从！若执意推辞，反起其疑。我只要委曲周全你家主一桩大事，并无欺心。若有苟且，天地不容。”主仆二人正在讲话，众人都攒拢来道：“此是美事，令岳意已决矣，大官人不须疑虑！”钱青嘿然无语。众人揖钱青请进。午饭已毕，重排喜筵。宾相披红喝礼，两位新人打扮登堂，照依常规行礼，结了花烛。正是：

百年姻眷今宵就，一对夫妻此夜新。

得意事成失意事，有心人遇没心人。

其夜酒阑人散，高赞老夫妇亲送新郎进房，伴娘替新娘卸了头面。几遍催新郎安置，钱青只不答应。正不知什么意故，只得伏侍新娘先睡，自己出房去了。丫鬟将房门掩上，又催促官人上床。钱青心上如小鹿乱撞，勉强答应一句道：“你们先睡。”丫鬟们乱了一夜，各自倒东歪西去打瞌睡。钱青本待秉灯达旦，一时不曾讨得几支蜡烛，到烛尽时，又不好声唤，忍着一肚子闷气，和衣在床外侧身而卧，也不知女孩儿头东头西。次早清清天亮，便起身出外，到舅子书馆中去梳洗。高赞夫妻只道他少年害羞，亦不为怪。是日雪虽住了，风尚不息，高赞且做庆贺筵席。钱青吃得酩酊大醉，坐到更深进房，女孩儿又先睡了。钱青打熬不过，依旧和衣而睡，连小娘子的被窝儿也不敢触着。又过一晚，早起时，见风势稍缓，便要起身。高赞定要留过三朝，方才肯放。钱青拗不过，只得又吃了一日酒。坐间背地里和尤辰说起夜间和衣而卧之事。尤辰口虽答应，心下未必准信。事已如此，只索由他。

却说女孩儿秋芳自结亲之夜，偷眼看那新郎，生得果然

齐整，心中暗暗欢喜。一连两夜，都则衣不解带，不解其故。“莫非怪我先睡了，不曾等待得他？”此是第三夜了，女孩儿预先分付丫鬟，只等官人进房，先请他安息。丫鬟奉命，只等新郎进来，便替他解衣科帽。钱青见不是头，除了头巾，急急的跳上床去，贴着床里自睡，仍不脱衣。女孩儿满怀不乐，只得也和衣睡了，又不好告诉爹娘。到第四日，天气晴和，高赞预先备下送亲船只，自己和老婆亲送女孩儿过湖。娘女共是一船，高赞与钱青、尤辰又是一船。船头俱挂了杂彩，鼓乐振天，好生闹热。只有小乙受了家主之托，心中甚不快意。驾个小小快船，赶路先行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颜俊自从打发众人迎亲去后，悬悬而望。到初二日半夜，听得刮起大风大雪，心上好不着忙。也只见道风雪中船行得迟，只怕挫了时辰，那想过不得湖！一应花烛筵席，准备十全。等了一夜，不见动静，心下好闷，想道：“这等大风，到是不曾下船还好；若在湖中行动，老大担忧哩。”又想到：“若是不曾下船，我岳丈知道错过吉期，岂肯胡乱把女儿送来，定然要另选个日子。又不知几时吉利？可不闷杀了人！”又想到：“若是尤少梅能事时，在岳丈前撺掇，权且迎来，那时我那管时日利与不利，且落得早些受用。”如此胡思乱想，坐不安席，不住的在门前张望。

到第四日风息，料道决有佳音。等到午后，只见小乙先回报道：“新娘已取来了，不过十里之遥。”颜俊问道：“吉期挫过，他家如何肯放新人下船？”小乙道：“高家只怕挫过好日，定要结亲。钱大官人替东人权做新郎三日了。”颜俊道：“既结了亲，这三夜钱大官人难道竟在新人房里睡的？”小乙

道：“睡是同床的，却不曾动弹。那钱大官人是看得熟鸭蛋伴得小娘眠的。”颜俊骂道：“放屁！那有此理！我托你何事？你如何不叫他推辞；却做下这等勾当？”小乙道：“家人也说过来，钱大官人道：‘我只要周全你家之事，若有半点欺心，天神鉴察。’”颜俊此时：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一把掌将小乙打在一边，气忿忿的奔出门外，专等钱青来厮闹。

恰好船已拢岸。钱青终有细腻，预先嘱咐尤辰伴住高老，自己先跳上岸。只为自反无愧，理直气壮，昂昂的步到颜家门首，望见颜俊，笑嘻嘻的正要上前作揖，告诉衷情。谁知颜俊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此际便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，不等开言，便扑的一头撞去，咬定牙根，狠狠的骂道：“天杀的！你好快活！”说声未毕，查开五指，将钱青和巾和发，扯做一把，乱踢乱打，口里不绝声的道：“天杀的！好欺心！别人费了钱财，把与你见成受用！”钱青口中也自分辩。颜俊打骂忙了，那里听他半个字儿。家人也不敢上前相劝。钱青吃打慌了，但呼救命。船上人听得闹吵，都上岸来看。只见一个丑汉，将新郎痛打，正不知甚么意故。都走拢来解劝，那里劝得他开？高赞盘问他家人，那家人料瞒不过，只得实说了。高赞不闻犹可，一闻之时，心头火起，大骂尤辰无理，做这等欺三瞒四的媒人，说骗人家女儿。也扭着尤辰乱打起来。高家送亲的人，也自心怀不平，一齐动手要打那丑汉。颜家的家人回护家主，就与高家从人对打。先前颜俊和钱青是一对厮打，以后高赞和尤辰是两对厮打，结末两家家人，扭做一团厮打。看的人重重叠叠，越发多了，街道拥塞难行，却似：

九里山前摆阵势，昆阳城下赌输赢。

事有凑巧，其时本县大尹恰好送了上司回轿，至于北门，见街上震天喧嚷，却是厮打的，停了轿子，喝教拿下。众人见知县相公拿人，都则散了。只有颜俊兀自扭住钱青，高赞兀自扭住尤辰，纷纷告诉，一时不得其详。大尹都教带到公庭，逐一细审，不许搀口。见高赞年长，先叫他上堂诘问。高赞道：“小人是洞庭山百姓，叫做高赞，为女择婿，相中了女婿才貌，将女许配。初三日，女婿上门亲迎，因被风雪所阻。小人留女婿在家，完了亲事。今日送女到此，不期遇了这个丑汉，将小人的女婿毒打。小人问其缘故，却是那丑汉买嘱媒人，要哄骗小人的女儿为婚，却将那姓钱的后生，冒名到小人家里。老爷只问媒人，便知奸弊。”大尹道：“媒人叫做甚名字？可在这里么？”高赞道：“叫做尤辰，见在台下。”

大尹喝退高赞，唤尤辰上来，骂道：“弄假成真，以非为是，都是你弄出这个伎俩！你可实实供出，免受重刑。”尤辰初时还只含糊抵赖。大尹发怒，喝教取夹棍伺候。尤辰虽然市井，从未熬刑，只得实说：起初颜俊如何央小人去说亲，高赞如何作难，要选才貌，后来如何央钱秀才冒名去拜望，直到结亲始末，细细述了一遍。大尹点头道：“此是实情了。颜俊这厮费了许多事，却被别人夺了头筹，也怪不得发恼。只是起先设心哄骗的不是。”便教颜俊，审其口词。颜俊已听尤辰说了实话，又见知县相公词气温和，只得也叙了一遍，两口相同。

大尹结末唤钱青上来，一见钱青青年美貌，且被打伤，便有几分爱他怜他之意，问道：“你是个秀才，读孔子之书，达

周公之礼，如何替人去拜望迎亲，同谋哄骗，有乖行止？”钱青道：“此事原非生员所愿，只为颜俊是生员表兄，生员家贫，又馆谷于他家，被表兄再四央求不过，勉强应承。只道一时权宜，玉成其事。”大尹道：“住了！你既为亲情而往，就不该与那女儿结亲了。”钱青道：“生员原只代他亲迎。只为一连三日大风，太湖之隔，不能行舟，故此高赞怕误了婚期，要生员就彼花烛。”大尹道：“你自知替身，就该推辞了。”颜俊从傍磕头道：“青天老爷！只看他应承花烛，便是欺心。”大尹喝道：“不要多嘴，左右扯他下去。”再问钱青：“你那时应承做亲，难道没有个私心？”钱青道：“只问高赞便知。生员再三推辞，高赞不允。生员若再辞时，恐彼生疑，误了表兄的大事，故此权成大礼。虽则三夜同床，生员和衣而睡，并不相犯。”大尹呵呵大笑道：“自古以来，只有一个柳下惠坐怀不乱。那鲁男子就自知不及，风雪之中，就不肯放妇人进门了。你少年子弟，血气未定，岂有三夜同床，并不相犯之理？这话哄得那一个！”钱青道：“生员今日自陈心迹，父母老爷未必相信。只教高赞去问自己的女儿，便知真假。”大尹想道：“那女儿若有私情，如何肯说实话？”当下想出个主意来，便教左右唤到老实稳婆一名，到舟中试验高氏是否处女，速来回话。

不一时，稳婆来覆知县相公，那高氏果是处子，未曾破身。颜俊在阶下听说高氏还是处子，便叫喊道：“既是小的妻子不曾破坏，小的情愿成就。”大尹又道：“不许多嘴！”再叫高赞道：“你心下愿将女儿配那一个？”高赞道：“小人初时原看中了钱秀才，后来女儿又与他做过花烛。虽然钱秀才不欺

暗室，与小女即无夫妇之情，已定了夫妇之义。若教女儿另嫁颜俊，不惟小人不愿，就是女儿也不愿。”大尹道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钱青心下到不肯，便道：“生员此行，实是为公不为私。若将此女归了生员，把生员三夜衣不解带之意全然没了。宁可令此女别嫁，生员决不敢冒此嫌疑，惹人谈论。”大尹道：“此女若归他人，你过湖这两番替人诬骗，便是行止有亏，干碍前程了。今日与你成就亲事，乃是遮掩你的过失。况你的心迹已自洞然，女家两相情愿，有何嫌疑？休得过让，我自有明断。”遂举笔判云：

高赞相女配夫，乃其常理；颜俊借人饰己，实出奇闻。东床已招佳选，何知以羊易牛；西邻纵有责言，终难指鹿为马。两番渡湖，不让传书柳毅；三宵隔被，何惭秉烛云长。风伯为媒，天公作合。佳男配了佳妇，两得其宜；求妻到底无妻，自作之孽。高氏断归钱青，不须另作花烛。颜俊既不合设骗局于前，又不合奋老拳于后。事已不谐，姑免罪责。所费聘仪，合助钱青，以赎一击之罪。尤辰往来煽诱，实启衅端，重惩示儆。

判讫，喝教左右，将尤辰重责三十板，免其画供，竟行逐出，盖不欲使钱青冒名一事彰闻于人也。高赞和钱青拜谢。一干人出了县门，颜俊满面羞惭，敢怒而不敢言，抱头鼠窜而去，有好几月不敢出门。尤辰自回家将息棒疮不题。

却说高赞邀钱青到舟中，反殷勤致谢道：“若非贤婿才行俱全，上官起敬，小女几乎错配匪人。今日到要屈贤婿同小女到舍下少住几时，不知贤婿宅上还有何人？”钱青道：“小

婿父母俱亡，别无亲人在家。”高赞道：“既如此，一发该在舍下住了，老夫供给读书，贤婿意下如何？”钱青道：“若得岳父扶持，足感盛德。”是夜开船离了吴江，随路宿歇。次日早到西山。一山之人闻知此事，皆当新闻传说。又知钱青存心忠厚，无不钦仰。后来钱青一举成名，夫妻偕老。有诗为证：

丑脸如何骗美妻，作成表弟得便宜。

可怜一片吴江月，冷照鸳鸯湖上飞。

第八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

自古姻缘天定，不由人力谋求。有缘千里也相投，对面无缘不偶。仙境桃花出水，宫中红叶传沟。三生簿上注风流，何用冰人开口。

这首《西江月》词，大抵说人的婚姻，乃前生注定，非人力可以勉强。今日听在下说一桩意外姻缘的故事，唤做《乔太守乱点鸳鸯谱》。

这故事出在那个朝代？何处地方？那故事出在大宋景祐年间，杭州府有一人姓刘名秉义，是个医家出身。妈妈谈氏，生得一对儿女。儿子唤做刘璞，年当弱冠，一表非俗，已聘下孙寡妇的女儿珠姨为妻。那刘璞自幼攻书，学业已就，到十六岁上，刘秉义欲令他弃了书本，习学医业。刘璞立志大就，不肯改业，不在话下。女儿小名慧娘，年方一十五岁，已受了邻近开生药铺裴九老家之聘。那慧娘生得姿容艳丽，意态妖娆，非常标致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蛾眉带秀，凤眼含情，腰如弱柳迎风，面似娇花拂水。体态轻盈，汉家飞燕同称；性格风流，吴国西施并美。蕊宫仙子谪人间，月殿嫦娥临下界。不题慧娘貌美。且说刘公见儿子长大，同妈妈商议，要

与他完姻。方待教媒人到孙家去说，恰好裴九老也教媒人来说，要娶慧娘。刘公对媒人道：“多多上覆裴亲家，小女年纪尚幼，一些妆奁未备，须再过几时，待小儿完姻过了，方及小女之事，目下断然不能从命。”媒人得了言语，回复裴家。那裴九老因是老年得子，爱惜如珍宝一般，恨不能风吹得大，早些儿与他毕了姻事，生男育女。今日见刘公推托，好生不喜，又央媒人到刘家说道：“令爱今年一十五岁，也不算做小了，到我家来时，即如女儿一般看待，决不难为。就是妆奁厚薄，但凭亲家，并不计论，万望亲家曲允则个。”刘公立意先要与儿子完姻，然后嫁女。媒人往返了几次；终是不允。裴九老无奈，只得忍耐。当时若是刘公允了，却不省好些事体？止因执意不从，到后生出一段新闻，传说至今。正是：

只因一着错，满盘俱是空。

却说刘公回脱了裴家，央媒人张六嫂到孙家去说儿子的姻事。元来孙寡妇母家姓胡，嫁的丈夫孙恒，原是旧家子弟。自十六岁做亲，十七岁就生下一个女儿，唤名珠姨，才隔一岁，又生个儿子，取名孙润，小字玉郎。两个儿女，方在襁褓中，孙恒就亡过了。亏孙寡妇有些节气，同着养娘，守这两个儿女，不肯改嫁，因此人都唤他是孙寡妇。光阴迅速，两个儿女渐渐长成。珠姨便许了刘家，玉郎从小聘定善丹青徐雅的女儿文哥为妇。那珠姨、玉郎都生得一般美貌，就如良玉碾成，白粉团就一般。加添资性聪明，男善读书，女工针指。还有一件，不但才貌双全，且又孝悌兼全。闲话休题。

且说张六嫂到孙家传达刘公之意，要择吉日娶小娘子过门。孙寡妇母子相依，满意欲要再停几时，因想男婚女嫁，乃

是大事，只得应承，对张六嫂道：“上覆亲翁亲母，我家是孤儿寡妇，没甚大妆奁嫁送，不过随常粗布衣裳，凡事不要见责。”张六嫂覆了刘公。刘公备了八盒羹果礼物并吉期送到孙家。孙寡妇受了吉期，忙忙的制办出嫁东西。看看日子已近，母子不忍相离，终日啼啼哭哭。

谁想刘璞因冒风之后，出汗虚了，变为寒症，人事不省，十分危笃。吃的药就如泼在石上，一毫没用。求神问卜，俱说无救。吓得刘公夫妻魂魄都丧，守在床边，吞声对泣。刘公与妈妈商议道：“孩儿病势恁样沉重，料必做亲不得。不如且回了孙家，等待病痊，再择日罢。”刘妈妈道：“老官儿，你许多年纪了，这样事难道还不晓得？大凡病人势凶，得喜事一冲就好了。未曾说起的还要去相求。如今现成事体，怎么反要回他！”刘公道：“我看孩儿病体，凶多吉少。若娶来家冲得好时，此是万千之喜，不必讲了；倘或不好，可不害了人家子女，有个晚嫁的名头。”刘妈妈道：“老官，你但顾了别人，却不顾自己。你我费了许多心机，定得一房媳妇。谁知孩儿命薄，临做亲，却又患病起来。今若回了孙家，孩儿无事，不消说起。万一有些山高水低，有甚把臂，那原聘还了一半，也算是他们忠厚了，却不是人财两失！”刘公道：“依你便怎样？”刘妈妈道：“依着我，分付了张六嫂，不要题起孩儿有病，竟娶来家，就如养媳妇一般。若孩儿病好，另择日结亲；倘然不起，媳妇转嫁时，我家原聘并各项使费，少不得班足了，放他出门，却不是个万全之策。”刘公耳朵原是棉花做的，就依着老婆，忙去叮嘱张六嫂不要泄漏。

自古道：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刘公便瞒着孙家，那知

他紧隔壁的邻家姓李名荣，曾在人家管过解库，人都叫做李都管，为人极是刁钻，专一打听人家的细事，喜谈乐道。因他做主管时，得了些不义之财，手中有钱，所居与刘家基址相连，意欲强买刘公房子，刘公不肯，为此两下面和意不和，巴不能刘家有些事故，幸灾乐祸。晓得刘璞有病危急，满心欢喜，连忙去报知孙家。孙寡妇听见女婿病凶，恐防误了女儿，即使养娘去叫张六嫂来问。张六嫂欲待不说，恐怕刘璞有变，孙寡妇后来埋怨；欲要说了，又怕刘家见怪。事在两难，欲言又止。孙寡妇见他半吞半吐，越发盘问得急了。张六嫂隐瞒不过，乃说：“偶然伤风，原不是十分大病。将息到做亲时，料必也好了。”孙寡妇道：“闻得他病势十分沉重，你怎说得这般轻易？这事不是当耍的。我受了千辛万苦，守得这两个儿女成人，如珍宝一般。你若含糊赚了我女儿时，少不得和你性命相博，那时不要见怪。”又道：“你去到刘家说：若果然病重，何不待好了，另择日子。总是儿女年纪尚小，何必恁般忙迫！问明白了，快回报一声。”张六嫂领了言语，方欲出门，孙寡妇又叫转道：“我晓得你决无实话回我的。我令养娘同你去走遭，便知端的。”张六嫂见说教养娘同去，心中着忙道：“不消得！好歹不误大娘之事。”孙寡妇那里肯听，教了养娘些言语，跟张六嫂同去。

张六嫂擺脫不得，只得同到刘家。恰好刘公走出门来，张六嫂欺养娘不认得，便道：“小娘子少待，等我问句话来。”急走上前，拉刘公到一边，将孙寡妇适来言语细说，又道：“他因放心不下，特教养娘同来讨个实信，却怎的回答？”刘公听见养娘来看，手足无措，埋怨道：“你怎不阻挡住了？却与他

同来！”张六嫂道：“再三拦阻，如何肯听，教我也没奈何。如今且留他进去坐了，你们再去从长计较回他，不要连累我后日受气。”说还未毕，养娘已走过来。张六嫂就道：“此间便是刘老爹。”养娘深深道个万福。刘公还了礼道：“小娘子请里面坐。一齐进了大门，到客坐内。刘公道：“六嫂，你陪小娘子坐着，待我教老荆出来。”张六嫂道：“老爹自便。”

刘公急急走到里面，一五一十，学于妈妈，又说：“如今养娘在外，怎地回他？倘要进来探看孩儿，却又如何掩饰？不如改了日子罢。”妈妈道：“你真是个死货！他受了我家的聘，便是我家的人了，怕他怎的！不要着忙，自有道理。”便教女儿慧娘：“你去将新房中收拾整齐，留孙家妇女吃点心。”慧娘答应自去。

刘妈妈即走向外边，与养娘相见毕，问道：“小娘子下顾，不知亲母有甚话说？”养娘道：“俺大娘闻得大官人有恙，放心不下，特教男女来问候。二来上覆老爹大娘：若大官人病体初痊，恐未可做亲，不如再停几时，等大官人身子健旺，另拣日罢。”刘妈妈道：“多承亲母过念，大官人虽是有些身子不快，也是偶然伤风，原非大病。若要另择日子，这断不能勾的。我们小人家的买卖，千难万难，方才支持得停当。如错过了，却不又费一番手脚。况且有病的人，巴不得喜事来冲，他病也易好。常见人家要省事时，趁着这病来见喜，何况我家吉期送已多日，亲戚都下了帖儿请吃喜筵，如今忽地换了日子，他们不道你们不肯，必认做我们讨媳妇不起。传说开去，却不被人笑耻，坏了我家名头？烦小娘子回去上覆亲母，不必担忧，我家干系大哩！”养娘道：“大娘话虽说得

是。请问大官人睡在何处？待男女候问一声，好家去回报大娘，也教他放心。”刘妈妈道：“适来服了发散的药，正好睡在那里，我与小娘子代言罢。事体总在刚才所说了，更无别说。”张六嫂道：“我原说偶然伤风，不是大病。你们大娘，不肯相信，又要你来，如今方见老身不是说谎的了。”

养娘道：“既如此，告辞罢。”便要起身。刘妈妈道：“那有此理！说话忙了，茶也还没有吃，如何便去？”即邀到里边，又道：“我房里腌腌臢臢，到在新房里坐罢。”引入房中，养娘举目看时，摆设得十分齐整。刘妈妈又道：“你看我家诸事齐备，如何肯又改日子？就是做了亲，大官人到还要留在我房中歇宿，等身子全愈了，然后同房哩。”养娘见他整备得停当，信以为实。当下刘妈妈教丫鬟将出点心茶来摆上，又教慧娘同来相陪。养娘心中想道：“我家珠姨是极标致的了，谁想这女娘也恁般出色！”吃了茶，作别出门。临行，刘妈妈又再三嘱咐张六嫂：“是必来覆我一声。”

养娘同着张六嫂回到家中，将上项事说与主母。孙寡妇听了，心中到没了主意，想道：“欲待允了，恐怕女婿真个病重，变出些不好来，害了女儿；将欲不允，又恐女婿果是小病已愈，误了吉期。”疑惑不定，乃对张六嫂道：“大嫂，待我酌量定了，明早来取回信罢。”张六嫂道：“正是，大娘从容计较计较，老身明早来也。”说罢自去。

且说孙寡妇与儿子玉郎商议：“这事怎生计结？”玉郎道：“看起来还是病重，故不要养娘相见。如今必要回他另择日子，他家也没奈何，只得罢休。但是空费他这番东西，见得我家没有情义，倘后来病好相见之间，觉道没趣。若依了他们时，

又恐果然有变，那时进退两难，懊悔却便迟了。依着孩儿，有个两全之策在此，不知母亲可听？”孙寡妇道：“你且说是甚两全之策？”玉郎道：“明早教张六嫂去说，日子便依着他家，妆奁一毫不带。见喜过了，到第三朝就要接回。等待病好，连妆奁送去。是恁样，纵有变故，也不受他们笼络，这却不是两全其美。”孙寡妇道：“你真是个孩子家见识！他们一时假意应承娶去，过了三朝，不肯放回，却怎么处？”玉郎道：“如此怎好？”

孙寡妇又想了一想道：“除非明日教张六嫂依此去说，临期教姐姐闪过一边，把你假扮了送去。皮箱内原带一副道袍鞋袜。预防到三朝，容你回来，不消说起；倘若不容，且住在那里，看个下落。倘有三长两短，你取出道袍穿了，竟自走回，那个扯得你住！”玉郎道：“别事便可，这事却使不得！后来被人晓得，教孩儿怎生做人？”孙寡妇见儿子推却，心中大怒道：“纵别人晓得，不过是要笑之事，有甚大害！”玉郎平昔孝顺，见母亲发怒，连忙道：“待孩儿去便了！只会梳头，却怎么好？”孙寡妇道：“我教养娘伏侍你去便了。”计较已定，次早张六嫂来讨回音，孙寡妇与他说如此如此，恁般恁般。“若依得，便娶过去；依不得，便另择日罢。”张六嫂覆了刘家，——如命。你道他为何就肯了？只因刘璞病势愈重，恐防不妥，单要哄媳妇到了家里，便是买卖了。故此将错就错，更不争长竞短。那知孙寡妇已先参透机关，将个假货送来。刘妈妈反做了周郎妙计高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话休烦絮。到了吉期，孙寡妇把玉郎妆扮起来，果然与女儿无二，连自己也认不出真假，又教习些女人礼数。诸色

好了，只有两件难以遮掩，恐怕露出事来。那两件？第一件是足与女子不同。那女子的尖尖萋萋，凤头一对，露在湘裙之下，莲步轻移，如花技招骂一般。玉郎是个男子汉，一只脚比女子的有三四只大。虽然把扫地长裙遮了，教他缓行细步，终是有些蹊跷。这也还在下边，无人来渴起裙儿观看，还隐藏得过。第二件是耳上环儿。此乃女子平常日时所戴，爱轻巧的，也少不得戴对丁香儿，那极贫小户人家，没有金的银的，就是铜锡的，也要买对儿戴着。今日玉郎扮做新人，满头珠翠；若耳上没有环儿，可成模样么？他左耳还有个环眼，乃是幼时恐防难养穿过的，那右耳却没眼儿，怎生戴得？孙寡妇左思右想，想出一个计策来。你道是甚计策？他教养娘讨个什小膏药，贴在右耳。若问时，只说环眼生着疮，戴不得环子，露出左耳上眼儿掩饰。打点停当，将珠姨藏过一间房里，专候迎亲人来。

到了黄昏时候，只听得鼓乐喧天，迎亲轿子已到门首。张六嫂先入来，看见新人打扮得如天神一般，好不欢喜，眼前不见玉郎，问道：“小官人怎地不见？”孙寡妇道：“今日忽然身子有些不健，睡在那里，起来不得。”那婆子不知就里，不来再问。孙寡妇将酒饭犒赏了来人，宾相念起诗赋，请新人上轿。玉郎兜上方巾，向母亲作别。孙寡妇一路假哭，送出门来。上了轿子，教养娘跟着，随身只有一只皮箱，更无一毫枚毫。孙寡妇又叮嘱张六嫂道：“与你说过，三朝就要送回的，不要失信！”张六嫂连声答应道：“这个自然！”

不题孙寡妇。且说迎亲的，一路笙箫聒耳，灯烛辉煌，到了刘家门首。宾相过来说道：“新人将已出轿，没新郎迎接，

难道教他独自拜堂不成？”刘公道：“这却怎好？不要拜罢！”刘妈妈道：“我自有道理，教女儿陪拜便了。”即令慧娘出来相迎。宾相念了阑门诗赋，请新人出了轿子，养娘和张六嫂两边扶着。慧姐相迎，进了中堂。先拜了天地，次及公姑亲戚，双双却是两个女人同拜。随从人没一个不掩口而笑。都相见过了，然后姑嫂对拜。刘妈妈道：“如今到房中去与孩子冲喜。”乐人吹打，引新人进房，来至卧床边。刘妈妈揭起帐子，叫道：“我的儿，今日娶你媳妇来家冲喜，你须挣扎精神则个。”连叫三四次，并不则声。刘公将灯照时，只见头儿歪在半边，昏迷去了。

原来刘璞病得身子虚弱，被鼓乐一震，故此迷昏。当下老夫妻手忙脚乱，掐住人中，即教取过热汤，灌了几口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方才苏醒。刘妈妈教刘公看着儿子，自己引新人进新房中去。揭起方巾，打一看时，美丽如画，亲戚无不喝采。只有刘妈妈心中反觉苦楚，他想：“媳妇恁般美貌，与儿子正是一对儿。若得双双奉侍老夫妻的暮年，也不枉一生辛苦。谁想他没福，临做亲却染此大病，十分中到有九分不妙。倘有一差两误，媳妇少不得归于别姓，岂不目前空喜！”

不题刘妈妈心中之事。且说玉郎也举目看时，许多亲戚中，只有姑娘生得风流标致，想道：“好个女子，我孙润可惜已定了妻子。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，一定要求他为妇。”这里玉郎方在赞美，谁知慧娘心中也想道：“一向张六嫂说他标致，我还未信，不想话不虚传。只可惜哥哥没福受用，今夜教他孤眠独宿。若我丈夫像得他这样美貌，便称我的生平了。只怕不能够哩！”

不题二人彼此欣羨。刘妈妈请众亲戚赴过花红筵席，各自分头歇息。宾相乐人，俱已打发去了。张六嫂没有睡处，也自归家。玉郎在房，养娘与他卸了首饰，秉烛而坐，不敢便寝。刘妈妈与刘公商议道：“媳妇初到，如何教他独宿？可教女儿去陪伴。”刘公道：“只怕不稳便，繇他自睡罢。”刘妈妈不听，对慧娘道：“你今夜相伴嫂嫂在新房中去睡，省得他怕冷静。”慧娘正爱着嫂嫂，见说教他相伴，恰中其意。刘妈妈引慧娘到新房中道：“娘子，只因你官人有些小恙，不能同房，特令小女来陪你同睡。”玉郎恐露出马脚，回道：“奴家自来最怕生人，到不消罢。”刘妈妈道：“呀！你们姑嫂年纪相仿，即如姊妹一般，正好相处，怕怎的！你若嫌不稳时，各自盖着条被儿，便不妨了。”对慧娘道：“你去收拾了被窝过来。”慧娘答应而去。

玉郎此时又惊又喜：喜的是心中正爱着姑娘标致，不想天与其便，刘妈妈令来陪卧，这事便有几分了；惊的是恐他不允，一时叫喊起来，反坏了自己之事。又想到：“此番挫过，后会难逢！看这姑娘年纪已在当时，情窦料也开了，须用工缓缓撩拨热了，不怕不上我钓。”心下正想，慧娘教丫鬟拿了被儿同进房来，放在床上。刘妈妈起身，同丫鬟自去。慧娘将房门闭上，走到玉郎身边，笑容可掬，乃道：“嫂嫂，适来见你一些东西不吃，莫不饿了？”玉郎道：“到还未饿。”慧娘又道：“嫂嫂，今后要甚东西，可对奴家说知，自去拿来，不要害羞不说。”玉郎见他意儿殷勤，心下暗喜，答道：“多谢姑娘美情！”慧娘见灯上结着一个大大花儿，笑道：“嫂嫂，好个灯花儿，正对着嫂嫂，可知喜也！”玉郎也笑道：“姑娘休

得取笑，还是姑娘的喜信。”慧娘道：“嫂嫂话儿到会耍人。”两个闲话一回。

慧娘道：“嫂嫂，夜深了，请睡罢。”玉郎道：“姑娘先请。”慧娘道：“嫂嫂是客，奴家是主，怎敢僭先！”玉郎道：“这个房中还是姑娘是客。”慧娘笑道：“恁样占先了。”便解衣先睡。养娘见两下取笑，觉道玉郎不怀好意，低低说道：“官人，你须要斟酌，此事不是当耍的。倘大娘知了，连我也不好。”玉郎道：“不消嘱咐，我自晓得，你自去睡。”养娘便去旁边打个铺儿睡下。

玉郎起身携着灯儿，走到床边，揭起帐子照看，只见慧娘卷着被儿，睡在里床，见玉郎将灯来照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嫂嫂，睡罢了，照怎的？”玉郎也笑道：“我看姑娘睡在那一头，方好来睡。”把灯放在床前一只小卓儿上，解衣入帐，对慧娘道：“姑娘，我与你一头睡了，好讲话耍子。”慧娘道：“如此最好。”玉郎钻下被里，卸了上身衣服，下体小衣却穿着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今年青春了？”慧娘道：“一十五岁。”又问：“姑娘许的是那一家？”慧娘怕羞，不肯回言。玉郎把头捩到他枕上，附耳道：“我与你一般是女儿家，何必害羞？”慧娘方才答道：“是开生药铺的裴家。”又问道：“可见说佳期还在何日？”慧娘低低道：“近日曾教媒人再三来说，爹道奴家年纪尚小，回他们再缓几时哩。”玉郎笑道：“回了他家，你心下可不气恼么？”慧娘伸手把玉郎的头推下枕来，道：“你不是个好人！哄了我的话，便来耍人。我若气恼时，今夜你心里还不知怎地恼着哩。”玉郎依旧又捩到枕上道：“你且说我有甚恼？”慧娘道：“今夜做亲没有个对儿，怎地不恼？”玉郎道：“如今有

姑娘在此，便是个对儿了，又有甚恼！”慧娘笑道：“恁样说，你是我的娘子了。”玉郎道：“我年纪长似你，丈夫还是我。”慧娘道：“我今夜替哥哥拜堂，就是哥哥一般，还该是我。”玉郎道：“大家不要争，只做个女夫妻罢。”两个说风话耍子，愈加亲热。

玉郎料想没事，乃道：“既做了夫妻，如何不合被儿睡？”口中便说，两手即掀开他的被儿，捱过身来，伸手便去摸他上身，腻滑如酥，下体却也穿着小衣。慧娘此时已被玉郎调动春心，忘其所以，任玉郎摩弄，全然不拒。玉郎摩弄了一回，慧娘双手推开半边。玉郎着了急，连忙道：“我是你嫂嫂的兄弟玉郎。闻得你哥哥病势沉重，未知怎地。我母亲不舍得姐姐出门，又恐误了你家吉期，故把我假妆嫁来。等你哥哥病好，然后送姐姐过门。不想天付良缘，到与娘子成了夫妇。此情只许你我晓得，不可泄漏。”说罢，又翻身上来。慧娘初时只道是真女人，尚然心爱，如今却是个男子，岂不欢喜，况且已被玉郎先引得神魂飘荡，又惊又喜，半推半就道：“原来你们恁样欺心！”玉郎那有心情回答，双手紧紧抱住，即便恣意风流。

一个是青年孩子，初尝滋味；一个是黄花女儿，乍得甜头。一个说今宵花烛，到成就了你我姻缘；一个说此夜衾褥，便试发了夫妻恩爱。一个说前生有分，不须月老冰人；一个道异日休忘，说尽山盟海誓。各燥自家脾胃，管甚么姐姐哥哥；且图眼下欢娱，全不想有夫有妇。双双蝴蝶花间舞，两两鸳鸯水上游。

云雨已毕，紧紧偎抱而睡。

且说养娘恐怕玉郎弄出事来，卧在旁边铺上，眼也不合，听着他们初时还说话笑耍，次后只听得床棱摇曳，气喘吁吁，已知二人成了那事，暗暗叫苦。到次早起来，慧娘自向母亲房中梳洗。养娘替玉郎梳妆，低低说道：“官人，你昨夜恁般说了，却又口不应心，做下那事！倘被他们晓得，却怎处？”玉郎道：“又不是我去寻他，他自送上门来，教我怎生推却！”养娘道：“你须拿住主意便好。”玉郎道：“你想恁样花一般的美人，同床而卧，便是铁石人也打熬不住，叫我如何忍耐得过！你若不泄漏时，更有何人晓得。”妆扮已毕，来刘妈妈房里相见。刘妈妈道：“儿，环子也忘戴了？”养娘道：“不是忘了，因右耳上环眼生了疔疮，戴不得，还贴着膏药哩。”刘妈妈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玉郎依旧来至房中坐下。亲戚女眷都来相见，张六嫂也到。慧娘梳裹罢，也到房中，彼此相视而笑。是日刘公请内外亲戚吃庆喜筵席，大吹大擂，直饮到晚，各自辞别回家。慧娘依旧来伴玉郎。这一夜颠鸾倒凤，海誓山盟，比昨倍加恩爱。看看过了三朝，二人行坐不离。到是养娘捏着两把汗，催玉郎道：“如今已过三朝，可对刘大娘说，回去罢！”玉郎与慧娘正火一般热，那想回去，假意道：“我怎好启齿说要回去，须是母亲叫张六嫂来说便好。”养娘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即便回家。

却说孙寡妇虽将儿子假妆嫁去，心中却怀着鬼胎。急切不见张六嫂来回覆，眼巴巴望到第四日，养娘回家，连忙来问。养娘将女婿病凶，姑娘陪拜，夜间同睡相好之事，细细

说知。孙寡妇跌足叫苦道：“这事必然做出来也！你快去寻张六嫂来。”养娘去不多时，同张六嫂来家。孙寡妇道：“六嫂前日讲定约三朝便送回来，今已过了，劳你去说，快些送我女儿回来。”

张六嫂得了言语，同养娘来至刘家，恰好刘妈妈在玉郎房中闲话。张六嫂将孙家要接新人的话说知。玉郎、慧娘不忍割舍，到暗暗道：“但愿不允便好！”谁想刘妈妈真个说道：“六嫂，你媒也做老了，难道恁样事还不晓得？从来可有三朝媳妇便归去的理么？前日他不肯嫁来，这也没奈何，今既到我家，便是我家的人了，还像得他意！我千难万难，娶得个媳妇，到三朝便要回去，说也不当人子。既如此不舍得，何不当初莫许人家？他也有儿子，少不得也要娶媳妇，看三朝可肯放回家去？闻得亲母是个知礼之人，亏他怎样说了出来？”一番言语，说得张六嫂哑口无言，不敢回覆孙家。那养娘恐怕有人闯进房里，冲破二人之事，到紧紧守着房门，也不敢回家。

且说刘璞自从结亲这夜，惊出那身冷汗来，渐渐痊可。晓得妻子已娶来家，人物十分标致，心中欢喜，这病愈觉好得快了。过了数日，挣扎起来，半眠半坐，日渐健旺，即能梳裹，要到房中来看浑家。刘妈妈恐他初愈，不耐行动，叫丫鬟扶着，自己也随在后，慢腾腾的走到新房门口。养娘正坐在门槛之上，丫鬟道：“让大官人进去。”养娘立起身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大官人进来了。”玉郎正搂着慧娘调笑，听得有人进来，连忙走开。刘璞掀开门帘跨进房来。慧娘道：“哥哥，且喜梳洗了！只怕还不宜劳动。”刘璞道：“不打紧！我也暂

时走走，就去睡的。”便向玉郎作揖。玉郎背转身，道了个万福。刘妈妈道：“我的儿，你且慢作揖么！”又见玉郎背立，便道：“娘子，这便是你官人。如今病好了，特来见你，怎么到背转身子？”走向前，扯近儿子身边，道：“我的儿，与你恰好正是个对儿。”刘璞见妻子美貌非常，甚是快乐。真个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那病平去了几分。刘妈妈道：“儿去睡了罢，不要难为身子。”原叫丫鬟扶着，慧娘也同进去。

玉郎见刘璞虽然是个病容，却也人材齐整，暗想道：“姐姐得配此人，也不辱抹了。”又想道：“如今姐夫病好，倘然要来同卧，这事便要决撒，快些回去罢。”到晚上对慧娘道：“你哥哥病已好了，我须住身不得。你可撺掇母亲送我回家，换姐姐过来，这事便隐过了。若再住时，事必败露。”慧娘道：“你要归家，也是易事。我的终身，却怎么处？”玉郎道：“此事我已千思万想。但你已许人，我已聘妇，没甚计策挽回，如之奈何？”慧娘道：“君若无计娶我，誓以魂魄相随，决然无颜更事他人！”说罢，呜呜咽咽哭将起来。玉郎与他拭了眼泪道：“你且勿烦恼，容我再想。”自此两相留恋，把回家之事到阁起一边。一日午饭已过，养娘向后边去了，二人将房门闭上，商议那事，长算短算，没个计策，心下苦楚，彼此相抱暗泣。

且说刘妈妈自从媳妇到家之后，女儿终日行坐不离，刚到晚，便闭上房门去睡，直至日上三竿，方才起身，刘妈妈好生不乐。初时认做姑嫂相爱，不在其意。已后日日如此，心中老大疑惑。也还道是后生家贪眠懒惰，几遍要说，因想媳妇初来，尚未与儿子同床，还是个娇客，只得耐住。那日也

是合当有事，偶在新房前走过，忽听得里边有哭泣之声。向壁缝中张时，只见媳妇共女儿互相搂抱，低低而哭。刘妈妈见如此做作，料道这事有些蹊跷，欲待发作，又想儿子才好，若知得，必然气恼，权且耐住。便掀门帘进来，门却闭着，叫道：“快些开门！”二人听见是妈妈声音，拭干眼泪，忙来开门。刘妈妈走将进去，便道：“为甚青天白日，把门闭上，在内搂抱啼哭？”二人被问，惊得满面通红，无言对答。

刘妈妈见二人无言，一发是了，气得手足麻木，一手扯着慧娘道：“做得好事！且进来和你说话！”扯到后边一间空屋中来。丫鬟看见，不知为甚，闪在一边。刘妈妈扯进了屋里，将门关上，丫鬟伏在门上张时，见妈妈寻了一根木棒，骂道：“贱人！快说实话，便饶你打骂。若一句含糊，打下你这下半截来！”慧娘初时抵赖。妈妈道：“贱人！我且问你：他来得几时，有甚恩爱割舍不得，闭着房门，搂抱啼哭？”慧娘对答不来。妈妈拿起棒子要打，心中却又不舍得。慧娘料是隐瞒不过，想道：“事已至此，索性说个明白，求爹妈辞了裴家，配与玉郎。若不允时，拚个自尽便了。”乃道：“前日孙家晓得哥哥有病，恐误了女儿，要看下落，叫爹妈另自择日。因爹妈执意不从，故把儿子玉郎假妆嫁来。不想母亲叫孩儿陪伴，遂成了夫妇。恩深义重，誓必图百年偕老。今见哥哥病好，玉郎恐怕事露，要回去换姐姐过来。孩儿思想，一女无嫁二夫之理，叫玉郎寻门路娶我为妻。因无良策，又不忍分离，故此啼哭，不想被母亲看见。只此便是实话。”刘妈妈听罢，怒气填胸，把棒撇在一边，双足乱跳，骂道：“原来这老乞婆恁般欺心，将男作女哄我！怪道三朝便要接回。如今

害了我女儿，须与他干休不得，拚这老性命结识这小杀才罢！”开了门，便赶出来。慧娘见母亲去打玉郎，心中着忙，不顾羞耻，上前扯住。被妈妈将手一推，跌在地上，爬起时，妈妈已赶向外边去了。慧娘随后也赶将来，丫鬟亦跟在后面。

且说玉郎见刘妈妈扯去慧娘，情知事露，正在房中着急，只见养娘进来道：“官人，不好了！弄出事来也！适在后边来，听得空屋中乱闹，张看时，见刘大娘拿大棒子拷打姑娘，逼问这事哩。”玉郎听说打着慧娘，心如刀割，眼中落下泪来，没了主意。养娘道：“今若不走，少顷便祸到了。”玉郎即忙除下簪钗，挽起一个角儿，皮箱内开出道袍鞋袜，穿起走出房来，将门带上。离了刘家，带跌奔回家里。正是：

拆破玉笼飞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。

孙寡妇见儿子回来，恁般慌急，又惊又喜，便道：“如何这般模样？”养娘将上项事说知。孙寡妇埋怨道：“我叫你去，不过权宜之计，如何却做出这般没天理事体！你若三朝便回，隐恶扬善，也不见得事败。可恨张六嫂这老虔婆，自从那日去了，竟不来覆我。养娘，你也不回家走遭，叫我日夜担愁！今日弄出事来，害这姑娘，却怎么处？要你不肖子何用！”玉郎被母亲嗔责，惊愧无地。养娘道：“小官人也自要回的，怎奈刘大娘不肯。我因恐他们做出事来，日日守着房门，不敢回家。今日暂走到后边，便被刘大娘撞破。幸喜得急奔回来，还不曾吃亏。如今且叫小官人躲过两日，他家没甚话说，便是万千之喜了。”孙寡妇真个叫玉郎闪过，等候他家消息。

且说刘妈妈赶到新房门口，见门闭着，只道玉郎还在里面，在外骂道：“天杀的贼贱才！你把老娘当做什么样人，敢

来弄空头，坏我的女儿！今日与你性命相博，方见老娘手段，快些走出来！若不开时，我就打进来了！”正骂时，慧娘已到，便去扯母亲进去。刘妈妈骂道：“贱人，亏你羞也不羞，还来劝我！”尽力一摔，不想用力猛了，将门靠开。母子两个都跌进去，搅做一团。刘妈妈骂道：“好天杀的贼贱才，到放老娘这一交。”即忙爬起寻时，那里见个影儿？那婆子寻不见玉郎，乃道：“天杀的好见识！走得好！你便走上天去，少不得也要拿下来！”对着慧娘道：“如今做下这等丑事，倘被裴家晓得，却怎地做人？”慧娘哭道：“是孩儿一时不是，做差这事。但求母亲怜念孩儿，劝爹爹怎生回了裴家，嫁着玉郎，犹可挽回前失。倘若不允，有死而已。”说罢，哭倒在地。刘妈妈道：“你说得好自在话儿！他家下财纳聘，定着媳妇，今日平白地要休这亲事，谁个肯么？倘然问因甚事故要休这亲，教你爹怎生对答！难道说我女儿自寻了一个汉子不成？”

慧娘被母亲说得满面羞惭，将袖掩着痛哭。刘妈妈终是禽犊之爱，见女儿恁般啼哭，却又恐哭伤了身子，便道：“我的儿，这也不干你事，都是那老虔婆设这没天理的诡计，将那杀才乔妆嫁来。我一时不知，教你陪伴，落了他圈套。如今总是无人知得，把来阁过一边，全你体面，这才是个长策。若说要休了裴家，嫁那杀才，这是断然不能。”慧娘见母亲不允，愈加啼哭，刘妈妈又怜又恼，到没了主意。

正闹间，刘公正在人家看病回来，打房门口经过，听得房中啼哭，乃是女儿的声音，又听得妈妈话响，正不知为着甚的，心中疑惑，忍耐不住，揭开门帘，问道：“你们为甚恁般模样？”刘妈妈将前项事，一一细说，气得刘公半晌说不出

话来。想了一想，到把妈妈埋怨道：“都是你这老乞婆害了女儿！起初儿子病重时，我原要另择日子。你便说长道短，生出许多话来，执意要那一日。次后孙家叫养娘来说，我也罢了，又是你弄嘴弄舌，哄着他家。及至娶来家中，我说待他自睡罢，你又偏生推女儿伴他，如今伴得好么！”

刘妈妈因玉郎走了，又不舍得女儿难为，一肚了气，正没发脱，见老公倒前倒后数说埋怨，急得暴躁如雷，骂道：“老忘八！依你说起来，我的孩儿应该与这杀才骗的！”一头撞个满怀。刘公也在气恼之时，揪过来便打。慧娘便来解劝。三人搅做一团，滚做一块，分拆不开。丫鬟着了忙，奔到房中报与刘璞道：“大官人，不好了！大爷大娘在新房中相打哩。”刘璞在榻上爬起来，走至新房，向前分解。老夫妻见儿子来劝，因惜他病体初愈，恐劳碌了他，方才罢手，犹兀自“老忘八”“老乞婆”相骂。刘璞把父亲劝出外边，乃问：“妹子为甚在这房中厮闹，娘子怎又不见？”慧娘被问，心下惶愧，掩面而哭，不敢则声。刘璞焦躁道：“且说为着甚的？”刘婆方把那事细说，将刘璞气得面如土色，停了半晌，方道：“家丑不可外扬。倘若传到外边，被人耻笑。事已至此，且再作区处。”刘妈妈方才住口，走出房来。慧娘挣住不行，刘妈妈一手扯着便走，取巨锁将门锁上。来至房里，慧娘自觉无颜，坐在一个壁角边哭泣。正是：

饶君掬尽湘江水，难洗今朝满面羞。

且说李都管听得刘家喧嚷，伏在壁上打听。虽然晓得些风声，却不知其中细底。次早，刘家丫鬟走出门来，李都管招到家中问他。那丫鬟初时不肯说，李都管取出四五十钱来

与他道：“你若说了，送这钱与你买东西吃。”丫鬟见了铜钱，心中动火，接过来藏在身边，便从头至尾，尽与李都管说知。李都管暗喜道：“我把这丑事报与裴家，撺掇来闹吵一场，他定无颜在此居住，这房子可不归于我了？”忙忙的走至裴家，一五一十报知，又添些言语，激恼裴九老。

那九老夫妻，因前日娶亲不允，心中正恼着刘家，今日听见媳妇做下丑事，如何不气！一径赶到刘家，唤出刘公来发话道：“当初我央媒来说要娶亲时，千推万阻，道女儿年纪尚小，不肯应承，护在家中，私养汉子。若早依了我，也不见得做出事来。我是清清白白的人家，决不要这样败坏门风的好东西。快还了我昔年聘礼，另自去对亲，不要误我孩儿的大事！”将刘公嚷得面上一回红，一回白，想道：“我家昨夜之事，他如何今早便晓得了？这也怪异！”又不好承认，只得赖道：“亲家，这是那里说起，造恁般言语污辱我家？倘被外人听得，只道真有这么事，你我体面何在！”裴九老便骂道：“打脊贱才！真个是老忘八。女儿现做着恁般丑事，那个不晓得了！亏你还长着鸟嘴，在我面前遮掩。”赶近前把手向刘公脸上一揪道：“老忘八！羞也不羞！待我送个鬼脸儿与你戴了见人。”刘公被他羞辱不过，骂道：“老杀才，今日为甚赶上门来欺我？”便一头撞去，把裴九老撞倒在地，两下相打起来。

里边刘妈妈与刘璞听得外面嚷喧，出来看时，却是裴九老与刘公厮打，急向前拆开。裴九老指着骂道：“老忘八打的好！我与你到府里去说话。”一路骂出门去了。刘璞便问父亲：“裴九因甚清早来厮闹？”刘公把他言语学了一遍。刘璞道：“他如何便晓得了？此甚可怪。”又道：“如今事已彰扬，却怎

么处？”刘公又想起裴九老恁般耻辱，心中转恼，顿足道：“都是孙家老乞婆，害我家坏了门户，受这样恶气！若不告他，怎出得这气？”刘璞劝解不住。刘公央人写了状词，望着府前奔来。正值乔太守早堂放告。这乔太守虽则关西人，又正直，又聪明，怜才爱民，断狱如神，府中都称为乔青天。

却说刘公刚到府前，劈面又遇着裴九老。九老见刘公手执状词，认做告他，便骂道：“老忘八，纵女做了丑事，到要告我，我同你去见太爷。”上前一把握住，两下又打将起来。两张状词，都打失了。二人结做一团，直至堂上。乔太守看见，喝教各跪一边，问道：“你二人叫甚名字？为何结扭相打？”二人一齐乱嚷。乔太守道：“不许搀越！那老儿先上来说。”裴九老跪上去诉道：“小人叫做裴九，有个儿子裴政，从幼聘下边刘秉义的女儿慧娘为妻，今年都已十五岁了。小人因是年老爱子，要早与他完姻。几次央媒去说，要娶媳妇。那刘秉义只推女儿年纪尚小，勒掙不许。谁想他纵女卖奸，恋着孙润，暗招在家，要图赖亲事。今早到他家里说，反把小人殴辱。情极了，来爷爷台下投生，他又赶来扭打。求爷爷作主，救个人则个！”

乔太守听了，道：“且下去。”唤刘秉义上去问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刘公道：“小人有一子一女。儿子刘璞，聘孙寡妇女儿珠姨为妇，女儿便许裴九的儿子。向日裴九要娶时，一来女儿尚幼，未曾整备妆奁；二来正与儿子完姻，故此不允。不想儿子临婚时，忽地患起病来，不敢叫与媳妇同房。令女儿陪伴嫂子。那知孙寡妇欺心，藏过女儿，却将儿子孙润假妆过来，到强奸了小人女儿。正要告官，这裴九知得了，登门

打骂。小人气忿不过，与他争嚷，实不是图赖他的婚姻。”

乔太守见说男扮为女，甚以为奇，乃道：“男扮女妆，自然有异。难道你认他不出？”刘公道：“婚嫁乃是常事，那曾有男子假扮之理，却去辨他真假？况孙润面貌，美如女子。小人夫妻见了，已是万分欢喜，有甚疑惑！”乔太守道：“孙家即以女许你为媳，因甚却又把儿子假妆？其中必有缘故。”又道：“孙润还在你家么？”刘公道：“已逃回去了。”乔太守即差人去拿孙寡妇母子三人，又差人去唤刘璞、慧娘兄妹俱来听审。不多时，都已拿到。

乔太守举目看时，玉郎姊弟，果然一般美貌，面庞无二。刘璞却也人物俊秀，慧娘艳丽非常。暗暗欣羡道：“好两对青年儿女！”心中便有成全之意，乃问孙寡妇：“因甚将男作女，哄骗刘家，害他女儿？”孙寡妇乃将女婿病重，刘秉义不肯更改吉期，恐怕误了女儿终身，故把儿子妆去冲喜，三朝便回，是一时权宜之策。不想刘秉义却教女儿陪卧，做出这事。乔太守道：“元来如此！”问刘公道：“当初你儿子既是病重，自然该另换吉期，你执意不肯，却主何意？假若此时依了孙家，那见得女儿有此丑事？这都是你自起衅端，连累女儿。”刘公道：“小人一时不合听了妻子说话，如今悔之无及。”乔太守道：“胡说！你是一家之主，却听妇人言语！”又唤玉郎、慧娘上去说：“孙润，你以男假女，已是不该，却又奸骗处女，当得何罪？”玉郎叩头道：“小人虽然有罪，但非设意谋求，乃是刘亲母自遣其女陪伴小人。”乔太守道：“他因不知你是男子，故令他来陪伴，乃是美意，你怎不推却？”玉郎道：“小人也曾苦辞，怎奈坚执不从。”乔太守道：“论起法来，本该

打一顿板子才是。姑念你年纪幼小，又系两家父母酿成，权且饶恕。”玉郎叩头泣谢。

乔太守又问慧娘：“你事已做错，不必说起。如今还是要归裴氏？要归孙润？实说上来。”慧娘哭道：“贱妾无媒苟合，节行已亏，岂可更事他人！况与孙润恩义已深，誓不再嫁。若爷爷必欲判离，贱妾即当自尽，决无颜苟活，貽笑他人。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乔太守见他情词真恳，甚是怜惜，且喝过一边，唤裴九老分付道：“慧娘本该断归你家。但已失身孙润，节行已亏。你若娶回去，反伤门风，被人耻笑。他又蒙二夫之名，各不相安。今判与孙润为妻，全其体面，令孙润还你昔年聘礼，你儿子另自聘妇罢。”裴九老道：“媳妇已为丑事，小人自然不要。但孙润破坏我家婚姻，今原归于他，反周全了奸夫淫妇，小人怎得甘心！情愿一毫原聘不要，求老爷断媳妇另嫁别人，小人这口气也还消得一半。”乔太守道：“你既已不愿娶他，何苦又作此冤家！”刘公亦禀道：“爷爷，孙润已有妻子，小人女儿岂可与他为妾？”

乔太守初时只道孙润尚无妻子，故此斡旋，见刘公说已有妻，乃道：“这却怎么处？”对孙润道：“你既有妻子，一发不该害人闺女了！如今置此女于何地？”玉郎不敢答应。乔太守又道：“你妻子是何等人家？可曾过门么？”孙润道：“小人妻子是徐雅女儿，尚未过门。”乔太守道：“这等易处了。”叫道：“裴九，孙润原有妻未娶。如今他既得了你媳妇，我将他妻子断偿你的儿子，消你之忿。”裴九老道：“老爷明断，小人怎敢违逆？但恐徐雅不肯。”乔太守道：“我作了主，谁敢不肯！你快回家引儿子过来。我差人去唤徐雅带女儿来当堂

匹配。”裴九老忙即归去，将儿子裴政领到府中。徐雅同女儿，也唤到了。

乔太守看时，两家男女却也相貌端正，是个对儿，乃对徐雅道：“孙润因诱了刘秉义女儿，今已判为夫妇。我今作主，将你女儿配与裴九儿子裴政，限即日三家俱便婚配回报。如有不伏者，定行重治！”徐雅见太守作主，怎敢不依，俱各甘伏。乔太守援笔判道：

弟代姊嫁，姑伴嫂眠。爱女爱子，情在理中；一雌一雄，变出意外。移干柴近烈火，无怪其燃；以美玉配明珠，适获其偶。孙氏子因姊而得妇，搂处子不用逾墙；刘氏女因嫂而得夫，怀吉士初非衒玉。相悦为婚，礼以义起。所厚者薄，事可权宜。使徐雅别婿裴九之儿，许裴政改娶孙郎之配。夺人妇人亦夺其妇，两家恩怨，总息风波；独乐乐不若与人乐，三对夫妻，各谐鱼水。人虽兑换，十六两原只一斤；亲是交门，五百年决非错配。以爱及爱，伊父母自作冰人；非亲是亲，我官府权为月老。已经明断，各赴良期。

乔太守写毕，教押司当堂朗诵与众人听了。众人无不心服，各各叩头称谢。乔太守在库上支取喜红六段，教三对夫妻披挂起来，唤三起乐人，三顶花花轿儿，抬了三位新人。新郎及父母，各自随轿而出。此事闹动杭州府，都说好个行方便的太守。人人诵德，个个称贤。自此各家完婚之后，都无说话。

李都管本欲唆孙寡妇、裴九老两家与刘秉义讲嘴，鹬蚌

相持，自己渔人得利。不期太守善予处分，反作成了孙玉郎一段良姻。街坊上当做一件美事传说，不以为丑。他心中甚是不乐。未及一年，乔太守又取刘璞、孙润，都做了秀才，起送科举。李都管自知愧惭，安身不牢，反躲避乡居。后来刘璞、孙润同榜登科，俱任京职，仕途有名，扶持裴政亦得了官职。一门亲眷，富贵非常。刘璞官直至龙图阁学士，连李都管家宅反归并于刘氏。刁钻小人，亦何益哉！后人有一诗，单道李都管为人不善，以为后戒。诗云：

为人忠厚为根本，何苦刁钻欲害人。

不见古人卜居者，千金只为买乡邻。

又有一诗，单夸乔太守此事断得甚好：

鸳鸯错配本前缘，全赖风流太守贤。

锦被一床遮尽丑，乔公不枉叫青天。

第九卷 陈多寿生死夫妻

世事纷纷一局棋，输赢未定两争持。

须臾局罢棋收去，毕竟谁赢谁是输？

这四句诗，是把棋局比着那世局。世局千腾万变，转盼皆空，政如下棋的较胜争强，眼红喉急，分明似孙庞斗智，赌个你死我活，又如刘项争天下，不到乌江不尽头。及至局散棋收，付之一笑。所以高人隐士，往往寄兴棋枰，消闲玩世。其间吟咏，不可胜述，只有国朝曾棨状元应制诗做得甚好，诗曰：

两君相敌立双营，坐运神机决死生。

十里封疆驰骏马，一川波浪动金兵。

虞姬歌舞悲垓下，汉将旌旗逼楚城。

兴尽计穷征战罢，松阴花影满棋枰。

此诗虽好，又有人驳他，说虞姬、汉将一联，是个套话。第七句说兴尽计穷，意趣便萧索了。应制诗是进御的，圣天子重瞳观览，还该要有些气象。同时洪熙皇帝御制一篇，词意宏伟，远出寻常，诗曰：

二国争强各用兵，摆成队伍定输赢。

马行曲路当先道，将守深营戒远征。

乘险出车收散卒，隔河飞炮下重城。

等闲识得军情事，一着功成定太平。

今日为何说这下棋的话？只为有两个人家，因这几着棋子，遂为莫逆之交，结下儿女姻亲。后来做出花锦般一段说话，正是：

夫妻不是今生定，五百年前结下因。

话说江西分宜县，有两个庄户人家，一个叫做陈青，一个叫做朱世远，两家东西街对面居住。论起家事，虽然不算大富长者，靠祖上遗下些田业，尽可温饱有余。那陈青与朱世远皆在四旬之外，累代邻居，志同道合，都则本分为人，不管闲事，不惹闲非。每日吃了酒饭，出门相见，只是一盘象棋，消闲遣日。有时迭为宾主，不过清茶寡饭，不设酒肴，以此为常。那些三邻四舍，闲时节也到两家看他下棋顽耍。其中有个王三老，寿有六旬之外，少年时也自欢喜象棋，下得颇高。近年有个火症，生怕用心动火，不与人对局了。日常无事，只以看棋为乐，早晚不倦。说起来，下棋的最怕旁人观看。常言道：“傍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”倘或傍观的口嘴不紧，遇煞着处溜出半句话来，赢者反输，输者反赢，欲待发恶，不为大事；欲待不抱怨，又忍气不过。所以古人说得好：

观棋不语真君子，把酒多言是小人。

可喜王三老偏有一德，未曾分局时，绝不多口；到胜负已分，却分说那一着是先手，所以赢，那一着是后手，所以输。朱陈二人到也喜他讲论，不以为怪。一日，朱世远在陈青家下棋，王三老亦在座。吃了午饭，重整棋枰，方欲再下，

只见外面一个小学生踱将进来。那学生怎生模样？

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光着靛一般的青头，露着玉一样的嫩手。仪容清雅，步履端详。却疑天上仙童，不信人间小子。

那学生正是陈青的儿子，小名多寿，抱了书包，从外而入。跨进坐启，不慌不忙，将书包放下椅子之上，先向王三老叫声公公，深深的作了个揖。王三老欲待回礼，陈青就坐上一把按住道：“你老人家不须多礼。却不怕折了那小厮一世之福？”王三老道：“说那里话！”口中虽是恁般说，被陈青按住，只把臀儿略起了一起，腰儿略曲了一曲，也算受他半礼了。那小学生又向朱世远叫声伯伯，作揖下去。朱世远还礼时，陈青却是对坐，隔了一张棋卓，不便拖拽，只得也作揖相陪。小学生见过了二位尊客，才到父亲跟前唱喏，立起身来，禀道：“告爹爹：明日是重阳节日，先生放学回去了，直过两日才来。分付孩儿回家，不许顽耍，限着书，还要读哩。”说罢，在椅子上取了书包，端端正正，走进内室去了。

王三老和朱世远见那个学生行步舒徐，语音清亮，且作揖次第，甚有礼数，口中夸奖不绝。王三老便问：“令郎几岁了？”陈青答应道：“是九岁。”王三老道：“想着昔年汤饼会时，宛如昨日。倏忽之间，已是九年，真个光阴似箭，争教我们不老！”又问朱世远道：“老汉记得宅上令爱也是这年生的。”朱世远道：“果然，小女多福，如今也是九岁了。”王三老道：“莫怪老汉多口，你二人做了一世的棋友，何不扳做儿女亲家？古时有个朱陈村，一村中只有二姓，世为婚姻。如今你二人之姓，适然相符，应是天缘。况且好男好女，你知

“我见，有何不美？”朱世远已自看上了小学生，不等陈青开口，先答应道：“此事最好！只怕陈兄不愿。若肯俯就，小子再无别言。”陈青道：“既蒙朱兄不弃寒微，小子是男家，有何推托？就烦三老作伐。”王三老道：“明日是个重阳日，阳九不利。后日大好个日子，老夫便当登门。今日一言为定，出自二位本心。老汉只图吃几杯见成喜酒，不用谢媒。”

陈青道：“我说个笑话你听：玉皇大帝要与人皇对亲，商量道：两亲家都是皇帝，也须得个皇帝为媒才好，乃请灶君皇帝往下界去说亲。人皇见了灶君，大惊道：‘那做媒的怎的这般样黑？’灶君道：‘从来媒人那有白做的！’”王三老和朱世远都笑起来。朱陈二人又下棋到晚方散。

只因一局输赢子，定了三生男女缘。

次日，重阳节无话。到初十日，王三老换了一件新开折的色衣，到朱家说亲。朱世远已自与浑家柳氏说过，夸奖女婿许多好处。是日一诺无辞，财礼并不计较。他日嫁送，称家之有无，各不责备便了。王三老即将此言回覆陈青。陈青甚喜，择了个和合吉日，下礼为定。朱家将庚帖回来。吃了一日喜酒。从此亲家相称，依先下棋来往。

时光迅速，不觉过了六年。陈多寿年一十五岁，经书皆通。指望他应试，登科及第，光耀门楣。何期运限不佳，忽然得了个恶症，叫做癩。初时只道疥癣，不以为意。一年之后，其疾大发，形容改变，弄得不像模样了：

肉色焦枯，皮毛皴裂。浑身毒气，发成斑驳奇疮；遍体虫钻，苦杀晨昏怪痒。任他凶疥癣，只比三分；不是大麻疯，居然一样。粉孩儿变作虾蟆相，

少年郎活像老鼋头。搔爬十指带脓腥，龌龊一身皆恶臭。

陈青单单生得这个儿子，把做性命看成，见他这个模样，如何不慌？连象棋也没心情下了。求医问卜，烧香还愿，无所不为。整整的乱了一年，费过了若干钱钞，病势不曾减得分毫。老夫妻两口愁闷，自不必说。朱世远为着半子之情，也一般着忙，朝暮问安，不离门限。延捱过三年之外，绝无个好消息。

朱世远的浑家柳氏，闻知女婿得个恁般的病症，在家里哭哭啼啼，抱怨丈夫道：“我女儿又不腌臭起来，为甚忙忙的九岁上就许了人家？如今却怎么好！索性那癞虾蟆死了，也出脱了我女儿。如今死不死，活不活，女孩儿年纪看看长成，嫁又嫁他不得，赖又赖他不得，终不然看着那癞子守活孤孀不成！这都是王三那老乌龟，一力撻掇，害了我女儿终身！”把王三老千乌龟、万乌龟的骂，哭一番，骂一番。朱世远原有怕婆之病，凭他夹七夹八，自骂自止，并不敢开言。

一日，柳氏偶然收拾橱柜子，看见了象棋盘和那棋子，不觉勃然发怒，又骂起丈夫来，道：“你两个老忘八，只为这几着象棋上说得着，对了亲，赚了我女儿，还要留这祸胎怎的！”一头说，一头走到门前，把那象棋子乱撒在街上，棋盘也攒做几片。朱世远是本分之人，见浑家发性，拦他不住，洋洋的躲开去了。女儿多福又怕羞，不好来劝，任他絮聒个不耐烦，方才罢休。自古道：

隔墙须有耳，窗外岂无人。

柳氏镇日在家中骂媒人，骂老公，陈青已自晓得些风声，

将信未信；到满街撒了棋子，是甚意故，陈青心下了了。与浑家张氏两口儿商议道：“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。我自家晦气，儿子生了这恶疾，眼见得不能痊愈，却教人家把花枝般女儿伴这癞子做夫妻，真是罪过，料女儿也必然怨伤。便强他进门，终不和睦，难指望孝顺。当初定这房亲事，都是好情，原不曾费甚大财。千好万好，总只一好，有心好到底了，休得为好成歉。从长计较，不如把媳妇庚帖送还他家，任他别缔良姻。倘然皇天可怜，我孩儿有病痊愈之日，怕没有老婆？好歹与他定房亲事。如今害得人家夫妻反目，哭哭啼啼，絮絮聒聒，我也于心何忍。”计议已定，忙到王三老家来。

王三老正在门首，同几个老人家闲坐白话，见陈青到，慌忙起身作揖，问道：“令郎两日尊恙好些么？”陈青摇首道：“不济。正有句话，要与三老讲，屈三老到寒舍一行。”王三老连忙随着陈青到他家坐启内，分宾坐下。献茶之后，三老便问：“大郎有何见教？”陈青将自己坐椅掇近三老，四膝相凑，吐露衷肠。先叙了儿子病势如何的利害，次叙着朱亲家夫妇如何的抱怨。这句话王三老却也闻知一二，口中只得包慌：“只怕没有此事。”陈青道：“小子岂敢乱言？今日小子到也不怪敝亲家，只是自己心中不安，情愿将庚帖退还，任从朱宅别选良姻。此系两家稳便，并无勉强。”王三老道：“只怕使不得！老汉只管撮合，那有拍开之理？足下异日翻悔之时，老汉却当不起。”陈青道：“此事已与拙荆再四商量过了，更无翻悔。就是当先行过些须薄礼，也不必见还。”王三老道：“既然庚帖返去，原聘也必然还璧。但吉人天相，令郎尊恙，终有好日，还要三思而行。”陈青道：“就是小儿侥幸脱体，也

是水底捞针，不知何日到手，岂可担阁人家闺女？”说罢，袖中取出庚帖，递与王三老，眼中不觉流下泪来。王三老亦自惨然，道：“既是大郎主意已定，老汉只得奉命而行。然虽如此，料令亲家是达礼之人，必然不允。”陈青收泪而答道：“今日是陈某自己情愿，并非舍亲家相逼。若舍亲家踌躇之际，全仗三老撺掇一声，说陈某中心计较，不是虚情。”三老连声道：“领命，领命！”当下起身，到于朱家。

朱世远迎接，讲礼而坐。未及开言，朱世远连声唤茶。这也有个缘故，那柳氏终日在家中千乌龟、万乌龟指名骂媒人，王三老虽然不闻，朱世远却于心有愧，只恐三老见怪，所以殷勤唤茶。谁知柳氏恨杀王三老做错了媒，任丈夫叫唤，不肯将茶出来。此乃妇人小见。坐了一会，王三老道：“有句不识进退的话，特来与大郎商量。先告过，切莫见怪。”原来朱世远也是行一，里中都称他做朱大郎。朱世远道：“有话尽说。你老人家有甚差错，岂有见怪之理？”王三老方才把陈青所言退亲之事，备细说了一遍：“此乃令亲家主意，老汉但传言而已，但凭大郎主张。”朱世远终日被浑家聒絮得不耐烦，也巴不能个一搠两开。只是自己不好启齿，得了王三老这句言语，分明是朝廷新颁下一道赦书，如何不喜？当下便道：“虽然陈亲家贤哲，诚恐后来翻悔，反添不美。”王三老道：“老汉都曾讲过。他主意已决，不必怀疑。宅上庚帖，亦交付在此，大郎请收过。”朱世远道：“聘礼未还，如何好收他的庚帖？”王三老道：“他说些须薄聘，不须提起。是老汉多口，说道：既然庚帖返去，原聘必然返璧。”朱世远道：“这是自然之理。先曾受过他十二两银子，分毫不敢短少。还有银钗二股，小女

收留，容讨出一并奉还。这庚帖权收在你老人家处。”王三老道：“不妨事，就是大郎收下。老汉暂回，明日来领取聘物。却到令亲处回话。”说罢分别。有诗为证：

月老系绳今又解，冰人传语昔皆讹。

分宜好个王三老，成也萧何败也何。

朱世远随即入内，将王三老所言退亲之事，述与浑家知道。柳氏喜不自胜，自己私房银子也搜括将出来，把与丈夫，凑足十二两之数。却与女孩儿多福讨那一对银钗。

却说那女儿虽然不读诗书，却也天生志气。多时听得母亲三言两语，絮絮聒聒，已自心慵意懒。今日与他讨取聘钗，明知是退亲之故，并不答应一字，径走进卧房，闭上门儿，在里面啼哭。朱世远终是男子之辈，见貌辨色，已知女孩儿心事，对浑家道：“多福心下不乐，想必为退亲之故。你须慢慢偎他，不可造次。万一逼得他紧，做出些没下稍勾当，悔之何及！”柳氏听了丈夫言语，真个去敲那女儿的房门，低声下气的叫道：“我儿，钗子肯不肯繇你，何须使性！你且开了房门，有话时，好好与做娘的讲。做娘的未必不依你。”那女儿初时不肯开门，柳氏连叫了几次，只得拨了门闩，叫声：“开在这里了。”自向兀子上气忿忿的坐了。柳氏另撮个兀子傍着女儿坐了，说道：“我儿，爹娘为将你许错了头，一向愁烦。喜得男家愿退，许了一万个利市，求之不得。那癞子终无好日，可不误了你终身之事。如今把聘钗还了他家，恩断义绝。似你恁般容貌，怕没有好人家来求你？我儿休要执性，快把钗儿出来还了他罢！”女儿全不做声，只是流泪。

柳氏偎了半晌，看见女儿如此模样，又款款的说道：“我

儿，做爹娘的都只是为好，替你计较。你愿与不愿，直直的与我说，恁般自苦自知，教爹娘如何过意。”女儿恨穷道：“为好，为好！要讨那钗子也尚早！”柳氏道：“呵呀！两股钗儿，连头连脚，也重不上二三两，什么大事。若另许个富家，金钗玉钗都有。”女儿道：“那希罕金钗玉钗！从没见过好人家女子吃两家茶。贫富苦乐，都是命中注定。生为陈家妇，死为陈家鬼，这银钗我要随身殉葬的，休想还他！”说罢，又哀哀的哭将起来。柳氏没奈何，只得对丈夫说，女儿如此如此：“这门亲多是退不成了。”

朱世远与陈青肺腑之交，原不肯退亲，只为浑家絮聒不过，所以巴不得撒开，落得耳边清净。谁想女儿恁般烈性，又是一重欢喜，便道：“恁的时，休教苦坏了女孩儿。你与他说明，依旧与陈门对亲便了。”柳氏将此言对女儿说了，方才收泪。正是：

三冬不改孤松操，万苦难移烈女心。

当晚无话。次日，朱世远不等王三老到来，却自己走到王家，把女儿执意不肯之情，说了一遍，依旧将庚帖送还。王三老只称：“难得，难得！”随即往陈青家回话，如此这般。陈青退此亲事，十分不忍，听说媳妇守志不从，愈加欢喜，连连向王三老作揖道：“劳动，劳动！然虽如此，只怕小儿病症不痊，终难配合。此事异日还要烦三老开言。”王三老摇手道：“老汉今番说了这一遍，以后再不敢奉命了。”闲话休题。

却说朱世远见女儿不肯悔亲，在女婿头上愈加着忙，各处访问名医国手，陪着盘缠，请他来看治。那医家初时来看，定说能医，连病人服药，也有些兴头。到后来不见功效，渐

渐的懒散了。也有讨着荐书到来，说大话，夸大口，索重谢，写包票，都只有头无尾。日复一日，不觉又捱了二年有余。医家都说是个痼疾，医不得的了。多寿叹口气，请爹妈到来，含泪而言道：“丈人不允退亲，访求名医用药，只指望我病有痊可之期。如今服药无效，眼见得没有好日。不要赚了人家儿女。孩儿决意要退这头亲事了。”陈青道：“前番说了一场，你丈人丈母都肯，只是你媳妇执意不从，所以又将庚帖送来。”多寿道：“媳妇若晓得孩儿愿退，必然也放下了。”妈妈张氏道：“孩儿，且只照顾自家身子，休牵挂这些闲事！”多寿道：“退了这头亲，孩儿心下到放宽了一件。”陈青道：“待你丈人来时，你自与他讲便了。”

说犹未了。丫鬟报道：“朱亲家来看女婿。”妈妈躲过。陈青邀入内书房中，多寿与丈人相见，口中称谢不尽。朱世远见女婿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好生不悦。茶罢，陈青推故起身。多寿吐露衷肠，说起自家病势不痊，难以完婚，决要退亲之事，袖中取出柬帖一幅，乃是预先写下的四句诗。朱世远展开念道：

命犯孤辰恶疾缠，好姻缘是恶姻缘。

今朝撒手红丝去，莫误他人美少年。

原来朱世远初次退亲，甚非本心，只为浑家逼迫不过。今番见女婿恁般病体，又有亲笔诗句，口气决绝，不觉也动了这个念头。口里虽道：“说那里话！还是将息贵体要紧。”却把那四句诗褶好，藏于袖中，即便抽身作别。陈青在坐启下接着，便道：“适才小儿所言，出于至诚，望亲家委曲劝谕令爱俯从则个。庚帖仍旧奉还。”朱世远道：“既然贤乔梓谆谆

分付，权时收下，再容奉覆。”陈青送出门前。

朱世远回家，将女婿所言与浑家说了。柳氏道：“既然女婿不要媳妇时，女孩儿守他也是扯淡。你把诗意解说与女儿听，料他必然回心转意。”朱世远真个把那柬帖递与女儿，说：“陈家小官人病体不痊，亲自向我说，决要退婚。这四句诗便是他的休书了。我儿也自想终身之事，休得执迷！”多福看了诗句。一言不发，回到房中，取出笔砚，就在那诗后也写四句：

运蹇虽然恶疾缠，姻缘到底是姻缘。

从来妇道当从一，敢惜如花美少年。

自古道：“好事不出门，坏事扬千里。”只为陈小官自家不要媳妇，亲口回绝了丈人。这句话就传扬出去，就有张家嫂，李家婆，一班靠撮合山养家的，抄了若干表号，到朱家议亲。说的都是名门富室，聘财丰盛。虽则媒人之口，不可尽信，却也说得柳氏肚里热蓬蓬的，分明似钱玉莲母亲，巴不得登时撇了王家，许了孙家。谁知女儿多福，心如铁石，并不转移。看见母亲好茶好酒款待媒人，情知不为别件。丈夫病症又不痊，爹妈又不容守节，左思右算，不如死了干净。夜间灯下取出陈小官人诗句，放在桌上，反复看了一回，约莫哭了两个更次，乘爹妈睡熟，解下束腰的罗帕，悬梁自缢。正是：

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日无常万事休。

此际已是三更时分。也是多福不该命绝，朱世远在睡梦之中，恰像有人推醒，耳边只闻得女儿呜呜的哭声，吃了一惊，擦一擦眼睛，摇醒浑家，说道：“适才闻得女孩儿啼哭，

莫非做出些事来？且去看他一看。”浑家道：“女孩儿好好的睡在房里，你却说鬼话。要看时，你自去看，老娘要睡觉哩。”朱世远披衣而起，黑暗里开了房门，摸到女儿卧房门首，双手推门不开。连唤几声，女孩儿全不答应。只听得喉间痰响，其声异常。当下心慌，尽生平之力，一脚把房门踢开，已见桌上残灯半明不灭，女儿悬梁高挂，就如走马灯一般，团团而转。

朱世远吃这一惊非小，忙把灯儿剔明，高叫：“阿妈快来，女孩儿缢死了！”柳氏梦中听得此言，犹如冷雨淋身，穿衣不及，驮了被儿，就哭儿哭肉的跑到女儿房里来。朱世远终是男子汉，有些智量，早已把女儿放下，抱在身上，将膝盖紧紧的抵住后门，缓缓的解开颈上的死结，用手去摩。柳氏一头打寒颤，一头叫唤。约莫半个时辰，渐渐魄返魂回，微微转气。柳氏口称谢天谢地，重到房中穿了衣服，烧起热水来，灌下女儿喉中，渐渐苏醒。睁开双眼，看见爹妈在前，放声大哭。爹妈道：“我儿！蝼蚁尚且贪生，怎的做此短见之事？”多福道：“孩儿一死，便得完名全节。又唤转来则甚？就是今番不死，迟和早少不得是一死，到不如放孩儿早去，也省得爹妈费心。譬如当初不曾养下孩儿一般。”说罢，哀哀的哭之不已。朱世远夫妻两口，再三劝解不住，无可奈何。比及天明，朱世远教浑家窝伴女儿在床眠息，自己径到城隍庙里去抽签。签语云：

时运未通亨，年来祸害侵。

云开终见日，福寿自天成。

细详签意，前二句已是准了。第三句云开终见日，是否

极泰来之意。末句福寿自天成，女儿名多福，女婿名多寿，难道陈小官人病势还有好日？一夫一妇，天然成配？心中好生委决不下，回到家中。浑家兀自在女儿房里坐着，看见丈夫到来，慌忙摇手道：“不要则声！女儿才停了哭，睡去了。”朱世远夜来剔灯之时，看见卓上一副柬帖，无暇观看。其时取而观之，原来就是女婿所写诗句，后面又有一诗，认得女儿之笔。读了一遍，叹口气道：“真烈女也！为父母者，正当玉成其美，岂可以非理强之！”遂将城隍庙签词，说与浑家道：“福寿天成，神明嘿定。若私心更改，皇天必不护祐。况女孩儿吟诗自誓，求死不求生。我们如何看守得他多日？倘然一个眼睜，女儿死了时节，空负不义之名，反作一场笑话。据吾所见，不如把女儿嫁与陈家，一来表得我们好情，二来遂了女儿之意，也省了我们干纪。不知妈妈心下如何？”柳氏被女儿吓坏了，心头兀自突突的跳，便答应道：“随你作主，我管不得这事！”朱世远道：“此事还须央王三老讲。”

事有凑巧，这里朱世远走出门来，恰好王三老在门首走过。朱世远就迎住了，请到家中坐下，将前后事情，细细述了一遍。“如今欲把女儿嫁去，专求三老一言。”王三老道：“老汉曾说过，只管撮合，不管撒开。今日大郎所言，是仗义之事，老汉自当效劳。”朱世远道：“小女儿见了小婿之诗，曾和得一首，情见乎词。若还彼处推托，可将此诗送看。”王三老接了柬帖，即便起身。只为两亲家紧对门居住，左脚跨出了朱家，右脚就跨进了陈家，甚是方便。

陈青听得王三老到来，只认是退亲的话，慌忙迎接问道：“三老今日光降，一定朱亲家处有言。”王三老道：“正是。”陈

青道：“今番退亲，出于小儿情愿，亲家那边料无别说。”王三老道：“老汉今日此来，不是退亲，到是要做亲。”陈青道：“三老休要取笑。”王三老就将朱宅女儿如何寻死，他爹妈如何心慌，“留女儿在家，恐有不测，情愿送来伏侍小官人。老汉想来，此亦两便之事。令亲家处脱了干纪，获其美名。你贤夫妇又得人帮助，令郎早晚也有个着意之人照管，岂不美哉！”陈青道：“虽承亲家那边美意，还要问小儿心下允否？”王三老就将柬帖所和诗句呈于陈青道：“令媳和得有令郎之诗。他十分性烈。令郎若不允从，必然送了他性命，岂不可惜！”陈青道：“早晚便来回覆。”当下陈青先与浑家张氏商议了一回，道：“媳妇如此性烈，必然贤孝。得他来贴身看觑，夫妇之间，比爹娘更觉周备。万一度得个种时，就是孩儿无命，也不绝了我陈门后代。我两个做了主，不怕孩儿不依。”

当下双双两口，到书房中，对儿子多寿说知此事。多寿初时推却，及见了所和之诗，顿口无言。陈青已知儿子心肯，回覆了王三老，择卜吉日，又送些衣饰之类。那边多福知是陈门来娶，心安意肯。至期，笙箫鼓乐，娶过门来。街坊上听说陈家癞子做亲，把做新闻传说道：“瘫虾蟆也有吃天鹅肉的日子。”又有刻薄的闲汉，编为口号四句：

伯牛命短偏多寿，娇香女儿偏逐臭。

红绫被里合欢时，粉花香与脓腥斗。

闲话休题。却说朱氏自过门之后，十分和顺。陈小官人全得他殷勤伏侍。怎见得？

着意殷勤，尽心伏侍。熬汤煮药，果然味必亲尝；早起夜眠，真个衣不解带。身上东疼西痒，时

时抚摩；衣裳血臭腕腥，勤勤煎洗。分明傅母育娇儿，只少开怀哺乳；又似病姑逢孝妇，每思割股烹羹。雨云休想欢娱，岁月岂辞劳苦。唤娇妻有名无实，怜美妇少乐多忧。

如此两年，公婆无不欢喜。只是一件，夫妇日间孝顺无比，夜里各被各枕，分头而睡，并无同衾共枕之事。张氏欲得他两个配合雌雄，却又不好开言。忽一日进房，见媳妇不在，便道：“我儿，你枕头齜齜了，我拿去与你拆洗。”又道：“被儿也齜齜了。”做一包儿卷了出去，只留一床被、一个枕头在床，明明要他夫妇二人共枕同衾，生儿度种的意思。谁知他夫妇二人，肚里各自有个主意。陈小官人肚里道：“自己十死九生之人，不是个长久夫妻，如何又去污损了人家一个闺女？”朱小娘子肚里又道：“丈夫恁般病体，血气全枯，怎经得女色相侵？”所以一向只是各被各枕，分头而睡。是夜只有一床被，一个枕，却都是朱小娘子的卧具。每常朱小娘子伏侍丈夫先睡，自己灯下还做针指。直待公婆都睡了，方才就寝。当夜多寿与母亲取讨枕被，张氏推道：“浆洗未干，胡乱同宿一夜罢。”朱氏将自己枕头让与丈夫安置。多寿又怕污了妻子的被窝，和衣而卧。多福亦不解衣。依旧两头各睡。

次日，张氏晓得了，反怪媳妇做格，不去勾搭儿子干事，把一团美意，看做不良之心，捉鸡骂狗，言三语四，影射的发作了一场。朱氏是个聪明女子，有何难解？惟恐伤了丈夫之意，只做不知，暗暗偷泪。陈小官人也理会得了几分，甚不过意。如此又捱过了一个年头。当初十五岁上得病，十六岁病凶，十九岁上退亲不允，二十一岁上做亲。自从得病到

今，将近十载，不生不死，甚是闷人。闻得江南新到一个算命的瞎子，叫做灵先生，甚肯直言。央他推算一番，以决死期远近。

原来陈多寿自得病之后，自嫌丑陋，不甚出门。今日特为算命，整整衣冠，走到灵先生铺中来。那先生排成八字，推了五星运限。便道：“这贵造是宅上何人？先告过了，若不见怪，方敢直言。”陈小官人道：“但求据理直言，不必忌讳。”先生道：“此造四岁行运，四岁至十三，童限不必说起。十四岁至二十三，此十年大忌，该犯恶疾，半死不生。可曾见过么？”陈小官人道：“见过了。”先生道：“前十年，虽是个水缺，还跳得过。二十四到三十三，这一运更不好。船遇危波亡桨舵，马逢峭壁断缰绳，此乃夭折之命。有好八字再算一个，此命不足道也。”

小官人闻言，惨然无语，忙把命金送与先生，作别而行，腹内寻思，不觉泪下，想着：“那先生算我前十年已自准了，后十年运限更不好，一定是难过。我死不打紧，可怜贤德娘子伏侍了我三年，并无一宵之好。如今又连累他受苦怎的？我今苟延性命，与死无二，便多活几年，没甚好处。不如早早死了，出脱了娘子。他也得趁少年美貌，别寻头路。”此时便萌了个自尽之念。顺路到生药铺上，赎了些砒礞，藏在身边。回到家中，不题起算命之事。

至晚上床，却与朱氏叙话道：“我与你九岁上定亲，指望长大来夫唱妇随，生男育女，把家当户。谁知得此恶症，医治不痊。惟恐担误了娘子终身，两番情愿退亲。感承娘子美意不允，拜堂成亲。虽有三年之外，却是有名无实，并不敢

污损娘子玉体。这也是陈某一点存天理处。日后陈某死了，娘子别选良缘，也教你说得嘴响，不累你叫做二婚之妇。”朱氏道：“官人，我与你结发夫妻，苦乐同受。今日官人患病，即是奴家命中所招。同生同死，有何理说！别选良缘这话，再也休题！”陈小官人道：“娘子烈性如此。但你我相守，终非长久之计。你伏事我多年，夫妻之情，已自过分。此恩料今生不能补报，来生定有相会之日。”朱氏道：“官人怎说这伤心话儿？夫妻之间，说甚补报？”两个我对你答，足足的说了半夜方睡。正是：

夫妻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次日，陈小官人又与父母叙了许多说话，这都是办了个死字，骨肉之情，难割难舍的意思。看看至晚，陈小官人对朱氏说：“我要酒吃。”朱氏道：“你闲常怕发痒，不吃酒，今日如何要吃？”陈小官人道：“我今日心上有些不爽快，想酒，你与我热些烫一壶来。”朱氏为他夜来言语不祥，心中虽然疑惑，却不想到那话儿。当下问了婆婆讨了一壶上好酹酒，烫得滚热，取了一个小小杯儿，两碟小菜，都放在桌上。陈小官人道：“不用小杯，就是茶瓯吃一两瓯，到也爽利。”朱氏取了茶瓯，守着要斟。陈小官人道：“慢着，待我自斟。我不喜小菜，有果子讨些来下酒。”把这句话遣开了朱氏，揭开了壶盖，取出包内砒礞，向壶中一倾，忙斟而饮。

朱氏走了几步，放心不下，回头一看，见丈夫手忙脚乱，做张做智，老大疑惑。恐怕有些跷蹊，慌忙转来，已自呷了一碗，又斟上第二碗。朱氏见酒色不佳，按住了瓯子，不容丈夫上口。陈小官人道：“实对你说，这酒内下了砒礞。我主

意要自尽，免得累你受苦。如今已吃下一瓯，必然无救，索性得我尽醉而死，省得费了工夫。”说罢，又夺了第二碗吃了。朱氏道：“奴家有言在前，与你同生同死。既然官人服毒，奴家义不独生。”遂抢酒壶在手，骨都都吃个罄尽。此时陈小官人脂中作耗，也顾不得浑家之事。须臾之间，两个做一对儿跌倒。时人有诗叹此事云：

病中只道欢娱少，死后方知情义深。

相爱相怜相殉死，千金难买两同心。

却说张氏见儿子要吃酒，妆了一碟巧糖，自己送来。在房门外，倾听得服毒二字，吃了一惊，三步做两步走。只见两口儿都倒在地下，情知古怪，着了个忙，叫起屈来。陈青走到，见酒壶里面还剩有砒礞。平昔晓得一个单方，凡服砒礞者，将活羊杀了，取生血灌之可活。也是二人命中有救，恰好左邻是个卖羊的屠户，连忙唤他杀羊取血。此时朱世远夫妻都到了。陈青夫妇自灌儿子，朱世远夫妇自灌女儿。两个亏得灌下羊血，登时呕吐，方才苏醒。余毒在腹中，兀自皮肤迸裂，流血不已。调理月余，方才饮食如故。有这等异事！朱小娘子自不必说，那陈小官人害了十年癩症，请了若干名医，用药全无功效。今日服了毒酒，不意中，正合了以毒攻毒这句医书，皮肤内迸出了许多恶血，毒气泄尽，连癩疮渐渐好了。比及将息平安，疮痂脱尽，依旧头光面滑，肌细肤荣。走到人前，连自己爹娘都认不得。分明是脱皮换骨，再投了一个人身。此乃是个义夫节妇一片心肠，感动天地，所以毒而不毒，死而不死，因祸得福，破泣为笑。城隍庙签诗所谓“云开终见日，福寿自天成”，果有验矣。

陈多寿夫妇俱往城隍庙烧香拜谢，朱氏将所聘银钗布施作供。王三老闻知此事，率了三邻四舍，提壶挈盒，都来庆贺，吃了好几日喜酒。陈多寿是年二十四岁，重新读书，温习经史。到三十三岁登科，三十四岁及第。灵先生说十年必死之运，谁知一生好事，偏在这几年之中。从来命之理微，常人岂能参透。言祸言福，未可尽信也。

再说陈青和朱世远从此亲情愈高，又下了几年象棋，寿并八十余而终。陈多寿官至佥宪。朱氏多福，恩爱无比。生下一双儿女，尽老百年。至今子孙繁盛。这回书唤作《生死夫妻》。诗曰：

从来美眷说朱陈，一局棋枰缔好姻。

只为二人多节义，死生不解赖神明。

第十卷 刘小官雌雄兄弟

衣冠未必皆男子，巾幗如何定妇人？

历数古今多怪事，高山为谷海生尘。

且说国朝成化年间，山东有一男子，姓桑名茂，是个小家之子。垂髫时，生得红白细嫩。一日，父母教他往村中一个亲戚人家去，中途遇了大雨，闪在冷庙中避雨。那庙中先有老妪也在内躲雨，两个做一堆儿坐地。那雨越下越大，出头不得。老妪看见桑茂标致，将言语调弄他。桑茂也略通些情窍，只道老妪要他干事。临上交时，原来老妪腰间到有本钱，把桑茂后庭弄将起来。

事毕，雨还未止。桑茂终是孩子家，便问道：“你是妇道，如何有那话儿？”老妪道：“小官，我实对你说，莫要泄漏于他人。我不是妇人，原是个男子。从小缚做小脚，学那妇道妆扮，习成低声哑气，做一手好针线，潜往他乡，假称寡妇，央人引进豪门巨室行教。女眷们爱我手艺，便留在家中，出入房闱，多与妇女同眠，恣意行乐。那妇女相处情厚，整月留宿，不放出门。也有闺女贞娘，不肯胡乱的，我另有媚药儿，待他睡去，用水喷在他面上。他便昏迷不醒，任我行事。及至醒来，我已得手。他自怕羞辱，不敢声张。还要多赠金

帛送我出门，嘱付我莫说。我今年四十七岁了，走得两京九省，到处娇娘美妇，同眠同卧，随身食用，并无缺乏，从不曾被人识破。”桑茂道：“这等快活好事，不知我可学得么？”老姬道：“似小官恁般标致，扮妇人极像样了。你若肯投我为师，随我一路去，我就与你缠脚，教导你做针线，引你到人家去，只说是我外甥女儿，得便就有良遇。我一发把媚药方儿传授与你，包你一世受用不尽。”

桑茂被他说得心痒，就在冷庙中四拜，投老姬为师，也不去访亲访眷，也不去问爹问娘。等待雨止，跟着老姬便走。那老姬一路与桑茂同行同宿。出了山东境外，就与桑茂三绾梳头，包裹中取出女衫换了，脚头缠紧，套上一双窄窄的尖头鞋儿，看来就像个女子，改名郑二娘。后来年长到二十二岁上，桑茂要辞了师父，自去行动。师父分付道：“你少年老成，定有好人相遇。只一件，凡得意之处，不可多住。多则半月，少则五日，就要换场，免露形迹。还一件，做这道儿，多见妇人，少见男子，切忌与男子相近交谈。若有男子人家，预先设法躲避。倘或被他指出破绽，性命不保。切记，切记！”桑茂领教，两下分别。

后来桑茂自称郑二娘，各处行游哄骗，也走过一京四省。所奸妇女，不计其数。到三十二岁上，游到江西一个村镇，有个大户人家女眷留住，传他针线。那大户家妇女最多，桑茂迷恋不舍，住了二十余日不去。大户有个女婿，姓赵，是个纳粟监生。一日，赵监生到岳母房里作揖，偶然撞见了郑二娘，爱其俏丽，嘱付妻子接他来家。郑二娘不知就里，欣然而往。被赵监生邀入书房，拦腰抱住，定要求欢。郑二娘抵

死不肯，叫喊起来。赵监生本是个粗人，惹得性起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竟按倒在床上去解他裤裆。郑二娘挡抵不开，被赵监生一手插进，摸着那话儿，方知是个男人女扮。当下叫起家人，一索捆翻，解到官府。用刑严讯，招称真姓真名，及向来行奸之事，污秽不谋。府县申报上司，都道是从来未有之变，具疏奏闻。刑部以为人妖败俗，律所不载，拟成凌迟重辟，决不待时。可怜桑茂假充了半世妇人，讨了若干便宜，到头来死于赵监生之手。正是：

福善祸淫天有理，律轻情重法无私。

方才说的是男人妆女败坏风化的，如今说个女人妆男，节孝兼全的来正本，恰似：

薰蕕不共器，尧桀好相形。

毫厘千里谬，认取定盘星。

这话本也出在本朝宣德年间。有一老者，姓刘名德，家住河西务镇上。这镇在运河之旁，离北京有二百里田地，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。舟楫聚泊，如蚂蚁一般；车音马迹，日夜络绎不绝。上有居民数百余家。边河为市，好不富庶。那刘德夫妻两口，年纪六十有余，并无弟兄子女。自己有几间房屋，数十亩田地，门首又开一个个酒店儿。刘公平昔好善，极肯周济人的缓急，凡来吃酒的，偶然身边银钱缺少，他也不十分计较；或有人多把与他，他便勾了自己价钱，余下的定然退还，分毫不肯苟取。有晓得的，问道：“这人错与你的，落得将来受用，如何反把来退还？”刘公说：“我身没有子嗣，多因前中不曾修得善果，所以今世罚做无祀之鬼，岂可又为

恁样欺心的事！倘然命里不该时，错得了一分到手，或是变出些事端，或是染患些疾病，反用去几钱，却不到折便宜？不若退还了，何等安逸。”因他做人公平，一镇的人无不敬服，都称为刘长者。一日，正值隆冬天气，朔风凛冽，彤云密布，降下一天大雪。原来那雪：

能穿帷幕，善度帘栊。乍飘数点，俄惊柳絮飞扬；狂舞一番，错认梨花乱坠。声从竹叶传来，香自梅枝递至。塞外征人穿冻甲，山中隐士拥寒衾。王孙绮席倒金尊，美女红炉添兽炭。

刘公因天气寒冷，暖起一壶热酒，夫妻两个向火对饮。吃了一回，起身走到门首看雪。只见远远一人背着包裹，同个小厮迎风冒雪面来。看看至近，那人扑的一交，跌在雪里，挣扎不起。小厮便向前去搀扶，年小力微，两个一拖，反向下边跌去，都滚做一个肉饺子。爬了好一回，方才得起。

刘公擦摩老眼看时，却是六十来岁的老儿，行缠绞脚，八搭麻鞋，身上衣服甚是褴褛。这小厮到也生得清秀，脚下穿一双小布鞞靴。那老儿把身上雪儿抖净，向小厮道：“儿，风雪甚大，身上寒冷，行走不动。这里有个酒店在此，且买一壶来荡荡寒再行。”便走入店来，向一副座头坐下，把包裹放在桌上，小厮坐于旁边。刘公去暖一壶热酒，切一盘牛肉，两碟小菜，两副杯箸，做一盘托过来摆在桌上。小厮捧过壶来，斟上一杯，双手递与父亲，然后筛与自己。刘公见他年幼，有些礼数，便问道：“这位是令郎么？”那老儿道：“正是小犬。”刘公道：“今年几岁了？”答道：“乳名申儿，十二岁了。”又问道：“客官尊姓？是往那里去的？恁般风雪中行走？”那老

儿答道：“老汉方勇，是京师龙虎卫军士，原籍山东济宁。今要回去取讨军庄盘缠，不想下起雪来。”问主人家尊姓。刘公道：“在下姓刘，招牌上近河，便是贱号。”又道：“济宁离此尚远，如何不寻个脚力，却受这般辛苦？”答道：“老汉是个穷军，那里雇得起脚力！只得慢慢的捱去罢了。”

刘公举目看时，只见他把小菜下酒，那盘牛肉，全然不动，问道：“长官父子想都是奉斋么？”答道：“我们当军的人，吃什么斋！”刘公道：“既不奉斋，如何不吃些肉儿？”答道：“实不相瞒。身边盘缠短少，吃小菜饭儿，还恐走不到家。若用了这大菜，便去了几日的白粮，怎生得到家里？”刘公见他说得恁样穷乏，心中惨然，便道：“这般大雪，腹内得些酒肉，还可挡得风寒，你只管用，我这里不算帐罢了。”老军道：“主人家休得取笑！那有吃了东西，不算账之理？”刘公道：“不瞒长官说，在下这里，比别家不同。若过往客官，偶然银子缺少，在下就肯奉承。长官既没有盘缠，只算我请你罢了。”老军见他当真，便道：“多谢厚情，只是无功受禄，不当人子。老汉转来，定当奉酬。”刘公道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这些小东西，值得几何，怎说这奉酬的话！”老汉方才举箸，刘公又盛过两碗饭来，道：“一发吃饱了好行路。”老军道：“忒过分了！”父子二人正在饥馁之时，拿起饭来，狼飡虎咽，尽情一饱。正是：

救人须救急，施人须当厄。

渴者易为饮，饥者易为食。

当下吃完酒饭，刘公又叫妈妈点两杯热茶来吃了。老军便腰间取出银子来还饭钱。刘公连忙推住道：“刚才说过，是

我请你的，如何又要银子？恁样时，到像在下说法卖这盘肉了。你且留下，到前途去盘缠。”老军便住了手，千恩万谢，背上了包裹，作辞起身。走出门外，只见那雪越发大了。对面看不出人儿。被寒风一吹，倒退下几步。小厮道：“爹，这般大雪，如何行走？”老军道：“便是没奈何，且捱到前途，觅个旅店歇罢。”小厮眼中便流下泪来。刘公心中不忍，说道：“长官，这般风寒大雪，着甚要紧，受此苦楚！我家空房床铺尽有，何不就此安歇，等天晴了走，也未迟。”老军道：“若得如此，甚好，只是打搅不当。”刘公道：“说那里话！谁人是顶着房子走的？快些进来，不要打湿了身上。”老军引着小厮，重新进门。刘公领去一间房里，把包裹放下。看床上时，席子草荐都有。刘公还恐怕他寒冷，又取出些稻草来，放在上面。老军打开包裹，将出被窝铺下。此时天气尚早，准顿好了，同小厮走出房来。

刘公已将店面关好，同妈妈向火，看见老军出房，便叫道：“方长官，你若冷时，有火在此，烘一烘暖活也好。”老军道：“好到好，只是奶奶在那里，恐不稳便。”刘公道：“都是老人家了，不妨得。”老汉方才同小厮走过来，坐于火边。那时比前又加识熟，便称起号来，说：“近河，怎么只有老夫妻两位？想是令郎们另居么？”刘公道：“不瞒你说，老拙夫妻今年都痴长六十四岁，从来不曾生育，那里得有儿子？”老军道：“何不承继一个，伏侍你老年也好？”刘公答道：“我心里初时也欲得如此。因常见人家承继来的，不得他当家替事，反惹闲气，不如没有的到得清净。总要时，急切不能有个中意的，故此休了这念头。若得你令郎这样一个，却便好了，只

是如何得能够？”两个闲话一回，看看已晚，老军讨了个灯火，叫声安置，同儿子到客房中来安歇。对儿子说：“儿，今日天幸得遇这样好人。若没有他时，冻也要冻死了。明日莫管天晴下雪，蚤些走罢。打搅他，心上不安。”小厮道：“爹说得是！”父子上床安息。

不想老军受了些风寒，到下半夜，火一般热起来，口内只是气喘，讨汤水吃。这小厮家夜晚间，又在客店里，那处去取？巴到天明，起来开房门看时，那刘公夫妻还未曾起身。他又不敢惊动，原把门儿掩上，守在床前。少顷，听得外面刘公咳嗽声响，便开门走将出来。刘公一见，便道：“小官儿，如何起得恁早？”小厮道：“告公公得知，不想爹爹昨夜忽然发起热来，口中不住吁喘，要讨口水吃，故此起得蚤些。”刘公道：“噯呀！想是他昨日受些寒了。这冷水怎么吃得？待我烧些热汤与你。”小厮道：“怎好又劳公公？”刘公便教妈妈烧起一大壶滚汤。刘公送到房里，小厮扶起来吃了两碗。老军睁眼观看，见刘公在旁，谢道：“难为你老人家！怎生报答？”刘公走近前道：“休恁般说。你且安心自在，盖热了，发出些汗来便好了。”小厮放倒下去。刘公便扯被儿与他盖好，见那被儿单薄，说道：“可知道着了寒！如何这被恁薄？怎能发的汗出？”妈妈在门外听见，即去取出一条大被絮来道：“老官儿，有被在此，你与他盖好了。这般冷天气，不是当耍的。”小厮便来接去。刘公与他盖得停当，方才走出。

少顷，梳洗过，又走进来，问：“可有汗么？”小厮道：“我才摸时，并无一些汗气。”刘公道：“若没汗时，这寒气是感的重的了，须请个太医来用药，表他的汗出来方好。不然，

这风寒怎能勾发泄？”小厮道：“公公，身伴无钱，将何请医服药？”刘公道：“不消你费心，有我在。”小厮听说，即便叩头道：“多蒙公公厚恩，救我父亲。今生若不能补报，死当为犬马偿恩！”刘公连忙扶起道：“快不要如此，既在此安宿，我便是亲人了，岂忍坐视！你自去房中伏侍，老汉与你迎医。”其日雪止天霁，街上的积雪被车马践踏，尽为泥泞，有一尺多深。刘公穿个木屐，出街头望了一望，复身进门。小厮看刘公转来，只道不去了，噙着两行珠泪，方欲上前叩问，只见刘公从后屋牵出个驴儿骑了，出门而去。小厮方才放心。且喜太医住得还近，不多时便到了。那太医也骑个驴儿，家人背着药箱，随在后面，到门首下了。刘公请进堂中，乞过茶，然后引至房里。

此时老军已是神思昏迷，一毫人事不省。太医诊了脉，说道：“这是个双感伤寒，风邪已入于腠理。伤寒书上有两句歌云：‘两感伤寒不须治，阴阳毒过七朝期。’此乃不治之症。别个医家，便要说还可以救得。学生是老实的，不敢相欺。这病下药不得了。”小厮见说，惊得泪如雨下，拜倒在地上，哭说道：“先生可怜我父子是个异乡之人，怎生用帖药救得性命，决不忘恩！”太医扶起道：“不是我作难，其实病已犯实，教我也无奈。”刘公道：“先生，常言道：‘药医不死病，佛度有缘人。’你且不要拘泥古法，尽着自家意思，大了胆医去，或者他命不该绝，就好了也未可知。万一不好，决无归怨你之理。”先生道：“既是长者恁般说，且用一贴药看。若吃了发得汗出，便有可生之机，速来报我，再将药与他吃。若没汗时，这病就无救了，不消来覆我。”教家人开了药箱儿，撮了

一贴药剂，递与刘公道：“用生姜为引，快煎与他吃。这也是万分之一，莫做指望。”刘公接了药，便去封出一百文钱，递与太医道：“些少药资，权为利市。”太医必不肯受而去。

刘公夫妻两口，亲自把药煎好，将到房中与小厮相帮，扶起吃了，将被没头没脑的盖下。小厮在旁守候。刘公因此事忙乱一朝，把店中生意都担搁了，连饭也没工夫去煮。直到午上，方吃蚤膳。刘公去唤小厮吃饭。那小厮见父亲病重，心中慌急，那里要吃。再三劝慰，才吃了半碗。看看到晚，摸那老军身上，并无一些汗点。那时连刘公也慌张起来。又去请太医时，不肯来了。准准到第七日，呜呼哀哉。正是：

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日无常万事休。

可怜那小厮申儿哭倒在地。刘公夫妇见他哭得悲切，也涕泪交流，扶起劝道：“方小官，死者不可复生，哭之无益。你且将息自己身子。”小厮双膝跪下哭告道：“儿不幸，前年丧母，未能入土，故与父谋归原籍，求取些银两来殡葬。不想逢此大雪，路途艰楚。得遇恩人，赐以酒饭，留宿在家，以为万千之幸。谁料皇天不祐，父忽骤病。又蒙恩人延医服药，日夜看视，胜如骨肉。只指望痊愈之日，图报大恩，那知竟不能起，有负盛意！此间举目无亲，囊乏钱钞，衣棺之类，料不能办，欲求恩人借数尺之土，把父骸掩盖，儿情愿终身为奴仆，以偿大恩，不识恩人肯见允否？”说罢，拜伏在地。刘公扶起道：“小官人休虑！这送终之事，都在于我，岂可把来藁葬？”小厮又哭拜道：“得求隙地埋骨，已出望外，岂敢复累恩人费心坏钞！此恩此德，教儿将何补报？”刘公道：“这是我平昔志愿，那望你的报偿！”当下忙忙的取了银子，便去

买办衣衾棺木，唤两个土工来，收拾入殓过了。又备羹饭祭奠，焚化纸钱。那小厮悲恸，自不必说。就抬到屋后空地上埋葬好了。又立一个碑额，上写“龙虎卫军土方勇之墓”。诸事停当，小厮向刘公夫妇拜谢。

过了两日，刘公对小厮道：“我欲要教你回去，访问亲族，来搬丧回乡，又恐怕你年纪幼小，不认得路途。你且暂住我家，俟有识熟的在此经过，托他带回故乡，然后徐图运柩回去。不知你的意下何如？”小厮跪下泣告道：“儿受公公如此大恩，地厚天高，未曾报得，岂敢言归！且恩人又无子嗣，儿虽不才，倘蒙不弃，收充奴仆，朝夕伏侍，少效一点孝心。万一恩人百年之后，亦堪为坟前拜扫之人。那时到京取回先母遗骨，同父骸葬于恩人墓道之侧，永守于此，这便是儿之心愿。”刘公夫妇大喜道：“若得你肯如此，乃天赐与我为嗣！岂有为奴仆之理！今后当以父子相称。”小厮道：“既蒙收留，即今日就拜了爹妈。”便掇两把椅儿居中放下，请老夫妇坐了，四双八拜，认为父子，遂改姓为刘。刘公又不忍没其本姓，就将方字为名，唤做刘方。自此日夜辛勤，帮家过活，奉侍刘公夫妇，极其尽礼孝敬。老夫妇也把他如亲生一般看待。有诗为证：

刘方非亲是亲，刘德无子有子。

小厮事死事生，老军虽死不死。

时光似箭，不觉刘方在刘公家里已过了两个年头。时值深秋，大风大雨，下了半月有余。那运河内的水，暴涨有十来丈高下，犹如百沸汤一般，又紧又急。往来的船只，坏了无数。

一日午后，刘方在店中收拾，只听得人声鼎沸。他道：“什么火发，忙来观看，见岸上人拥挤不开，都望着河中。急走上前来观看时，却是上流头一只大客船，被风打坏，淌将下来。船上之人，飘溺已去大半，余下的抱桅攀舵，呼号哀泣，只叫“救人”！那岸上看的人，虽然有救捞之念，只是风水利害，谁肯从井救人。眼睁睁看他一个个落水，口中只好叫句“可怜”而已。忽然一阵大风，把那船吹近岸旁。岸上人一齐喊声“好了”！顷刻挽挠钩子二十多张，一齐都下，搭住那船，救起十数多人，各自分头投店内。有一个少年，年纪不上二十，身上被挽钩摘伤几处，行走不动，倒在地下，气息将绝，尚紧紧抱住一只竹箱，不肯放舍。刘方在旁睹景伤情，触动了己往年冬间之事，不觉流下泪来，想道：“此人之苦，正与我一般。我当时若没有刘公时，父子尸骸不知归于何处矣。这人今日却便没人怜救了，且回去与爹妈说知，救其性命。”急急转家，把上项事报知刘公夫妇，意欲扶他回家调养。刘公道：“此是阴德美事，为人正该如此。”刘妈妈道：“何不就同他来家？”刘方道：“未曾禀过爹妈，怎敢擅自？”刘公道：“说那里话！我与你同去。”

父子二人，行至岸口，只见众人正围着那少年观看。刘公分开众人，捱身而入，叫道：“小官人，你挣扎着，我扶你到家去将息。”那少年睁眼看了一看，点点头儿。刘公同刘方向前搀扶。一个年幼力弱，一个年老力衰，全不济事。旁边转过一个轩趺刺的后生道：“老人家闪开，待我来。”向前一抱，轻轻的就扶了起来。那后生在右，刘公在左，两旁挟住胳膊便走。少年虽然说话不出，心下却甚明白，把嘴弩着竹

箱。刘方道：“这箱子待我与你驮了。”把来背在肩上，在前开路。众人闪在两边，让他们前行，随后便都跟来看。内中认得刘公的，便道：“还是刘长者有些义气。这个异乡落难之人，在此这一回，并没有个慈悲的，肯收留去，偏他一晓得了便搀扶回家。这样人，真个世间少有！只可惜无个儿子，这也是天公没分晓。”又有道：“他虽没有亲儿，如今承继这刘方，甚是孝顺，比嫡亲的尤胜，这也算是天报他了。”那不认得的，见他老夫妻自来搀扶，一个小厮与他驮了竹箱，就认做那少年的亲族。以后见土人纷纷传说，方才晓得，无不赞叹其义。还有没肚子的人，称量他那竹箱内有物无物，财多财少。此乃是人面相似，人心不同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刘公同那后生扶少年到家，向一间客房里放下。刘公叫声“劳动”，后生自去。刘方把竹箱就放在少年之旁。刘妈妈连忙去取干衣，与他换下湿衣，然后扶在铺上。原来落水人吃不得热酒，刘公晓得这道数，教妈妈取醪酒略温一下，尽着少年痛饮，就取刘方的卧被，与他盖了，夜间就教刘方伴他同卧。

到次蚤，刘公进房来探问。那少年已觉健旺，连忙挣扎起来，要下床称谢。刘公急止住道：“莫要劳动，调养身子要紧！”那少年便向枕上叩头道：“小子乃垂死之人，得蒙公公救拔，实再生之父母。恨不知公公尊姓？”刘公道：“老拙姓刘。”少年道：“原来与小子同姓。”刘公道：“官人那里人氏？”少年答道：“小子刘奇，山东张秋人氏。二年前，随父三考在京。不幸遇了时疫，数日之内，父母俱丧，无力扶柩还乡，只得将来火化。”指着竹箱道：“奉此骸骨归葬，不想又遭此大

难。自分必死，天幸得遇恩人，救我之命。只是行李俱失，一无所有，将何报答大恩？”刘公道：“官人差矣！不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若说报答，就是为利了，岂是老汉的本念！”刘奇见说，愈加感激。将息了两日，便能起身，向刘公夫妇叩头泣谢。那刘奇为人温柔俊雅，礼貌甚恭。刘公夫妇十分爱他。蚤晚好酒好食管待。刘奇见如此殷勤，心上好生不安。欲要辞归，怎奈钩伤之处溃烂成疮，步履不便，身边又无盘费，不能行动，只得权且住下。正是：

不恋故乡生处好，受恩深处便为家。

却说刘方与刘奇年貌相仿，情投契合，各把生平患难细说。二人因念出处相同，遂结拜为兄弟，友爱如嫡亲一般。一日，刘奇对刘方道：“贤弟如此美质，何不习些书史？”刘方答道：“小弟甚有此志，只是无人教导。”刘奇道：“不瞒贤弟说，我自幼攻书，博通今古，指望致身青云。不幸先人弃后，无心于此。贤弟肯读书时，寻些书本来，待我指引便了。”刘方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乃弟之幸也。”连忙对刘公说知。刘公见说是个饱学之士，肯教刘方读书，分外欢喜，即便去买许多书籍。刘奇罄心指教，那刘方颖悟过人，一诵即解。日里在店中看管，夜间挑灯而读。不过数月，经书词翰，无不精通。

且说刘奇在刘公家中住有半年，彼此相敬相爱，胜如骨肉。虽然依傍得所，只是终日坐食，心有不安。此时疮口久愈，思想要回故土，来对刘公道：“多蒙公公夫妇厚恩，救活残喘，又搅扰半年，大恩大德，非口舌可谢。今欲暂辞公公，负先人骸骨归葬。服阕之后，当图报效。”刘公道：“此乃官人的孝心，怎好阻当，但不知几时起行？”刘奇道：“今日告

过公公，明早就行。”刘公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去觅个便船与你。”刘奇道：“水路风波险恶，且乏盘缠，还从陆路行罢。”刘公道：“陆路脚力之费，数倍于舟，且又劳碌。”刘奇道：“小子不用脚力，只是步行。”刘公道：“你身子怯弱，如何走得远路？”刘奇道：“公公，常言说得好：‘有银用银，无银用力。’小子这样穷人，还怕得什么辛苦！”刘公想了一想道：“这也易处。”便教妈妈整备酒肴，与刘奇送行。饮至中间，刘公泣道：“老拙与官人萍水相逢，聚首半年，恩同骨肉，实是不忍分离。但官人送尊人入土，乃人子大事，故不好强留。只是自今一别，不知后日可能得再见否？”说罢，歔歔不胜。刘妈妈与刘方尽皆泪下。刘奇也泣道：“小子此行，实非得已。俟服一满，即星夜驰来奉候，幸勿过悲。”刘公道：“老拙夫妇年近七旬，如风中之烛，早暮难保。恐君服满来时，在否不可知矣。倘若不弃，送尊人入土之后，即来看我，也是一番相知之情。”刘奇道：“既蒙分付，敢不如命。”一宿晚景不题。

到了次早清晨，刘妈妈又整顿酒饭与他吃了。刘公取出一个包裹，放在桌上，又叫刘方到后边牵出那小驴儿来，对刘奇道：“此驴畜养已久，老汉又无远行，少有用处，你就乘他去罢，省得路上雇倩。这包裹内是一床被窝，几件粗布衣裳，以防路上风寒。”又在袖中摸一包银子交与道：“这三两银子，将就盘缠，亦可到得家了。但事完之后，即来走走，万勿爽信。”刘奇见了许多厚赠，泣拜道：“小子受公公如此厚恩，今生料不能报，俟来世为犬马以酬万一。”刘公道：“何出此言！”当下将包裹竹箱都装在生口身上，作别起身。刘公

夫妇送出门首，洒泪而别。刘方不忍分舍，又送十里之外，方才分手。正是：

萍水相逢骨肉情，一朝分袂泪俱倾。

骊驹唱罢劳魂梦，人在长亭共短亭。

且说刘奇一路夜住晓行，饥餐渴饮，不一日来到山东故乡。那知去年这场大风大雨，黄河泛滥，张秋村镇尽皆漂溺，人畜庐舍荡尽无遗。举目遥望时，几十里田地，绝无人烟。刘奇无处投奔，只得寄食旅店。思想欲将骸骨埋葬于此，却又无处依栖，何以营生，须寻了个着落之外，然后举事。遂往各处市镇乡村访问亲旧，一无所有。住了月余，这三两银子盘费将尽，心下着忙：“若用完了这银子，就难行动了。不如原往河西务去求恩人一搭空地，埋了骨殖，倚傍在彼处，还是个长策。”算还店钱，上了生口，星夜赶来。到了刘公门首，下了生口看时，只见刘方正在店中，手里拿着一本书儿在那里观看。刘奇叫声：“贤弟，公公妈妈一向好么？”刘方抬头看时，却是刘奇，把书撇下，忙来接住生口，牵入家中，卸了行李，作揖道：“爹妈日夜在此念兄，来得正好！”一齐走入堂中。

刘公夫妇看见，喜从天降，便道：“官人，想杀我也！”刘奇上前倒身下拜。刘公还礼不迭。见罢，问道：“尊人之事，想已毕了？”刘奇细细泣诉前因，又道：“某故乡已无处容身，今复携骸骨而来，欲求一搭余地葬埋，就拜公公为父，依傍于此，朝夕奉侍，不知尊意允否？”刘公道：“空地尽有，任凭取择。但为父子，恐不敢当。”刘奇道：“若公公不屑以某为子，便是不允之意了。”即便请刘公夫妇上坐，拜为父子，

将骸骨也葬于屋后地上。自此兄弟二人，并力同心，勤苦经营，家业渐渐兴隆。伏侍父母，备尽人子之礼。合镇的人、没有一个不羡慕刘公无子而有子，皆是阴德之报。

时光迅速，倏忽又经年余。父子正安居乐业，不想刘公夫妇，年纪老了，筋力衰倦，患起病来。二子日夜伏侍，衣不解带、求神罔效，医药无功，看看待尽。二子心中十分悲切，又恐伤了父母之心，惟把言语安慰，背地吞声而泣。刘公自知不起，呼二子至床前分付道：“我夫妇老年孤子，自谓必作无祀之鬼，不意天地怜念，赐汝二人与我为嗣。名虽义子，情胜嫡血。我死无遗恨矣！但我去世之后，汝二人务要同心经业，共守此薄产，我于九泉亦得瞑目。”二子哭拜受命。又延两日，夫妻相继而亡。二子恻地呼天，号淘痛哭，恨不得以身代替。置办衣衾棺椁，极其从厚，又请僧人做九昼夜功果超荐。入殓之后，兄弟商议筑起一个大坟，要将三家父母合葬一处。刘方遂至京中，将母枢迎来，择了吉日，以刘公夫妇葬于居中，刘奇迁父母骸骨葬于左边，刘方父母葬于右边，三坟拱列，如连珠相似。那合镇的人，一来慕刘公向日忠厚之德，二来敬他弟兄之孝，尽来相送。

话休絮烦。且说刘奇二人自从刘公亡后，同眠同食，情好愈笃，把酒店收了，开起一个布店来。四方过往客商来买货的，见二人少年志诚，物价公道，传播开去，慕名来买者，挨挤不开。一二年间，挣下一个老大家业，比刘公时已多数倍。讨了两房家人，两个小厮，动用家伙器皿，甚是次第。那镇上有几个富家，见二子家业日裕，少年未娶，都央媒来与之议姻。刘奇心上已是欲得，只是刘方却执意不愿。刘奇劝

道：“贤弟今年一十有九，我已二十有二，正该及时求配，以图生育，接续三家宗祀，不知贤弟为何不愿？”刘方答道：“我与兄方在壮年，正好经营生理，何暇去谋此事！况我弟兄向来友爱，何等安乐，万一娶了一个不好的，反是一累，不如不娶为上。”刘奇道：“不然，常言说得好：‘无妇不成家。’你我俱在店中支持了生意时，里面绝然无人照管。况且交游渐广，设有个客人到来，中馈无人主持，成何体面？此还是小事。当初义父以我二人为子时，指望子孙延他宗祀，世守此坟。今若不娶，必然湮绝，岂不负其初念，何颜见之泉下！”再三陈说，刘方只把言支吾，终不肯应承。刘奇见兄弟不允，自己又不好独娶。

一日，偶然到一相厚朋友钦大郎家中去探望。两个偶然言及姻事，刘奇乃把刘方不肯之事，细细相告，又道：“不知舍弟是甚主意？”钦大郎笑道：“此事浅而易见。他与兄共创家业，况他是先到，兄是后来，不忿得兄先娶，故此假意推托。”刘奇道：“舍弟乃仁义端直之士，决无此意。”钦大郎道：“令弟少年英俊，岂不晓得夫妇之乐，恁般推阻？兄若不信，且教个人私下去见他，先与之为媒，包你一说就是。”刘奇被人言所惑，将信将疑，作别而回。恰好路上遇见两个媒婆，正要刘奇家说亲，所说的是本镇开绸缎店崔三朝奉家。叙起年庚，正与刘方相合。刘奇道：“这门亲，正对我家二官人了。只是他有些古怪，人面前就害羞。你只悄地去对他说。若说得成时，自当厚酬。我且不归去，坐在巷口油店里等你回话。”两个媒婆应声而去。不一时，回复刘奇道：“二官人果是古怪。老媳妇恁般撺掇，只是不允。再说时，他喉急起来：好教媳

妇们老大没趣。”刘奇方才信刘方不肯是个真心。但不知什么意故。

一日，见梁上燕儿营巢。刘奇遂题一词于壁上，以探刘方之意。词云：

营巢燕，双双雄，朝暮衔泥辛苦同。若不寻雌
继壳卵，巢成毕竟巢还空。

刘方看见，笑诵数次，亦援笔和一首于后，词曰：

营巢燕，双双飞，天设雌雄事久期。雌兮得雄
愿已足，雄兮将雌胡不知？

刘奇见了此词，大惊道：“据这词中之意，吾弟乃是个女子了。怪道他恁般娇弱，语音纤丽，夜间睡卧，不脱内衣，连袜子也不肯去，酷暑中还穿着两层衣服。原来他却学木兰所为。”虽然如此，也还疑惑，不敢去轻易发言。又到钦大郎家中，将词念与他听。钦大郎道：“这词意明白，令弟确然不是男子。但与兄数年同榻，难道看他不出？”刘奇叙他向来并未曾脱衣之事。钦大郎道：“恁般一发是了！如今兄当以实问之，看他如何回答。”刘奇道：“我与他恩义甚重，情如同胞，安忍启口。”钦大郎道：“他若果是个女子，与兄成配，恩义两全，有何不可。”谈论已久，钦大郎将出酒肴款待。两人对酌，竟不觉至晚。

刘奇回至家时，已是黄昏时候。刘方看见，见他已醉，扶进房中问道：

“兄从何处饮酒，这时方归？”刘奇答道：“偶在钦兄家小饮，不觉话长坐久。”口中虽说，细细把他详视。当初无心时，

全然不觉是女，此时已是有心辨他真假，越看越像个女子了。刘奇虽无邪念，心上却要见个明白，又不好直言，乃道：“今日见贤弟所和燕子词，甚佳，非愚兄所能及。但不知贤弟可能再和一首否？”刘方笑而不答，取过纸笔来，一挥就成。词曰：

营巢燕，声声叫，莫使青年空岁月。可怜和氏
璧无瑕，何事楚君终不纳？

刘奇接来看了，便道：“原来贤弟果是女子。”刘方闻言，羞得满脸通红，未及答言。刘奇又道：“你我情同骨肉，何必避讳。但不识贤弟昔年因甚如此妆束？”刘方道：“妾初因母丧，随父还乡，恐途中不便，故为男扮。后因父歿，尚埋浅土，未得与母同葬，妾故不敢改形，欲求一安身之地，以厝先灵。幸得义父遗此产业，父母骸骨得以归土。妾是时意欲说明，因思家事尚微，恐兄独力难成，故复迟延。今见兄屡劝妾婚配，故不得不自明耳。”刘奇道：“原来贤弟用此一段苦心，成全大事。况我与你同相数年，不露一毫圭角，真乃节孝兼全，女中丈夫，可敬可羨！但弟词中已有俯就之意，我亦决无他娶之理。萍水相逢，周旋数载，昔为兄弟，今为夫妇，此岂人谋，实由天合。倘蒙一诺，便订百年。不知贤弟意下如何？”刘方道：“此事妾亦筹之熟矣。三宗坎墓，俱在于此，妾若适他人，父母三尺之土，朝夕不便省视。况义父义母，看待你我犹如亲生，弃此而去，亦难恣然。兄若不弃陋质，使妾得侍箕帚，供奉三姓香火，妾之愿也。但无媒私合，于礼有亏。惟兄载酌而行，免受傍人谈议，则全美矣。”刘奇道：“贤弟高见，即当处分。”是晚两人便分房而卧。

次早，刘奇与钦大郎说了，请他大娘为媒，与刘方说合。刘方已自换了女妆。刘奇备办衣饰，择了吉日，先往三个坟墓上祭告过了，然后花烛成亲，大排筵席，广请邻里。那时哄动了河西务一镇，无不称为异事，赞叹刘家一门孝义贞烈。刘奇成亲之后，夫妇相敬如宾，挣起大大家事，生下五男二女。至今子孙蕃盛，遂为巨族。人皆称为刘方三义村云。有诗为证：

无情骨肉成吴越，有义天涯作至亲。

三义村中传美誉，河西千载想奇人。

第十一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

聪明男子做公卿，女子聪明不出身。

若许裙钗应科举，女儿那见逊公卿。

自混沌初辟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虽则造化无私，却也阴阳分位，阳动阴静，阳施阴受，阳外阴内。所以男子主四方之事，女子主一室之事。主四方之事的，顶冠束带，谓之丈夫。出将入相，无所不为，须要博古通今，达权知变。主一室之事的，三绺梳头，两截穿衣，一日之计，止无过饔飧井臼；终身之计，止无过生男育女。所以大家闺女，虽曾读书识字，也只要他识些姓名，记些帐目。他又不应科举，不求名誉，诗文之事，全不相干。然虽如此，各人资性不同：有等愚蠢的女子，教他识两个字，如登天之难；有等聪明的女子，一般过目成诵，不教而能。吟诗与李杜争强，作赋与班马斗胜，这都是山川秀气，偶然不钟于男而钟于女。且如汉有曹大家，他是个班固之妹，代兄续成汉史。又有个蔡琰，制《胡笳十八拍》，流传后世。晋时有个谢道韞，与诸兄咏雪，有“柳絮随风”之句，诸兄都不及他。唐时有个上官婕妤，中宗皇帝教他品第朝臣之诗，臧否一一不爽。至于大宋妇人，出色的更多。就中单表一个叫作李易安，一个叫作朱淑真。他

两个都是闺阁文章之伯，女流翰苑之才。论起相女配夫，也该对个聪明才子。争奈月下老错注了婚籍，都嫁了无才无学之人，每每怨恨之情，形于笔札。有诗为证：

鸥鹭鸳鸯作一池，曾知羽翼不相宜。

东君不与花为主，何似休生连理枝！

那李易安有《伤秋》一篇，调寄《声声慢》：

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乍暖乍寒时候，正难将息。三杯两杯淡酒，怎敌他、晚来风力！雁过也，总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满地黄花堆积，憔悴损，如今有谁忺摘。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！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、点点滴滴，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！

朱淑真时值秋间，丈夫出外，灯下独坐无聊，听得窗外雨声滴点，吟成一绝：

哭损双眸断尽肠，怕黄昏到又昏黄。

那堪细雨新秋夜，一点残灯伴夜长！

后来刻成诗集一卷，取名《断肠集》。

说话的，为何单表那两个嫁人不着的？只为如今说一个聪明女子，嫁着一个聪明的丈夫，一唱一和，遂变自若干的话文。正是：

说来文士添佳兴，道出闺中作美谈。

语说四川眉州，古时谓之蜀郡，又曰嘉州，又曰眉山。山有蟆顺、峨眉，水有岷江、环湖。山川之秀，钟于人物，生出个博学名儒来，姓苏名洵，字允明，别号老泉，当时称为

老苏。老苏生下两个孩儿：大苏、小苏。大苏名轼，字子瞻，别号东坡；小苏名辙，字子由，别号颖滨。两子都有文经武纬之才，博古通今之学，同科及第，名重朝廷，俱拜翰林学士之职。天下称他兄弟，谓之二苏；称他父子，谓之三苏。这也不在话下。更有一桩奇处，那山川之秀，偏萃干一门。两个儿子未为希罕，又生个女儿，名曰小妹，其聪明绝世无双，真个闻一知二，问十答十。因他父兄都是个大才子，朝谈夕讲，无非子史经书；目见耳闻，不少诗词歌赋。自古道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”况且小妹资性过人十倍。何事不晓。十岁上随父兄居于京师寓中，有绣球花一树，时当春月，其花盛开。老泉赏玩了一回，取纸笔题诗，才写得四句，报道门前客到。老泉搁笔而起。小妹闲步到父亲书房之内，看见桌上有诗四句：

天巧玲玻玉一丘，迎眸烂熳总清幽。

白云疑向枝间出，明月应从此处留。

小妹览毕，知是咏绣球花所作，认得父亲笔迹，遂不待思索，续成后四句云：

瓣瓣折开蝴蝶翅，团团围就水晶球。

假饶借得香风送，何羨梅花在陇头。

小妹题诗依旧放在桌上，款步归房。老泉送客出门，复转书房，方欲续完前韵，只见八句已足。读之词意俱美。疑是女儿小妹之笔，呼而问之，写作果出其手。老泉叹道：“可惜是个女子，若是个男儿，可不又是制科中一个有名人物！”自此愈加珍爱其女，恣其读书博学，不复以女工督之。看看长成一十六岁，立心要妙选天下才子，与之为配。急切难得。

忽一日，宰相王荆公着堂候官请老泉到府与之叙话。原来王荆公，讳安石，字介甫。未得第时，大有贤名。平时常不洗面，不脱衣，身上虱子无数。老泉恶其不近人情，异日必为奸臣，曾作《辨奸论》以讥之，荆公怀恨在心。后来见他大苏小苏连登制科，遂舍怨而修好。老泉亦因荆公拜相，恐妨二子进取之路，也不免曲意相交。正是：

古人结交在意气，今人结交为势利。

从来势利不同心，何如意气交情深。

是日，老泉赴荆公之召，无非商量些今古，议论了一番时事。遂取酒对仗，不觉忘怀酩酊。荆公偶然夸奖：“小儿王雱，读书只一遍，便能背诵。”老泉带酒答道：“谁家儿子读两遍！”荆公道：“到是老夫失言，不该班门弄斧。”老泉道：“不惟小儿只一遍，就是小女也只一遍。”荆公大惊道：“只知令郎大才，却不知有令爱！眉山秀气，尽属公家矣。”老泉自悔失言，连忙告退。

荆公命童子取出一卷文字，递与老泉道：“此乃小儿王雱窗课，相烦点定。”老泉纳于袖中，唯唯而出。回家睡至半夜，酒醒，想起前事：“不合自夸女孩儿之才。今介甫将儿子窗课属吾点定，必为求亲之事。这头亲事，非吾所愿，却又无计推辞。”沉吟到晓，梳洗已毕，便将王雱所作，次第看之，真乃篇篇锦绣，字字珠玑，又不觉动了个爱才之意。“但不知女儿缘分如何？我如今将这文卷与女儿观之，看他爱也不爱。”遂隐下姓名，分付丫鬟道：“这卷文字，乃是个少年名士所呈，求我点定。我不得闲暇，转送与小姐，教他到批阅完时，速来回话。”丫鬟将文字呈上小姐，传达太老爷分付之语。小妹

滴露研朱，从头批点，须臾而毕，叹道：“好文字！此必聪明才子所做。但秀气泄尽，华而不实，恐非久长之器。”遂于卷面批云：

新奇藻丽，是其所长；含蓄雍容，是其所短。取巍科则有余，享大年则不足。

后来王雱十九岁中了头名状元，未几天亡，可见小妹知人之明。这是后话。

却说小妹写罢批语，叫丫鬟将文卷纳还父亲。老泉一见大惊：“这批语如何回复得介甫！必然取怪。”一时污损了卷面，无可奈何，却好堂候官到门：“奉相公钧旨，取昨日文卷，面见太爷，还有话禀。”老泉此时，手足无措，只得将卷面割去，重新换过，加上好批语，亲手交与堂候官收讫。堂候官道：“相公还分付过，有一言动问：贵府小姐曾许人否？倘未许人，相府愿谐奉晋。”老泉道：“相府请亲，老夫岂敢不从！只是小女貌丑，恐不足当金屋之选。相烦好言达上。但访问自知，并非老夫推托。”堂候官领命，回复荆公。荆公看见卷面换了，已有三分不悦，又恐怕苏小姐容貌真个不扬，不中儿子之意，密地差人打听。原来苏东坡学士，常与小姐互相嘲戏。东坡是一嘴胡子，小妹嘲云：

口角几回无觅处，忽闻毛里有声传。

小妹额颅凸起，东坡答嘲云：

未出庭前三五步，额头先到画堂前。

小妹又嘲东坡下颏之长云：

去年一点相思泪，至今流不到腮边。

东坡因小妹双眼微歪，复答云：

几回拭脸深难到，留却汪汪两道泉。

访事的得了此言，回复荆公，说：“苏小姐才调委实高绝。若论容貌，也只平常。”荆公遂将婚事阁起不题。然虽如此，却因相府求亲一事，将小妹才名播满了京城。以后闻得相府亲事不谐，慕名来求者，不计其数。老泉都教呈上文字，把与女孩儿自阅。也有一笔涂倒的，也有点不上两三句的。就中只有一卷，文字做得好。看他卷面写有姓名，叫做秦观。小妹批四句云：

今日聪明秀才，他年风流学士。

可惜二苏同时，不然横行一世。

这批语明说秦观的文才，在大苏小苏之间，除却二苏，没人及得。老泉看了，已知女儿选中了此人，分付门上：“但是秦观秀才来时，快请相见，余的都与我辞去！”谁知众人呈卷的，都在讨信。只有秦观不到。却是为何？那秦观秀才字少游，他是扬州府高邮人。腹饱万言，眼空一世，生平敬服的，只有苏家兄弟，以下的都不在意。今日慕小妹之才，虽然衔玉求售，又怕损了自己的名誉，不肯随行逐队，寻消问息。老泉见秦观不到，反央人去秦家寓所致意。少游心中暗喜，又想到：“小妹才名得于传闻，未曾面试。又闻得他容貌不扬，额颅凸出，眼睛凹进，不知是何等鬼脸？如何得见他一面，方才放心。”打听得三月初一日，要在岳庙烧香，趁此机会，改换衣装，觑个分晓。正是：

眼见方为的，传闻未必真。

若信传闻语，枉尽世间人。

从来大人家女眷入庙进香，不是早，定是夜。为甚么？早

则人未来，夜则人已散。秦少游到三月初一日五更时分，就起来梳洗，打扮个游方道人模样，头裹青布唐巾，耳后露两个石碾的假玉环儿，身穿皂布道袍，腰系黄绦，足穿净袜草履，项上挂一串拇指大的数珠，手中托一个金漆钵盂，侵早就到东岳庙前伺候。天色黎明，苏小姐轿子已到。少游走开一步，让他轿子入庙，歇于左廊之下。小妹出轿上殿，少游已看见了，虽不是妖娆美丽，却也清雅幽闲，全无俗韵。“但不知他才调真正如何？”约莫焚香已毕，少游却循廊而上，在殿左相遇。少游打个问讯云：“小姐有福有寿，愿发慈悲。”小妹应声答云：“道人何德何能，敢求布施！”少游又问讯云：“愿小姐身如药树，百病不生。”小妹一头走，一头答应：“随道人口吐莲花，半文无舍。”少游直跟到轿前，又问讯云：“小娘子，天欢喜，如何撒手宝山？”小妹随口又答云：“风道人恁地贪痴，那得随身金穴！”

小妹一头说，一头上轿。少游转身时，口中喃出一句道：“‘风道人’得对‘小娘子’，万千之幸！”小妹上了轿，全不在意。跟随的老院子却听得了，怪这道人放肆，方欲回身寻闹，只见廊下走出一个垂髻的俊童，对着那道人叫道：“相公这里来更衣。”那道人便前走，童儿后随。老院子将童儿肩上悄地捻了一把，低声问道：“前面是那个相公？”童儿道：“是高邮秦少游相公。”老院子便不言语。回来时，就与老婆说知了。这句话就传入内里。小妹才晓得那化缘的道人是秦少游假妆的，付之一笑，嘱付丫鬟们休得多口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秦少游那日饱看了小妹容貌不丑，况且应答如响，其才自不必言，择了吉日，亲往求亲。老泉应允。

少不得下财纳币。此是二月初旬的事。少游急欲完婚，小妹不肯。他看定秦观文字，必然中选。试期已近，欲要象简乌纱，洞房花烛。少游只得依他。到三月初三礼部大试之期，秦观一举成名，中了制科，到苏府来拜丈人，就禀复完婚一事。因寓中无人，欲就苏府花烛。老泉笑道：“今日挂榜，脱白挂绿，便是上吉之日，何必另选日子。只今晚便在小寓成亲，岂不美哉！”东坡学士从傍赞成。是夜与小妹双双拜堂，成就了百年姻眷。正是：

聪明女得聪明婿，大登科后小登科。

其夜月明如昼。少游在前厅筵宴已毕，方欲进房，只见房门紧闭，庭中摆着小小一张卓儿，桌上排列纸墨笔砚，三个封儿，三个盏儿：一个是玉盏，一个是银盏，一个是瓦盏。青衣小鬟守立旁边。少游道：“相烦传语小姐，新郎已到，何不开门？”丫鬟道：“奉小姐之命：有三个题目在此，三试俱中式，方准进房。这三个纸封儿便是题目在内。”少游指着三个盏道：“这又是甚的意思？”丫鬟道：“那玉盏是盛酒的，那银盏是盛茶的，那瓦盏是盛寡水的。三试俱中，玉盏内美酒三杯，请进香房。两试中了，一试不中，银盏内清茶解渴，直待来宵再试。一试中了，两试不中，瓦盏内呷口淡水，罚在外厢读书三个月。”少游微微冷笑道：“别个秀才来应举时，就要告命题容易了。下官曾应过制科，青钱万选，莫说三个题目，就是三百个，我何惧哉！”丫鬟道：“俺小姐不比平常盲试官，之乎者也应个故事而已。他的题目好难哩！第一题，是绝句一首，要新郎也做一首，合了出题之意，方为中式。第二题四句诗，藏着四个古人，猜得一个也不差，方为中式。到

第三题，就容易了，止要做个七字对儿，对得好便得饮美酒进香房了。”少游道：“请第一题。”丫鬟取第一个纸封拆开，请新郎自看。少游看时，封着花笺一幅，写诗四句道：

铜铁投洪冶，蝼蚁上粉墙。

阴阳无二义，天地我中央。

少游想道：“这个题目别人做定猜不着，则我曾假扮做云游道人，在岳庙化缘，去相那苏小姐。此四句乃含着‘化缘道人’四字，明明嘲我。”遂于月下取笔写诗一首于题后云：

化工何意把春催？缘到名园花自开。

道是东风原有主，人人不敢上花台。

丫鬟见诗完，将第一幅花笺折做三叠，从窗隙中塞进，高叫道：“新郎交卷，第一场完。”小妹览诗，每句顶上一字，合之乃“化缘道人”四字，微微而笑。少游又开第二封看之，也是花笺一幅，题诗四句：

强爷胜祖有施为，凿壁偷光夜读书。

缝线路中常忆母，老翁终日倚门闾。

少游见了，略不凝思，一一注明。第一句是孙权，第二句是孔明，第三句是子思，第四句是太公望。丫鬟又从窗隙递进。

少游口虽不语，心下想道：“两个题目，眼见难我不倒，第三题是个对儿，我五六岁时便会对句，不足为难。”再拆开第三幅花笺，内出对云：“闭门推出窗前月。”初看时觉道容易，仔细想来，这对出得尽巧。若对得平常了，不见本事。左思右想，不得其对。听得谯楼三鼓将阑，构思不就，愈加慌迫。

却说东坡此时尚未曾睡，且来打听妹夫消息。望见少游在庭中团团而步，口里只管吟哦“闭门推出窗前月”七个字，右手做推窗之势。东坡想道：“此必小妹以此对难之，少游为其所困矣！我不解围，谁为撮合？”急切思之，亦未有好对。庭中有花缸一只，满满的贮着一缸清水，少游步了一回，偶然倚缸看水。东坡望见，触动了他灵机，道：“有了！”欲待教他对了，诚恐小妹知觉，连累妹夫体面，不好看相。东坡远远站着咳嗽一声，就地下取小小砖片，投向缸中。那水为砖片所激，跃起几点，扑在少游面上。水中天光月影，纷纷淆乱。少游当下晓悟，遂援笔对云：“投石冲开水底天。”

丫鬟交了第三遍试卷，只听“呀”的一声，房门大开，内又走出一个侍儿，手捧银壶，将美酒斟于玉盏之内，献上新郎，口称：“才子请满饮三杯，权当花红赏劳。”少游此时意气扬扬，连进三盏，丫鬟拥入香房。这一夜，佳人才子，好不称意。正是：

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。

自此夫妻和美，不在话下。后少游宦游浙中，东坡学士在京，小妹思想哥哥，到京省视。东坡有个禅友，叫做佛印禅师，尝劝东坡急流勇退。一日寄长歌一篇，东坡看时，却也写得怪异，每二字一连，共一百二十对字。你道写的是甚字？

野野 鸟鸟 啼啼 时时 有有 思思 春春
 气气 桃桃 花花 发发 满满 枝枝 莺莺
 雀雀 相相 呼呼 唤唤 岩岩 畔畔 花花 红
 红 似似 锦锦 屏屏 堪堪 看看 山山 秀秀

丽丽 山山 前前 烟烟 雾雾 起起 清清
 浮浮 浪浪 促促 潺潺 潏潏 水水 景景 幽幽
 幽 深深 处处 好好 追追 游游 傍傍 水水
 花花 似似 雪雪 梨梨 花花 光光 皎皎
 洁洁 玲玲 珑珑 似似 坠坠 银银 花花 折
 折 最最好 好好 柔柔 茸茸 溪溪 畔畔 草草
 青青 双双 蝴蝶 蝶蝶 飞飞 来来 到到
 落落 花花 林林 里里 鸟鸟 啼啼 叫叫 不
 不 休休 为为 忆忆 春春 光光 好好 杨杨
 柳柳 枝枝 头头 春春 色色 秀秀 时时
 常常 共共 饮饮 春春 浓浓 酒酒 似似 醉
 醉 闲闲 行行 春春 色色 里里 相相 逢逢
 竞竞 忆忆 游游 山山 水水 心心 息息
 悠悠 归归 去去 来来 休休 役役

东坡看了两三遍，一时念将不出，只是沉吟。小妹取过，一览了然，便道：“哥哥，此歌有何难解！待妹子念与你听。”即时朗诵云：

野鸟啼，野鸟啼时时有思。有思春气桃花发，春
 气桃花发满枝。满枝莺雀相呼唤，莺雀相呼唤岩畔。
 岩畔花红似锦屏，花红似锦屏堪看。堪看山山秀丽，
 秀丽山前烟雾起。山前烟雾起清浮，清浮浪促潺湲
 水。浪促潺湲水景幽，景幽深处好，深处好追游。追
 游傍水花，傍水花似雪，似雪梨花光皎洁。梨花光
 皎洁玲珑，玲珑似坠银花折。似坠银花折最好，最
 好柔茸溪畔草。柔茸溪畔草青青，双双蝴蝶飞来到。

蝴蝶飞来到落花，落花林里鸟啼叫。林里鸟啼叫不休，不休为忆春光好。为忆春光好杨柳，杨柳枝枝春色秀。春色秀时常共饮，时常共饮春浓酒。春浓酒似醉，似醉闲行春色里。闲行春色里相逢，相逢竟忆游山水。竟忆游山水心息，心息悠悠归去来，归去来休休役役。

东坡听念，大惊道：“吾妹敏悟，吾所不及，若为男子，官位必远胜于我矣！”遂将佛印原写长歌，并小妹所定句读，都写出来，做一封儿寄与少游。因述自己再读不解，小妹一览而知之故。少游初看佛印所书，亦不能解，后读小妹之句，如梦初觉，深加愧叹，答以短歌云：

未及梵僧歌，词重而意复。字字如联珠，行行如贯玉。想汝惟一览，顾我劳三复。裁诗思远寄，因以真类触。汝其审思之，可表予心曲。

短歌后制成叠字诗一首，却又写得古怪：

别 离 时 闻 漏 转
 忆 期 归 阻 久 伊 思 静

少游书信到时，正值东坡与小妹在湖上看采莲。东坡先拆书看了，递与小妹，问道：“汝能解否？”小妹道：“此诗乃仿佛印禅师之体也。”即念云：

静思伊久阻归期，久阻归期忆别离。
 忆别离时闻漏转，时闻漏转静思伊。

东坡叹道：“吾妹真绝世聪明人也！今日采莲胜会，可即事各和一首，寄与少游，使知你我今日之游。”东坡诗成，小妹亦就。小妹诗云：

一 阕新歌声嗽玉
采
津杨绿在人莲

东坡诗云：

力微醒时已暮
赏
酒
飞如马去归花

照少游诗念出，小妹叠字诗，道是：

采莲人在绿杨津，在绿杨津一阕新。

一阕新歌声嗽玉，歌声嗽玉采莲人。

东坡叠字诗，道是：

赏花归去马如飞，去马如飞酒力微。

酒力微醒时已暮，醒时已暮赏花归。

二诗寄去，少游读罢，叹赏不已。其夫妇酬和之诗甚多，不能详述。后来少游以才名被征为翰林学士，与二苏同官。一时郎舅三人，并居史职，古所希有。于是宣仁太后亦闻苏小妹之才，每每遣内官赐以绢帛或饮饌之类，索他题咏。每得一篇，宫中传诵，声播京都。其后小妹先少游而卒，少游思念不置，终身不复娶云。有诗为证：

文章自古说三苏，小妹聪明胜丈夫。

三难新郎真异事，一门秀气世间无。

第十二卷 佛印师四调琴娘

文章落处天须泣，此老已亡吾道穷。
才业谩夸生仲达，功名犹继死姚崇。
人间便觉无清气，海内安能见古风。
平日万篇何所在？六丁收拾上瑶宫。

这八句诗是谁做的？是宋理宗皇帝朝一个官人，姓刘名庄，道号后村先生做的。

单说那神宗皇帝朝有个翰林学士，姓苏名軾字子瞻，道号东坡居士，本贯是西川眉州眉山县人氏。这学士平日结识一个道友，叫做佛印禅师。你道这禅师如何出身？他是江西饶州府浮梁县人氏，姓谢名端卿表字觉老，幼习儒书，通古今之蕴；旁通二氏，负傅洽之声。一日应举到京，东坡学士闻其才名，每与谈论，甚相敬爱。屡同诗酒之游，遂为莫逆之友。忽一日，神宗皇帝因天时亢旱，准了司天台奏章，特于大相国寺建设一百八分大斋，征取名僧，宣扬经典，祈求甘雨，以救万民。命翰林学士苏试制就吁天文疏，就命軾充行礼官主斋。三日前，便要到寺中斋宿。先有内官到寺看阅斋坛，传言御驾不日亲临。方丈中铺设御座，一切规模务要十分齐整，把个大相国寺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妆点得万锦攒花。

府尹预先差官四围把守，不许闲人入寺，恐防不时触突了圣驾。这都不在话下。

却说谢端卿在东坡学士坐间闻知此事，问道：“小弟欲兄长挈带入寺，一瞻御容，不知可否？”东坡那时只合一句回绝了他，何等干净！只为东坡要得端卿相伴，遂对他说道：“足下要去，亦有何难？只消扮作侍者模样，在斋坛上承直。圣驾临幸时，便得饱看。”谢端卿那时若不肯扮做侍者，也就罢了，只为一时稚气，遂欣然不辞。先去借办行头，装扮的停停当当，跟随东坡学士入相国寺来。东坡已自分付了主僧，只等报一声圣驾到来，端卿就顶侍者名色上殿执役。闲时陪东坡在净室闲讲。

且说起斋之日，主僧五鼓鸣钟聚众。其时香烟缭绕，灯烛辉煌，幡幢五彩飘扬，乐器八音嘹亮，法事之盛，自不必说。东坡学士起了香头，拜了佛像，退坐于僧房之内。吃斋方罢，忽传御驾已到。东坡学士执掌丝纶，日覲天颜，到也不以为事，慌得谢端卿面上红热，心头突突地跳。矜持了一回，按定心神，来到大雄宝殿，杂于侍者之中，无过是添香剪烛，供食铺灯。不一时神宗皇帝驾到，东坡学士同众僧摆班跪迎，进入大殿。内官捧有内府龙香，神宗御手拈香已毕，铺设净褥，行三拜礼。主僧引驾到于方丈。神宗登了御座。众人叩见了毕，神宗夸东坡学士所作文疏之美。东坡学士再拜，口称不敢。主僧取旨献茶，捧茶盘的却是谢端卿。

原来端卿因大殿行礼之时，拥拥簇簇，不得仔细瞻仰，特地充作捧茶盘的侍者，直捱到龙座御膝之前。偷眼看圣容时，果然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天威咫尺，毛骨俱悚，不敢恣意

观瞻，慌忙退步。却被神宗龙目看见了。只为端卿生得方面大耳，秀目浓眉，身躯伟岸，与其他侍者不同，所以天颜刮目。当下开金口，启玉言，指着端卿问道：“此侍者何方人氏？在寺几年了？”主僧先不曾问得备细，一时不能对答。还是谢端卿有量，叩头奏道：“臣姓谢名端卿，江西饶州府人，新来寺中出家。幸瞻天表，不胜欣幸。”神宗见他应对明敏，龙情大喜，又问：“卿颇通经典否？”端卿奏道：“臣自少读书，内典也颇知。”神宗道：“卿既通内典，赐卿法名了元，号佛印，就于御前披剃为僧。”那谢端卿的学问，与东坡肩上肩下，他为应举到京，指望一举成名，建功立业，如何肯做和尚？常言道“王言如天语”，违背圣旨，罪该万死。今日玉音分付，如何敢说我是假充的侍者，不愿为僧？心下十万分不乐，一时出于无奈，只得叩头谢恩。

当下主僧引端卿重来正殿，参见了如来，然后引至御前，如法披剃。钦赐紫罗袈裟一领，随驾礼部官取羊皮度牒一道，中书房填写佛印法名及生身籍贯，奉旨被剃年月，付端卿受领。端卿披了袈裟，紫气腾腾，分明是一尊肉身罗汉，手捧度牒，重复叩头谢恩。神宗道：“卿既为僧，即委卿协理斋事。异日精严戒律，便可作本寺住持，勿得玷辱宗门，有负朕意！”说罢起驾。东坡和众僧于寺门之外跪送过了，依然来做斋事，不在话下。

从此阁起端卿名字，只称佛印，介人都称为印公。为他是钦赐剃度，好生敬重。原来故宋时最以剃度为重，每度牒一张，要费得千贯钱财方得到手。今日端卿不费分文，得了度牒为僧，若是个真侍者，岂不是千古奇逢，万分欢喜。只

为佛印弄假成真，非出本心，一时勉强出家，有好几时气闷不过，后来只在相国寺翻经转藏，精通佛理，把功名富贵之想，化作清净无为之业。他原是个明悟禅师转世，根气不同，所以出儒入墨，如洪炉点雪。

东坡学士他是个用世之人，识见各别。他道：“谢端卿本为上京赴举，我带他到大相国寺，教他假充侍者，瞻仰天颜，遂尔披剃为僧，却不是我连累了他！他今在空门枯淡，必有恨我之意。虽然他戒律精严，只恐体面上矜持，心中不能无动。”每每于语言之间，微微挑逗。谁知佛印心冷如冰，口坚如铁，全不见丝毫走作，东坡只是不信。后来东坡为吟诗触犯了时相，连遭谪贬，到哲宗皇帝元祐年间，复召为翰林学士。其时佛印游方转来，仍在相国寺挂锡，年力尚壮。东坡一见，想起初年披剃之事，遂劝佛印：“若肯还俗出仕，下官当力荐清职。”佛印那里肯依！东坡遂嘲之曰：“不毒不秃，不秃不毒。转毒转秃，转秃转毒。”佛印笑而不答。

那一日，仲春天气，学士正在府中闲坐，只见院子来报：“佛印禅师在门首。”学士听得，教请入来。须臾之间，佛印入到堂上。见学士叙礼毕，教院子点将茶来。茶罢，学士便令院子于后园中洒扫亭轩，邀佛印同到园中，去一座相近后堂的亭子坐定。院子安排酒果肴馔之类。排完，使院子斟酒。二人对酌，酒至三巡，学士道：“筵中无乐，不成欢笑。下官家中有一乐意，令歌数曲，以助筵前之乐。”道罢，便令院子传言入堂内去。不多时，佛印蓦然耳内听得有人唱词，真个唱得好！

声清韵美，纷纷尘落雕梁；字正腔真，拂拂风

生绮席。若上苑流莺巧啭，似丹山彩凤和鸣。词歌白雪阳春，曲唱清风明月。

佛印听至曲终，道：“奇哉！韩娥之吟，秦青之词，虽不遏住行云，也解梁尘扑簇。”东坡道：“吾师何不留一佳作？”佛印道：“请乞纸笔。”学士遂令院子取将文房四宝，放在面前。佛印口中不道，心下自言：唱却十分唱得好了，却不知人物生得如何？”遂拈起笔来，做一词，词名《西江月》：

窄地重重帘幕，临风小小亭轩。绿窗朱户映婵娟，忽听歌讴宛转。既是耳根有分，因何眼界无缘？分明咫尺遇神仙，隔个绣帘不见。

佛印写罢，学士大笑曰：“吾师之词，所恨不见。”令院子向前把那帘子只一卷，卷起一半。佛印打一看时，只见那女孩儿半截露出那一双弯弯小脚儿。佛印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“虽是卷帘已半，奈帘钩低下，终不见他生得如何。”学士道：“吾师既是见了，何惜一词？”佛印见说，便拈起笔来，又做一词，词名《品字令》：

觑着脚，想腰肢如削。歌罢遏云声，怎得向掌中托。醉眼不如归去，强把身心虚霍。几回欲待去掀帘，犹恐主人恶。

佛印意不尽，又做四句诗道：

只闻檀板与歌讴，不见如花似玉眸。
焉得好风从地起，倒垂帘卷上金钩。

佛印吟诗罢，东坡大笑，教左右卷上绣帘，唤出那女孩儿。从里面走出来，看着佛印，道了个深深万福。那女孩儿端端正正，整容敛袂，立于亭前。佛印把眼一觑，不但唱得

好，真个生得好。但见：

娥眉淡扫，莲脸微匀。轻盈真物外之仙，雅淡有天然之态。衣染鲛绡，手持象板，呈露笋指尖长；足步金莲，行动凤鞋弓小。临溪双洛浦，对月两嫦娥。好好好，好如天上女；强强强，强似月中仙。

东坡唤院子斟酒，叫那女孩儿近前来，“与吾师把盏。”学士道：“此女小字琴娘，自幼在于府中，善知音乐，能抚七弦之琴，会晓六艺之事。吾师今日既见，何惜佳作？”佛印当时已自八分带酒，言称告回。琴娘曰：“禅师且坐，再饮几杯。”佛印见学士所说，便拿起笔来，又写一词，词名《蝶恋花》：

执板娇娘留客住，初整金钗，十指尖尖露。歌断一声天外去，清音已遏行云住。耳有姻缘能听事，眼有姻缘，便得当前觑。

眼耳姻缘都已是，姻缘别有何处？

佛印写罢，东坡见了大喜，便唤琴娘就唱此词劝酒，再饮数杯。佛印大醉，不知词中语失。天色已晚，学士遂令院子扶入书院内，安排和尚睡了。学士心中暗想：“我一向要劝这和尚还俗出仕，他未肯统口。趁他今日有调戏琴娘之意，若得他与这个妮子上得手时，便是出家不了。那时拿定他破绽，定要他还俗，何怕他不从！好计，好计！”即唤琴娘到于面前道：“你省得那和尚做的词中意？后两句道：‘眼耳姻缘都已是，姻缘别有何处？’这和尚不是好人，其中有爱慕你之心。你可今夜到书院内相伴和尚就寝。须要了事，可讨执照来。我明日赏你三千贯，作房奩之资。我与你主张，教你出嫁良人。如不了事，明日唤管家婆来，把你决竹篥二十，逐出府门。”

琴娘听罢，唬得颤做一团，道：“领东人钧旨。”离了房中，轻移莲步，怀着羞脸，径来到书院内。佛印已自大醉，昏迷不省，睡在凉床之上，壁上灯尚明。琴娘无计奈何，坐在和尚身边，用尖尖玉手去摇那和尚时，一似蜻蜓摇石柱，蝼蚁撼太山。和尚鼻息如雷，那里摇得觉！

话休絮烦。自初更摇起，只要守和尚省觉，直守到五更，也不省。那琴娘心中好慌，不觉两眼泪下，自思量道：“倘或今夜不了得事，明日乞二十竹篾，逐出府门，却是怎地好！”争奈和尚大醉，不了得事。琴娘弹眼泪，却好弹在佛印脸上。只见那佛印飒然惊觉，闪开眼来，壁上灯尚明。去那灯光之下，只见一个如花似玉女子，坐在身边。佛印大惊道：“你是谁家女子？深夜至此，有何理说？”琴娘见问，且惊且喜，揣着羞脸，道个万福道：“贱妾乃日间唱曲之琴娘也，听得禅师词中有爱慕贱妾之心，故夤夜前来，无人知觉，欲与吾师效云雨之欢，万乞勿拒则个！”

佛印听说罢，大惊曰：“娘子差矣！贫僧夜来感蒙学士见爱，置酒管待，乘醉乱道，此词岂有他意？娘子可速回。倘有外人见之，无丝有线，吾之清德一旦休矣。”琴娘听罢，那里肯去。佛印见琴娘只管尤殢不肯去，便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此必是学士教你苦难我来！吾修行数年，止以诗酒自娱，岂有尘心俗意。你若实对我说，我有救你之心。如是不从，别无区处。”琴娘见佛印如此说罢，眼中垂泪道：“此果是学士使我来。如是吾师肯从贱妾云雨之欢，明日赏钱三千贯，出嫁良人；如吾师不从，明日唤管家婆决竹篾二十，逐出府门。望吾师周全救我！”道罢，深深便拜。佛印听罢，呵呵大笑，

便道：“你休烦恼！我救你。”遂去书袋内，取出一幅纸，有见成文房四宝在桌上，佛印捻起笔来，做了一只词，名《浪淘沙》：

昨夜遇神仙，也是姻缘。分明醉里亦如然。睡觉来时浑是梦，却在身边。此事怎生言？岂敢相怜！不曾抚动一条弦。传与东坡苏学士，触处封全。

佛印写了，意不尽，又做了四句诗：

传与巫山窈窕娘，休将魂梦恼襄王。

禅心已作沾泥絮，不逐东风上下狂。

当下琴娘得了此词，径回堂中呈上学士。学士看罢，大喜，自到书院中，见佛印盘膝坐在椅上。东坡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真禅僧也！”亦赏琴娘三百贯钱，择嫁良人。

东坡自此将佛印愈加敬重，遂为入幕之宾。虽妻妾在傍，并不回避。佛印时时把佛理晓悟东坡，东坡渐渐信心。后来东坡临终不乱，相传已证正果。至今人犹唤为坡仙，多得佛印点化之力。有诗为证：

东坡不能化佛印，佛印反得化东坡。

若非佛力无边大，那得慈航渡爱河！

第十三卷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

柳色初浓，余寒似水，纤雨如尘。一阵东风，穀纹微皱，碧波粼粼。仙娥花月精神，奏凤管鸾箫斗新。万岁声中，九霞杯内，长醉芳春。

这首词调寄《柳梢青》，乃故宋时一个学士所作。单表北宋太祖开基，传至第八代天子，庙号徽宗，便是神霄玉府虚净宣和羽士道君皇帝。这朝天子，乃是江南李氏后主转生。父皇神宗天子，一日在内殿看玩历代帝王图像，见李后主风神体态，有蝉脱秽浊、神游八极之表，再三赏叹。后来便梦见李后主投身入宫，遂诞生道君皇帝。少时封为端王。从小风流俊雅，无所不能。后因哥哥哲宗天子上仙，群臣扶立端王为天子。即位之后，海内乂安，朝廷无事。

道君皇帝颇留意苑囿，宣和元年，遂即京城东北隅，大兴工役，凿池筑囿，号寿山银岳，命宦官梁师成董其事。又命朱勔取三吴二浙三川两广珍异花木、瑰奇竹石以进，号曰“花石纲”。竭府库之积聚，萃天下之伎巧，凡数载而始成。又号为万岁山。奇花美木，珍禽异兽，充满其中。飞楼杰阁，雄伟瑰丽，不可胜言。内有玉华殿、保和殿、瑶林殿，大宁阁、天真阁、妙有阁、层峦阁，琳霄亭、鸾凤垂云亭，说不尽许

多景致。时许侍臣蔡京、王黼、高俅、童贯、杨戩、梁师成纵步游赏，时号“宣和六贼”。有诗为证：

琼瑶错落密成林，竹桧交加尔有阴。

恩许尘凡时纵步，不知身在五云深。

单说保和殿西南，有一坐玉真轩，乃是官家第一个宠幸安妃娘娘妆阁，极是造得华丽：金铺屈曲，玉槛玲珑，映彻辉煌，心目俱夺。时侍臣蔡京等，赐宴至此，留题殿壁。有诗为证：

保和新殿丽秋辉，诏许尘凡到绮闱。

雅宴酒酣添逸兴，玉真轩内看安妃。

不说安妃娘娘宠冠六宫。单说内中有一位夫人，姓韩名玉翘，妙选入宫，年方及笄。玉佩敲磬，罗裙曳云，体欺皓雪之容光，脸夺芙蓉之娇艳。只因安妃娘娘三千宠爱偏在一身，韩夫人不沾雨露之恩。时值春光明媚，景色撩人，未免恨起红茵，寒生翠被。月到瑶阶，愁莫听其凤管；虫吟粉壁，怨不寐于鸳衾。既厌晓妆，渐融春思，长吁短叹，看看惹下一场病来。有词为证：

任东风老去，吹不断泪盈盈。记春浅春深，春寒春暖，春雨春晴，都断送佳人命。落花无定挽春心。芳草犹迷舞蝶，绿杨空语流莺。玄霜着意捣初成，回首失云英。但如醉如痴，如狂如舞，如梦如惊。香魂至今迷恋，问真仙消息最分明。几夜相逢何处，清风明月蓬瀛。

渐渐香消玉减，柳颯花困。太医院诊脉，吃下药去，如水浇石一般。忽一日，道君皇帝在于便殿，敕唤殿前太尉杨

戩前来，天语传宣道：“此位内家，原是卿所进奉。今着卿领去，到府中将息病体。待得痊愈，再许进宫未迟。仍着光禄寺每日送膳，太医院伺候用药。略有起色，即便奏来。”当下杨戩叩头领命，即着官身私身搬运韩夫人宫中箱笼装奁，一应动用什物器皿，用暖舆抬了韩夫人，随身带得养娘二人，侍儿二人。一行人簇拥着，都到杨太尉府中。太尉先去时自己夫人说知，出厅迎接。便将一宅分为两院，收拾西园与韩夫人居住，门上用锁封着，只许太医及内家人役往来。太尉夫妻二人，日往候安一次。闲时就封闭了门。门傍留一转桶，传递饮食、消息。正是：

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

将及两月，渐觉容颜如旧，饮食稍加。太尉夫妻好生欢喜，办下酒席，一当起病，一当送行。当日酒至五巡，食供两套，太尉夫妇开言道：“且喜得夫人贵体无事，万千之喜。旦晚奏过官里，选日入宫，未知夫人意下如何？”韩夫人叉手告太尉、夫人道：“氏儿不幸，惹下一天愁绪，卧病两月，才觉小可。再要于此宽住几时，伏乞太尉、夫人方便，且未要奏知官里。只是在此打搅，深为不便。氏儿别有重报，不敢有忘。”太尉、夫人只得应允。

过了两月，却是韩夫人设酒还席，叫下一名说评话的先生，说了几回书。节次说及唐朝宣宗宫内，也是一个韩夫人，为因不沾雨露之恩，思量无计奈何，偶向红叶上题诗一首，流出御沟。诗曰：

流水何太急？深宫尽日闲。

殷勤谢红叶，好去到人间。

却得外面一个应试官人，名唤于佑，拾了红叶，就和诗一首，也从御沟中流将进去。后来那官人一举成名，天子体知此事，却把韩夫人嫁与于佑，夫妻百年偕老而终。这里韩夫人听到此处，蓦上心来，忽地叹一口气，口中不语，心下寻思：“若得奴家如此侥幸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！”当下席散，收拾回房。睡至半夜，便觉头痛眼热，四肢无力，遍身不疼不痒，无明业火熬煎，依然病倒。这一场病，比前更加沉重。正是：

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舡迟偏遇打头风。

太尉夫人早来候安，对韩夫人说道：“早是不曾奏过官里宣取入宫。夫人既到此地，且是放开怀抱，安心调理。且未要把入宫一节，记挂在心。”韩夫人谢道：“感承夫人好意，只是氏儿病入膏肓，眼见得上天远，入地便近，不能报答夫人厚恩，来生当效犬马之报。”说罢，一丝两气，好伤感人。

太尉夫人甚不过意，便道：“夫人休如此说。自古吉人天相，眼下凶星退度，自然贵体无事。但说起来，吃药既不见效，枉淘坏了身子。不知夫人平日在宫，可有甚愿心未经答谢？或者神明见责，也不可知。”韩夫人说道：“氏儿入宫以来，每日愁绪萦丝，有甚心情许下愿心？但今日病势如此，既然吃药无功，不知此处有何神圣，祈祷极灵，氏儿便对天许下愿心，若得平安无事，自当拜还。”太尉夫人说道：“告夫人得知：此间北极佑圣真君，与那清源妙道二郎神，极是灵应。夫人何不设了香案，亲口许下保安愿心。待得平安，奴家情愿陪夫人去赛神答礼。未知夫人意下何如？”韩夫人点头应允，侍儿们即取香案过来。只是不能起身，就在枕上，以

手加额，祷告道：“氏儿韩氏，早年入宫，未蒙圣眷，惹下业缘病症，寄居杨府。若得神灵庇护，保佑氏儿身体康健，情愿绣下长幡二首，外加礼物，亲诣庙廷顶礼酬谢。”当下太尉夫人，也拈香在手，替韩夫人祷告一回，作别，不提。

可霎作怪，自从许下愿心，韩夫人渐渐平安无事。将息至一月之后，端然好了。太尉夫人不胜之喜，又设酒起病。太尉夫人对韩夫人说道：“果然是神道有灵，胜如服药万倍。却是不可昧心，负了所许之物。”韩夫人道：“氏儿怎敢负心！目下绣了长幡，还要屈夫人同去了还心愿。未知夫人意下何如？”太尉夫人答道：“当得奉陪。”当日席散，韩夫人取出若干物事，制办赛神礼物，绣下四首长幡。自古道得好：

火到猪头烂，钱到公事办。

凭你世间稀奇作怪的东西，有了钱，那一件做不出来。不消几日，绣就长幡，用根竹竿叉起，果然是光彩夺目。选了吉日良时，打点信香礼物，官身私身簇拥着两个夫人，先到北极佑圣真君庙中。庙官知是杨府钧眷，慌忙迎接至殿上，宣读疏文，挂起长幡。韩夫人叩齿礼拜。拜毕，左右两廊游遍。庙官献茶。夫人分付当道的赏了些银两，上了轿簇拥回来。一宿晚景不提。明早又起身，到二郎神庙中。却惹出一段蹊跷作怪的事来。正是：

情知语是钩和线，从前钓出是非来。

话休烦絮。当下一行人到得庙中。庙官接见，宣疏拈香礼毕。却好太尉夫人走过一壁厢，韩夫人向前轻轻将指头挑起销金黄罗帐幔来，定睛一看。不看时万事全休，看了时，吃那一惊不小！但见：

头裹金花幞头，身穿赭衣绣袍，腰系蓝田玉带，足登飞凤乌靴。

虽然土木形骸，却也丰神俊雅，明眸皓齿。但少一口气儿，说出话来。

当下韩夫人一见，目眩心摇，不觉口里悠悠扬扬，漏出一句俏语低声的话来：“若是氏儿前程远大，只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，恰似尊神模样一般，也足称生平之愿。”说犹未了，恰好太尉夫人走过来，说道：“夫人，你却在此祷告甚么？”韩夫人慌忙转口道：“氏儿并不曾说甚么。”太尉夫人再也不来盘问。游玩至晚归家，各自安歇，不题。正是：

要知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。

却说韩夫人到了房中，卸去冠服，挽就乌云，穿上便服，手托香腮，默默无言，心心念念，只是想着二郎神模样。蓦然计上心来，分付侍儿们端正香案，到花园中人静处，对天祷告：“若是氏儿前程远大，将来嫁得一个丈夫，好像二郎尊神模样，煞强似入宫之时，受千般凄苦，万种愁思。”说罢，不觉纷纷珠泪滚下腮边。拜了又祝，祝了又拜，分明是痴想妄想。不道有这般巧事！韩夫人再三祷告已毕，正待收拾回房，只听得万花深处，一声响亮，见一尊神道，立在夫人面前。但见：

龙眉凤目，皓齿鲜唇，飘飘有出尘之姿，冉冉有惊人之貌。若非阆苑瀛洲客，便是餐霞吸露人。

仔细看时，正比庙中所塑二郎神模样，不差分毫来去。手执一张弹弓，又像张仙送子一般。韩夫人吃惊且喜。惊的是天神降临，未知是祸是福；喜的是神道欢容笑口，又见他说

出话来。便向前端端正正道个万福，启朱唇，露玉齿，告道：“既蒙尊神下降，请到房中，容氏儿展敬。”

当时二郎神笑吟吟同夫人入房，安然坐下。夫人起居已毕，侍立在前。二郎神道：“早蒙夫人厚礼。今者小神偶然闲步碧落之间，听得夫人祷告至诚。小神知得夫人仙风道骨，原是瑶池一会中人。只因夫人凡心未静，玉帝暂谪下尘寰，又向皇宫内苑，享尽人间富贵荣华。谪限满时，还归紫府，证果非凡。”韩夫人见说，欢喜无任，又拜祷告道：“尊神在上：氏儿不愿入宫。若是氏儿前程远大，将来嫁得一个良人，一似尊神模样，偕老百年，也不辜负了春花秋月，说甚么富贵荣华！”二郎神微笑道：“此亦何难。只恐夫人立志不坚。姻缘分定，自然千里相逢。”说毕起身，跨上槛窗，一声响，神道去了。

韩夫人不见便罢，既然见了这般模样，真是如醉如痴，和衣上床睡了。正是：

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。

番来覆去，一片春心，按纳不住。自言自语，想一回，定一回：“适间尊神降临，四目相视，好不情长！怎地又警然而去。想是聪明正直为神，不比尘凡心性，是我错用心机了！”又想一回道：“是适间尊神丰姿态度，语笑雍容，宛然是生人一般。难道见了氏儿这般容貌，全不动情？还是我一时见不到处，放了他去？算来还该着意温存，便是铁石人儿，也告得转。今番错过，未知何日重逢！”好生摆脱不下。眼巴巴盼到天明，再做理会。及至天明，又睡着去了。直到傍午，方才起来。

当日无情无绪，巴不到晚，又去设了香案，到花园中祷告如前：“若得再见尊神一面，便是三生有幸。”说话之间，忽然一声响唬，夜来二郎神又立在面前。韩夫人喜不自胜，将一天愁闷，已冰消瓦解了。即便向前施礼，对景忘怀：“烦请尊神入房，氏儿别有衷情告诉。”二郎神喜孜孜堆下笑来，便携夫人手，共入兰房。夫人起居已毕。二郎神正中坐下，夫人侍立在前。二郎神道：“夫人分有仙骨，便坐不妨。”夫人便斜身对二郎神坐下。即命侍儿安排酒果，在房中一杯两盏，看看说出衷肠话来。道不得个：

春为茶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

当下韩夫人解佩出湘妃之玉，开唇露汉署之香：“若是尊神不嫌移褻，暂息天上征轮，少叙人间恩爱。”二郎神欣然应允，携手上床，云雨绸缪。夫人倾身陪奉，忘其所以。盘桓至五更。二郎神起身，嘱付夫人保重，再来相看，起身穿了衣服，执了弹弓，跨上槛窗，一声响唬，便无踪影。韩夫人死心塌地，道是神仙下临，心中甚喜。只恐太尉夫人催他入宫，只有五分病，装做七分病，间常不甚十分欢笑。每到晚来，精神炫耀，喜气生春。神道来时，三杯已过，上床云雨，至晓便去，非止一日。

忽一日，天气稍凉，道君皇帝分散合宫秋衣，偶思韩夫人，就差内侍捧了旨意，敕赐罗衣一袭，玉带一围，到于杨太尉府中。韩夫人排了香案，谢恩礼毕。内侍便道：“且喜娘娘贵体无事。圣上思忆娘娘，故遣赐罗衣玉带，就问娘娘病势已痊，须早早进宫。”韩夫人管待使臣，便道：“相烦内侍则个。氏儿病体只去得五分，全赖内侍转奏，宽限进宫，实

为恩便。”内侍应道：“这个有何妨碍？圣上那里也不少娘娘一个人。入宫时，只说娘娘尚未全好，还须耐心保重便了。”韩夫人谢了，内侍作别不题。

到得晚间，二郎神到来，对韩夫人说道：“且喜圣上宠眷未衰，所赐罗衣玉带，便可借观。”夫人道：“尊神何以知之？”二郎神道：“小神坐观天下，立见四方，谅此区区小事，岂有不知之理？”夫人听说，便一发将出来看。二郎神道：“大凡世间宝物，不可独享。小神缺少围腰玉带。若是夫人肯舍施时，便完成善果。”夫人便道：“氏儿一身已属尊神，缘分非浅。若要玉带，但凭尊神将去。”二郎神谢了。上床欢会。未至五更起身，手执弹弓，拿了玉带，跨上槛窗，一声响嘹，依然去了。却不道是：

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

韩夫人与太尉居止，虽是一宅分为两院，却因是内家内人，早晚愈加堤防。府堂深稳，料然无闲杂人辄敢擅入。但近日来常见西园彻夜有火，唧唧啾啾，似有人声息。又见韩夫人精神旺相，喜容可掬。太尉再三踌躇，便对自己夫人说道：“你见韩夫人有些破绽出来么？”太尉夫人说道：“我也有些疑影。只是府中门禁甚严，决无此事，所以坦然不疑。今者太尉既如此说，有何难哉。且到晚间，着精细家人，从屋上扒去，打探消息，便有分晓，也不要错怪了人。”太尉便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当下便唤两个精细家人，分付他如此如此，教他：“不要从门内进去，只把摘花梯子，倚在墙外，待人静时，直扒去韩夫人卧房，看他动静，即来报知。此事非同小可的勾当，须要小心在意。”二人领命去了。太尉立等他回报。

不消两个时辰，二人打看得韩夫人房内这般这般，便教太尉屏去左右，方才将所见韩夫人房内坐着一人说话饮酒，“夫人房内声声称是尊神，小人也仔细想来，府中墙垣又高，防闲又密，就有歹人，插翅也飞不进。或者真个是神道也未见得。”太尉听说，吃那一惊不小，叫道：“怪哉！果然有这等事！你二人休得说谎。此事非同小可。”二人答道：“小人并无半句虚谬。”太尉便道：“此事只许你知我知，不可泄漏了消息。”二人领命去了。太尉转身对夫人一一说知：“虽然如此，只是我眼见为真。我明晚须亲自去打探一番，便看神道怎生模样。”

捱至次日晚间，太尉复唤过昨夜打探二人来，分付道：“你两人着一个同我过去，着一人在此伺候，休教一人知道。”分付已毕，太尉便同一人过去，捏脚捏手，轻轻走到韩夫人窗前，向窗眼内把眼一张，果然是房中坐着一尊神道，与二人说不差。便待声张起来，又恐难得脱身，只得忍气吞声，依旧过来，分付二人休要与人胡说。转入房中，对夫人说知就里：“此必是韩夫人少年情性，把不住心猿意马，便遇着邪神魍魉，在此污淫天眷，决不是凡人的勾当。便须请法官调治。你须先去对韩夫人说出缘由，待我自去请法官便了。”

夫人领命，明早起身，到西园来，韩夫人接见。坐定，茶汤已过，太尉夫人屏去左右，对面论心，便道：“有一句话要对夫人说知。夫人每夜房中，却是与何人说话，唧唧啾啾，有些风声，吹到我耳朵里。只是此事非同小可，夫人须一一说知，只不要隐瞒则个。”韩夫人听说，满面通红，便道：“氏儿夜间房中并没有人说话。只氏儿与养她们闲话消遣，却有

甚人到来这里！”太尉夫人听说，便把太尉夜来所见模样，一一说过。韩夫人吓得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。太尉夫人再三安慰道：“夫人休要吃惊！太尉已去请法官到来作用，便见他是人是鬼。只是夫人到晚间，务要陪个小心，休要害怕。”说罢，太尉夫人自去。韩夫人到捏着两把汗。

看看至晚，二郎神却早来了。但是他来时，那弹弓紧紧不离左右。却说这里太尉请下灵济宫林真人手下的徒弟，有名的王法官，已在前厅作法。比至黄昏，有人来报：“神道来了。”法官披衣仗剑，昂然而入，直至韩夫人房前，大踏步进去，大喝一声：“你是何妖邪！却敢淫污天眷！不要走，吃吾一剑！”二郎神不慌不忙，便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但见：

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孩，
弓开如满月，弹发似流星。

当下一弹，正中王法官额角上，流出鲜血来，霍地望后便倒，宝剑丢在一边。众人慌忙向前扶起，往前厅去了。那神道也跨上槛窗，一声响，早已不见。当时却是怎地结果？正是：

说开天地怕，道破鬼神惊。

却说韩夫人见二郎神打退了法官，一发道是真仙下降，愈加放心，再也不慌。且说太尉已知法官不济，只得到赔些将息钱，送他出门。又去请得五岳观潘道士来。那潘道士专一行持五雷天心正法，再不苟且，又且足智多谋，一闻太尉呼唤，便来相见。太尉免不得将前事一一说知。潘道士便道：“先着人引领小道到西园看他出没去处，但知是人是鬼。”太尉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当时，潘道士别了太尉，先到西园韩夫

人卧房，上上下下，看了一会。又请出韩夫人来拜见了，看了他的气色，转身对太尉说：“太尉在上，小道看来，韩夫人面上，部位气色，并无鬼祟相侵，只是一个会妖法的人做作。小道自有处置，也不用书符咒水、打鼓摇铃，待他来时，小道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。只怕他识破局面，再也不来，却是无可奈何。”太尉道：“若得他再也不来，便是干净了。我师且留在此，闲话片时则个。”

说话的，若是这厮识局知趣，见机而作，恰是断线鹞子一般，再也不来，落得先前受用了一番，且又完名全节，再去别处利市，有何不美，却不道是：“得意之事，不可再作，得便宜处，不可再往。”

却说那二郎神毕竟不知是人是鬼。却只是他尝了甜头，不达时务，到那日晚间，依然又来。韩夫人说道：“夜来氏儿一些不知，冒犯尊神。且喜尊神无事，切休见责。”二郎神道：“我是上界真仙，只为与夫人仙缘有分，早晚要度夫人脱胎换骨，白日飞升。叵耐这蠢物！便有千军万马，怎地近得我！”韩夫人愈加钦敬，欢好倍常。

却说早有人报知太尉。太尉便对潘道士说知。潘道士禀知太尉，低低分付一个养娘，教他只以服事为名，先去偷了弹弓，教他无计可施。养娘去了。潘道士结束得身上紧簇，也不披法衣，也不仗宝剑，讨了一根齐眉短棍，只教两个从人，远远把火照着，分付道：“若是你们怕他弹子来时，预先躲过，让我自去，看他弹子近得我么？”二人都暗笑道：“看他说嘴！少不得也中他一弹。”却说养娘先去，以服事为名，挨挨擦擦，渐近神道身边。正与韩夫人交杯换盏，不堤防他偷了弹弓，藏

过一壁厢。这里从人引领潘道士到得门前，便道：“此间便是。”丢下法官，三步做两步，躲开去了。

却说潘道士掀开帘子，纵目一观，见那神道安坐在上。大喝一声，舞起棍来，匹头匹脑，一径打去。二郎神急急取那弹弓时，再也不见，只叫得一声“中计”！连忙退去，跨上槛窗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潘道士一棍打着二郎神后腿，却打落一件物事来。那二郎神一声响嘹，依然向万花深处去了。潘道士便拾起这件物事来，向灯光下一看，却是一只四缝乌皮皂靴，且将去禀覆太尉道：“小道看来，定然是个妖人做作，不干二郎神之事。却是怎地拿他便好？”太尉道：“有劳吾师，且自请回。我这里别有措置，自行体访。”当下酬谢了潘道士去了。结过一边。

太尉自打轿到蔡太师府中，直至书院里，告诉道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“终不成恁地便罢了！也须吃那厮耻笑，不成模样！”太师道：“有何难哉！即今着落开封府滕大尹领这靴去作眼，差眼明手快的公人，务要体访下落，正法施行。”太尉道：“谢太师指教。”太师道：“你且坐下。”即命府中张干办火速去请开封府滕大尹到来。起居拜毕，屏去人从，太师与太尉齐声说道：“帝辇之下，怎容得这等人在此做作！大尹须小心在意，不可怠慢。此是非同小可的勾当。且休要打草惊蛇，吃他走了。”大尹听说，吓得面色如土，连忙答道：“这事都在下官身上。”领了皮靴，作别回衙，即便升厅，叫那当日缉捕使臣王观察过来，喝退左右，将上项事细说了一遍，“与你三日限，要捉这个杨府中做不是的人来见我。休要大惊小怪，仔细体察，重重有赏；不然，罪责不小。”说罢，

退厅。王观察领了这靴，将至使臣房里，唤集许多做公人，叹了一口气，只见：

眉头搭上双锁，腹内新添万斛愁。

却有一个三都捉事使臣姓冉名贵，唤做冉大，极有机变。不知替王观察捉了几多疑难公事。王观察极是爱他。当日冉贵见观察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，再也不来答扰，只管南天北地，七十三八十四说开了去。王观察见他们全不在意，便向怀中取出那皮靴向卓上一丢，便道：“我们苦杀是做公人！世上有这等糊涂官府。这皮靴又不会说话，却限我三日之内，要捉这个穿皮靴在杨府中做不是的人来。你们众人道是好笑么？”众人轮流将皮靴看了一会。到冉贵面前，冉贵也不采，只说：“难，难，难！官府真个糊涂。观察，怪不得你烦恼。”那王观察不听便罢，听了之时，说道：“冉大，你也只管说道难，这桩事便恁地于休罢了？却不难为了区区小子，如何回得大尹的说话？你们众人都在这房里撰过钱来使的，却说是难，难，难！”众人也都道：“贼情公事还有些捉摸，既然晓得他是妖人，怎地近得他！若是近得他，前日潘道士也捉勾多时了。他也无计奈何，只打得他一只靴下来。不想我们晦气，撞着这没头脑的官司，却是真个没捉处。”

当下王观察先前只有五分烦恼，听得这篇言语，句句说得有道理，更添上十分烦恼。只见那冉贵不慌不忙，对观察道：“观察且休要输了锐气。料他也只是一个人，没有三头六臂，只要寻他些破绽出来，便有分晓。”即将这皮靴番来覆去，不落手看了一回。众人都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冉大，又来了，这只靴又不是一件稀奇作怪、眼中少见的东西，止无过皮儿染

皂的，线儿扣缝的，蓝布吊里的，加上楦头，喷口水儿，弄得紧棚棚好看的。”冉贵却也不来兜揽，向灯下细细看那靴时，却是四条缝，缝得甚是紧密。看至靴尖，那一条缝略有些走线。冉贵偶然将小指头拨一拨，拨断了两股线，那皮就有些撬起来。向灯下照照里面时，却是蓝布托里。仔细一看，只见蓝布上有一条白纸条儿，便伸两个指头进去一扯，扯出纸条。仔细看时，不看时万事全休，看了时，却如半夜里拾金宝的一般。那王观察一见也便喜从天降，笑逐颜开。众人争上前看时，那纸条上面却写着：“宣和三年三月五日铺户任一郎造。”观察对冉大道：“今岁是宣和四年。眼见得做这靴时，不上二年光景。只捉了任一郎，这事便有七分。”冉贵道：“如今且不要惊了他。待到天明，着两个人去，只说大尹叫他做生活，将来一索捆番，不怕他不招。”观察道：“道你终是有些见识！”

当下众人吃了一夜酒，一个也不敢散。看看天晓，飞也似差两个人捉任一郎。不消两个时辰，将任一郎赚到使臣房里，番转了面皮，一索捆番。“这厮大胆，做得好事！”把那任一郎吓了一跳，告道：“有事便好好说。却是我得何罪，便来捆我？”王观察道：“还有甚说！这靴儿可不是你店中出来的？”任一郎接着靴，仔细看了一番，告观察：“这靴儿委是男女做的。却有一个缘故：我家开下铺时，或是官员府中定制的，或是使客往来带出去的，家里都有一本坐簿，上面明写着某年某月某府中差某干办来定制做造。就是皮靴里面，也有一条纸条儿，字号与坐簿上一般的。观察不信，只消割开这靴，取出纸条儿来看，便知端的。”

王观察见他说着海底眼，便道：“这厮老实，放了他好好与他讲。”当下放了任一郎，便道：“一郎休怪，这是上司差遣，不得不如此。”就将纸条儿与他看。任一郎看了道：“观察，不打紧。休说是一两年间做的，就是四五年前做的，坐薄还在家中，却着人同去取来对看，便有分晓。”当时又差两个人，跟了任一郎，脚不点地，到家中取了簿子，到得使臣房里。王观察亲自从头检看，看至三年三月五日，与纸条儿上字号对照相同。看时，吃了一惊，做声不得。却是蔡太师府中张干办来定制的。王观察便带了任一郎，取了皂靴，执了坐簿，火速到府厅回话。此是大尹立等的勾当，即便出至公堂。王观察将上项事说了一遍，又将簿子呈上，将这纸条儿亲自与大尹对照相同。大尹吃了一惊。“原来如此。”当下半疑不信，沉吟了一会，开口道：“恁地时，不干任一郎事，且放他去。”任一郎磕头谢了自去。大尹又唤转来分付道：“放便放你，却不许说向外人知道。有人问你时，只把闲话支吾开去，你可小心记着！”任一郎答应道：“小人理会得。”欢天喜地的去了。

大尹带了王观察、冉贵二人，藏了靴儿簿子，一径打轿到杨太尉府中来。正直太尉朝罢回来，门吏报覆，出厅相见。大尹便道：“此间不是说话处。”太尉便引至西偏小书院里，屏去人从，止留王观察、冉贵二人，到书房中伺候。大尹便将从前事历历说了一遍，如此如此，“却是如何处置？下官未敢擅便。”太尉看了，呆了半晌，想道：“太师国家大臣，富贵极矣，必无此事。但这只靴是他府中出来的，一定是太师亲近之人，做下此等不良之事。”商量一会，欲待将这靴到太师

府中面质一番，诚恐干碍体面，取怪不便；欲待阁起不题，奈事非同小可，曾经过两次法官，又着落缉捕使臣，拿下任一郎问过，事已张扬。一时糊涂过去，他日事发，难推不知。倘圣上发怒，罪责非小。左思右想，只得分付王观察、冉贵自去。也叫人看轿，着人将靴儿簿子，藏在身边，同大尹径奔一处来。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当下太尉、大尹径往蔡太师府中。门首伺候报覆多时，太师叫唤入来书院中相见。起居茶汤已毕，太师曰：“这公事有些下落么？”太尉道：“这贼已有主名了，却是干碍太师面皮，不敢擅去捉他。”太师道：“此事非同小可，我却如何护短得？”太尉道：“太师便不护短，未免吃个小小惊恐。”太师道：“你且说是谁？直恁地疑难！”太尉道：“乞屏去从人，方敢胡言。”太师即时将从人赶开。太尉便开了文匣，将坐簿呈上与太师检看过了，便道：“此事须太师爷自家主裁，却不干外人之事。”太师连声道：“怪哉，怪哉！”太尉道：“此系紧要公务，休得见怪下官。”太师道：“不是怪你，却是怪这只靴来历不明。”太尉道：“簿上明写着府中张干办定做，并非谎言。”太师道：“此靴虽是张干定造，交纳过了，与他无涉。说起来，我府中冠服衣靴履袜等件，各自派一个养娘分掌。或是府中自制造的，或是往来馈送，一出一入的，一一开载明白，逐月缴清报数，并不紊乱。待我吊查底簿，便见明白。”即便着人去查那一个管靴的养娘，唤他出来。

当下将养娘唤至，手中执着一本簿子。太师问道：“这是我府中的靴儿，如何得到他人手中？即便查来。”当下养娘逐

一查检，看得这靴是去年三月中，自着人制造的，到府不多几时，却有一个门生，叫做杨时，便是龟山先生，与太师极相厚的，升了近京一个知县，前来拜别。因他是道学先生，衣敝履穿，不甚开整。太师命取圆领一袭，银带一围，京靴一双，用扇四柄，送他作馥程。这靴正是太师送与杨知县的，果然前件开写明白。太师即便与太尉大尹看了。二人谢罪道：“恁地又不干太师府中之事！适间言语冲撞，只因公事相逼，万望太师海涵！”太师笑道：“这是你们分内的事，职守当然，也怪你不得。只是杨龟山如何肯恁地做作？其中还有缘故。如今他任所去此不远。我潜地唤他来问个分晓。你二人且去，休说与人知道。”二人领命，作别回府不题。

太师即差干办火速去取杨知县来。往返两日，便到京中，到太师跟前。茶汤已毕，太师道：“知县为民父母，却恁地这般做作；这是迷天之罪。”将上项事一一说过。杨知县欠身禀道：“师相在上。某去年承师相厚恩，未及出京，在邸中忽患眼痛。左右传说，此间有个清源庙道二郎神，极是盼蚕有灵，便许下愿心，待眼痛痊安，即往拈香答礼。后来好了，到庙中烧香，却见二郎神冠服件件齐整，只脚下乌靴绽了，不甚相称。下官即将这靴舍与二郎神供养去讫。只此是真实语。知县生平不欺暗室，既读孔、孟之书，怎敢行盗跖之事。望太师详察。”太师从来晓得杨龟山是个大儒，怎肯胡做。听了这篇言语，便道：“我也晓得你的名声。只是要你来时问个根由，他们才肯心服。”管待酒食，作别了知县自去，分付休对外人泄漏。知县作别自去。正是：

日前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不吃惊。

太师便请过杨太尉、滕大尹过来，说开就里，便道：“恁地又不干杨知县事，还着开封府用心搜捉便了。”当下大尹做声不得，仍旧领了靴儿，作别回府，唤过王观察来分付道：“始初有些影响，如今都成画饼。你还领这靴去，宽限五日，务要捉得贼人回话。”当下王观察领这差使，好生愁闷，便到使臣房里，对冉贵道：“你看我晦气！千好万好，全仗你跟究出任一郎来。既是太师府中事体，我只道官官相护，就了其事。却如何从新又要这个人来，却不道是生菜铺中没买他处！我想起，既是杨知县舍与二郎神，只怕真个是神道一时风流兴发也不见得。怎生地讨个证据回覆大尹？”冉贵道：“观察不说，我也晓得不干任一郎事，也不干蔡太师、杨知县事。若说二郎神所为，难道神道做这寺亏心行当不成？一定是庙中左近妖人所为。还到庙前庙后，打探些风声出来。捉得着，观察休欢喜；捉不着，观察也休烦恼。”观察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即便将靴儿与冉贵收了。

冉贵却装了一条杂货担儿，手执着一个玲珑瑯琅的东西，叫做个惊闺，一路摇着，径奔二郎神庙中来。歇了担儿，拈了香，低低祝告道：“神明鉴察，早早保佑冉贵捉了杨府做不是的，也替神道洗清了是非。”拜罢，连讨了三个签，都是上上大吉。冉贵谢了出门，挑上担儿，庙前庙后，转了一遭，两只眼东观西望，再也不闭。看看走至一处，独扇门儿，门傍却是半窗，门上挂一顶半新半旧斑竹帘儿，半开半掩，只听叫声：“货卖过来！”冉贵听得叫，回头看时，却是一个后生妇人，便道：“告小娘子，叫个人有甚事？”妇人道：“你是收买杂货的，却有一件东西在此，胡乱卖几文与小厮买嘴吃。

你用得也用不得？”冉贵道：“告小娘子，小人这个担儿，有名的叫做百纳仓，无有不收的。你且把出来看。”妇人便叫小厮拖出来与公公看。当下小厮拖出什么东西来？正是：

鹿迷秦相应难辨，蝶梦庄周末可知。

当下拖出来的，却正是一只四缝皮靴，与那前日潘道士打下来的一般无二。冉贵暗暗喜不自胜，便告小娘子：“此是不成对的东西，不值甚钱。小娘子实要许多？只是不要把话来说远了。”妇人道：“胡乱卖几文与小厮们买嘴吃，只凭你说罢了。只是要公道些。”冉贵便去便袋里摸一贯半钱来，便交与妇人道：“只恁地肯卖便收去了。不肯时，勉强不得。正是一物不成，两物见在。”妇人说：“甚么大事，再添些罢。”冉贵道：“添不得。”挑了担儿就走。小厮就哭起来，妇人只得又叫回冉贵来道：“多少添些，不打甚紧。”冉贵又去摸出二十文钱来道：“罢，罢，贵了，贵了！”取了靴儿，往担内一丢，挑了便走，心中暗喜：“这事已有五分了！且莫要声张，还要细访这妇人来历，方才有下手处。”是晚，将担子寄与天津桥一个相识人家，转到使臣房里。王观察来问时，只说还没有消息。

到次日，吃了早饭，再到天津桥相识人家，取了担子，依先挑到那妇人门首。只见他门儿锁着，那妇人不在家里了。冉贵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歇了担子，捱门儿看去。只见一个老汉坐着个矮凳儿，在门首将稻草打绳。冉贵陪个小心，问道：“伯伯，借问一声。那左首住的小娘子，今日往那里去了？”老汉住了手，抬头看了冉贵一看，便道：“你问他怎么！”冉贵道：“小子是卖杂货的。昨日将钱换那小娘子旧靴一只，一

时间看不仔细，换得亏本了，特地寻他退还讨钱。”老汉道：“劝你吃亏些罢！那雌儿不是好惹的。他是二郎庙里庙官孙神通的亲表子。那孙神通一身妖法，好不利害！这旧靴一定是神道替下来，孙神通把与表子换些钱买果儿吃的。今日那雌儿往外婆家去了。他与庙官结识，非止一日。不知甚么缘故，有两三个月忽然生疏，近日又渐渐来往了。你若与他倒钱，定是不肯，惹毒了他，对孤老说了，就把妖术禁你，你却奈何他不得！”冉贵道：“原来恁地，多谢伯伯指教。”

冉贵别了老汉，复身挑了担子，嘻嘻的喜容可掬，走回使臣房里来。王观察迎着问道：“今番想得了利市了？”冉贵道：“果然，你且取出前日那只靴来我看。”王观察将靴取出。冉贵将自己换来这只靴比照一下，毫厘不差。王观察忙问道：“你这靴那里来的？”冉贵不慌不忙，数一数二，细细分割出来：“我说不干神道之事，眼见得是孙神通做下的不是！更不须疑！”王观察欢喜的没入脚处，连忙烧了利市，执杯谢了冉贵：“如今怎地去捉？只怕漏了风声，那厮走了，不是耍处？”冉贵道：“有何难哉！明日备了三牲礼物，只说去赛神还愿。到了庙中，庙主自然出来迎接。那时掷盞为号，即便捉了，不费一些气力。”观察道：“言之有理。也还该禀知大尹，方去捉人。”当下王观察禀过大尹，大尹也喜道：“这是你们的勾当。只要小心在意，休教有失。我闻得妖人善能隐形遁法，可带些法物去，却是猪血、狗血、大蒜、臭屎，把他一灌，再也出豁不得。”

王观察领命，便去备了法物。过了一夜，明晨早到庙中，暗地着人带了四般法物，远远伺候，捉了人时，便前来接应。

分付已了，王观察却和冉贵换了衣服，众人簇拥将来，到殿上拈香。庙官孙神通出来接见。宣读疏文夫至四五句，冉贵在傍斟酒，把酒盏望下一掷，众人一齐动手，捉了庙官。正是：

浑似皂雕追紫燕，真如猛虎啖羊羔。

再把四般法物劈头一淋。庙官知道如此作用，随你泼天的神通，再也动弹不得。一步一棍，打到开封府中来。

府尹听得捉了妖人，即便升厅，大怒喝道：“叵耐这厮！帝辇之下，辄敢大胆，兴妖作怪，淫污天眷，奸骗宝物，有何理说！”当下孙神通初时抵赖，后来加起刑法来，料道脱身不得，只得从前一一招了，招称：“自小在江湖上学得妖法，后在二郎庙出家，用钱夤缘作了庙官。为因当日在庙中听见韩夫人祷告，要嫁得个丈夫，一似二郎神模样。不合辄起奸心，假扮二郎神模样，淫污天眷，骗得玉带一条。只此是实。”大尹叫取大枷枷了，推向狱中，教禁子好生在意收管，须要请旨定夺。当下叠成文案，先去禀明了杨太尉。太尉即同到蔡太师府中商量，奏知道君皇帝，倒了圣旨下来：“这厮不合淫污天眷，奸骗宝物，准律凌迟处死，妻子没入官。追出原骗玉带，尚未出笏，仍归内府。韩夫人不合辄起邪心，永不许入内，就着杨太尉做主，另行改嫁良民为婚。”当下韩氏好一场惶恐，却也了却想思债，得遂平生之愿。后来嫁得一个在京开官店的远方客人，说过不带回去的。那客人两头往来，尽老百年而终。这是后话。开封府就取出庙官孙神通来，当堂读了明断，贴起一片芦席，明写犯由，判了一个劓字，推出市心，加刑示众。正是：

从前作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

当日看的真是挨肩叠背。监斩官读了犯由，刽子叫起恶杀都来，一齐动手，刷了孙神通，好场热闹。原系京师老郎传流，至今编入野史。正是：

但存夫子三分礼，不犯萧何六尺条。

自古奸淫应横死，神通纵有不相饶。

第十四卷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

太平时节日偏长，处处笙歌入醉乡。

闻说鸾舆且临幸，大家拭目待君王。

这四句诗乃咏御驾临幸之事。从来天子建都之处，人杰地灵，自然名山胜水，凑着赏心乐事。如唐朝，便有个曲江池；宋朝，便有个金明池；都有四时美景，倾城士女王孙，佳人才子，往来游玩。天子也不时驾临，与民同乐。

如今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，有座酒楼，唤作樊楼。这酒楼有个开酒肆的范大郎，兄弟范二郎，未曾有妻室。时值春末夏初，金明池游人赏玩作乐。那范二郎因去游赏，见佳人才子如蚁。行到了茶坊里来，看见一个女孩儿，方年二九，生得花容月貌。这范二郎立地多时，细看那女子，生得：

色，色，易迷，难拆。隐深闺，藏柳陌。足步金莲，腰肢一捻，嫩脸映桃红，香肌晕玉白。娇姿恨惹狂童，情态愁牵艳客。芙蓉帐里作鸾凰，云雨此时何处觅？

元来情色都不由你。那女子在茶坊里，四目相视，俱各有情。这女孩儿心里暗暗地喜欢，自思量道：“若还我嫁得一

似这般子弟，可知好哩。今日当面挫过，再来那里去讨？”正思量道：“如何着个道理和他说话？问他曾娶妻也不曾？”那跟来女子和奶子，都不知许多事。你道好巧！只听得外面水盞响，女孩儿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，便叫：“卖水的，倾一盞甜蜜蜜的糖水来。”那人倾一盞糖水在铜盂儿里，递与那女子。那女子接得在手，才上口一呷，便把那个铜盂儿望空打一丢，便叫：“好好！你却来暗算我！你道我是兀谁？”那范二听说道：“我且听那女子说。”那女孩儿道：“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，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，年一十八岁，不曾吃人暗算。你今却来算我！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。”这范二自思量道：“这言语跷蹊，分明是说与我听。”这卖水的道：“告小娘子，小人怎敢暗算！”女孩儿道：“如何不是暗算我？盞子里有条草。”卖水的道：“也不为利害。”女孩儿道：“你待算我喉咙，却恨我爹爹不在家里。我爹若在家，与你打官司。”奶子在傍边道：“却也叵耐这厮！”茶博士见里面闹吵，走入来道：“卖水的，你去把那水好好挑出来。”

对面范二郎道：“他既过幸与我，口口我不过幸？”随即也叫：“卖水的，倾一盞甜蜜蜜糖水来。”卖水的便倾一盞糖水在手，递与范二郎。二郎接着盞子，吃一口水，也把盞子望空一丢，大叫起来道：“好好！你这个人真个要暗算人！你道我是兀谁？我哥哥是樊楼开酒店的，唤作范大郎，我便唤作范二郎，年登一十九岁，未曾吃人暗算。我射得好弩，打得好弹，兼我不曾娶浑家。”卖水的道：“你不是风！是甚意思，说与我知道？指望我与你做媒？你便告到官司，我是卖水，怎敢暗算人！”范二郎道：“你如何不暗算？我的盂儿里，

也有一根草叶。”女孩儿听得，心里好喜欢。茶博士入来，推那卖水的出去。女孩儿起身来道：“俺们回去休。”看着那卖水的道：“你敢随我去？”这子弟思量道：“这话分明是教我随他去。”只因这一去，惹出一场没头脑官司。正是：

言可省时休便说，步宜留处莫胡行。

女孩儿约莫去得远了，范二郎也出茶坊，远远地望着女孩儿去。只见那女子转步，那范二郎好喜欢，直到女子住处。女孩儿入门去，又推起帘子出来望。范二郎心中越喜欢。女孩儿自入去了。范二郎在门前一似失心风的人，盘旋走来走去，直到晚方才归家。

且说女孩儿自那日归家，点心也不吃，饭也不吃，觉得身体不快。做娘的慌问迎儿道：“小娘子不曾吃甚生冷？”迎儿道：“告妈妈，不曾吃甚。”娘见女儿几日只在床上不起，走到床边问道：“我儿害甚的病？”女孩儿道：“我觉有些浑身痛，头疼，有一两声咳嗽。”周妈妈欲请医人来看女儿；争奈员外出去未归，又无男子汉在家，不敢去请。迎儿道：“隔一家有个王婆，何不请来看小娘子？他唤作王百会，与人收生，做针线，做媒人，又会与人看脉，知人病轻重。邻里家有些些事都浼他。”周妈妈便令迎儿去请得王婆来。见了妈妈，妈妈说女儿从金明池走了一遍，回来就病倒的因由。王婆道：“妈妈不须说得，待老媳妇与小娘子看脉自知。”周妈妈道：“好好！”

迎儿引将王婆进女儿房里。小娘子正睡哩，开眼叫声“少礼”。王婆道：“稳便！老媳妇与小娘子看脉则个。”小娘子伸出手臂来，教王婆看了脉，道：“娘子害的是头疼浑身痛，

觉得恹恹地恶心。”小娘子道：“是也。”王婆道：“是否？”小娘子道：“又有两声咳嗽。”王婆不听得万事皆休，听了道：“这病跷蹊！如何出去走了一遭，回来却便害这般病！”王婆看着迎儿、奶子道：“你们且出去，我自问小娘子则个。”迎儿和奶子自出去。

王婆对着女孩儿道：“老媳妇却理会得这病。”女孩儿道：“婆婆，你如何理会得？”王婆道：“你的病唤作心病。”女孩儿道：“如何是心病？”王婆道：“小娘子，莫不见了甚么人，欢喜了，却害出这病来？是也不是？”女孩儿低着头儿叫：“没。”王婆道：“小娘子，实对我说。我与你做个道理，救了你性命。”那女孩儿听得说话投机，便说出上件事来，“那子弟唤作范二郎。”王婆听了道：“莫不是樊楼开酒店的范二郎？”那女孩儿道：“便是。”王婆道：“小娘子休要烦恼，别人时老身便不认得，若说范二郎，老身认得他的哥哥嫂嫂，不可得的好人。范二郎好个伶俐子弟，他哥哥见教我与他说亲。小娘子，我教你嫁范二郎，你要也不要？”女孩儿笑道：“可知好哩！只怕我妈妈不肯。”王婆道：“小娘子放心，老身自有个道理，不须烦恼。”女孩儿道：“若得恁地时，重谢婆婆。”

王婆出房来，叫妈妈道：“老媳妇知得小娘子病了。”妈妈道：“我儿害甚么病？”王婆道：“要老身说，且告三杯酒吃了却说。”妈妈道：“迎儿，安排酒来请王婆。”妈妈一头请他吃酒，一头问婆婆：“我女儿害甚么病？”王婆把小娘子说的话一一说了一遍。妈妈道：“如今却是如何？”王婆道：“只得把小娘子嫁与范二郎。若还不肯嫁与他，这小娘子病难医。”妈妈道：“我大郎不在家，须使不得。”王婆道：“告妈妈，不

若与小娘子下了定，等大郎归后，却做亲，且眼下救小娘子性命。”妈妈允了道：“好好，怎地作个道理？”王婆道：“老媳妇就去说，回来便有消息。”

王婆离了周妈妈家，取路径到樊楼来，见范大郎正在柜身里坐。王婆叫声“万福”。大郎还了礼道：“王婆婆，你来得正好。我却待使人来请你。”王婆道：“不知大郎唤老媳妇作甚么？”大郎道：“二郎前日出去归来，晚饭也不吃，道：‘身体不快。’我问他那里去来？他道：‘我去看金明池。’直至今日不起，害在床上，饮食不进。我待来请你看脉。”范大娘子出来与王婆相见了，大娘子道：“请婆婆看叔叔则个。”王婆道：“大郎，大娘子，不要入来，老身自问二郎，这病是甚的样起？”范大郎道：“好好！婆婆自去看，我不陪你了。”

王婆走到二郎房里，见二郎睡在床上，叫声：“二郎，老媳妇在这里。”范二郎闪开眼道：“王婆婆，多时不见，我性命休也。”王婆道：“害甚病便休？”二郎道：“觉头疼恶心，有一两声咳嗽。”王婆笑将起来。二郎道：“我有病，你却笑我！”王婆道：“我不笑别的，我得知你的病了。不害别病，你害曹门里周大郎女儿；是也不是？”二郎被王婆道着了，跳起来道：“你如何得知？”王婆道：“他家教我来说亲事。”范二郎不听得说万事皆休，听得说好喜欢。正是：

人逢喜信精神爽，话合心机意趣投。

当下同王婆厮赶着出来，见哥哥嫂嫂。哥哥见兄弟出来，道：“你害病却便出来？”二郎道：“告哥哥，无事了也。”哥哥嫂嫂好快活。王婆对范大郎道：“曹门里周大郎家，特使我来说二郎亲事。”大郎欢喜。话休絮烦。两下说成了，下了定礼，

都无别事。范二郎闲时不着家，从下了定，便不出门，与哥哥照管店里。且说那女孩儿闲时不作针线，从下了定，也肯作活。两个心安意乐，只等周大郎归来做亲。

三月间下定，直等到十一月间，等得周大郎归。少不得邻里亲戚洗尘，不在话下。到次日，周妈妈与周大郎说知上件事。周大郎道：“定了未？”妈妈道：“定了也。”周大郎听说，双眼圆睁，看着妈妈骂道：“打脊老贱人！得谁言语，擅自说亲！他高杀也只是个开酒店的。我女儿怕没大户人家对亲，却许着他！你倒了志气，干出这等事，也不怕人笑话。”正恁的骂妈妈，只见迎儿叫：“妈妈，且进来救小娘子。”妈妈道：“作甚？”迎儿道：“小娘子在屏风后，不知怎地气倒在地。”慌得妈妈一步一跌，走向前来，看那女孩儿。倒在地下：

未知性命如何，先见四肢不举。

从来四肢百病，惟气最重。元来女孩儿在屏风后听得做爷的骂娘，不肯教他嫁范二郎，一口气塞上来，气倒在地。妈妈慌忙来救。被周大郎撵住，不得他救，骂道：“打脊贱娘！辱门败户的小贱人，死便教他死，救他则甚？”迎儿见妈妈被大郎撵住，自去向前，却被大郎一个漏风掌打在一壁厢，即时气倒妈妈。迎儿向前救得妈妈苏醒，妈妈大哭起来。邻舍听得周妈妈哭，都走来看。张嫂、鲍嫂、毛嫂、刁嫂，挤上一屋子。原来周大郎平昔为人不近道理，这妈妈甚是和气，邻舍都喜他。周大郎看见多人，便道：“家间私事，不必相劝！”邻舍见如此说，都归去了。

妈妈看女儿时，四肢冰冷。妈妈抱着女儿哭。本是不死，因没人救，却死了。周妈妈骂周大郎：“你直恁地毒害！想必

你不舍得三五千贯房奩，故意把我女儿坏了性命！”周大郎听得，大怒道：“你道我不舍得三五千贯房奩，这等奚落我！”周大郎走将出去。周妈妈如何不烦恼：一个观音也似女儿，又伶俐，又好针线，诸般都好，如何教他不烦恼！离不得周大郎买具棺木，八个人抬来。周妈妈见棺材进门，哭得好苦！周大郎看着妈妈道：“你道我割舍不得三五千贯房奩，你那女儿房里，但有的细软，都搬在棺材里！”只就当时，教件作人等入了殓，即时使人分付管坟园张一郎，兄弟二郎：“你两个便与我砌坑子。”分付了毕，话休絮烦，功德水陆也不做，停留也不停留，只就来日便出丧，周妈妈教留几日，那里拗得过来。早出了丧，埋葬已了，各人自归。

可怜三尺无情土，盖却多情年少人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当日一个后生的，年三十余岁，姓朱名真，是个暗行人，日常惯与件作的做帮手，也会与人打坑子。那女孩儿入殓及砌坑，都用着他。这日葬了女儿回来，对着娘道：“一天好事投奔我，我来日就富贵了。”娘道：“我儿有甚好事？”那后生道：“好笑，今日曹门里周大郎女儿死了，夫妻两个争竞道：‘女孩儿是爷气死了。’斗鹬气，约莫有三五千贯房奩，都安在棺材里。有恁地富贵，如何不去取之？”那作娘的道：“这个事却不是耍的事。又不是八棒十三的罪过，又兼你爷有样子。二十年前时，你爷去掘一家坟园，揭开棺材盖，尸首觑着你爷笑起来。你爷吃了那一惊，归来过得四五日，你爷便死了。孩儿，切不可去，不是耍的事！”朱真道：“娘，你不得劝我。”去床底下拖出一件物事来把与娘看。娘道：“休把出去罢！原先你爷曾把出去，使得一番便休了。”朱

真道：“各人命运不同。我今年算了几次命，都说我该发财，你不要阻挡我。”

你道拖出的是甚物事？原来是一个皮袋，里面盛着些挑刀斧头，一个皮灯盏，和那盛油的罐儿，又有一领蓑衣。娘都看了，道：“这蓑衣要他作甚？”朱真道：“半夜使得着。”当日是十一月中旬，却恨雪下得大。那厮将蓑衣穿起，却又带一片，是十来条竹皮编成的，一行带在蓑衣后面。原来雪里有脚迹，走一步，后面竹片扒得平，不见脚迹。当晚约莫也是二更左侧，分付娘道：“我回来时，敲门响，你便开门。”虽则京城闹热，城外空阔去处，依然冷静。况且二更时分，雪又下得大，兀谁出来。

朱真离了家，回身看后面时，没有脚迹。迤逦到周大郎坟边，到萧墙矮处，把脚跨过去。你道好巧，原来管坟的养只狗子。那狗子见个生人跳过墙来，从草窠里爬出来便叫。朱真日间备下一个油糕，里面藏了些药在内。见狗子来叫，便将油糕丢将去。那狗子见丢甚物过来，闻一闻，见香便吃了。只叫得一声，狗子倒了。朱真却走近坟边。那看坟的张二郎叫道：“哥哥，狗子叫得一声，便不叫了，却不作怪！莫不有甚做不是的在这里？起去看一看。”哥哥道：“那做不是的来偷我甚么？”兄弟道：“却才狗子大叫一声便不叫了，莫不有贼？你不起去，我自起去看一看。”

那兄弟爬起来，披了衣服，执着枪在手里，出门来看。朱真听得有人声，悄悄地把蓑衣解下，捉脚步走到一株杨柳树边。那树好大，遮得正好。却把斗笠掩着身子和腰，蹲在地下，蓑衣也放在一边。望见里面开门，张二走出门外，好冷，

叫声道：“畜生，做甚么叫？”那张二是睡梦里起来，被雪霰风吹，吃一惊，连忙把门关了，走入房去，叫：“哥哥，真个没人。”连忙脱了衣服，把被匹头兜了道：“哥哥，好冷！”哥哥道：“我说没人！”约莫也是三更前后，两个说了半晌，不听得则声了。

朱真道：“不将辛苦意，难近世间财。”抬起身来，再把斗笠戴了，着了蓑衣，捉脚步到坟边，把刀拨开雪地。俱是日间安排下脚手，下刀挑开石板下去，到侧边端正了，除下头上斗笠，脱了蓑衣在一壁厢，去皮袋里取两个长针，插在砖缝里，放上一个皮灯盏，竹筒里取出火种吹着了，油罐儿取油，点起那灯，把刀挑开命钉，把那盖天板丢在一壁，叫：“小娘子莫怪，暂借你些个富贵，却与你作功德。”道罢，去女孩儿头上便除头面。有许多金珠首饰，尽皆取下了。只有女孩儿身上衣服，却难脱。那厮好会，去腰间解下手巾，去那女孩儿脖项上阁起，一头系在自脖项上，将那女孩儿衣服脱得赤条条地，小衣也不着。那厮可霎叵耐处，见那女孩儿白净身体，那厮淫心顿起，按捺不住，奸了女孩儿。你道好怪！只见女孩儿睁开眼，双手把朱真抱住。怎地出豁？正是：

曾观《前定录》，万事不由人。

原来那女儿一心牵挂着范二郎，见爷的骂娘，斗鹬气死了。死不多日，今番得了阳和之气，一灵儿又醒将转来。朱真吃了一惊。见那女孩儿叫声：“哥哥，你是兀谁？”朱真那厮好急智，便道：“姐姐，我特来救你。”女孩儿抬起身来，便理会得了：一来见身上衣服脱在一壁，二来见斧头刀仗在身边，如何不理会得？朱真欲待要杀了，却又舍不得。那女孩

儿道：“哥哥，你救我去见樊楼酒店范二郎，重重相谢你。”朱真心中自思，别人兀自坏钱取浑家，不能得恁地一个好女儿。救将归去，却是兀谁得知。朱真道：“且不要慌，我带你家去，教你见范二郎则个。”女孩儿道：“若见得范二郎，我便随你去。”

当下朱真把些衣服与女孩儿着了，收拾了金银珠翠物事衣服包了，把灯吹灭，倾那油入那油罐儿里，收了行头，揭起斗笠，送那女子上来。朱真也爬上来，把石头来盖得没缝，又捧些雪铺上。却教女孩儿上脊背来，把蓑衣着了，一手挽着皮袋，一手缩着金珠物事，把斗笠戴了，迤逦取路，到自家门前，把手去门上敲了两三下。那娘的知是儿子回来，放开了门。朱真进家中，娘的吃一惊道：“我儿，如何尸首都驮回来？”朱真道：“娘不要高声。”放下物件行头，将女孩儿入到自己卧房里面。朱真得起一把明晃晃的刀来，觑着女孩儿道：“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。你若依得我时，我便将你去见范二郎。你若依不得我时，你见我这刀么？砍你做两段。”女孩儿慌道：“告哥哥，不知教我依甚的事？”朱真道：“第一教你在房里不要则声，第二不要出房门。依得我时，两三日内，说与范二郎。若不依我，杀了你！”女孩儿道：“依得，依得。”朱真分付罢，出房去与娘说了一遍。

话休絮烦。夜间离不得伴那厮睡。一日两日，不得女孩儿出房门。那女孩儿问道：“你曾见范二郎么？”朱真道：“见来。范二郎为你害在家里，等病好了，却来取你。”自十一月二十日头至次年正月十五日，当日晚朱真对着娘道：“我每年只听得鳌山好看，不曾去看，今日去看则个，到五更前后，便

归。”朱真分付了，自入城去看灯。

你道好巧！约莫也是更尽前后，朱真的老娘在家，只听得叫“有火”！急开门看时，是隔四五家酒店里火起，慌杀娘的，急走入来收拾。女孩儿听得，自思道：“这里不走，更待何时！”走出门首，叫婆婆来收拾。娘的不知是计，入房收拾。女孩儿从热闹里便走，却不认得路，见走过的人，问道：“曹门里在那里？”人指道：“前面便是。”迤透入了门，又问人：“樊楼酒店在那里？”人说道：“只在前面。”女孩儿好慌。若还前面遇见朱真，也没许多话。

女孩儿迤透走到樊楼酒店，见酒博士在门前招呼。女孩儿深深地道个万福。酒博士还了喏道：“小娘子没甚事？”女孩儿道：“这里莫是樊楼？”酒博士道：“这里便是。”女孩儿道：“借问则个，范二郎在那里么？”酒博士思量道：“你看二郎！直引得光景上门。”酒博士道：“在酒店里的便是。”女孩儿移身直到柜边，叫道：“二郎万福！”范二郎不听得都休，听得叫，慌忙走下柜来，近前看时，吃了一惊，连声叫：“灭，灭！”女孩儿道：“二哥，我是人，你道是鬼？”范二郎如何肯信？一头叫：“灭，灭！”一只手扶着凳子。却恨凳子上有许多汤桶儿，慌忙用手提起一只汤桶儿来，觑着女子脸上手将过去。你道好巧！去那女孩儿太阳上打着。大叫一声，匹然倒地。慌杀酒保，连忙走来看时，只见女孩儿倒在地下。性命如何？正是：

小园昨夜东风恶，吹折江梅就地横。

酒博士看那女孩儿时，血浸着死了。范二郎口里兀自叫：“灭，灭！”范大郎见外头闹吵，急走出来看了，只听得兄弟

叫：“灭，灭！”大郎问兄弟：“如何做此事？”良久定醒。问：“做甚打死他？”二郎道：“哥哥，他是鬼！曹门里贩海周大郎的女儿。”大郎道：“他若是鬼，须没血出，如何计结？”去酒店门前哄动有二三十人看，即时地方便入来捉范二郎。范大郎对众人道：“他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，十一月已自死了。我兄弟只道他是鬼，不想是人，打杀了他。我如今也不知他是人是鬼。你们要捉我兄弟去，容我请他爷来看尸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既是恁地，你快去请他来。”

范大郎急急奔到曹门里周大郎门前，见个奶子问道：“你是兀谁？”范大郎道：“樊楼酒店范大郎在这里，有些急事，说声则个。”奶子即时入去请。不多时，周大郎出来，相见罢。范大郎说了上件事，道：“敢烦认尸则个，生死不忘。”周大郎也不肯信。范大郎闲时不是说谎的人。周大郎同范大郎到酒店前看见也呆了，道：“我女儿已死了，如何得再活？有这等事！”那地方不容范大郎分说，当夜将一行人拘锁，到次早解入南衙开封府。包大尹看了解状，也理会不下，权将范二郎送狱司监候。一面相尸，一面下文书行使臣房审实。作公的一面差人去坟上掘起看时，只有空棺材。问管坟的张一、张二，说道：“十一月间，雪下时，夜间听得狗子叫。次早开门看，只见狗子死在雪里，更不知别项因依。”把文书呈大尹。大尹焦躁，限三日要捉上件贼人。展个两三日，并无下落。好似：

金瓶落井全无信，铁枪磨针尚少功。

且说范二郎在狱司间想：“此事好怪！若说是人，他已死过了，见有入殓的件作及坟墓在彼可证；若说是鬼，打时有

血，死后有尸，棺材又是空的。”展转寻思，委决不下，又想道：“可惜好个花枝般的女儿！若是鬼，倒也罢了；若不是鬼，可不枉害了他性命！”夜里翻来覆去，想一会，疑一会，转睡不着。直想到茶坊里初会时光景，便道：“我那日好不着迷哩！四目相视，急切不能上手。不论是鬼不是鬼，我且慢慢里商量，直恁性急，坏了他性命，好不罪过！如今陷于缱绻，这事又不得明白，如何是了！悔之不及！”转悔转想，转想转悔。捱了两个更次，不觉睡去。

梦见女子胜仙，浓妆而至。范二郎大惊道：“小娘子原来不死。”小娘子道：“打得偏些，虽然闷倒，不曾伤命。奴两遍死去，都只为官人。今日知道官人在此，特特相寻，与官人了其心愿，休得见拒，亦是冥数当然。”范二郎忘其所以，就和他云雨起来。枕席之间，欢情无限。事毕，珍重而别。醒来方知是梦，越添了许多想悔。次夜亦复如此。到第三夜又来，比前愈加眷恋，临去告诉道：“奴阳寿未绝。今被五道将军收用。奴一心只忆着官人，泣诉其情，蒙五道将军可怜，给假三日。如今限期满了，若再迟延，必遭呵斥。奴从此与官人永别。官人之事，奴已拜求五道将军，但耐心，一月之后，必然无事。”范二郎自觉伤感，啼哭起来。醒了，记起梦中之言，似信不信。刚刚一月三十个日头，只见狱辛奉大尹钧旨，取出范二郎赴狱司勘问。

原来开封府有一个常卖董贵，当日绾着一个篮儿，出城门外去，只见一个婆子在门前叫常卖，把着一件物事递与董贵。是甚的？是一朵珠子结成的栀子花。那一夜朱真归家，失下这朵珠花。婆婆私下捡得在手，不理睬得直几钱，要卖一

两贯钱作私房。董贵道：“要几钱？”婆子道：“胡乱。”董贵道：“还你两贯。”婆子道：“好。”董贵还了钱，径将来使臣房里，见了观察，说道恁地。即时观察把这朵栀子花径来曹门里，教周大郎、周妈妈看，认得是女儿临死带去的。即时差人捉婆子。婆子说：“儿子朱真不在。”当时搜捉朱真不见，却在桑家瓦里看耍，被作公的捉了，解上开封府。包大尹送狱司勘问上件事情，朱真抵赖不得，一一招伏。当案薛孔目初拟朱真劫坟当斩，范二郎免死，刺配牢城营，未曾呈案。其夜梦见一神如五道将军之状，怒责薛孔目曰：“范二郎有何罪过，拟他刺配！快与他出脱了。”薛孔目醒来，大惊，改拟范二郎打鬼，与人命不同，事属怪异，宜径行释放。包大尹看了，都依拟。范二郎欢天喜地回家。后来娶妻，不忘周胜仙之情，岁时到五道将军庙中烧纸祭奠。有诗为证：

情郎情女等情痴，只为情奇事亦奇。

若把无情有情比，无情翻似得便宜。

第十五卷 赫大卿遗恨鸳鸯绦

皮包血肉骨包身，强作娇妍诳惑人。

千古英雄皆坐此，百年同是一坑尘。

这首诗乃昔日性如子所作，单戒那淫色自戕的。论来好色与好淫不同，假如古诗云：“一笑倾人城，再笑倾人国。岂不顾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！”此谓之好色。若是不择美恶，以多为胜，如俗语所云：“石灰布袋，到处留迹。”其色何在？但可谓之好淫而已。然虽如此，在色中又有多般：假如张敞画眉，相如病渴，虽为儒者所讥，然夫妇之情，人伦之本，此谓之正色；又如娇妾美婢，倚翠偎红，金钗十二行，锦障五十里，樱桃杨柳，歌舞擅场，碧月紫云，风流娇艳，虽非一马一鞍，毕竟有花有叶，此谓之傍色；又如锦营献笑，花阵图欢，露水分司，身到偶然留影，风云随例，颜开那惜缠头，旅馆长途，堪消寂寞，花前月下，亦助襟怀，虽市门之游，豪客不废，然女闾之遗，正人耻言，不得不谓之邪色；至如上蒸下报，同人道于兽禽，钻穴逾墙，役心机于鬼蜮，偷暂时之欢乐，为万世之罪人，明有人诛，幽蒙鬼责，这谓之乱色。又有一种不是正色，不是傍色，虽然比不得乱色，却又比不得邪色。填塞了虚空圈套，污秽却清净门风，惨同神面刮金，

恶胜佛头浇粪，远则地府填单，近则阳间业报。奉劝世人，切须谨慎！正是：

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休把淫心杂道心。

说这本朝宣德年间，江西临江府新淦县，有个监生，姓赫名应祥，字大卿，为人风流俊美，落拓不羁，专好的是声色二事。遇着花街柳巷，舞榭歌台，便流留不舍，就当做家里一般，把老大一个家业，也弄去了十之三四。浑家陆氏，见他恁般花费，苦口谏劝。赫大卿到道老婆不贤，时常反目。因这上，陆氏立誓不管，领着三岁一个孩子喜儿，自在一间净室里持斋念佛，由他放荡。一日，正值清明佳节，赫大卿穿着一身华丽衣服，独自一个到郊外踏青游玩。有宋张咏诗为证：

春游千万家，美人颜如花。三三两两映花立，飘飘似欲乘烟霞。

赫大卿只拣妇女丛聚之处，或前或后，往来摇摆，卖弄风流，希图要逢着个有缘分的佳人。不想一无所遇，好不败兴。自觉无聊，走向一个酒馆中，沽饮三杯。上了酒楼，拣沿街一副座头坐下。酒保送上酒肴，自斟自饮，倚窗观看游人。不觉三杯两盏，吃勾半酣，起身下楼，算还酒钱，离了酒馆，一步步任意走去。此时已是未牌时分。行不多时，渐渐酒涌上来，口干舌燥，思量得盏茶来解渴便好。正无处寻觅，忽抬头见前面林子中，幡影摇曳，磬韵悠扬，料道是个僧寮道院，心中欢喜，即忙趋向前去。抹过林子，显出一个大庵院来。

赫大卿打一看时，周围都是粉墙包裹，门前十来株倒垂杨柳，中间向阳两扇八字墙门，上面高悬金字解额，写着“非空庵”三字。赫大卿点头道：“常闻得人说，城外非空庵中有标致尼姑，只恨没有工夫，未曾见得。不想今日趁了这便。”即整顿衣冠，走进庵里。转东一条鹅卵石街，两边榆柳成行，甚是幽雅。行不多步，又进一重墙门，便是小小三间房子，供着韦驮尊者。庭中松柏参天，树上鸟声嘈杂。从佛背后转进，又是一条横街。大卿径望东首行去，见一座雕花门楼，双扉紧闭。上前轻轻扣了三四下，就有个垂髻女童，呀的开门。那女童身穿缁衣，腰系丝绦，打扮得十分齐整，见了赫大卿，连忙问讯。大卿还了礼，跨步进去看时，一带三间佛堂，虽不甚大，到也高敞。中间三尊大佛，相貌庄严，金光灿烂。大卿向佛作了揖，对女童道：“烦报令师，说有客相访。”女童道：“相公请坐，待我进去传说。”

须臾间，一个少年尼姑出来，向大卿稽首。大卿急忙还礼，用那双开不开，合不合，惯输情，专卖俏，软眯眼的俊眼，仔细一觑。这尼姑年纪不上二十，面庞白皙如玉，天然艳冶，韵格非凡。大卿看见恁般标致，喜得神魂飘荡，一个揖作了下去，却像初出锅的糍粑，软做一塌，头也伸不起来。礼罢，分宾主坐下，想道：“今日撞了一日，并不曾遇得个可意人儿，不想这所在到藏着如此妙人。须用些水磨工夫撩拨他，不怕不上我的钩儿。”大卿正在腹中打点草稿，谁知那尼姑亦有此心。从来尼姑庵也有个规矩，但凡客官到来，都是老尼迎接答话。那少年的如闺女一般，深居简出，非细相熟的主顾，或是亲戚，方才得见。若是老尼出外，或是病卧，竟

自辞客。就有非常势要的，立心要来认那小徒，也少不得三请四唤，等得你个不耐烦，方才出来。这个尼姑为何挺身而出？有个缘故。他原是个真念佛，假修行，爱风月，嫌冷静，怨恨出家的主儿。偶然先在门隙里，张见了大卿这一表人材，到有几分看上了所以挺身而出。当下两只眼光，就如针儿遇着磁石，紧紧的摄在大卿身上，笑嘻嘻的问道：“相公尊姓贵表？府上何处？至小庵有甚见谕？”大卿道：“小生姓赫名大卿，就在城中居住。今日到郊外踏青，偶步至此。久慕仙姑清德，顺便拜访。”尼姑谢道：“小尼僻居荒野，无德无能，谬承枉顾，篷荜生辉。此处来往人杂，请里面轩中待茶。”大卿见说请到里面吃茶，料有几分光景，好不欢喜。即起身随入。

行过几处房屋，又转过一条回廊，方是三间净室，收拾得好不精雅。外面一带，都是扶栏，庭中植梧桐二树，修竹数竿，百般花卉，纷纭辉映，但觉香气袭人。正中间供白描大士像一轴，古铜炉中，香烟馥馥，下设蒲团一坐，左一间放着朱红厨柜四个，都有封锁，想是收藏经典在内。右一间用围屏围着，进入看时，横设一张桐柏长书桌，左设花藤小椅，右边靠壁一张斑竹榻儿，壁上悬一张断纹古琴，书桌上笔砚精良，纤尘不染。侧边有经卷数帙，随手拈一卷翻看，金书小楷，字体摹仿赵松雪，后注年月，下书弟子空照熏沐写。大卿问：“空照是何人？”答道：“就是小尼贱名。”大卿反覆玩赏，夸之不已。两个隔着桌子对面而坐。女童点茶到来。空照双手捧过一盏，递与大卿，自取一盏相陪。那手十指尖纤，洁白可爱。大卿接过，啜在口中，真个好茶！有吕洞宾茶诗为证：

玉蕊旗枪称绝品，僧家造法极工夫。
兔毛瓯浅香云白，虾眼汤翻细浪休。
断送睡魔离几席，增添清气入肌肤。
幽丛自落溪岩外，不肯移根入上都。

大卿问道：“仙庵共有几位？”空照道：“师徒四众，家师年老，近日病废在床，当家就是小尼。”指着女童道：“这便是小徒，他还有师弟在房里诵经。”赫大卿道：“仙姑出家几年了？”空照道：“自七岁丧父，送入空门，今已十二年矣。”赫大卿道：“青春十九，正在妙龄，怎生受此寂静？”空照道：“相公休得取笑！出家胜俗家数倍哩。”赫大卿道：“那见得出家的胜似俗家？”空照道：“我们出家人，并无闲事缠扰，又无儿女牵绊，终日诵经念佛，受用一炉香，一壶茶，倦来眠纸帐，闲暇理丝桐，好不安闲自在。”大卿道：“闲暇理丝桐，弹琴时也得个知音的人儿在傍喝采方好。这还罢了，则这倦来眠纸帐，万一梦魇起来，没人推醒，好不怕哩！”空照已知大卿下钩，含笑而应道：“梦魇杀了人也不要相公偿命。”大卿也笑道：“别的魇杀了一万个全不在小生心上，像仙姑恁般高品，岂不可惜！”

两下你一句，我一声，渐渐说到分际。大卿道：“有好茶再求另泼一壶来吃。”空照已会意了，便教女童去廊下烹茶。大卿道：“仙姑卧房何处？是什么纸帐？也得小生认一认。”空照此时欲心已炽，按捺不住，口里虽说道：“认他怎么？”却早已立起身来。大卿上前拥抱，先做了个“吕”字。空照往后就走。大卿接脚跟上。空照轻轻的推开后壁，后面又有一层房屋，正是空照卧处。摆设更自济楚。大卿也无心观看，两

个相抱而入。遂成云雨之欢。有《小尼姑曲》儿为证：

小尼姑，在庵中，手拍着卓儿怨命。平空里吊
下个俊俏官人，坐谈有几句话，声口儿相应。你
贪我不舍，一拍上就圆成。虽然是不结发的夫
妻，也难得他一个字儿叫做肯。

二人正在酣美之处，不堤防女童推门进来，连忙起身。女童放下茶儿，掩口微笑而去。

看看天晚，点起灯烛，空照自去收拾酒果蔬菜，摆做一卓，与赫大卿对面坐下，又恐两个女童泄漏机关，也教来坐在旁边相陪。空照道：“庵中都是吃斋，不知贵客到来，未曾备办葷味，甚是有慢。”赫大卿道：“承贤师徒错爱，已是过分。若如此说，反令小生不安矣。”当下四人杯来盏去，吃到半酣，大卿起身捱至空照身边，把手勾着颈儿，将酒饮过半杯，递到空照口边。空照将口来承，一饮而尽。两个女童见他肉麻，起身回避。空照一把扯道：“既同在此，料不容你脱白。”二人掙脱不开，将袖儿掩在面上。大卿上前抱住，扯开袖子，就做了个嘴儿。二女童年在当时，情窦已开，见师父容情，落得快活。四人搂做一团，缠做一块，吃得个大醉，一床而卧，相偎相抱，如漆如胶。赫大卿放出平生本事，竭力奉承。尼姑俱是初得甜头，恨不得把身子并做一个。

到次早，空照叫过香公，赏他三钱银子，买嘱他莫要泄漏。又将钱钞教去买办鱼肉酒果之类。那香公平昔间，捱着这几碗黄齏淡饭，没甚肥水到口，眼也是盲的，耳也是聋的，身子是软的，脚儿是慢的。此时得了这三钱银子，又见要买酒肉，便觉眼明手快，身子如虎一般健，走跳如飞。那消一

个时辰，都已买完。安排起来，款待大卿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非空庵原有两个房头，东院乃是空照，西院的是静真，也是个风流女师，手下止有一个女童，一个香公。那香公因见东院连日买办酒肉，报与静真。静真猜算空照定有些不三不四的勾当，教女童看守房户，起身来到东院门口。恰好遇见香公，左手提着一个大酒壶，右手拿个篮儿，开门出来。两下打个照面，即问道：“院主往那里去？”静真道：“特来与师弟闲话。”香公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先去通报。”静真一手扯住道：“我都晓得了，不消你去打照会。”香公被道着心事，一个脸儿登时涨红，不敢答应，只得随在后边，将院门闭上，跟至净室门口，高叫道：“西房院主在此拜访。”空照闻言，慌了手脚，没做理会，教大卿闪在屏后，起身迎住静真。静真上前一把扯着空照衣袖，说道：“好阿，出家人干得好事，败坏山门，我与你到里正处去讲。”扯着便走。吓得个空照脸儿就如七八样的颜色染的，一搭儿红一搭儿青，心头恰像千百个铁锤打的，一回儿上一回儿下，半句也对不出，半步也行不动。静真见他这个模样，呵呵笑道：“师弟不消着急！我是耍你。但既有佳宾，如何瞒着我独自受用？还不快请来相见？”空照听了这话，方才放心，遂令大卿与静真相见。

大卿看静真姿容秀美，丰采动人，年纪有二十五六上下，虽然长于空照，风情比他更胜，乃问道：“师兄上院何处？”静真道：“小尼即此庵西院，咫尺便是。”大卿道：“小生不知，失于奉谒。”两下闲叙半晌。静真见大卿举止风流，谈吐开爽，凝眸留盼，恋恋不舍，叹道：“天下有此美士，师弟何幸，独擅其美！”空照道：“师兄不须眼热！倘不见外，自当同乐。”

静真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佩德不浅。今晚奉候小坐，万祈勿外。”说罢，即起身作别，回至西院，准备酒肴伺候。不多时，空照同赫大卿携手而来。女童在门口迎候。赫大卿进院，看时，房廊花径，亦甚委曲。三间净室，比东院更觉精雅。但见：

潇洒亭轩，清虚户牖。画展江南烟景，香焚真腊沉檀。庭前修竹，风摇一派珮环声；帘外奇花，日照千层锦绣色。松阴入槛琴书润，山色侵轩枕簟凉。

静真见大卿已至，心中欢喜。不复叙礼，即便就坐。茶罢，摆上果酒肴馔。空照推静真坐在赫大卿身边，自己对面相陪，又扯女童打横而坐。四人三杯两盏，饮勾多时。赫大卿把静真抱置膝上，又教空照坐至身边。一手勾着头颈项儿，百般旖旎。旁边女童面红耳热，也觉动情。直饮到黄昏时分，空照起身道：“好做新郎，明日早来贺喜。”讨个灯儿，送出门口自去。女童叫香公关门闭户，进来收拾家火，将汤净过手脚。赫大卿抱着静真上床，解脱衣裳，钻入被中。酥胸紧贴，玉体相偎。赫大卿乘着酒兴，尽生平才学，恣意搬演。把静真弄得魄丧魂消，骨酥体软，四肢不收，委然席上。睡至已牌时分，方才起来。自此之后，两院都买嘱了香公，轮流取乐。

赫大卿淫欲无度，乐极忘归。将近两月，大卿自觉身子困倦，支持不来，思想回家。怎奈尼姑正是少年得趣之时，那肯放舍。赫大卿再三哀告道：“多承雅爱，实不忍别。但我到此两月有余，家中不知下落，定然着忙。待我回去，安慰妻孥，再来陪奉。不过四五日之事，卿等何必见疑？”空照道：“既如此，今晚备一酌为饯，明早任君回去。但不可失信，作

无行之人。”赫大卿设誓道：“若忘卿等恩德，犹如此日！”空照即到西院，报与静真。静真想了一回道：“他设誓虽是真心，但去了必不能再至。”空照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静真道：“寻这样一个风流美貌男子，谁人不爱！况他生平花柳多情，乐地不少，逢着便留恋几时。虽欲要来，势不可得。”空照道：“依你说还是怎样？”静真道：“依我却有个绝妙策儿在此，教他无绳自缚，死心塌地守着我们。”空照连忙问计。静真伸出手叠着两个指头，说将出来，有分教赫大卿：

生于锦绣丛中，死在牡丹花下。

当下静真道：“今夜若说饯行，多劝几杯，把来灌醉了，将他头发剃净，自然难回家去。况且面庞又像女人，也照我们妆束，就是达摩祖师亲来也相不出他是个男子。落得永远快活，且又不担干系，岂非一举两便！”空照道：“师兄高见，非我可及。”到了晚上，静真教女童看守房户，自己到东院见了赫大卿道：“正好欢娱，因甚顿生别念？何薄情至此！”大卿道：“非是寡情，止因离家已久，妻孥未免悬望，故此暂别数日，即来陪侍。岂敢久抛，忘卿恩爱！”静真道：“师弟已允，我怎好勉强。但君不失所期，方为信人。”大卿道：“这个不须多嘱！”少顷，摆上酒肴，四尼一男，团团而坐。静真道：“今夜置此酒，乃离别之筵，须大家痛醉。”空照道：“这个自然！”当下更番劝酬，直饮至三鼓，把赫大卿灌得烂醉如泥，不省人事。静真起身，将他巾帻脱下，空照取出剃刀，把头发剃得一茎不存，然后扶至房中去睡，各自分别就寝。

赫大卿一觉，直至天明，方才苏醒，旁边伴的却是空照。翻转身来，觉道精头皮在枕上抹过。连忙把手摸时，却是一

个精光葫芦。吃了一惊，急忙坐起，连叫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空照惊醒转来，见他大惊小怪，也坐起来道：“郎君不要着恼！因见你执意要回，我师徒不忍分离，又无策可留，因此行这苦计，把你也要扮做尼姑，图个久远快活。”一头说，一头即倒在怀中，撒娇撒痴，淫声浪语，迷得个赫大卿毫无张主，乃道：“虽承你们好意，只是下手太狠！如今教我怎生见人？”空照道：“待养长了头发，见也未迟。”赫大卿无可奈何，只得依他，做尼姑打扮，住在庵中，昼夜淫乐。空照、静真已自不肯放空，又加添两个女童：

或时做联床会，或时做乱点军。那壁厢贪淫的肯行谦让？这壁厢买好的敢惜精神？两柄快斧不勾劈一块枯柴，一个疲兵怎能当四员健将。灯将灭而复明，纵是强阳之火；漏已尽而犹滴，那有润泽之时。任教铁汉也消熔，这个残生难过活。

大卿病已在身，没人体恤。起初时还三好两歉，尼姑还认是躲避差役。次后见他久眠床褥，方才着急。意欲送回家去，却又头上没了头发，怕他家盘问出来，告到官司，败坏庵院，住身不牢；若留在此，又恐一差两误，这尸首无处出脱，被地方晓得，弄出事来，性命不保。又不敢请觅医人看治，止教香公去说病讨药。犹如浇在石上，那有一些用处。空照、静真两个，煎汤送药，日夜服侍，指望他还有痊愈的日子。谁知病势转加，淹淹待毙。空照对静真商议道：“赫郎病体，万无生理，此事却怎么处？”静真想了一想道：“不打紧！如今先教香公去买下几担石灰。等他走了路，也不要寻外人收拾；我们自己与他穿着衣服，依般尼姑打扮。棺材也不必

去买，且将老师父寿材来盛了。我与你同着香公女童相帮抬到后园空处，掘个深穴，将石灰倾入，埋藏在内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那个晓得！”不道二人商议。

且说赫大卿这日睡在空照房里，忽地想起家中，眼前并无一个亲人，泪如雨下。空照与他拭泪，安慰道：“郎君不须烦恼！少不得有好的日子。”赫大卿道：“我与二卿邂逅相逢，指望永远相好。谁想缘分浅薄，中道而别，深为可恨。但起手原是与卿相处，今有一句要紧话儿，托卿与我周旋，万乞不要违我。”空照道：“郎君如有所嘱，必不敢违。”赫大卿将手在枕边取出一条鸳鸯绦来。如何唤做鸳鸯绦？原来这绦半条是鹦哥绿，半条是鹅儿黄，两样颜色合成，所以谓之鸳鸯绦。当下大卿将绦付与空照，含泪而言道：“我自到此，家中分毫不知。今将永别，可将此绦为信，报知吾妻，教他快来见我一面，死亦瞑目。”

空照接绦在手，忙使女童请静真到厢房内，将绦与他看了，商议报信一节。静真道：“你我出家之人，私藏男子，已犯明条，况又弄得淹淹欲死。他浑家到此，怎肯干休？必然声张起来。你我如何收拾？”空照到底是个嫩货，心中犹豫不忍。静真劈手夺取绦来，望着天花板上一丢，眼见得这绦有好几时不得出世哩。空照道：“你撇了这绦儿，教我如何去回覆赫郎？”静真道：“你只说已差香公将绦送去了，他娘子自不肯来，难道问我个违限不成？”空照依言回覆了大卿。大卿连日一连问了几次，只认浑家怀恨，不来看他，心中愈加凄惨，呜呜而泣。又捱了几日，大限已到，呜呼哀哉。

地下忽添贪色鬼，人间不见假尼姑。

二尼见他气绝，不敢高声啼哭，饮泣而已。一面烧起香汤，将他身子揩抹干净，取出一套新衣，穿着停当。教起两个香公，将酒饭与他吃饱，点起灯烛，到后园一株大柏树旁边，用铁锹掘了个大穴，倾入石灰，然后抬出老尼姑的寿材，放在穴内。铺设好了，也不管时日利也不利，到房中把尸首翻在一扇板门之上。众尼相帮香公扛至后园，盛殓在内。掩上材盖，将就钉了。又倾上好些石灰，把泥堆上，匀摊与平地一般，并无一毫形迹。可怜赫大卿自清明日缠上了这尼姑，到此三月有余，断送了性命，妻孥不能一见，撇下许多家业，埋于荒园之中，深为可惜！有小词为证：

贪花的，这一番你走错了路。千不合，万不合，
不该缠那小尼姑。小尼姑是真色鬼，怕你缠他不过。
头皮儿都搨光了，连性命也呜呼！埋在寂寞的荒园，
这也是贪花的结果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赫大卿浑家陆氏，自从清明那日赫大卿游春去了，四五日不见回家，只道又在那个娼家留恋，不在心上。已后十来日不回，叫家人各家去挨问，都道清明之后，从不曾见，陆氏心上着忙。看看一月有余，不见踪迹，陆氏在家日夜啼哭，写下招子，各处粘贴，并无下落。合家好不着急！

那年秋间久雨，赫家房子倒坏甚多。因不见了家主，无心葺理。直至十一月间，方唤几个匠人修造。一日，陆氏自走出来，计点工程，一眼觑着个匠人，腰间系一条鸳鸯绦儿，依稀认得是丈夫束腰之物，吃了一惊。连忙唤丫环教那匠人解下来看。这匠人叫做蒯三，泥水木作，件件精熟，有名的

三料匠。赫家是个顶门主顾，故此家中大小无不认得。当不见掌家娘子要看，连忙解下，交于丫环。丫环又递与陆氏。陆氏接在手中，反覆仔细一认，分毫不差。只因这条绦儿，有分教：

贪淫浪子名重播，稔色尼姑祸忽临。

原来当初买这绦儿，一样两条，夫妻各系其一。今日见了那绦，物是人非，不觉扑簌簌流下泪来，即叫蒯三问道：“这绦你从何处得来的？”蒯三道：“在城外一个尼姑庵里拾的。”陆氏道：“那庵叫什么庵？尼姑唤甚名字？”蒯三道：“这庵有名的非空庵。有东西两院，东房叫做空照，西房叫做静真，还有几个不曾剃发的女童。”陆氏又问：“那尼姑有多少年纪了？”蒯三道：“都只好二十来岁，到也有十分颜色。”

陆氏听了，心中揣度：“丈夫一定恋着那两个尼姑，隐他庵中了。我如今多着几个人将这绦，叫蒯三同去做个证见，满庵一搜，自然出来的。”方才转步，忽又想到：“焉知不是我丈夫掉下来的？莫要枉杀了出家人，我再问他个备细。”陆氏又叫住蒯三问道：“你这绦几时拾的？”蒯三道：“不上半月。”陆氏又想到：“原来半月之前，丈夫还在庵中。事有可疑！”又问道：“你在何处拾的？”蒯三道：“在东院厢房内，天花板上拾的。也是大雨中淋漏了屋，教我去翻瓦，故此拾得。不敢动问大娘子，为何见了此绦，只管盘问？”陆氏道：“这绦是我大官人的。自从春间出去，一向并无踪迹。今日见了这绦，少不得绦在那里，人在那里。如今就要同你去与尼姑讨人。寻着大官人回来，照依招子上重重谢你。”蒯三听罢，吃了一惊：“那里说起！却在我身上要人！”便道：“绦便是我拾得，实不

知你们大官人事体。”陆氏道：“你在庵中共做几日工作？”蒯三道：“西院共有十来日，至今工钱尚还我不清理。”陆氏道：“可曾见我大官人在他庵里么？”蒯三道：“这个不敢说谎，生活便做了这几日，任我们穿房入户，却从不曾见大官人的影子。”

陆氏想道：“若人不在庵中，就有此缘，也难凭据。”左思右算，想了一回，乃道：“这缘在庵中，必定有因。或者藏于别处，也未可知。适才蒯三说庵中还少工钱，我如今赏他一两银子，教他以讨银为名，不时去打探，少不得露出些圭角来。那时着在尼姑身上，自然有个下落。”即唤过蒯三，分付如此如此，恁般恁般。“先赏你一两银子。若得了实信，另有重谢。”那匠人先说有一两银子，后边还有重谢，满口应承，任凭差遣。陆氏回到房中，将白银一两付与，蒯三作谢回家。

到了次日，蒯三捱到饭后，慢慢的走到非空庵门口，只见西院的香公坐在门槛上，向着日色脱开衣服捉虱子。蒯三上前叫声香公。那老儿抬起头来，认得是蒯匠，便道：“连日不见，怎么有工夫闲走？院主正要寻你做些小生活，来得凑巧。”蒯匠见说，正合其意，便道：“不知院主要做甚么？”香公道：“说便恁般说，连我也不知。同进去问，便晓得。”把衣服束好，一同进来。湾湾曲曲，直到里边净室中。静真坐在那里写经。香公道：“院主，蒯待诏在此。”静真把笔放下道：“刚要着香公来叫你做生活，恰来得正好。”蒯三道：“不知院主要做甚样生活？”静真道：“佛前那张供卓，原是祖传下来的，年深月久，漆都落了。一向要换，没有个施主。前日蒙钱奶奶发心舍下几根木子，今要照依东院一般做张佛柜，

选着明日是个吉期，便要动手。必得你亲手制造；那样没用副手，一个也成不得的。工钱索性一并罢。”

蒯三道，“恁样，明日准来。”口中便说，两只眼四下查看。静室内空空的，料没个所在隐藏。即便转身，一路出来，东张西望，想道：“这绺在东院拾的，还该到那边去打探。”走出院门，别了香公，经到东院。见院门半开半掩，把眼张看，并不见个人儿。轻轻的捱将进去，捏手捏脚逐步步走入。见锁着的空房，便从门缝中张望，并无声息。却走到厨房门首，只听得里边笑声，便立定了脚，把眼向窗中一觑，见两个女童搅做一团顽耍。须臾间，小的跌倒在地，大的便扛起双足，跨上身去，学男人行事，捧着亲嘴。小的便喊。大的道：“孔儿也被人弄大了，还要叫喊！”蒯三正看得得意，忽地一个喷嚏，惊得那两个女童连忙跳起，问道：“那个？”蒯三走近前去，道：“是我。院主可在家么？”口中便说，心内却想着两个举动，忍笑不住，格的笑了一声。女童觉道被他看见，脸都红了，道：“蒯待诏，有甚说话？”蒯三道：“没有甚话，要问院主借工钱用用。”女童道：“师父不在家里，改日来罢。”蒯三见回了，不好进去，只得复身出院。两个女童把门关上，口内骂道：“这蛮子好像做贼的，声息不见，已到厨下了，恁样可恶！”蒯三明明听得，未见实迹，不好发作，一路思想：“‘孔儿被人弄大’，这句话虽不甚明白，却也有些跷蹊。且到明日再来探听。”

至次日早上，带着家伙，径到西院，将木子量划尺寸，运动斧锯裁截。手中虽做家伙，一心察听赫大卿消息。约莫未牌时分，静真走出观看。两下说了一回闲话。忽然抬头见香

灯中火灭，便教女童去取火。女童去不多时，将出一个灯盏火儿，放在桌上，便去解绳，放那灯香。不想绳子放得忒松了，那盏灯望下直溜。事有凑巧，物有偶然，香灯刚落下来，恰好静真立在其下，不歪不斜，正打在他的头上。扑的一声，那盏灯碎做两片，这油从头直浇到底。静真心中大怒，也不顾身上油污，赶上前一把揪住女童头发，乱打乱踢，口中骂着：“骚精淫妇娼根，被人入昏了，全不照管，污我一身衣服！”蒯三撇下手中斧凿，忙来解劝开了。静真怒气未息，一头走，一头骂，往里边更换衣服去了。那女童打的头发散做一背，哀哀而哭，见他进去，口中喃喃的道：“打翻了油便恁般打骂！你活活弄死了人，该问甚么罪哩？”蒯三听得这话，即忙来问。正是：

情知语似钩和线，从头钓出是非来。

原来这女童年纪也在当时，初起见赫大卿与静真百般戏弄，心中也欲得尝尝滋味。怎奈静真情性利害，比空照大不相同，极要拈酸吃醋。只为空照是首事之人，姑容了他。汉子到了自己房头，囫囵吃在肚子，还嫌不够，怎肯放些须空隙与人！女童含忍了多时，衔恨在心。今日气怒间，一时把真话说出，不想正凑了蒯三之趣。当下蒯三问道：“他怎么弄死了人？”女童道：“与东房这些淫妇，日夜轮流快活，将一个赫监生断送了。”蒯三道：“如今在那里？”女童道：“东房后园大柏树下埋的不是？”蒯三还要问时，香公走将出来，便大家住口。女童自哭向里边去了。

蒯三思量这话，与昨日东院女童的正是暗合，眼见得这事有九分了。不到晚，只推有事，收拾家伙，一口气跑至赫

家，请出陆氏娘子，将上项事一一说知。陆氏见说丈夫死了，放声大哭。连夜请亲族中商议停当，就留蒯三在家宿歇。到次早，唤集童仆，共有二十来人，带了锄头铁锹斧头之类，陆氏把孩子教养娘看管，乘坐轿子，蜂涌而来。

那庵离城不过三里之地，顷刻就到了。陆氏下了轿子，留一半人在门口把住，其余的担着锄头铁锹，随陆氏进去。蒯三在前引路，径来到东院扣门。那时庵门虽开，尼姑们方才起身。香公听得扣门，出来开看，见有女客，只道是烧香的，进去报与空照知道。那蒯三认得里面路径，引着众人，一直望里边径闯，劈面遇着空照。空照见蒯三引着女客，便道：“原来是蒯待诏的宅眷。”上前相迎。蒯三、陆氏也不答应，将他挤在半边。众人一溜烟向园中去了。空照见势头勇猛，不知有甚缘故，随脚也赶到园中。见众人不到别处，径至大柏树下，运起锄头铁耙，四下乱撬。空照知事已发觉，惊得面如土色，连忙覆身进来，对着女童道：“不好了！赫郎事发了！快些随我来逃命！”两个女童都也吓得目瞪口呆，跟着空照罄身而走。方到佛堂前，香公来报说：“庵门口不知为甚，许多人守住，不容我出去。”空照连声叫：“苦也！且往西院去再处。”四人飞走到西院，敲开院门，分付香公闭上：“倘有人来扣，且勿要开。”赶到里边。

那时静真还未起身，门上闭着。空照一片声乱打。静真听得空照声音，急忙起来，穿着衣服，走出问道：“师弟为甚这般忙乱？”空照道：“赫郎事体，不知那个漏了消息。蒯木匠这天杀的，同了许多人径赶进后园，如今在那里发掘了。我欲要逃走，香公说门前已有人把守，出去不得，特来与你商

议。”静真见说，吃这一惊，却也不小，说道：“蒯匠昨日也在这里做生活，如何今日便引人来？却又知得恁般详细。必定是我庵中有人走漏消息，这奴狗方才去报新闻。不然，何由晓得我们的隐事？”那女童在旁闻得，懊悔昨日失言，好生惊惶。东院女童道：“蒯匠有心，想非一日了。前日便悄悄直到我家厨下来打听消耗，被我们发作出门。但不知那个泄漏的？”空照道：“这事且慢理论。只是如今却怎么处？”静真道：“更无别法，只有一个走字。”空照道：“门前有人把守。”静真道：“且后后门。”先教香公打探，回说并无一人。空照大喜，一面教香公把外边门户一路关锁，自己到房中取了些银两，其余尽皆弃下。连香公共是七人，一齐出了后门，也把锁儿锁了。空照道：“如今走在那里去躲好？”静真道：“大路上走，必然被人遇见，须从僻路而去，往极乐庵暂避。此处人烟稀少，无人知觉。了缘与你我情分又好，料不推辞。待事平定，再作区处。”空照连声道是，不管地上高低，望着小径，落荒而走，投极乐庵躲避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陆氏同蒯三众人，在柏树下一齐着力，锄开面上泥土，露出石灰，都道是了。那石灰经了水，并做一块，急切不能得碎。弄了大一回，方才看见材盖。陆氏便放声啼哭。众人用铁锹垦去两边石灰，那材盖却不能开。外边把门的等得心焦，都奔进来观看，正见弄得不了不当，一齐上前相帮，掘将下去，把棺木弄浮，提起斧头，砍开棺盖。打开看时，不是男子，却是一个尼姑。众人见了，都慌做一堆，也不去细认，俱面面相觑，急把材盖掩好。

说话的，我且问你：赫大卿死未周年，虽然没有头发，夫

妻之间，难道就认不出了？看官有所不知。那赫大卿初出门时，红红白白，是个俊俏子弟，在庵中得了怯症，久卧床褥，死时只剩得一把枯骨。就是引镜自照，也认不出当初本身了。况且骤然见了个光头，怎的不认做尼姑？当下陆氏到埋怨蒯三起来，道：“特地教你探听，怎么不问个的确，却来虚报？如今弄这把戏；如何是好？”蒯三道：“昨日小尼明明说的，如何是虚报？”众人道：“见今是个尼姑了，还强辩到那里去！”蒯三道：“莫不掘错了？再在那边垦下去看。”内中有个老年亲戚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律上说，开棺见尸者斩。况发掘坟墓，也该是个斩罪。目今我们已先犯着了，倘再掘起一个尼姑，到去顶两个斩罪不成？不如快去告官，拘昨日说的小尼来问，方才扯个两平。若被尼姑先告，到是老大利害。”众人齐声道是。急忙引着陆氏就走，连锄头家伙到弃下了。从里边直至庵门口，并无一个尼姑。那老者又道：“不好了！这些尼姑，不是去叫地方，一定先去告状了，快走，快走！”吓得众人一个个心下慌张，把不能脱离了此处。教陆氏上了轿子，飞也似乱跑，望新淦县前来禀官。进得城时，亲戚们就躲去了一半。

正是话分两头，却是陆氏带来人众内，有个雇工人，叫做毛泼皮，只道棺中还有甚东西，闪在一边，让众人去后，揭开材盖，掀起衣服，上下一翻，更无别物。也是数合当然，不知怎地一扯，那裤子直褪下来，露出那件话儿。毛泼皮看了笑道：“原来不是尼姑，却是和尚。”依旧将材盖好，走出来四处张望。见没有人，就趑到一个房里，正是空照的净室。只拣细软取了几件，揣在怀里，离了非空庵。急急追到县前，正值知县相公在外拜客，陆氏和众人在那里伺候。毛泼皮上前

道：“不要着忙：我放不下，又转去相看。虽不是大官人，却也不是尼姑，到是个和尚。”众人都欢喜道：“如此还好！只不知这和尚，是甚寺里，却被那尼姑谋死？”

你道天下有恁般巧事！正说间，旁边走出一个老和尚来，问道：“有甚和尚，谋死在那个尼姑庵里？怎么一个模样？”众人道：“是城外非空庵东院，一个长长的黄瘦小和尚，像死不多时哩。”老和尚见说，便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一定是我的徒弟了。”众人问道：“你徒弟如何却死在那里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老僧是万法寺住持觉圆，有个徒弟叫做去非，今年二十六岁，专一不学长俊。老僧管他不下。自今八月间出去，至今不见回来。他的父母又极护短。不说儿子不学好，反告小僧谋死，今日在此候审。若得死的果然是他，也出脱了老僧。”毛泼皮道：“老师父，你若肯请我，引你去看如何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可知好么！”

正待走动，只见一个老儿，同着一个婆子，赶上来，把老和尚接连两个巴掌，骂道：“你这贼秃！把我儿子谋死在那里？”老和尚道：“不要嚷，你儿子如今有着落了。”那老儿道：“如今在那里？”老和尚道：“你儿子与非空庵尼姑串好，不知怎样死了，埋在他后园。”指着毛泼皮道：“这位便是证见。”扯着他便走。那老儿同婆子一齐跟来，直到非空庵。那时庵傍人家尽皆晓得，若老若幼，俱来观看。毛泼皮引着老和尚，直至里边。只见一间房里，有人叫响。毛泼皮推门进去看时，却是一个将死的老尼姑，睡在床上叫喊：“肚里饿了，如何不将饭来我吃？”毛泼皮也不管他，依旧把门拽上了，同老和尚到后园柏树下，扯开材盖。那婆子同老儿擦磨老眼仔细认看，

依稀有些相像，便放声大哭。看的人都拥在做一堆。问起根由，毛泼皮指手划脚，剖说那事。老和尚见他认了，只要出脱自己，不管真假，一把扯道：“去，去，去，你儿子有了，快去禀官，拿尼姑去审问明白，再哭未迟。”那老儿只得住了，把材盖好，离了非空庵，飞奔进城。到县前时，恰好知县相公方回。

那拘老和尚的差人，不见了原被告，四处寻觅，奔了个满头汗。赫家众人见毛泼皮老和尚到了，都来问道：“可真是你徒弟么？”老和尚道：“千真万真！”众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并做一事，进去禀罢。”差人带一千人齐到里边跪下。到先是赫家人上去禀说家主不见缘由，并见蒯匠丝绦，及庵中小尼所说，开棺却是和尚尸首，前后事一一细禀。然后老和尚上前禀说，是他徒弟，三月前蓦然出去，不想死在尼姑庵里，被伊父母讦告。“今日已见明白，与小僧无干，望乞超豁。”知县相公问那老儿道：“果是你的儿子么？不要错了。”老儿禀道：“正是小人的儿子，怎么得错！”知县相公即差四个公差到庭中拿尼姑赴审。

差人领了言语，飞也似赶到庵里，只见看的人便拥进拥出，那见尼姑的影儿？直寻到一间房里，单单一个老尼在床将死快了。内中有一个道：“或者躲在西院。”急到西院门口，见门闭着，敲了一回，无人答应。公差心中焦躁，俱从后园墙上爬将过去。见前后门户，尽皆落锁。一路打开搜看，并不见个人迹。差人各溜过几件细软东西，到拿地方同去回官。知县相公在堂等候，差人禀道：“非空庵尼姑都逃躲不知去向，拿地方在此回话。”知县问地方道：“你可晓得尼姑躲在何处？”

地方道：“这个小人们那里晓得！”知县喝道：“尼姑在地方上偷养和尚，谋死人命，这等不法勾当，都隐匿不报。如今事露，却又纵容躲过，假推不知。既如此，要地方何用？”喝教拿下去打。地方再三苦告，方才饶得。限在三日内，准要一千人犯。召保在外，听候获到审问。又发两张封皮，将庵门封锁不题。

且说空照、静真同着女童香公来到极乐庵中。那庵门紧紧闭着，敲了一大回，方才香公开门出来。众人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齐拥入，流水叫香公把门闭上。庵主了缘早已在门傍相迎，见他们一窝子都来，且是慌慌张张，料想有甚事故。请在佛堂中坐下，一面教香公去点茶，遂开言问其来意。静真扯在半边，将上项事细说一遍，要借庵中躲避。了缘听罢，老大吃惊，沉吟了一回，方道：“二位师兄有难来投，本当相留。但此事非同小可！往远处逃遁，或可避祸。我这里墙卑室浅，耳目又近。倘被人知觉，莫说师兄走不脱，只怕连我也涉在浑水内，如何躲得！”

你道了缘因何不肯起来？他也是个广开方便门的善知识，正勾搭万法寺小和尚去非做了光头夫妻，藏在寺中三个多月。虽然也扮作尼姑，常恐露出事来，故此门户十分紧急。今日静真也为那桩事败露来躲避，恐怕被人缉着，岂不连他的事也出丑，因这上不肯相留。空照师徒见了缘推托，都面面相觑，没做理会。到底静真有些贼智，晓得了缘平昔贪财，便去袖中摸出银子，拣上二三两，递与了缘道：“师兄之言，虽是有理，但事起仓卒，不曾算得个去路，急切投奔何处？望师兄念向日情分，暂容躲避两三日。待势头稍缓，然后再往

别处。这些少银两，送与师兄为盘缠之用。”果然了缘见着银子，就忘了利害，乃道：“若只住两三日，便不妨碍，如何要师兄银子！”静真道：“在此搅扰，已是不当，岂可又费师兄。”了缘假意谦让一回，把银收过。引入里边去藏躲。

且说小和尚去非，闻得香公说是非空庵师徒五众，且又生得标致，忙走出来观看。两下却好打个照面，各打了问讯。静真仔细一看，却不认得，问了缘道：“此间师兄，上院何处？怎么不曾相会？”了缘扯个谎道：“这是近日新出家的师弟，故此师兄还认不得。”那小和尚见静真师徒姿色胜似了缘，心下好不欢喜，想道：“我好造化，那里说起！天赐这几个妙人到此，少不得都刮上他，轮流儿取乐快活！”当下了缘备办些素斋款待。静真、空照心中有事，耳热眼跳，坐立不宁，那里吃得下饮食。到了申牌时分，向了缘道：“不知庵中事体若何？欲要央你们香公去打听个消息，方好计较长策。”了缘即教香公前去。

那香公是个老实头，不知利害，一径奔到非空庵前，东张西望。那时地方人等正领着知县钧旨，封锁庵门，也不管老尼死活，反锁在内，两条封皮，交叉封好。方待转身，见那老头探头探脑，幌来幌去，情知是个细作，齐上前喝道：“官府正要拿你，来得恰好！”一个拿起索子，向颈上便套。吓得香公身酥脚软，连声道：“他们借我庵中躲避，央来打听的，其实不干我事。”众人道：“原晓得你是打听的。快说是那个庵里？”香公道：“是极乐庵里。”

众人得了实信，又叫几个帮手，押着香公齐到极乐庵，将前后门把好，然后叩门。里边晓得香公回了，了缘急急出来

开门。众人一拥而入，迎头就把了缘拿住，押进里面搜捉，不曾走了一个。那小和尚着了忙，躲在床底下，也被搜出。了缘向众人道：“他们不过借我庵中暂避，其实做的事体，与我分毫无干，情愿送些酒钱与列位，怎地做个方便，饶了我庵里罢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使不得！知县相公好不利害哩！倘然问在何处拿的，教我们怎生回答？有干无干，我们总是不知，你自到县里去分辨。”了缘道：“这也容易。但我的徒弟乃新出家的，这个可以免得，望列位做个人情。”众人贪着银子，却也肯了，内中又有道：“成不得！既是与他没相干，何消这等着忙，直躲入床底下去？一定也有些跷蹊。我们休担这样干纪。”众人齐声道是。都把索子扣了，连男带女，共是十人，好像端午的粽子，做一串儿牵出庵门，将门封锁好了，解入新淦县来。一路上了缘埋怨静真连累，静真半字不敢回答。正是：

老龟蒸不烂，移祸于空桑。

此时天色傍晚，知县已是退衙，地方人又带回家去宿歇。了缘悄悄与小和尚说道：“明日到堂上，你只认做新出家的徒弟，切莫要多讲。待我去分说，料然无事。”到次日，知县早衙，地方解进去禀道：“非空庵尼姑俱躲在极乐庵中，今已缉获，连极乐庵尼姑通拿在此。”知县教跪在月台东首。即差人唤集老和尚、赫大卿家人、蒯三并小和尚父母来审。那消片刻，俱已唤到。令跪在月台西首。小和尚偷眼看见，惊异道：“怎么我师父也涉在他们讼中？连爹妈都在此，一发好怪！”心下虽然暗想，却不敢叫唤，又恐师父认出，到把头儿别转，伏在地上。那老儿同婆子，也不管官府在上，指着尼姑，带哭

带骂道：“没廉耻的狗淫妇！如何把我儿子谋死？好好还我活的便罢！”小和尚听得老儿与静真讨人，愈加怪异，想道：“我好端端活在此，那里说起？却与他们索命？”静真、空照还认是赫大卿的父母，那敢则声。

知县见那老儿喧嚷，呵喝住了，唤空照、静真上前问道：“你既已出家，如何不守戒律，偷养和尚，却又将他谋死？从实招来，免受刑罚。”静真、空照自己罪犯已重，心慌胆怯，那五脏六腑犹如一团乱麻，没有个头绪。这时见知县不问赫大卿的事情，去问什么和尚之事，一发摸不着个头路。静真那张嘴头子，平时极是能言快语，到这回恰如生膝护牢，鱼胶粘住，挣不出一个字儿。知县连问四五次，刚刚挣出一句道：“小尼并不曾谋死那个和尚。”知县喝道：“见今谋死了万法寺和尚去非，埋在后园，还敢抵赖！快夹起来！”两边皂隶答应如雷，向前动手。了缘见知县把尸首认做去非，追究下落，打着他心头之事，老大惊骇，身子不摇自动，想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！他们乃赫监生的尸首，却到不问，反牵扯我身上的事来，真也奇怪！”心中没想一头处，将眼偷看小和尚。小和尚已知父母错认了，也看着了缘，面面相觑。

且说静真、空照俱是娇滴滴的身子，嫩生生的皮肉，如何经得这般刑罚，夹棍刚刚套上，便晕迷了去，叫道：“爷爷不消用刑，容小尼从实招认。”知县止住左右，听他供招。二尼异口齐声说道：“爷爷，后园埋的不是和尚，乃是赫监生的尸首。”赫家人闻说原是家主尸首，同蒯三俱跪上去，听其情款。知县道：“既是赫监生，如何却是光头？”二尼乃将赫大卿到寺游玩，勾搭成奸，及设计剃发，扮作尼姑，病死埋葬，

前后之事，细细招出。知县见所言与赫家昨日说话相合，已知是个真情，又问道：“赫监生事已实了，那和尚还藏在何处？一发招来！”二尼哭道：“这个其实不知。就打死也不敢虚认。”知县又唤女童、香公逐一细问，其说相同，知得小和尚这事与他无干。又唤了缘、小和尚上去问道：“你藏匿静真同空照等在庵，一定与他是同谋的了，也夹起来！”了缘此时见静真等供招明白，小和尚之事，已不缠牵在内，肠子已宽了，从从容容的禀道：“爷爷不必加刑，容小尼细说。静真等昨到小尼庵中，假说被人扎诈，权住一两日，故此误留。其他奸情之事，委实分毫不知。”又指着小和尚道：“这徒弟乃新出家的，与静真等一发从不相认。况此等无耻勾当，败坏佛门体面，即使未曾发觉，小尼若稍知声息，亦当出首，岂肯事露之后，还敢藏匿？望爷爷详情超豁。”

知县见他说得有理，笑道：“话到讲得好。只莫要心不应口。”遂令跪过一边，喝叫皂隶将空照、静真各责五十，东房女童各责三十，两个香公各打二十，都打的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打罢，知县举笔定罪。静真、空照设计恣淫，伤人性命，依律拟斩。东房二女童，减等，杖八十，官卖。两个香公，知情不举，俱问杖罪。非空庵藏奸之藪，拆毁入官。了缘师徒虽不知情，但隐匿奸党，杖罪纳赎。西房女童，判令归俗。赫大卿自作之孽，已死勿论。尸棺着令家属领归埋葬。判毕，各个画供。

那老儿见尸首已不是他儿子，想起昨日这场啼哭，好生没趣，愈加忿恨，跪上去禀知县，依旧与老和尚要人。老和尚又说徒弟偷盗寺中东西，藏匿在家，反来图赖。两下争执，

连知县也委决不下。意为老和尚谋死，却不见形迹，难以入罪；将为果躲在家，这老儿怎敢又与他讨人，想了一回，乃道：“你儿子生死没个实据，怎好问得！且押出去，细访个的确证见来回话。”当下空照、静真、两个女童都下狱中。了缘、小和尚并两个香公，押出召保。老和尚与那老儿夫妻，原差押着，访问去非下落。其余人犯，俱释放宁家。大凡衙门，有个东进西出的规矩。这时一千人俱从西边丹墀下走出去。那了缘因哄过了知县，不曾出丑，与小和尚两下暗地欢喜。小和尚还恐有人认得，把头直低向胸前，落在众人背后。

也是合当败露。刚出西脚门，那老儿又揪住老和尚骂道：“老贼秃！谋死了我儿子，却又把别人的尸首来哄我么？”夹嘴连腮，只管乱打。老和尚正打得连声叫屈，没处躲避，不想有十数个徒弟徒孙们，在那里看出官，见师父被打，齐赶向前推翻了那老儿，挥拳便打。小和尚见父亲吃亏，心中着急，正忘了自己是个假尼姑，竟上前劝道：“列位师兄不要动手。”众和尚举眼观看，却便是去非，忙即放了那老儿，一把扯住小和尚叫道：“师父，好了！去非在此！”押解差人还不知就里，乃道：“这是极乐庵里尼姑，押出去召保的，你们休错认了。”众和尚道：“哦！原来他假扮尼姑在极乐庵里快活，却害师父受累！”众人方才明白是个和尚，一齐都笑起来。傍边只急得了缘叫苦连声，面皮青染。老和尚分开众人，揪过来，一连四五个耳聒子，骂道：“天杀的奴狗材！你便快活，害得我好苦！且去见老爷来！”拖着便走。

那老儿见了儿子已在，又做了假尼姑，料道到官必然责

罚，向着老和尚连连叩头道：“老师父，是我无理得罪了！情愿下情陪礼。乞念师徒分上，饶了我孩儿，莫见官罢！”老和尚因受了他许多荼毒，那里肯听？扭着小和尚直至堂上。差人押着了缘，也随进来。知县看见问道：“那老和尚为何又结扭尼姑进来？”老和尚道：“爷爷，这不是真尼姑，就是小的徒弟去非假扮的。”知县闻言，也忍笑不住道：“如何有此异事？”喝教小和尚从实供来。去非自知隐瞒不过，只得一一招承。知县录了口词，将僧尼各责四十，去非依律问徒，了缘官卖为奴，极乐庵亦行拆毁。老和尚并那老儿，无罪释放。又讨连具枷枷了，各搽半边黑脸，满城迎游示众。那老儿、婆子，因儿子做了这不法勾当，哑口无言，惟有满面鼻涕眼泪，扶着枷梢，跟出衙门。那时哄动了满城男女，扶老挈幼俱来观看。有好事的，作个歌儿道：

可怜老和尚，不见了小和尚；原来女和尚，私藏了男和尚。分明雄和尚，错认了雌和尚。为个假和尚，带累了真和尚。断过死和尚，又明白了活和尚。满堂只叫打和尚，满街争看迎和尚。只为贪那一个莽和尚，弄坏了庵院里娇滴滴许多骚和尚。

且说赫家人同蒯三急奔到家，报知主母。陆氏闻言，险些哭死，连夜备办衣衾棺槨，禀明知县，开了庵门，亲自到底，重新入殓，迎到祖茔，择日安葬。那时庵中老尼，已是饿死在床。地方报官盛殓，自不必说。这陆氏因丈夫生前不肯学好，好色身亡，把孩子严加教诲。后来明经出仕，官为别驾之职。有诗为证：

野草闲花恣意贪，化为蜂蝶死犹甘。
名庵并入游仙梦，是色非空作笑谈。

第十六卷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

得便宜处笑嘻嘻，不遂心时暗自悲。

谁识天公颠倒用，得便宜处失便宜。

近时有一人，姓强，平日好占便宜，倚强凌弱，里中都惧怕他，熬出一个浑名，叫做强得利。一日，偶出街市行走，看见前边一个单身客人，在地下捡了一个兜肚儿，提起颇重，想来其中有物，慌忙赶上前拦住客人，说道：“这兜肚是我腰间脱下来的，好好还我。”客人道：“我在前面走，你在后面来，如何到是你腰间脱下来的？好不通理！”强得利见客人不从，就攀手去抢，早扯住兜肚上一根带子。两下你不松，我不放，街坊人都走拢来，问其缘故。二人各争执是自己的兜肚儿。众人不能剖判。其中一个老者开言道：“你二人口说无凭，且说兜肚中什么东西，合得着便是他的。”强得利道：“谁耐烦与你猜谜道白！我只认得自己的兜肚，还我便休；若不还时，与你并个死活。”只这句话，众人已知不是强得利的兜肚了。多有惧怕强得利的，有心帮衬他，便上前解劝道：“客人，你不识此位强大哥么？是本地有名的豪杰。这兜肚，你是地下捡的，料非己物，就把来结识了这位大哥，也是理所当然。”客人被劝不过，便道：“这兜肚果然不是小人的。只

是财可义取，不可力夺。既然列位好言相劝，小人情愿将兜肚打开，看是何物。若果有些采头，分作三股：小人与强大哥各得一股，那一股送与列位们做个利市，店中共饮三杯，以当酬劳。”那老者道：“客官最说得是。强大哥且放手，都交付与老汉手里。”

老者取兜肚打开看时，中间一个大布包，包中又有三四层纸，裹着光光两锭雪花样的大银，每锭有十两重。强得利见了这银子，爱不可言，就使欺心起来，便道：“论起三股分开，可惜磕坏了这两个镲儿。我身边有几两散碎银子，要去买生日的，把来送与客人，留下这镲儿与我罢。”一头说，一头在腰里摸将出来三四个零碎包儿，凑起还称不上四两银子，连众人吃酒东道都在其内。客人如何肯收？两下又争嚷起来，又有人点拨客人道：“这位强大哥不是好惹的！你多少得些采去罢。”老者也劝道：“客官，这四两银子，都把与你，我们众人这一股不要了。那一日不吃酒，省了这东道奉承你二位罢。”口里说时，那两锭银子在老者手中，已被强得利擎手抢去了。那客人没奈何，只得留了这四两银子。

强得利道：“虽然我身边没有碎银，前街有个酒店，是我舅子开的。有劳众位多时，少不得同去一坐。”众人笑道：“恁地时，连客官也去吃三杯。今后就做个相识。”一行十四五人，同走到前街朱三郎酒店里大楼上坐下。强得利一来白白里得了这两锭大银，心中欢喜，二来感谢众人帮衬，三来讨了客人的便宜，又赖了众人一股利市，心上也未免有些不安。况且是自己舅子开张的酒店，越要卖弄，好酒好食，只顾教搬来，吃得个不亦乐乎。众人个个醉饱，方才撒手。共

吃了三两多银子。强得利教记在自家帐上。众人出门作别，各自散讫。客人乾净得了四两银子，也自归家去了。

过了两日，强得利要买生口，舅子店里又来取酒钱，家中别无银两，只得把那两锭雪白样的大银，在一个倾银铺里去倾销，指望加出些银水。那银匠接银在手，翻覆看了一回，手内颠上几颠，问道：“这银子那里来的？”强得利道：“是交易上来的。”银匠道：“大郎被人哄了。这是铁胎假银，外边是细丝，只薄薄一层皮儿，里头都是铅铁。”强得利不信，只要鏊开。银匠道：“鏊坏时，大郎莫怪。”银匠动了手，乒乒鏊开一个口子，那银皮裂开，里面露出假货。强得利看了，自也不信：一生不曾做这折本的交易，自作自受，埋怨不得别人，坐在柜卓边，呆呆的对着这两锭银子只顾看。引下许多人进店，都来认那铁胎银的，说长说短。

强得利心中越气，正待寻事发作，只见门外两个公差走入，大喝一声，不由分说，将链子扣了强得利的颈，连这两锭银子，都解到一个去处来。原来本县库上钱粮收了几锭假银，知县相公暗差做公的在外缉访。这兜肚里银子，不知是何人掉下的，那锭样正与库上的相同，因此被做公的拿了，解上县堂。知县相公一见了这锭样，认定是造假银的光棍，不容分诉，一上打了三十毛板，将强得利送入监里，要他赔补库上这几锭银子。三日一比较。强得利无可奈何，只得将田产变价上库，又央人情在知县相公处说明这两锭银子的来历。知县相公听了分上，饶了他罪名，释放宁家，共破费了百外银子。一个小小家当，弄得七零八落，被里中做下几句口号，传做笑话，道是：

强得利，强得利，做事全不济。得了两锭寡铁，破了百金家计。公堂上毛板是我打来，酒店上东道别人吃去。似此折本生涯，下次莫要淘气。从今改强为弱，得利唤做失利。再来吓里欺邻，只怕缩不上鼻涕。

这段话叫做《强得利贪财失采》。正是：得便宜处失便宜。如今再讲一个故事，叫做《陆五汉硬留合色鞋》，也是为讨别人的便宜，后来弄出天大的祸来。正是：

爽口食多应损胃，快心事过必为殃。

话说国朝弘治年间，浙江杭州府城，有一少年子弟，姓张名荇，积祖是大富之家。幼年也曾上学攻书，只因父母早丧，没人拘管，把书本抛开，专与那些浮浪子弟往来，学就一身吹弹蹴鞠，惯在风月场中卖弄，烟花阵里钻研。因他生得风流俊俏，多情知趣，又有钱钞使费，小娘们多有爱他的，奉得神魂颠倒，连家里也不思想。妻子累谏不止，只索由他。

一日正值春间，西湖上桃花盛开。隔夜请了两个名妓，一个唤做娇娇，一个唤着倩倩，又约了一般几个子弟，教人唤下湖船，要去游玩。自己打扮起来，头戴一顶时样绉纱巾，身穿着银红吴绫道袍，里边绣花白绫袄儿，脚下白绫袜，大红鞋，手中执一柄书画扇子。后面跟一个垂髻标致小厮，叫做清琴，是他的宠童。左臂上挂着一件披风，右手拿着一张弦子，一管紫箫，都是蜀锦制成囊儿盛裹。离了家中，望钱塘门摇摆而来。却打从十官子巷中经过，忽然抬头，看见一家临街楼上，有个女子揭开帘儿，泼那梳妆残水。那女子生得

甚是娇艳。怎见得？有《清江引》为证：

谁家女儿，委实的好，赛过西施貌。面如白粉团，鬓似乌云绕。

若得他近身时，魂灵儿都掉了。

张荇一见，身子就酥了半边，便立住脚，不肯转身，假意咳嗽一声。那女子泼了水，正待下帘，忽听得咳嗽声响，望下观看，一眼瞧见个美貌少年，人物风流，打扮乔画，也凝眸流盼。两面对觑，四目相视，那女子不觉微微而笑。张荇一发魂不附体。只是上下相隔，不能通话。正看间，门里忽走出个中年人来，张荇慌忙回避。等那人去远，又复走转看时，女子已下帘进去。站立一回，不见踪影。教清琴记了门面，明日再来打探。临行时，还回头几次。那西湖上，平常是他的脚边路，偏这日见了那女子，行一步，懒一步，就如走几百里山路一般，甚是厌烦。

出了钱塘门，来到湖船上。那时两个妓女和着一班子弟，都已先到。见张荇上船，俱走出船头相迎。张荇下了船，清琴把衣服弦子、箫儿放下。稍子开船，向湖心中去。那一日天色晴明，堤上桃花含笑，柳叶舒眉，往来踏青士女，携酒挈榼，纷纷如蚁。有诗为证：

出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

暖风熏得游人醉，错把杭州作汴州。

且说张荇船中这班子弟们，一个个吹弹歌唱，施逞技艺。偏有张荇一意牵挂那楼上女子，无心欢笑，托腮呆想。他也不像游春，到似伤秋光景。众人都道：“张大爷平昔不是恁般，今日为何如此不乐？必定有甚缘故。”张荇含糊答应，不言所

以。众人又道：“大爷不要败兴，且开怀吃酒，有甚事等我众弟兄与你去解纷。”又对娇娇、倩倩道：“想是大爷怪你们不来帮衬，故此着恼，还不快奉杯酒儿下礼？”娇娇、倩倩，真个筛过酒来相劝。

张荃被众人鬼诨，勉强酬酢，心不在焉，未到晚，就先起身，众人亦不强留。上了岸，进钱塘门，原打十官子巷经过。到女子门首，复咳嗽一声，不见楼上动静。走出巷口，又趑转来，一连数次，都无音响。清琴道：“大爷，明日再来罢。若只管往来，被人疑惑。”张荃依言，只得回家。明日到他家左近访问，是何等人家。有人说：“他家有名叫做潘杀星潘用，夫妻两个，止生一女，年才十六，唤做寿儿。那老儿与一官宦人家薄薄里有些瓜葛，冒着他的势头，专在地方上吓诈人的钱财，骗人酒食。地方上无一家不怕他，无一个不恨他。是个赖皮刁钻主儿。”张荃听了，记在肚里，慢慢的在他门首踱过。恰好那女子开帘远望，两下又复相见。彼此以目送情，转加亲热。自此之后，张荃不时往来其下探听，以咳嗽为号。有时看见，有时不见。眉来眼去，两情甚浓，只是无门得到楼上。

一夜，正是二月十五，皓月当天，浑如白昼。张荃在家坐立不住，吃了夜饭，趁着月色，独步到潘用门首，并无一个人来往。见那女子正卷起帘儿，倚窗望月。张荃在下看见，轻轻咳嗽一声。上面女子会意，彼此微笑。张荃袖中摸出一条红绫汗巾，结个同心方胜，团做一块，望上掷来。那女子双手来接，恰好正中。就月底下仔细看了一眼，把来袖过，就脱下一只鞋儿投下。张荃双手承受，看时是一只合色鞋儿。将

指头量摸，刚刚一折，把来系在汗巾头上，纳在袖里，望上唱个肥喏。女子还了个万福。正在热闹处，那女子被父母呼唤，只得将窗儿闭上，自下楼去。张荃也兴尽而返。归到家里，自在书房中宿歇，又解下这只鞋儿，在灯前细玩，果是金莲一瓣，且又做得甚精细。怎见得？也有《清江引》为证：

 靛鞋儿三寸，轻罗软窄，胜蕖花片。若还绣满花，只费分毫线。怪他香喷喷不沾泥，只在楼上转。

张荃看了一回，依旧包在汗巾头上，心中想道：“须寻个人儿通信与他，怎生设法上得楼去方好。若只如此空研光，眼饱肚饥，有何用处！”左思右算，除非如此，方能到手。明日午前，袖了些银子，走至潘家门首，望楼上不见可人，便远远的借个人家坐下，看有甚人来往。

事有凑巧，坐不多时，只见一个卖婆，手提着个小竹撞，进他家去。约有一个时辰，依原提着竹撞出来，从旧路而去。张荃急赶上一步，看时不是别人，却是惯走大家卖花粉的陆婆，就在十官子巷口居住。那婆子以卖花粉为名，专一做媒作保，做马泊六，正是他的专门，故此家中甚是活动。儿子陆五汉在门前杀猪卖酒，平昔酗酒撒泼，是个凶徒，连那婆子时常要教训几拳的。婆子怕打，每事到都依着他，不敢一毫违拗。当下张荃叫声陆妈妈。陆婆回头认得，便道：“呀，张大爷何来？连日少会。”张荃道：“适才去寻个朋友不遇，便道在此经过。你怎一向不到我家走走？那些丫头们，都望你的花哩。”陆婆道：“老身日日要来拜望大娘，偏有这些没正经事，绊住身子，不曾来得。”一头说，已到了陆婆门首。只见陆五汉在店中卖肉卖酒，十分热闹。陆婆道：“大爷吃茶去

便好。只是家间齷齪，不好屈得贵人。”张荃道：“茶到不消，还要借几步路说话。”陆婆道：“少待。”连忙进去，放了竹撞出来道：“大爷有甚事作成老媳妇？”张荃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之处，且随我来。”直引到一个酒楼上，拣个小阁儿中坐下。酒保放下杯箸，问道：“可还有别客么？”张荃道：“只我二人。上好酒暖两瓶来，时新果子，先将来案酒，好嘎饭只消三四味就勾了。”

酒保答应下去。不一时，都已取到，摆做一桌子。斟过酒来，吃了数杯。张荃打发酒保下去，把阁子门闭了，对陆婆道：“有一事要相烦妈妈，只怕你做不来。”那婆子笑道：“不是老身夸口，凭你天大样疑难事体，经着老身，一了百当。大爷有甚事，只管分付来，包在我身上与你完成。”张荃道：“只要如此便好。”当下把两臂靠在桌上，舒着颈，向婆子低低说道：“有个女子，要与我勾搭，只是没有做脚的，难得到手。晓得你与他家最熟，特来相求，去通个信儿。若设法得与我一会，决不忘恩。今日先有十两白物在此，送你开手。事成之后，还有十两。”便去袖里摸出两个大锭，放在桌上。陆婆道：“银子是小事，你且说是那一家的雌儿？”张荃道：“十官子巷潘家寿姐，可是你极熟的么？”陆婆道：“原来是这个小鬼头儿。我常时见他端端正正，还是黄花女儿，不像要寻野食吃的，怎生着了你的道儿？”张荃把前后遇见，并夜来赠鞋的事，细细与婆子说知。

陆婆道：“这事到也有些难处哩。”张荃道：“有甚难处？”陆婆道：“他家的老子利害，家中并无一个杂人，止有嫡亲三口，寸步不离。况兼门户谨慎，早闭晏开，如何进得他家？这

个老身不敢应承。”张荃道：“妈妈，你适才说天大极难的事，经了你就成。这些小事，如何便推故不肯与我周全？想必嫌谢礼微薄，故意作难么？我也不管，是必要在你身上完成。我便再加十两银子，两匹段头，与你老人家做寿衣何如？”

陆婆见着雪白两锭大银，眼中已是出火，却又贪他后手找帐，心中不舍，想了一回，道：“既大爷恁般坚心，若老身执意推托，只道我不知敬重了。待老身竭力去图，看你二人缘分何如。倘图得成，是你造化了；若图不成，也勉强不得，休得归罪老身。这银子且留在大爷处，待有些效验，然后来领。他与你这只鞋儿，到要把来与我，好去做个话头。”张荃道：“你若不收银子，我怎放心！”陆婆道：“既如此，权且收下，若事不谐，依旧璧还。”把银揣在袖里。张荃摸出汗巾，解下这只合色鞋儿，递与陆婆。陆婆接在手中，细细看了一眼，喝采道：“果然做得好！”将来藏过。两个又吃了一回酒食，起身下楼，算还酒钱，一齐出门。临别时，陆婆又道：“大爷，这事须缓缓而图，性急不得的。若限期限日，老身就不敢奉命了。”张荃道：“只求妈妈用心，就迟几日也不大紧。倘有些好消息，竟到我家中来会。”道罢，各自分别而去。正是：

要将撮合三杯酒，结就欢娱百岁缘。

且说潘寿儿自从见了张荃之后，精神恍惚，茶饭懒沾，心中想道：“我若嫁得这个人儿，也不枉为人一世！但不知住在那里？姓甚名谁？”那月夜见了张荃，恨不得生出两个翅儿，飞下楼来，随他同去。得了那条红汗巾，就当做人一般，抱在身边而卧。睡到明日午牌时分，还痴迷不醒。直待潘婆来

唤，方才起身。

又过两日，早饭已后，潘用出门去了，寿儿在楼上，又玩弄那条汗巾，只听得下面有人说话响，却又走上楼来。寿儿连忙把汗巾藏过。走到胡梯边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卖花粉的陆婆。手内提着竹撞，同潘婆上来。到了楼上，陆婆道：“寿姐，我昨日得了几般新样好花，特地送来与你。”连忙开了竹撞，取出一朵来道：“寿姐，你看如何？可像真的一般么？”寿儿接过手来道：“果然做得好！”陆婆又取出一朵来，递与潘婆道：“大娘，你也看看，只怕后生时，从不曾见恁样花样哩。”潘婆道：“真个我幼时只戴得那样粗花儿，不像如今做得这样细巧。”陆婆道：“这个只算中等，还有上上号的。若看了眼，盲的就亮起来，老的便少起来，连寿还要增上几年哩。”寿儿道：“你一发拿出来与我瞧瞧。”陆婆道：“只怕你不识货，出不得这样贵价钱。”寿儿道：“若买你的不起，看是看得起的。”陆婆陪笑道：“老身是取笑话儿，寿姐怎认真起来？就连我这篮儿都要了，也值得几何！待我取出来与你看。只拣好的，任凭取择。”又取出几朵来，比前更加巧妙。寿儿拣好的取了数朵，道：“这花怎么样卖？”陆婆道：“呀！老身每常何曾与你争惯价钱，却要问价起来？但凭你分付罢了。”又道：“大娘，有热茶便相求一碗。”潘婆道：“看花兴了，连茶都忘记去取。你要热的，待我另烧起来。”说罢，往楼下而去。

陆婆见潘婆转了身，把竹撞内花朵整顿好了，却又从袖中摸出一个红绸包儿，也放在里边。寿儿问道：“这包的是什么东西？”陆婆道：“是一件要紧物事，你看不得的。”寿儿道：

“怎么看得？我偏要看。”把手便去取。陆婆口中便说：“决不与你看！”却放个空让他一手拈起，连叫“阿呀”，假意来夺时，被寿儿抢过那边去。打开看时，却是他前夜赠与那生的这只合色鞋儿。寿儿一见，满面通红。陆婆便劈手夺去道：“别人的东西，只管乱抢！”寿儿道：“妈妈，只这一只鞋儿，甚么好东西，恁般尊重！把绸儿包着，却又人看得。”陆婆笑道：“你便这样说不值钱！却不道有个官人，把这只鞋儿当似性命一般，教我遍处寻访那对儿哩。”

寿儿心中明白是那人教他来通信，好生欢喜，便去取出那一只来，笑道：“妈妈，我到有一只在此，正好与他恰是对儿。”陆婆道：“鞋便对着了，你却怎么发付那生？”寿儿低低道：“这事妈妈总是晓得的了，我也不消瞒得，索性问个明白罢！那生端的是何等之人？姓甚名谁？平昔做人何如？”婆子道：“他姓张名荇，家中有百万家私，做人极是温存多情。为了你，日夜牵肠挂肚，废寝忘餐，晓得我在你家相熟，特央我来与你讨信。可有个法儿放他进来么？”寿儿道：“你是晓得我家爹爹又利害，门户甚是紧急，夜间等我吹息灯火睡过了，还要把火来照过一遍，方才下去歇息。怎么得个策儿与他相会？妈妈，你有什么计策，成就了我二人之事，奴家自有重谢。”陆婆相了一相道：“不打紧，有计在此。”寿儿连忙问道：“有何计策？”陆婆道：“你夜间早些睡了，等爹妈上来照过，然后起来，只听下边咳嗽为号，把几匹布接长垂下楼来，待他从布上攀缘而上。到五更时分，原如此而下。就往来百年，也没有那个知觉。任凭你两个取乐，可不好么？”寿儿听说，心中欢喜道：“多谢妈妈玉成。还是几时方来？”陆

婆道：“今日天晚已来不及，明日侵早去约了他，到晚来便可成事。只是再得一件信物与他，方见老身做事的当。”寿儿道：“你就把这对鞋儿，一总拿去为信。他明晚来时，依旧带还我。”

说犹未了，潘婆将茶上来。陆婆慌忙把鞋藏于袖中，啜了两杯茶。寿儿道：“陆妈妈，花钱今日不便，改日奉还罢。”陆婆道：“就迟几日不妨得。老身不是这琐碎的。”取了竹撞，作别起身。潘婆母子直送到中门口。寿儿道：“妈妈，明日若空，走来话话。”陆婆道：“晓得。”这是两个意会的说话，潘婆那里知道？正是：

浪子心，佳人意，不禁眉来和眼去。虽然色胆大如天，中间还要人传会。伎俩熟，口舌利，握雨携云多巧计。虎婆绰号马泊六，多少良家受他累。

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不怕傍人闲放屁。只须瞒却父和娘，暗中撮就鸳鸯对。朝相对，暮相对，想得人如痴与醉。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杀却虔婆方出气。

且说陆婆也不回家，径望张荃家来。见了他浑家，只说卖花，问张荃时，却不在家。张荃合家那些妇女，把他这些花都抢一个干净，也有现，也有賒，混了一回。等他不及，作别起身。明日绝早，袖了那双鞋儿，又到张家问时，说：“昨夜没有回来，不知住在那里。”陆婆依旧回到家中。恰好陆五汉要杀一口猪，因副手出去了，在那里焦躁，见陆婆归家，道：“来得极好！且相帮我缚一缚猪儿。”那婆子平昔惧怕儿子，不敢不依，道：“待我脱了衣服帮你。”望里边进去。

陆五汉就随他进来，见婆子脱衣时，落下一个红绸包儿。陆五汉只道是包银子，拾起来，走到外边，解开看时，却是

一双合色女鞋，喝采道：“谁家女子，有恁般小脚！”相了一会，又道：“这个小脚女子，必定是有颜色的，若得抱在身边睡一夜，也不枉此一生！”又想到：“这鞋如何在母亲身边？却又是穿旧的，有恁般珍重，把绸儿包着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待他寻时，把话儿吓他，必有实信。”原把来包好，揣在怀里。婆子脱过衣裳，相帮儿子缚猪来杀了，净过手，穿了衣服，却又要去寻张荇。临出门，把手摸袖中时，那双鞋儿却不见了。连忙复转身寻时，影也不见，急得那婆子叫天叫地。陆五汉冷眼看母亲恁般着急，由他寻个气叹，方才来问道：“不见了什么东西？这样着急！”婆子道：“是一件要紧物事，说不得的。”陆五汉道：“若说个影儿，或者你老人家目力不济，待我与你寻看。如说不得的，你自去寻，不干我事。”

婆子见儿子说话跷蹊，便道：“你若拾得，还了我，有许多银子在上，勾你做本钱哩。”陆五汉见说有银子，动了火，问道：“拾到是我拾得，你说那根由与我，方才还你。”婆子叫到里边去，一五一十，把那两个前后的事，细细说与。陈五汉探了婆子消息，心中欢喜，假意惊道：“早是与我说明，不然，几乎做出事来。”婆子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陆五汉道：“自古说得好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这样事，怎掩得人的耳目！况且潘用那个老强盗，可是惹得他的么？倘或事露，晓得你赚了银两，与他做脚，那时不要说把我做本钱，只怕连我的店底都倒在他手里，还不像意哩。”陆婆被儿子一吓，心中老大惊慌，道：“儿说得有理！如今我把这银子和鞋儿还了他，只说事体不谐，不管他闲帐罢了。”陆五汉笑道：“这银子在那里？”陆婆便去取出来与儿子看。五汉把来袖了道：

“母亲，这银子和鞋儿，留在这里。万一后日他们从别处弄出事来，连累你时，把他做个证见。若不到这田地，那银子落得用的，他敢来讨么？”陆婆道：“倘张大老来问回音，却怎么办？”五汉道：“只说他家门户紧急，一时不能。若有机会，便来通报。回他数次，自然不来了。”那婆子银子鞋儿都被五汉拿去，又不敢讨，手中没了把柄，又怕弄出事来，也不敢去约张荃。

且说陆五汉把这十两银子，办起几件华丽衣服，也买一顶绉纱巾儿。到晚上等陆婆睡了，约莫一更时分，将行头打扮起来，把鞋儿藏在袖里，取锁反锁了大门，一径到潘家门前。其夜微云笼月，不甚分明，且喜夜深人静。陆五汉在楼墙下，轻轻咳嗽一声。上面寿儿听得，连忙开窗。那窗白里，呀的有声。寿儿恐怕惊醒爹妈，即桌上取过茶壶来，洒些茶在里边，开时却就不响。把布一头紧紧的缚在柱上，一头便垂下来。陆五汉见布垂下，满心欢喜，撩衣拔步上前，双手挽住布儿，两脚挺在墙上，逐步捱将上去，顷刻已到楼窗边，轻轻跨下。寿儿把布收起，将窗儿掩上。陆五汉就双手抱住，便来亲嘴。寿儿即把舌儿度在五汉口中。此时两情火热，又是黑暗之中，那辨真假，相偎相抱，解衣就寝。真个你贪我爱，被陆五汉恣情取乐。正是：

豆蔻包香，却被枯藤胡缠；海棠含蕊，无端暴雨摧残。鸂鶒占锦鸳之窠，凤凰作凡鸦之偶。一个口里呼肉肉肝肝，还认做店中行货；一个心里想亲亲爱爱，那知非楼下可人。红娘约张珙，错订郑恒；郭素学王轩，偶迷西子。可怜美玉娇香体，轻付屠

酤市井人。

当下雨散云收，方才叙阔。五汉将出那双鞋儿，细述向来情款。寿儿也诉想念之由。情犹未尽，再赴阳台，愈加恩爱。到了四更，即便起身。开了窗，依旧把布放下。五汉攀援下去，急奔回家。寿儿把布收起藏过，轻轻闭上窗儿，原复睡下。自此之后，但是雨下月明，陆五汉就不来，余则无夜不会。

往来约有半年，十分绸缪。那寿儿不觉面目语言，非复旧时。潘用夫妻，心中疑惑，几遍将女儿盘问，寿儿只是咬定牙根，一字不吐。那晚五汉又来，寿儿对他说道：“爹妈不知怎么有些知觉，不时盘问。虽然再四白赖过了，两夜防谨愈严。倘然候着，大家不好。今后你且勿来。待他懈怠些儿，再图欢会。”五汉口中答道：“说得是！”心内甚是不然。到四更时，又下楼去了。

当夜潘用朦胧中，觉道楼上有些唧唧啾啾，侧着耳要听个仔细，然后起来捉奸。不想听了一回，忽地睡去，天明方醒，对潘婆道：“阿寿这贱人，做下不明白的勾当是真的了，他却还要口硬。我昨夜明明里听得楼上有人说话。欲待再听几句，起身去捉他，不想却睡着去。”潘婆道：“便是我也有些疑心。但算来这楼上没个路道儿通得外边。难道是神仙鬼怪，来无迹，去无踪？”潘用道：“如今少不得打他一顿，拷问他真情出来。”潘婆道：“不好！常言道：‘家丑不可外扬。’若还一打，邻里都要晓得了，传说开去，谁肯来娶他？如今也莫论有这事没这事，只把女儿卧房迁在楼下，临卧时将他房门上落了锁，万无他虞。你我两口搬在他楼上去睡，看夜间

有何动静，便知就里。”潘用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到晚间吃晚饭时，潘用对寿儿道：“今后你在我房中睡罢，我老夫妇要在楼上做房了。”寿儿心中明白，不敢不依，只暗暗地叫苦。当夜互相更换。潘用把女儿房门锁了，对老婆道：“今夜有人上楼时，拿住了，只做贼论，结果了他，方出我这气。”把窗儿也不扣上，准候拿人。

不题潘用夫妻商议。且说陆五汉当夜寿儿叮嘱他且缓几时来，心上不悦，却也熬定了数晚，果然不去。过了十余日，忽一晚淫心荡漾，按捺不住，又想要与寿儿取乐。恐怕潘用来捉奸，身边带着一把杀猪的尖刀防备。出了大门，把门反锁好了，直到潘家门首，依前咳嗽。等候一回，楼上毫无动静，只道寿儿不听见，又咳嗽两声，更无音响，疑是寿儿睡着了。如此三四番，看看等至四鼓，事已不谐，只得回家，心中想道：“他见我好几夜不去，如何知道我今番在此？这也不要怪他。”到次夜又去，依原不见动静。等得不耐烦，心下早有三分忿怒。到第三夜，自己在家中吃个半酣，等到更阑，掬了一张梯子，直到潘家楼下。也不打暗号，一径上到楼窗边，把窗轻轻一拽，那窗呀的开了。五汉跳身入去，抽起梯子，闭上窗儿，摸至床上来。正是：

一念愿邀云雨梦，片时飞过凤凰楼。

却说潘用夫妻初到楼上这两夜，有心采听风声，不敢熟睡。一连十余夜，静悄悄地老鼠也不听得叫一声，心中已疑女儿没有此事，提防便懈怠了。事有偶然，恰好这一夜寿儿房门上的搭钮断了，下不得锁。潘婆道：“只把前后门锁断，房门上用个封条封记，这一夜料没甚事。”潘用依了他说话。

其夜老夫妻也用了几杯酒，带着酒兴，两口儿一头睡了，做了些不三不四没正经的生活，身子困倦，紧紧抱住睡熟。故此五汉上来，开闭窗榻，分毫不知。

且说五汉摸到床边，正要解衣就寝，却听得床上两个人在一头打鼾，心中大怒道：“怪道两夜咳嗽，他只做睡着不瞅睬我！原来这淫妇又勾搭上了别人，却假意措说父母盘问，教我且不要来，明明断绝我了！这般无恩淫妇，要他怎的！”身边取出尖刀，把手摸着二人颈项，轻轻透入，尖刀一勒，先将潘婆杀死。还怕咽喉未断，把刀在内三四卷，眼见不能活了。复刀转来，也将潘用杀死。揩抹了手上血污，将刀藏过。推开窗子，把梯儿坠下，跨出楼窗，把窗依旧闭好。轻轻溜将下来，担起梯子，飞奔回家去了。

且说寿儿自换了卧房，恐怕情人又来打暗号，露出马脚，放心不下。到早上不见父母说起，那一日方才放心。到十余日后，全然没事了。这一日睡醒了，守到已牌时分，还不见父母下楼，心中奇怪。晓得门上有封记，又不敢自开，只在房中声唤道：“爹妈起身罢！天色晏了，如何还睡？”叫唤多时，并不答应，只得开了房门，走上楼来。揭开帐子看时，但见满床流血，血泊里挺着两个尸首。寿儿惊倒在地，半晌方苏，抚床大哭，不知何人杀害。哭了一回，想道：“此事非同小可！若不报知邻里，必要累及自己。”即便取了钥匙，开门出来，却又怕羞，立在门内喊道：“列位高邻，不好了！我家爹妈不知被甚人杀死？乞与奴家作主！”连喊数声。

那些对门间壁，并街上过往的人听见，一齐拥进，把寿儿到挤在后边，都问道：“你爹妈睡在那里？”寿儿哭道：“昨

夜好好的上楼，今早门户不开。不知何人，把来双双杀死。”众人见说在楼上，都赶上楼。揭开帐子看时，老夫妻果然杀死在床。众人相看这楼，又临着街道，上面虽有楼窗，下面却是包檐墙，无处攀援上来。寿儿又说门户都是锁好的，适才方开，家中却又无别人。都道：“此事甚是跷蹊，不是当耍的！”即时报地方总甲来看了，同着四邻，引寿儿去报官。可怜寿儿从不曾出门，今日事在无奈，只得把包头齐眉兜了，锁上大门，随众人望杭州府来。那时哄动半个杭城，都传说这事。陆五汉已晓得杀错了，心中懊悔不及，失张失智，颠倒在家中寻闹。陆婆向来也晓得儿子些来踪去迹，今番杀人一事，定有干涉，只是不敢问他，却也怀着鬼胎，不敢出门。正是：

理直千人必往，心亏寸步难移。

且说众人来到杭州府前，正值太守坐堂，一齐进去禀道：“今有十官子巷潘用家，夜来门户未开，夫妻俱被杀死，同伊女寿儿特来禀知。”太守唤上寿儿问道：“你且细说父母那时睡的？睡在何处？”寿儿道：“昨夜黄昏时，吃了夜饭，把门户锁好，双双上楼睡的。今早已牌时分，不见起身。上楼看时，已杀在被中。楼上窗榻依旧关闭，下边门户一毫不动，封锁依然。”太守又问道：“可曾失甚东西？”寿儿道：“件件俱在。”太守道：“岂有门户不开，却杀了人？东西又一件不失。事有可疑。”想了一想，又问道：“你家中还有何人？”寿儿道：“止有嫡亲三口，并无别人。”太守道：“你父亲平昔可有仇家么？”寿儿道：“并没有甚仇家。”太守道：“这事却也作怪。”沉吟了半晌，心中忽然明白，教寿儿抬起头来，见包头盖着

半面。太守令左右揭开看时，生得非常艳丽。太守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寿儿道：“十七岁了。”太守道：“可曾许配人家么？”寿儿低低道：“未曾。”太守道：“你的睡处在那里？”寿儿道：“睡在楼下。”太守道：“怎么你到住在下边，父母反居楼上？”寿儿道：“一向是奴睡在楼上，半月前换下来的。”太守道：“为甚换了下来？”寿儿对答不来，道：“不知爹妈为甚要换。”太守喝道：“这父母是你杀的！”寿儿着了急，哭道：“爷爷，生身父母，奴家敢做这事！”太守道：“我晓得不是你杀的，一定是你心上人杀的，快些说他名字上来！”寿儿听说，心中慌张，赖道：“奴家足迹不出中门，那有此等勾当！若有时，邻里一定晓得。爷爷问邻里，便知奴家平昔为人了。”太守笑道：“杀了人，邻里尚不晓得，这等事邻里如何晓得？此是明明你与奸夫往来，父母知觉了，故此半月前换你下边去睡，绝了奸夫的门路。他便忿怒杀了。不然，为甚换你在楼下去睡？”

俗语道：“贼人心虚。”寿儿被太守句句道着心事，不觉面上一回红，一回白，口内如吃子一般，半个字也说不清洁。太守见他这个光景，一发是了，喝教左右撈起。那些皂隶飞奔上前，扯出寿儿手来，如玉相似，那禁得恁般苦楚。撈子才套得指头上，疼痛难忍，即忙招道：“爷爷，有，有，有个奸夫！”太守道：“叫甚名字？”寿儿道：“叫做张荃。”太守道：“他怎么样上你楼来？”寿儿道：“每夜等我爹妈睡着，他在楼下咳嗽为号。奴家把布接长，系一头在柱上垂下，他从布上攀引上楼。未到天明，即便下去。如此往来，约有半年。爹妈有些知觉，几次将奴盘问，被奴赖过。奴家嘱付张荃，今

后莫来，省得出丑。张荃应允而去。自此爹妈把奴换在楼下来睡，又将门户尽皆下锁。奴家也要隐恶扬善，情愿住在下边，与他断绝。只此便是实情。其爹妈被杀，委果不知情由。”太守见他招了，喝教放了拶子，起签差四个皂隶速拿张荃来审。那四个皂隶，飞也似去了。这是：

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且说张荃自从与陆婆在酒店中别后，即到一妓家住了三夜。回家知陆婆来寻过两遍，急去回信时，陆婆因儿子把话吓住，且又没了鞋子，假意说道：“鞋子是寿姐收了，教多多拜上，如今他父亲利害，门户紧急，无处可入。再过几时，父亲即要出去，约有半年方才回来。待他起身后，那时可放胆来会。”张荃只道是真话，不时探问消息。落后又见寿儿几遭，相对微笑。两下都是错认。寿儿认做夜间来的即是此人，故见了喜笑。张荃认做要调戏他上手，时常现在他眼前卖俏。日复一日，并无确信。张荃渐渐忆想成病，在家服药调治。

那日正在书房中闷坐，只见家人来说，有四个公差在外面，问大爷什么说话。张荃见说，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除非妓弟家什么事故？”不免出厅相见，问其来意。公差答道：“想是为什么钱粮里役事情，到彼自知。”张荃便放下了心，讨件衣服换了，又打发些钱钞，随着皂隶望府中而来。后面许多家人跟着。一路有人传说潘寿儿同奸夫杀了爹妈。张荃听了，甚是惊骇。心下想道：“这丫头弄出恁样事来？早是我不曾与他成就！原来也是个不成才的烂货！险些把我也缠在是非之中。”

不一时，来到公厅。太守举目观看张荃，却是个标致少

年，不像个杀人凶徒，心下有些疑惑，乃问道：“张荃，你如何奸骗了潘用女儿，又将他夫妻杀死？”那张荃乃风流子弟，只晓得三瓦两舍，行奸卖俏，是他的本等，何曾看见官府的威严。一拿到时，已是胆战心惊，如今听说把潘寿儿杀人的事，坐在他身上，就是青天里打下一个霹雳，吓得半个字也说不出，挣了半日，方才道：“小人与潘寿儿虽然有意，却未曾成奸。莫说杀他父母，就是楼上从不曾到。”太守喝道：“潘寿儿已招与你通奸半年，如何尚敢抵赖！”张荃对潘寿儿道：“我何尝与你成奸，却来害我？”起初潘寿儿还道不是张荃所杀，这时见他认奸情，连杀人事到疑心是真了，一口咬住，哭哭啼啼。张荃分辩不清。太守喝教夹起来。只听得两傍皂隶一声吆喝，蜂拥上前，扯脚拽腿。

可怜张荃从小在绫罗堆里滚大的，就捱着线结也还过不去，如何受得这等刑罚。夹棍刚套上脚，就杀猪般喊叫，连连叩头道：“小人愿招。”太守教放了夹棍，快写供状上来。张荃只是啼哭道：“我并不知情，却教我写甚么来！”又向潘寿儿说道：“你不知被那个奸骗了，却扯我抵当！如今也不消说起，但凭你怎么样说来，我只依你的口招承便了。”潘寿儿道：“你自作自受，怕你不招承！难道你不曾在楼下调戏我？你不曾把汗巾丢上来与我？你不曾接受我的合色鞋？”张荃道：“这都是了，只是我没有上楼与你相处。”太守喝道：“一事真，百事真。还要多说！快快供招！”张荃低头。只听潘寿儿说一句，便写一句，轻轻里把个死罪认在身上。画供已毕，呈与太守看了，将张荃问实斩罪。寿儿虽不知情，因奸伤害父母，亦拟斩罪。各责三十，上了长板。张荃押付死囚牢里，潘寿

自入女监收管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张荃幸喜皂隶们知他是有钞主儿，还打个出头棒子，不致十分伤损。来到牢里叫屈连声，无门可诉。这些狱卒分明是挑一担银子进监，那个不欢喜，那个不把他奉承？都来问道：“张大爷，你怎么做恁般勾当？”张荃道：“列位大哥，不瞒你说，当初其实与那潘寿姐曾见过一面。两下虽然有意，却从不曾与他一会。不知被甚人骗了，却把我来顶缸！你道我这样一个人，可是个杀人的么？”众人道：“既如此，适才你怎么就招了？”张荃道：“我这瘦怯怯的身子可是熬得刑的么？况且新病了数日，刚刚起来，正是雪上加霜一般。若招了，还活得几日；若不招，这条性命今夜就要送了。这也是前世冤业，不消说起。但潘寿姐适才说话，历历有据，其中必有缘故。我如今愿送十两银子与列位买杯酒吃，引我去与潘寿姐一见，细细问明这事，我死亦瞑目。”内中一个狱卒头儿道：“张大爷要看见潘寿儿也不难，只是十两太少。”张荃道：“再加五两罢。”禁子头道：“我们人众，分不来，极少也得二十两。”

张荃依允。两个禁子扶着两腋，直到女监栅门外。潘寿儿正在里面啼哭。狱卒扶他到栅门口，见了张荃，便一头哭，一头骂道：“你这无恩无义的贼！我一时迷惑，被你奸骗，有甚亏了你，下这样毒手，杀我爹妈，害我性命！”张荃道：“你且不要嚷，如今待我细细说与你详察：起初见你时，多承顾盼留心，彼此有心。以后月夜我将汗巾赠你，你将合色鞋来酬我。我因无由相会，打听卖花的陆婆在你家走动。先送他十两银子，将那鞋儿来讨信，他来回说：鞋便你收了，只

因父亲利害，门户紧急，目下要出去几个月。待起身后，即来相约。是从那日为始，朝三暮四，约了无数日子，已及半年，并无实耗。及至有时见你，却又微笑。教我日夜牵挂，成了思忆之病，在家服药，何尝到你楼上，却来诬害我至此地位！”寿儿哭道：“负心贼！你还要赖哩！那日你教陆婆将鞋来约会了，定下计策，教我等爹妈睡着，听下边咳嗽为号，把布接长，垂下来与你为梯。到次夜，你果然在下边咳嗽。我依法用布引你上楼，你出鞋为信。此后每夜必来。不想爹妈有些知觉，将我盘问几次。我对你说：此后且莫来，恐防事露，大家坏了名声。等爹妈不提防了，再图相会。那知你这狠心贼，就衔恨我爹妈。昨夜不知怎生上楼，把来杀了。如今到还抵赖，连前面的事，都不肯承认！”

张荃想了一想道：“既是我与你相处半年，那形体声音，料必识熟。你且细细审视，可不差么？”众人道：“张大爷这话说得极是。若果然不差，你也须不是人了。不要说问斩罪，就问凌迟也不为过。”寿儿见说，踌躇了半晌，又睁目把他细细观看。张荃连问道：“是不是？快些说出，不要迟疑。”寿儿道：“声音甚是不同，身子也觉大似你。向来都是黑暗中，不能详察。止记得你左腰间有个疮痕肿起，大如铜钱。只这个便是色认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个一发容易明白。张大爷，你且脱下衣来看，若果然没有，明日禀知太爷，我众人为证，出你罪名。”于是张荃满心欢喜道：“多谢列位。”连忙把衣服褪下。众人看时，遍身如玉，腰间那有疮痕？寿儿看了，哑口无言。张荃道：“小娘子，如今可知不是我么？”众人道：“不消说了，这便真正冤枉。明日与你禀官。”当下依旧扶到一个

房头，住了一宵。

明早，太守升堂，众禁子跪下，将昨夜张荃与潘寿儿面证之事，一一禀知。太守大惊，即便吊出二人覆审，先唤张荃上去，从头至尾，细诉一遍。太守道：“你那只鞋儿付与陆婆去后，不曾还你？”张荃道：“正是。”又唤寿儿上去。寿儿也把前后事，又细细呈说。太守道：“那鞋儿果是原与陆婆拿去，明晚张荃到楼，付你的么？”寿儿道：“正是。”太守点头道：“这等，是陆婆卖了张荃，将鞋另与别人冒名奸骗你了。”即便差人去拿那婆子。不多时，婆子拿到。太守先打四十，然后问道：“当初张荃央你与潘寿儿通信，既约了明晚相会，你如何又哄张荃不教他去，却把鞋儿与别人冒名去奸骗？从实说来，饶你性命！若半句虚了，登时敲死。”那婆子被这四十打得皮开肉绽，那敢半字虚妄。把那卖花为由，定策期约，连寻张荃不遇，回来帮儿子杀猪，落掉鞋子，并儿子恐吓说话，已后张荃来讨信，因无了鞋子，含糊哄他等情，一一细诉。其奸骗杀人情由，却不晓得。

太守见说话与二人相合，已知是陆五汉所为，即又差人将五汉拿到。太守问道：“陆五汉，你奸骗了良家女子，却又杀他父母，有何理说！”陆五汉赖道：“爷爷，小人是市井愚民，那有此事！这是张荃央小人母亲做脚，奸了潘家女儿，杀了他父母，怎推到小人身上！”寿儿不等他说完，便喊道：“奸骗奴家的声音，正是那人！爷爷止验他左腰可有肿起疮痕，便知真假！”太守即教皂隶剥下衣服看时，左腰间果有疮痕肿起。陆五汉方才口软，连称情愿偿命，把前后奸骗误杀潘用夫妻等情，一一供出。太守喝打六十，问成斩罪，追出行凶

尖刀上库。寿儿依先原拟斩罪。陆婆说诱良家女子，依律问徒。张荇不合希图奸骗，虽未成奸，实为祸本，亦问徒罪，召保纳赎。当堂一一判定罪名，备文书申报上司。那潘寿儿思想：“却被陈五汉奸骗，父母为我而死，出乖露丑！”懊悔不及，无颜再活，立起身来，望丹墀阶沿青石上一头撞去，脑浆迸出，顷刻死于非命。

可怜慕色如花女，化作含冤带血魂。

太守见寿儿撞死，心中不忍，喝教把陆五汉再加四十，凑成一百，下在死囚牢里，听候文书转日，秋后处决。又拘邻里，将寿儿尸骸抬出，把潘用房产家私尽皆变卖，备棺盛殓三尸，买地埋葬。余银入官上库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张荇见寿儿触阶而死，心下十分可怜，想道：“皆因为我，致他父子丧身亡家。”回至家中，将银两酬谢了公差狱卒等辈，又纳了徒罪赎银，调养好了身子，到僧房道院礼经忏超度潘寿儿父子三人。自己吃了长斋，立誓再不奸淫人家妇女，连花柳之地也绝足不行。在家清闲自在，直至七十而终。时人有诗叹云：

赌近盗兮奸近杀，古人说话不曾差。

奸赌两般得不染，太平无事做人家。

第十七卷 张孝基陈留认舅

士子攻书农种田。工商勤苦挣家园。

世人切莫闲游荡，游荡从来误少年。

尝闻得老郎们传说，当初有个贵人，官拜尚书，家财万贯，生得有五个儿子。只教长子读书，以下四子农工商贾，各执一艺。那四子心下不悦，却不知甚么缘故，央人问老尚书：“四位公子何故都不教他习儒？况且农工商贾劳苦营生，非上人之所为。府上富贵安享有余，何故舍逸就劳，弃甘即苦？只恐四位公子不能习惯。”老尚书呵呵大笑，叠着两指，说出一篇长话来，道是：

世人尽道读书好，只恐读书读不了。读书个个望公卿，几人能向金阶跑？郎不郎时秀不秀，长衣一领遮前后。畏寒畏暑畏风波，养成娇怯难生受。算来事事不如人，气硬心高妄自尊。稼穡不知贪逸乐，那知逸乐会亡身。农工商贾虽然贱，各务营生不辞倦。从来劳苦皆习成，习成劳苦筋力健。春风得力总繁华，不论桃花与菜花。自古成人不自在，若贪安享岂成家？老夫富贵虽然爱，戏场纱帽轮流戴。子孙失势被人欺，不如及早均平派。一脉书香付长房，

诸儿恰好四民良。暖衣饱食非容易，常把勤劳答上苍。

老尚书这篇话，至今流传人间，人多服其高论。为何的？多有富贵子弟，担了个读书的虚名，不去务本营生，戴顶角巾，穿领长衣，自以为上等之人，习成一身轻薄，稼穡艰难，全然不知。到知识渐开，恋酒迷花，无所不至。甚者破家荡产，有上稍时没下稍。所以古人云：五谷不熟，不如萁稗；贪却賒钱，失却见在。这叫做：

受用须从勤苦得，淫奢必定祸灾生。

说这汉末时，许昌有一巨富之家，其人姓过名善，真个田连阡陌，牛马成群，庄房屋舍，几十余处，童仆厮养，不计其数。他虽然是个富翁，一生省俭做家，从没有穿一件新鲜衣服，吃一味可口东西；也不晓得花朝月夕，同个朋友到胜景处游玩一番；也不曾四时八节，备个筵席，会一会亲族，请一请乡党。终日缩在家中，皱着两个眉头，吃这碗枯茶淡饭。一把匙钥，紧紧挂在身边，丝毫东西，都要亲手出放。房中卓上，更无别物，单单一个算盘，几本账簿。身子恰像生铁铸就，熟铜打成，长生不死一般，日夜思算，得一望十，得十望百，堆积上去，分文不舍得妄费。正是：

世无百岁人，枉作千年调。

那过善年纪五十余外，合家称做太公。妈妈已故，止有儿女二人。儿子过迁，已聘下方长者之女为媳。女儿淑女，尚未议姻。过善见儿子人材出众，性质聪明，立心要他读书，却又吝啬，不肯延师在家，送到一个亲戚人家附学。谁知过老

本是个看财童子，儿子却是个败家五道，平昔有几件毛病：见了书本，就如冤家；遇着妇人，便是性命。喜的是吃酒，爱的是赌钱。蹴踘打弹，卖弄风流；放鹞擎鹰，争夸豪侠。耍拳走马骨头轻，使棒轮枪心窍痒。自古道：“物以类聚。”过迂性喜游荡，就有一班浮浪子弟引诱打合。这时还惧怕父亲，早上去了，至晚而归。过善一心单在钱财上做工夫的人，每日见儿子早出晚入，只道是在学里，那个去查考。况且过迂把钱买嘱了送饭的小厮，日逐照旧送饭，到半路上作成他饱啖，归来瞒得铁桶相似。过善何繇得知。过迂在先生面前，只说家中有事，不得工夫。过几日间，或去点个卯儿，又时常将些小东西孝顺。那先生一来见他不像个读书之人，二来见他老官儿也不像认真要儿读书的，三来又贪着些小利，总然有些知觉，也装聋作哑，只当不知，不去拘管他。所以过迂得恣意无藉，家中毫不知觉。

常言说得好：“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”不想方长者晓得了，差人上覆过善。过善不信，想道：“若在外恁般游荡，也得好些银子使费，他却从何而来？况且小厮日日送饭到学，并不说起不在，那有这事！”又想道：“方亲家是个真诚之人，必是有因，方才来说，不可不信。”便唤送饭的小厮来回道：“小官人日日不在学里，你把饭都与那个吃了？”这小厮是个教熟獠，便道：“呀！小官人无一日不在学里，那个却掉这样大谎？”过善只道小厮家是实话，更不再问。到晚间过迂回来，这小厮先把信儿透与知道。到了房中，过善问道：“你如何不在学里读书，每日在外游荡？”过迂道：“这是那个说？快叫来，打他几个耳聒子，戒他下次不许说谎！我那一日不在

学里？造这话来谤我！”过善一来是爱子，二来料他没银使费，况说话与小厮一般，遂信以为实然，更不题起。正是：

因无背后眼，只当耳边风。

过了几日，方长者又教人来说：“太公如何不拘管小官人到学里读书，仍旧纵容在外狂放？”过善道：“不信有这等事！”即教人在学里去问，看他今日可在。家人到学看时，果然不见个影儿。问那先生时，答道：“他说家中有事，好几日不到学了。”家人急忙归家，回覆了过善。过善大怒道：“这畜生元来恁地！”即将送饭小厮拷打起来。这小厮吃打不过，说道：“小官人每日不知在何处顽耍，果然不到学中，再三教我瞒着太公。”过善听说，气得手足俱战，恨不得此时那不肖子就立在眼前，一棒敲死，方泄其忿。却得淑女在傍解劝。捱到晚间，过迁回家，老儿满肚子气，已自平下了一半，才骂得一句：“畜生！你在外胡为，瞒得我好！”淑女就接口道：“哥哥，你这几日在那里顽耍？气坏了爹爹！还不跪着告罪？”过迁真个就跪下去，扯个谎道：“孩儿一向在学攻书。这三两日因同学朋友家中赛神做会，邀孩儿去看，诚恐爹爹嗔责，分付小厮莫说。望爹爹恕孩儿则个！”淑女道：“爹爹息怒，哥哥从今读书便了。”过善被他一片谎言瞒过，又信以为实。当下骂了一场，关他在家中看书，不放出门。

隔了两日，有人把几百亩田卖与过善，议定价钱，做下文书，到后房一只箱内去取银子，开箱看时，吃了一惊：那箱内约有二千余金，已去其大半。原来过迁晓得有银在内，私下配个匙钥，夜间俟父亲妹子睡着，便起来悄悄打开，偷去花费。陆续取溜了，他也不知用过多少。当下过善叫屈连天。

淑女听得，急忙来问，见说没了银子，便道：“这也奇怪，在此间的东西，如何失了？爹莫不记错了，没有这许多？”过善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原来这畜生偷我的银子在外花费。”即忙寻了一条棒子，唤过迂到来。此时银子为重，把怜爱之情阁过一边。不由分说，扯过来一顿棍棒，只打得满地乱滚。淑女负命解劝，将过善拉过一边，扯住了棒儿。过善喝道：“畜生！你怎样偷的？在那处花费？实说出来，还有个商量。若一句支吾，定然活活打死！”过迂打急了，只得一一直说，连那匙钥在褌带上解将下来。气得过善双脚乱跳道：“留你这畜生，总是不肖之子，被人耻笑！不如早死，到得干净。”又要来打。

那时阖家男女都来下跪讨饶。过善讨条链子，锁在一间空房里去，连这田也不买了，气倒在一个壁角边坐地。这老儿虽是一时气不过，把儿子痛打一顿，却又十分肉疼，想道：“看他这模样儿，也不像落莫的，谁道到是个败子！怎地使他回心转意便好？”心下踌躇，无计可施。淑女劝道：“爹爹，事已至此，气亦无益。只因哥哥年纪幼小，被人诱引，以致如此。今后但在家中读书，不要放他出门，远着这班人，他的念头自然息了。”众家人也劝道：“太公关锁小官人，也不是长法。如今年已长大，何不与他完了婚事？有娘子绊住身子，料必不想到外边游荡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过善见说，深以为然。两三日后，放其锁禁，又将好言教诲。过迂受了这场打骂，勉强住在家中，不敢出门。

半月之后，过善择了吉日，叫媒人往方家去说，要娶媳妇过门。方长者也是大富之家，妆奁久已完备，一诺无辞。到

了吉期，迎娶来家。那过善素性俭朴，诸事减省，草草而已。且说过迁初婚时，见浑家面貌美丽，妆奁富盛，真个日日住在家中，横竖成双，全不想到外边游荡。过善见儿子如此，甚是欢喜。过了几时，方氏归宁回去。过迁在家无聊，三不知闪出去寻着旧日这班子弟，到各处顽耍。只是手中没有钱钞使费，不能恣意。想起浑家箱笼中必然有物，将出旧日手段，逐一捩开搜寻去撒漫。使得手滑了，连衣饰都把来弄得罄尽。不一日，浑家归来，见箱笼俱空，叫苦不迭，盘问过迁时，只推不知。夫妻反目起来。

过善闻知，气得手足麻冷，唤出儿子来，一把头发揪翻，乱踢乱打。这番连淑女也劝解不住了。过善喝道：“只道你这畜生改悔前非，尚有成人之日。不想原复如是，我还有甚指望！不如速死，留我老性命再活几日！”见旁边有个棒槌，便抢在手，劈头就打。吓得淑儿魂不附体，双手扳住臂膊哭道：“爹爹，别件打犹可，这东西断然使不得的！”方氏见势头利害，心中惧怕，说道：“公公请息怒，媳妇没不多几件东西，不为大事。”过善方才放手。淑女劝父亲到房中坐下，告道：“爹爹只有一子，怎生如此毒打？万一失手打坏，后来倚靠何人？”过善道：“这畜生到底不成人的了！还指望倚靠着他？打死了也省得被人谈耻。”淑女道：“自古道：‘败子回头便作家。’哥哥方才少年，那见得一世如此！不争今日一时之怒，一下打死，后来思想，悔之何及！”过善被女儿苦劝一番，怒气少息，欲要访问同游这班人告官惩治，又怕反用银子，只得忍耐。自此之后，过迁日日躲在房里，不敢出门，连父亲面也不敢见。

常言道：“偷食猫儿性不改。”他在外边放荡惯了，看着家中，犹如牢狱一般，那里坐立得住。过了月余，瞒着父亲，悄悄却又出去。浑家再三苦谏，全不作准。欲要向过善说知，又见打得利害，不敢开口，只得到与他隐瞒。过迁此时身边并无财物，寡闯了几日，甚觉没趣。料道家中，决然无处出豁，私下将田产央人四处抵借银子，日夜在花街柳巷，酒馆赌坊迷恋，不想回家。方氏察听得实，恐怕在外学出些不好事来，只得告知过善。过善大惊道：“我只道这畜生还躲在房里，元来又出去了！”埋怨方氏道：“娘子，这畜生初出去时，何不就说，直至今日方言？”方氏道：“因见公公打得利害，故不敢说。”过善道：“这样不肖子，打死罢了，要他何用！”当下便差人四下寻觅。淑儿姑嫂二人，反替他担着愁担子，将棍棒之类，预先都藏过了。早有人报知过迁。过迁量得此番归家，必然锁禁，不能出来，索性莫归罢，遂请着妓者藏在闲汉人家取乐。觉道有人晓得，即又换场。一连在外四五个月。这些家人们虽然知得些风声，那个敢与小主人做冤家！只推没处寻觅。过善愈加气恼，写一纸忤逆状子，告在县里。却得闲汉们替过迁衙门上下使费，也不上紧拿人。

常言道：“水平不波，人平不言。”这班闲汉替过迁衙门打点使钱，亦是有所利而为之。若是得利均分，到也和其光而同其尘了。因有手迟脚慢的，眼看别人赚钱，心中不忿，却去过老面前搬嘴，说：“令郎与某人某人往来，怎样嫖赌，将田产与某处抵银多少，算来共借有三千银子。”把那老儿吓得面如土色，想道：“畜生恁般大胆，如此花费，能消几时！再过一二年，连我身子也是别人的了。”问道：“如今这畜生在

那里？”其人道：“见在东门外三里桥北堍下老王三家。他前门是不开的，进了小巷，中间有个小小竹园，便是他后门。内有茅亭三间，此乃令郎安顿之所。”

过善得了下落，唤了五六个家人跟随，一径出东门，到三里桥，分付众人，在桥下伺候：“莫要惊走了那畜生。待我唤你们时，便一齐上前。”也是这日合当有事，过迁恰好和一个朋友说话，不觉送出园门，作别过了，方欲转身，忽听得背后吆喝一声：“畜生那里走？”过迁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父亲，唬得双脚俱软，寸步也移不动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过善赶上一步，不由分说，在地下拣起一块大石块，口里恨着一声，照过迁顶门擘将去，咕刺一声响，只道这畜生今番性命休矣。正是：

地府忽增不肖鬼，人间已少败家精。

这一声，只道打碎天灵盖了。不想过迁后生眼快，见父亲来得凶恶，刚打下时，就傍边一闪。那石块恰恰中在侧边一堆乱砖上，打得砖头乱滚下来。过迁望着巷口便跑。不想去得力猛，反把过善冲倒。过善爬起身来，一头赶，一头喊道：“杀爹的逆贼走了！快些拿住！”众家人听得家长声唤，都走拢来看时，过迁已自去得好远。过善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叫快赶，赶着的有赏。众人领命，分头追赶小官人。过善独自个气忿忿地坐在桥上，约有两个时辰，不见回报。天色将晚，只得忍着气，一步步捱到家里。淑女见父亲余怒未息，已猜着八九，上前问其缘故。过善细细告说如此如此。淑女含泪劝道：“爹爹年过五旬，又无七男八女，只有这点骨血。总虽不肖，但可教诲，何忍下此毒手！适来幸喜他躲闪得快，

不致伤身。倘有失错，岂不覆宗绝祀！爹爹，今后断不可如此！”过善咬牙切齿恨道：“我便为无祀之鬼也罢！这畜生定然饶他不得！”

不题淑女苦劝父亲，且说过迁得了性命，不论高低，只望小路乱跑。正行间，背后二人飞也似赶来，一把扯住，定要小官人同回。你道这二人是谁？乃过善家里义仆小三、小四兄弟。两个领着老主之命，做一路儿追赶小官人。恰好在此遇见。过迁摔脱不开，心中忿怒，提起拳头，照着小四心窝里便打。小四着了拳，只叫得一声“阿呀”！仰后便倒，更不做声。小三见兄弟跌闷在地，只道死了，高声叫起屈来，扭住小官人死也不放。事到其间，过迁也没有主意。“左右是个左右，不是他，便是我，一发并了命罢。”捏起两个拳头，没头没脑，乱打将来。他曾学个拳法，颇有些手脚。小三如何招架得住，只得放他走了。回身看小四时，已自苏醒。小三扶他起来，就近处讨些汤水，与他吃了。两个一同回家，报与家主。别个家人赶不着的，也都回了。过善只是叹气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过迁一头走，一头想：“父亲不怀好意了。见今县里告下忤逆，如今又打死小四，罪上加罪。这条性命休矣！称身边还存得三四两银子，可做盘缠，且往远外逃命，再作区处。”算计已定，连夜奔走。正是：

忙忙如丧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

过迁去有半年，杳无音信，里中传为已死。这些帮闲的要自脱干系，撺掇债主，教人来过家取讨银子，若不还银，要收田产。那债主都是有势有力之家，过善不敢冲撞，只得缓

词谢之。回得一家去时，接脚又是一家来说。门上络绎不绝，都是讨债之人。过善索性不出来相见。各家见不应承，齐告在县里。差人拘来审问。县令看了文契，对过善道：“这都是你儿子借的，须赖不得！”过善道：“逆子不遵教诲，被这班小人引诱为非，将家业荡费殆尽，向告在台，逃遁于外，未蒙审结。所存些少，止勾小人送终之用，岂可复与逆子还债！况子债亦无父还之理。”县令笑道：“汝尚不肯与子还债，外人怎肯把银与汝子白用！且引诱汝子者，决非放债之人，如何赖得？总之，汝子不肖，莫怪别人。但父在子不得自专，各家贪图重利，与败子私自立券，其心亦是不良。今照契偿还本银，利钱勿论。银完之日，原契当堂销毁。居中人重责问罪。”过善被官府断了，怎敢不依，只得逐一清楚，心中愈加痛恨。到以儿子死在他乡为乐，全无思念之意。正是：

种田不熟不如荒，养儿不肖不如无。

话休烦絮。且说过善女儿淑女，天性孝友，相貌端庄，长成一十八岁，尚未许人。你道恁样大富人家，为甚如此年纪犹未议婚？过善只因是个爱女，要觅个喑嚙女婿为配，所以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拣择了多少子弟，没个中意的，蹉跎至今。又因儿子不肖，越把女儿值钱，要择个出人头地的，赘入家来，付托家事，故此愈难其配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过善邻近有一人，姓张名仁，世代耕读，家颇富饶。夫妻两口，单生一子，取名孝基，生得相貌魁梧，人物济楚，深通今古，广读诗书。年方二十，未曾婚配。张仁正央媒人寻亲，恰好说至过家。过善已曾看见孝基这个丰仪，却又门当户对，心中大喜，道：“得此子为婿，我女终身

有托矣！”张仁是个独子，本不舍得赘出。因过善央媒再三来说，又闻其女甚贤，故此允了。少不得问名纳彩，奠雁传书，赘入过家。孝基虽然赘在过家，每日早晚省视父母，并无少怠。夫妻相待，犹如宾客，敬重过善，同于父母。又且为人谦厚，待人接物，一团和气，上下之人，无不悦服。过善爱之如子。凡有疑难事体，托他支理，看其材干。孝基条分理析，井井有方。过善因此愈加欢喜。只有方氏在房，思想丈夫，不知在于何处，并无消耗，未知死活存亡，日夜悲伤不已。

光阴如箭，张孝基在过家不觉又是二年有余。过善忽然染病，求神罔效，用药无功。方氏姑嫂二人，昼夜侍奉汤药。孝基居在外厢，综理诸事。那老儿渐渐危笃，自料不起，分付女儿治酒，遍请邻里亲戚到家，嘱付道：“列位高亲在上。老汉托赖天地祖宗，挣得这些薄产，指望传诸子孙，世守其业。不幸命薄，生此不肖逆贼，破费许多。向已潜遁在外，未知死生。幸尔尚有一女，婚配得人，聊慰老景。不想今得重疾，不久谢世。故特请列位到来，做个证明，将所有财产，尽传付女夫，接续我家宗祀。久已写下遗嘱，烦列位各署个花押。倘或逆子犹在，探我亡后，回家争执，竟将此告送官司，官府自然明白。”遂于枕边摸出遗嘱，教家人递与众人观看。

此时众人疑是张孝基见识，尚未开言，只见张孝基说道：“多蒙岳父大恩。但岳父现有子在，万无财产反归外姓之理。以小婿愚见，当差人四面访觅大舅回来，将家业付之，以全父子之情，小婿夫妻自当归宗。设或大舅身已不幸，尚有舅嫂守节，当交与掌管，然后访族中之子，立为后嗣。此乃正

理。若是小婿承受，外人必有逐子爱婿之谤。鸠僭鹊巢，小婿亦被人谈论。这决不敢奉命。”淑女也道：“哥哥只因惧怕爹爹责罚，故躲避在外，料必无恙。丈夫乃外姓之人，岂敢承受。”

众人见他夫妻说话出于至诚，遂齐声说道：“今婿令爱之言，亦似有理。且待寻访小官人，一年半载，待有的信，再作区处。”过善道：“小婿之言，不是爱我，乃是害我。”众人道：“如何是害太公？”过善道：“老汉一生辛苦，挣得这些家事，逆子视之犹如粪土，不上半年，破散四千余金。如此挥霍，便铜斗家计，指日可尽。财产既尽，必至变卖茆墓。那时不惟老汉不能入土，恐祖宗在土之骨，反暴弃荒野矣。”孝基又道：“大舅昔因年幼，为匪人诱惑所致。今已年长，又有某辈好言劝喻，料必改过自新，决不至此。”过善道：“未必，未必！有我在日，严加责罚，尚不改悛。我死之后，又何人得而禁之！”众人都道：“依着我们愚见，不若均分了，两全其美。令郎回时，也没得话说。”过善只是不许。孝基夫妇再三苦辞，过善大怒道：“汝亦效逆子要殴死我么？”众人见他发恶，乃对孝基道：“令岳执意如此，不必辞了。”遂将遗嘱各写了花押，递与过老。淑女又道：“爹爹家财尽付与我夫妇，嫂嫂当置于何地？”过善道：“我已料理在此，不消你虑。”将遗嘱付过孝基，孝基夫妇泣拜而受。

过善又摸出二纸捏在手中，请过方长者近前，说道：“逆子不肖，致令爱失其所天，老汉心实不安。但耽误在此，终为不了。老汉已写一执照于此，付与令爱。老汉亡后，烦亲家引回，另选良配。万一逆子回来有言，执此赴官诉理。外

有田百亩，以偿逆子所费妆奁。”道罢，将二纸递与。方长者也不来接，答道：“小女既归令郎，乃亲家家事，已与老夫无干。况寒门从无二嫁之女，非老夫所愿闻，亲家请勿开口。”道罢，往外就走。孝基苦留不住。

过善呼媳妇出来说知，方氏大哭道：“妾闻妇人之义，从一而终。夫死而嫁，志者耻为。何况妾夫尚在，岂可为此狗彘之事！”过善又道：“逆子总在，这等不肖，守之何益！”方氏道：“妾夫虽不肖，妾志不可改。必欲夺妾之志，有死而已。”过善道：“你有此志气，固是好事。但我亡后，家产已付女夫掌管。你居于此，须不稳便。”淑女道：“爹爹，嫂嫂既肯守节，家业自然该他承受。孩儿归于夫家，才是正理。”方氏道：“姑娘，我又无子嗣，要这些家财何用！公公既有田百亩与我，当归母家，以贍此生。即丈夫回家，亦可度日。”众人齐声称好。过善道：“媳妇，你与过门争气，这百亩田尚少，再增田二百亩，银子二百两，与你终身受用。”方氏含泪拜谢。分拨已定，过善教女婿留亲戚邻里于堂中饮酒，至晚方散。

那过善本来病势已有八九分了，却又勉强料理这事。喉长气短，费舌劳唇，劳碌这半日，到晚上愈加沉重。女儿、媳妇守在床边，啼啼哭哭。张孝基备办后事，早已停当。又过数日，呜呼哀哉！正是：

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

女儿媳妇都哭得昏迷几次。张孝基也十分哀痛。衣衾棺槨，极其华美。七十之中，开丧受吊，延请僧道，修做好事，以资冥福。择选吉日，葬于祖茔。每事务从丰厚。殡葬之后，方氏收拾，归于母家。姑嫂不忍分舍，大哭而别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张孝基将丈人所遗家产钱财米谷，一一登记账簿，又差人各处访问过迁，并无踪影。时光似箭，岁月如流，倏忽便过五年。那时张孝基生下两个儿子，门首添个解当铺儿，用个主管，总其出入。家事比过善手内，又增几倍。

话休烦絮。一日张孝基有事来到陈留郡中，借个寓所住下。偶同家人到各处游玩。末后来至市上，只见个有病乞丐，坐在一人家檐下。那人家驱逐他起身。张孝基心中不忍，教家人朱信舍与他几个钱钞。那朱信原是过家老仆，极会鉴貌辨色，随机应变，是个伶俐人儿。当下取钱递与这乞丐，把眼观看，吃了一惊，急忙赶来，对张孝基说道：“官人向来寻访小官人下落。适来丐者，面貌好生厮像。”张孝基便定了脚，分付道：“你再去细看。若果是他，必然认得你。且莫说我是你家女婿，太公产业都归于我。只说家已破散，我乃是你新主人，看他如何对答，然后你便引他来相见，我自有处。”

朱信得了言语，复身转去，见他正低着头，把钱系在一根衣带上，藏入腰里。朱信仔细一看，更无疑惑。那丐者起先舍钱与他时，其心全在钱上，那个来看舍钱的是谁。这次朱信去看时，他已把钱藏过，也举起眼来，认得是自家家人，不觉失声叫道：“朱信，你同谁在这里？”朱信便道：“小官人，你如何流落至此？”过迁泣道：“自从那日逃奔出门，欲要央人来劝解爹爹，不想路上恰遇着小三、小四兄弟两个拦阻住了，务要拖我回家。我想爹爹正在盛怒之时，这番若回，性命决然难活。匆忙之际，一拳打去，不意小四跌倒便死。心中害怕，连夜逃命，奔了几日，方到这里。在客店中歇了几时，把身边银两吃尽，被他赶将出来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求乞

度命。日夜思家，没处讨个信息，天幸今日遇你。可实对我说，那日小四死了，爹爹有何话说？”朱信道：“小四当时醒了转来，不曾得死。太公已去世五年矣。”

过迂见说父亲已死，叫声：“苦也！”望下便倒。朱信上前扶起，喉中哽咽，哭不出声。呜呜了好一回，方才放声大哭道：“我指望回家，央人求告收留，依原父子相聚，谁想已不在了！”悲声惨切，朱信亦不觉堕泪。哭了一回，乃问道：“爹爹既故，这些家私是谁掌管？”朱信道：“太公未亡之前，小官人所借这些债主，齐来取索。太公不肯承认，被告官司。衙门中用了无数银子。及至审问，一一断还，田产已去大半。小娘子出嫁，妆奁又去了好些。太公临终时，恨小官人不学好，尽数分散亲戚。存下些少，太公死后，家无正主，童仆等辈，一顿乱抢，分毫不留。止存住宅，卖与我新主人张大官人，把来丧中殡葬之用。如今寸土俱无了。”过迂见说，又哭起来道：“我只道家业还在，如今挣扎性命回去，学好为人，不料破费至此！”又问道：“家产便无了，我浑家却在何处？妹子嫁于那家？”朱信道：“小娘子就嫁在近处人家，大嫂到不好说。”过迂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朱信道：“太公因久不见小官人消息，只道已故，送归母家，令他改嫁。”过迂道：“可晓得嫁也不曾？”朱信道：“老奴为投了新主人，不时差往远处，在家日少，不曾细问，想是已嫁去了。”

过迂抚膺大恸道：“只为我一身不肖，家破人亡，财为他人所有，妻为他人所得，诚天地间一大罪人也！要这狗命何用，不如死休！”望着阶沿石上便要撞死。朱信一把扯住道：“小官人，蝼蚁尚且贪生，如何这等短见！”过迂道：“昔年还

想有归乡的日子，故忍耻偷生。今已无家可归，不如早些死了，省得在此出丑。”朱信道：“好死不如恶活！不可如此。老奴新主人做人甚好，待我引去相见，求他带回乡里。倘有用得着你之处，就在他家安身立命，到老来还有个结果。若死在这里，有谁收取你的尸骸？却不枉了这一死！”过迂沉吟了一回道：“你话到说得是。但羞人子，怎好去相见？万一不留，反干折这番面皮。”朱信道：“至此地位，还顾得什么羞耻！”过迂道：“既如此，不要说出我真姓名来，只说是你的亲戚罢。”朱信道：“适才我先讲过了，怎好改得？”当下过迂无奈，只得把身上破衣裳整一整，随朱信而来。

张孝基远远站在人家屋下，望见他啼哭这一段光景，觉道他有懊悔之念，不胜叹息。过迂走近孝基身边，低着头站下。朱信先说道：“告官人，正是老奴旧日小主人，因逃难出来，流落在此。求官人留他则个。”便叫道：“过来见了官人。”过迂上前欲要作揖，去扯那袖子，却都只有得半截，又是破的，左扯也盖不來手，右扯也遮不着臂，只得抄着手，唱个喏。张孝基看了，愈加可怜，因是舅子，不好受他的礼，还了个半礼，乃道：“暖！你是个好人家子息，怎么到这等田地？但收留你回去，没有用处，却怎好？”朱信道：“告官人，随分胡乱留他罢！”张孝基道：“你可会灌园么？”过迂道：“小人虽然不会，情愿用心去学。”张孝基道：“只怕你是受用的人，如何吃得恁样辛苦？”过迂道：“小人到此地位，如何敢辞辛苦！”张孝基道：“这也罢。只是依得三件事，方带你回去，若依不得，不敢相留。”过迂道：“不知是那三件？”张孝基道：“第一件，只许住在园上，饭食教人送与你吃，不许往

外行走。若跨出了园门，就不许跨进园门。”过迂道：“小人玷辱祖宗，有何颜见人，往外行走！住在园上，正是本愿。这个依得。”张孝基见说话有自愧之念，甚是欢喜，又道：“第二件，要早起晏息，不许贪眠懈怠偷工。”过迂道：“小人天未明就起身，直至黑了方止。若有月的日子，夜里也做，怎敢偷工！这个也依得。”孝基又道：“夜里到不消得，只日里不偷工就够了。第三件，若有不到之处，任凭我责罚，不许怨怅。”过迂道：“既蒙收养，便是重生父母，但凭责罚，死而无怨。”张孝基道：“既都肯依，随我来。”也不去闲玩，复转身引到寓所门口，过迂随将进来。

主人家见是个乞丐，大声叱咤，不容进门。张孝基道：“莫赶他，这是我家人。”主人道：“这乞丐常是在这里讨饭吃，怎么是在府上家人？”朱信道：“一向流落在此，今日遇见的。”到里边开了房门，张孝基坐下，分付道：“你随了我，这模样不好看相。朱信，你去教主人家烧些汤与他洗净了身子，省两件衣服与他换了，把些饭食与他吃。”朱信便去教主人家烧起汤来，唤过迂去洗浴。过迂自出门这几年，从不曾见汤面。今日这浴，就如脱皮退壳，身上麁糟，足足洗了半缸。朱信将衣服与他穿起，梳好了头发，比前便大不相同。朱信取过饭来，恣意一饱。那过迂身子本来有些病体，又苦了一苦，又在当风处洗了浴，见着饭又多吃了碗，三合凑，到夜里生起病来。张孝基倩医调治，有一个多月，方才痊愈。

张孝基事体已完，算还了房钱，收拾起身。又雇了个生口与过迂乘坐。一行四众，循着大路而来。张孝基开言道：“过迂，你是旧家子弟，我不好唤你名字，如今改叫做过小乙。”

又分付朱信：“你们叫他小乙哥，两下稳便。”朱信道：“小人知道。”张孝基道：“小乙，今日路上无聊，你把向日兴头事情，细细说与我消遣。”过迁道：“官人，往事休题！若说起来，羞也羞死了。”张孝基道：“你当时是个风流趣人，有甚么羞！且略说些么。”过迁被逼不过，只得一一直说前后浪费之事。张孝基道：“你起初恁般快活，前日街头这样苦楚，可觉有些过不去么？”过迁道：“小人当时年幼无知，又被人哄骗，以致如此。懊悔无及矣！”张孝基道：“只怕有了银子，还去快活哩。”过迁道：“小人性命已是多了的，还做这桩事，便杀我也不敢去！”张孝基又对朱信道：“你是他老家人，可晓得太公少年时也曾恁般快活过么？”朱信道：“可怜他日夜只想做人家，何曾舍得使一文屈钱！却想这样事！”孝基道：“你且说怎地样做人家？”朱信扳指头一岁起运，细说怎地勤劳，如何辛苦，方挣得这等家事。不想小乙哥把来看得像土块一般，弄得人亡家破。过迁听了，只管哀泣。张孝基道：“你如今哭也迟了，只是将来学做好人，还有个出头日子。”一路上热一句，冷一句，把话打着他心事。过迁渐渐自怨自艾，懊悔不迭。正是：

临崖立马收缰晚，船到江心补漏迟。

在路行了几日，来到许昌，张孝基打发朱信先将行李归家，报告浑家，自同过迁径到自己家中，见过父母，将此事说知。令过迁相见已毕，遂引到后园，打扫一间房子，把出被窝之类，交付安歇，又分付道：“不许到别处行走。我若查出时，定然责罚！”过迁连声答应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孝基别了父母，回至家中，悄悄与浑家说了。浑家再三称谢，不题。是

日过迁当晚住下，次日起早，便起身担着器具去锄地。看那园时，甚是广阔，周围编竹为篱。张太公也是做家之人，并不种甚花木，单种的是蔬菜。灌园的非止一人。过迁初时，那里运弄得来？他也不管，一味蛮垦。过了数日，渐觉熟落，好不欢喜。每日担水浇灌，刈草锄垦，也不与人搭话。从清晨直至黄昏，略不少息。或遇凄风楚雨之时，思想父亲，吞声痛泣。欲要往坟上叩个头儿，又守着规矩，不敢出门。想起妹子，闻说就嫁在左近，却不知是那家。意欲见他一面，又想：“今日落于人后，何颜去见妹子。总不嫌我，倘被妹夫父母兄弟奚落，却不自取其辱！”索性把这念头休了。

且说张孝基日日差人察听，见如此勤谨，万分欢喜。又教人私下试他，说：“小乙哥，你何苦日夜这般劳碌？偷些工夫同我到街坊上顽耍顽耍，请你吃三杯，可好么？”过迁大怒道：“你这人自己怠惰，已是不该，却又来引诱我为非！下次如此，定然禀知家主。”一日，张孝基自来查点，假意寻他事过，高声叱喝要打。过迁伏在地上，说道：“是小人有罪，正该责罚。”张孝基恨了几声，乃道：“姑恕你初次，且不计较。倘若再犯，定然不饶。”过迁顿首唯唯。自此之后，愈加奋励。约莫半年，并无倦怠之意，足迹不敢跨出园门。

张孝基见他悔过之念已坚，一日，教人拿着一套衣服并巾帻鞋袜之类，来到园上，对过迁道：“我看你作事勤谨，甚是可用。如今解库中少个人相帮，你到去得，可戴了巾帻，随我同去。”过迁道：“小人得蒙收留灌园，已出望外，岂敢复望解库中使令？”张孝基道：“不必推辞，但得用心支理，便是你的好处了。”过迁即便裹起巾帻，整顿衣裳。此时模样，

比前更是不同。随孝基至堂中，作别张太公出门。路上无颜见人，低着头而走。不一时，望见自家门首，心中伤感，暗自掉下泪来。到得门口，只见旧日家人都叉手拱立两边，让张孝基进门。过迁想道：“我家这些人，如何都归在他家？想是随屋卖的了。”却也不敢呼唤，只低着头而走。众家人随后也跟进来。到了堂中，便立住脚不行，见桌椅家伙之类，俱是自家故物，愈加凄惨。张孝基道：“你随我来，教你见一个人。”过迁正不知见那个，只得又随着而走。却从堂后转向左边。过迁认得这径道乃他家旧时往家庙去之路。渐渐至近，孝基指着堂中道：“有人在里边，你进去认一认。”过迁急忙走去，抬头看见父亲神影，翻身拜倒在地，哭道：“不肖子流落卑污，玷辱家门，生不能侍奉汤药，死不能送骨入土，忤逆不道，粉骨难赎！”以头叩地，血被于面。正哭间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哭来，叫道：“哥哥，你一去不回，全不把爹爹为念！”过迁举眼见是妹子，一把扯住道：“妹子，只道今生已无再见之期，不料复得与你相会！”哥妹二人，相持大哭。

昔年流落实堪伤，今日相逢转断肠。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！

哥妹哭了一回，过迁向张孝基拜谢道：“若非妹丈救我性命，必作异乡之鬼矣！大恩大德，将何补报！”张孝基扶起道：“自家骨肉，何出此言！但得老舅改过自新，以慰岳丈在天之灵，胜似报我也。”过迁泣谢道：“不肖谨守妹丈向日约束，倘有不到处，一依前番责罚。”张孝基笑道：“前者老舅不知详细，故用权宜之策。今已明白，岂有是理！但须自戒可也。”当下张孝基唤众家人来，拜见已毕，回至房中。淑女整治酒

肴款待。过迁乃问：“你的大嫂嫁了何人？”淑女道：“哥哥，你怎说这话，却不枉杀了人！当日爹爹病重，主张教嫂嫂转嫁，嫂嫂立志不从。”乃把前事细说一遍，又道：“如今见守在家，怎么说他嫁人！”过迁见说妻子贞节，又不自觉泪下，乃道：“我那里晓得！都是朱信之言。”张孝基道：“此乃一时哄你的话。待过几时，同你去见令岳，迎大嫂来家。”过迁道：“这个我也不想矣，但要到爹爹墓上走遭。”张孝基道：“这事容易！”到次早，备办祭礼，同到墓上。过迁哭拜道：“不肖子违背爹爹，罪该万死！今愿改行自新，以赎前非，望乞阴灵洞鉴。”祝罢，又哭。张孝基劝住了，回到家中，把解库中银钱点明，付与过迁掌管。那过迁虽管了解库，一照灌园时早起晏眠，不辞辛苦，出入银两，公平谨慎。往来的人，无不欢喜。将张孝基夫妻恭敬犹如父母。倘有疑难之事，便来请问。终日住在店中，毫无昔日之态。此时亲戚尽晓得他已回家，俱来相探。彼此只作个揖，未敢深谈。

过了两三个月，张孝基还恐他心活，又令人来试他说：“小官人，你平昔好顽，没银时还各处抵借来用。今见放着白晃晃许多东西，到呆坐看守！近日有个绝妙的人儿，有十二分才色，藏在一个所在。若有兴，同去吃杯茶，何如？”过迁听罢，大喝道：“你这鸟人！我只因当初被人引诱坏了，弄得破家荡产，几乎送了性命。心下正恨着这班贼男女，你却又来哄我！”便要扯去见张孝基。那人招称不是，方才罢了。孝基闻知如此，不胜之喜。

时光迅速，不觉又是半年。张孝基把库中账目，细细查算，分毫不差，乃对过迁说道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向日

你初回时，我便要上覆令岳，迎大嫂与老舅完聚。恐他还疑你是个败子，未必肯许，故此止了。今你悔过之名，人都晓得，去迎大嫂，料无推托。如今可即同去。”过迁依允。淑女取出一副新鲜衣服与他穿起，同至方家。方长者出来相见。过迁拜倒在地道：“小婿不肖，有负岳父、贤妻！今已改过前非，欲迎令爱完聚。”方长者扶起道：“不消拜，你之所行，我尽已知道。小女既归于汝，老夫自当送来。”张孝基道：“亲翁还在何日送来？”方长者道：“就明日便了。”张孝基道：“亲翁亦求一顾，尚有话说。”方长者应允。二人作别，回到家里。张孝基遍请亲戚邻里，于明日吃庆喜筵席。

到次日午前，方氏已到。过迁哥妹出去相迎。相见之时，悲喜交集。方氏又请张孝基拜谢。少顷，诸亲俱到，相见已毕，无不称赞孝基夫妇玉成之德，过迁改悔之善，方氏志节之坚。不一时，酒筵完备。张孝基安席定位，叙齿而坐。酒过数巡，食供三套，张孝基起身进去，教人捧出一个箱儿，放于桌上，讨个大杯，满斟热酒，亲自递与过迁道：“大舅，满饮此杯。”过迁见孝基所敬，不敢推托，双手来接道：“过迁理合敬妹丈，如何反劳尊赐？”张孝基道：“大舅就请干了，还有话说。”过迁一吸而尽。孝基将钥匙开了那只箱儿，箱内取出十来本文簿，递与过迁：“你请收了这几本账目。”过迁接了，问道：“妹丈，这是什么账？”张孝基道：“你且收下，待我细说。”乃对众人道：“列位尊长在上，小生有一言相禀。”众人俱站立起身道：“不知足下有何见谕？老汉们愿闻清诲。”遂侧耳拱听。张孝基叠出两个指头，说将出来，言无数句，使听者无不啧啧称羨。正是：

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。

曾记床头语，穷通不二心。

当下张孝基说道：“昔年岳父只因大舅荡费家业，故将财产传与小生。当时再三推辞，岳父执意不从。因见正在病中，恐触其怒，反非爱敬之意，故勉强承受。此皆列位尊长所共见，不必某再细言。及岳父弃世之后，差人四处寻访大舅。四五年间，毫无踪影。天意陈留得遇，当时本欲直陈，交还原产；仍恐其旧态犹存，依然浪费，岂不反负岳父这段恩德！故将真情隐匿，使之耕种，绳以规矩，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兼以良言劝喻，隐语讽刺，冀其悔过自新。幸喜彼亦自觉前非，怨艾日深，幡然迁改。及令管库，处心公平，临事驯谨。数月以来，一丝不苟。某犹恐其心未坚，几遍教人试诱，心如铁石，片语难投，竟为志诚君子矣！故特请列位尊长到此，将昔日岳父所授财产，并历年收积米谷布帛银钱，分毫不敢妄用，一一开载账上。今日交还老舅，明早同令妹即搬归寒舍矣。”又在筐中取出一纸文书，也奉与过迁道：“这幅纸乃昔年岳父遗嘱，一发奉还。适来这杯酒，乃劝大舅，自今以后兢兢业业，克俭克勤，以副岳父泉台之望。勿得意盈志满，又生别念。戒之，戒之！”

众人到此，方知昔年张孝基苦辞不受，乃是真情，称叹不已。过迁见说，哭拜于地道：“不肖悖逆天道，流落他乡，自分横死街衢，永无归期。此产岂为我有！幸逢妹丈救回故里，朝夕训诲，激励成人，全我父子，完我夫妇，延我宗祀，正所谓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妹丈。此恩此德，高天厚地，杀身难报。即使执鞭随蹬，亦为过分，岂敢复有他望！况不肖

一生违逆父命，罪恶深重，无门可赎。今此产乃先人主张授君，如归不肖，却不又逆父志，益增我罪！”张孝基扶起道：“大舅差矣！岳父一世辛苦，实欲传之子孙世守。不意大舅飘零于外，又无他子可承，付之于我，此乃万不得已，岂是他之本念。今大舅已改前愆，守成其业，正是继父之志。岳父在天，亦必徜徉长笑，怎么反增你罪？”过迁又将言语推辞。

两下你让我却，各不肯收受，连众人都没主意。方长者开言对张孝基道：“承姑丈高谊，小婿义不容辞。但全归之，其心何安！依老夫愚见，各受其半，庶不过情。”众人齐道：“长者之言甚是！昔日老汉们亦有此议，只因太公不允，所以止了。不想今日原从这着。可见老成之见，大略相同。”张孝基道：“亲翁，子承父业，乃是正理，有甚不安！若各分其半，即如不还一般了。这怎使得！”方长者又道：“既不愿分，不若同居于此，协力经营。待后分之子孙，何如？”张孝基道：“寒家自有敝庐薄产，子孙岂可占过氏之物？”众人见执意不肯，俱劝过迁受领。过迁却又不肯，跑进里边，见妹子正与方氏饮酒，过迁上前哭诉其事，教妹子劝张孝基受其半。那知淑女说话与丈夫一般。过迁夫妇跪拜哀求，只是不允。过迁推托不去，再拜而受。众人齐赞道：“张君高义，千古所无！”唐人罗隐先生有赞云：

能生之，不能富之；能富之，不能教之。死而生之，贫而富之，小人而君子之。呜呼孝基，真可为百世之师！

当日直饮至晚而散。到次日，张孝基叫浑家收拾回家。过迁苦留道：“妹丈财产既已不受，且同居于此，相聚几时，何

忍遽别！”张孝基道：“我家去此不远，朝暮便见，与居此何异！”过迁料留不住，乃道：“既如此，容明日治一酌与妹丈为饯，后日去何如？”孝基许之。次日，过迁大排筵席，广延男女亲邻，并张太公夫妇。张妈妈守家不至。请张太公坐了首席，其余宾客依次而坐。里边方氏姑嫂女亲，自不必说。是日筵席，水陆毕备，极其丰富。众客尽欢而别。客去后，张孝基对过迁道：“大舅，岳父存日，从不曾如此之费。下次只宜俭省，不可以此为则。”过迁唯唯。次日，孝基夫妇，止收拾妆奁中之物，其余一毫不动，领着两个儿子，作辞起身。过迁、方氏同婢仆直送至张家，置酒款待而回。自此之后，过迁操守愈励，遂为乡间善士。只因勤苦太过，渐渐习成父亲慳吝样子。后亦生下一子，名师俭。因愆自己昔年之失，严加教诲。此是后话不题。

且说里中父老，敬张孝基之义，将其事申闻郡县，郡县上之于朝。其时正是曹丕篡汉，欲收人望，遂下书徵聘。孝基恶魏乃僭窃之朝，耻食其禄，以亲老为辞，不肯就辟。后父母百年后，容毁骨立，丧葬合礼，其名愈著。州郡俱举孝廉。凡五诏，俱以疾辞。有人问其缘故，孝基笑而不答。隐于田里，躬耕乐道，教育二子。长子名继，次子名绍，皆仁孝有学行，里中咸愿与之婚，孝基择有世德者配之。孝基年五十外，忽梦上帝膺召，夫妇遂双双得疾。二子日夜侍奉汤药，衣不解带。过迁闻知，率其子过师俭同来，亦如二子一般侍奉。孝基谢而止之。过迁道：“感君之德，恨不能身代。今聊效区区，何足为谢。”过了数日，夫妇同逝。临终之时，异香满室。邻里俱闻空中车马音乐之声，从东而去。二子哀

恸，自不必说。那过迁哭绝复甦，至于呕血。丧葬之费，俱过迁为之置办。二子泣辞再三，过迁不允。

一月后，有亲友从洛中回来，至张家吊奠，述云：“某日于嵩山游玩，忽见旌幢驺御满野。某等避在林中观看，见车上坐着一人，绛袍玉带，威仪如王者，两边锦衣花帽，侍卫多人。仔细一认，乃是令先君。某等惊喜，出林趋揖。令先君下车相慰。某等问道：‘公何时就徵，遂为此显官？’令先君答云：‘某非阳官，乃阴职也。上帝以某还财之事，命主此山。烦传示吾子，不必过哀。’言讫，倏然不见。方知令先君已为神矣。”二子闻言，不胜哀感。那时传遍乡里，无不叹异。相率为善，名其里为义感乡。晋武帝时，州郡举二子孝廉，俱为显官。过迁年至八旬外而终。两家子孙繁盛，世为姻戚云。

还财阴德庆流长，千古名传义感乡。

多少竞财疏骨肉，应知无面向嵩山。

第十八卷 施润泽滩阙遇友

还带曾消纵理纹，返金种得桂枝芬。

从来阴鹭能回福，举念须知有鬼神。

这首诗引着两个古人阴鹭的故事。第一句说：“还带曾消纵理纹。”乃唐朝晋公裴度之事。那裴度未遇时，一贫如洗，功名蹭蹬，就一风鉴，以决行藏。那相士说：“足下功名事，且不必问。更有句话，如不见怪，方敢直言。”裴度道：“小生因在迷途，故求指示，岂敢见怪！”相士道：“足下螭蛇纵理纹入口，数年之间，必致饿死沟渠。”连相钱俱不肯受。裴度是个知命君子，也不在其意。

一日，偶至香山寺闲游。只见供桌上光华耀目，近前看时，乃是一围宝带。裴度检在手中，想道：“这寺乃冷落所在，如何却有这条宝带？”翻阅了一回，又想道：“必有甚贵人，到此礼佛更衣。祇候们不小心，遗失在此，定然转来寻觅。”乃坐在廊庑下等候。不一时，见一女子走入寺来，慌慌张张，径望殿上而去。向供桌上看了一眼，连声叫苦，哭倒于地。裴度走向前问道：“小娘子因何恁般啼泣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妾父被人陷于大辟，无门伸诉。妾日至此恳佛阴祐，近日幸得从轻赎缓。妾家贫无措，遍乞高门，昨得一贵人矜怜，助一宝带。

妾以佛力所致，适携带呈于佛前，稽首叩谢。因赎父心急，竟忘收此带，仓忙而去。行至半路方觉。急急赶来取时，已不知为何人所得。今失去这带，妾父料无出狱之期矣！”说罢又哭。裴度道：“小娘子不必过哀，是小生收得，故在此相候。”把带递还。那女子收泪拜谢：“请问姓字，他日妾父好来叩谢。”裴度道：“小娘子有此冤抑，小生因在贫乡，不能少助为愧。还人遗物，乃是常事，何足为谢！”不告姓名而去。

过了数日，又遇向日相士，不觉失惊道：“足下曾作何好事来？”裴度答云：“无有。”相士道：“足下今日之相，比先大不相牟。阴德纹大见，定当位极人臣，寿登耄耋，富贵不可胜言。”裴度当时犹以为戏语。后来果然出将入相，历事四朝，封为晋国公，年享上寿。有诗为证：

纵理纹生相可怜，香山还带竟安然。

淮西荡定功英伟，身系安危三十年。

第二句说是：“返金种得桂枝芬。”乃五代窦禹钧之事。那窦禹钧，蓟州人氏，官为谏议大夫，年三十而无子。夜梦祖父说道：“汝命中已该绝嗣，寿亦只在明岁。及早行善，或可少延。”禹钧唯唯。他本来是个长者，得了这梦，愈加好善。一日薄暮，于延庆寺侧，拾得黄金三十两、白金二百两。至次日清早，便往寺前守候。少顷，见一后生涕泣而来。禹钧迎住问之。后生答道：“小人父亲身犯重罪，禁于狱中，小人遍恳亲知，共借白金二百两、黄金三十两。昨将去赎父，因主库者不在而归，为亲戚家留款，多吃了杯酒，把东西遗失。今无以赎父矣！”窦公见其言已合银数，乃袖中摸出还之，道：“不消着急，偶尔拾得在此，相候久矣。”这后生接过手，打

开看时，分毫不动，叩头泣谢。窦公扶起，分外又赠银两而去。其他善事甚多，不可枚举。一夜，复梦祖先说道：“汝合无子无寿。今有还金阴德种种，名挂天曹，特延算三纪，赐五子显荣。”窦公自此愈积阴功，后果连生五子：长仪，次俨，三侃，四僮，五僖，俱仕宋为显官。窦公寿至八十二，沐浴相别亲戚，谈笑而卒。安乐老冯道有诗赠之云：

燕山窦十郎，教子有义方。

灵椿一株老，丹桂五枝芳。

说话的，为何道这两桩故事？只因亦有一人曾还遗金，后来虽不能如二公这等大富大贵，却也免了一个大难，享个大大家事。正是：

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一切祸福，自作自受。

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，有个乡镇，地名盛泽，镇上居民稠广，土俗淳朴，俱以蚕桑为业。男女勤谨，络纬机杼之声，通宵彻夜。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，约有千百余家，远近村坊织成绸匹，俱到此上市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，蜂攒蚁集，挨挤不开，路途无伫足之隙；乃出产锦绣之乡，积聚绫罗之地。江南养蚕所在甚多，惟此镇处最盛。有几句口号为证：

东风二月暖洋洋，江南处处蚕桑忙。蚕欲温和桑欲干，明如良玉发奇光。缲成万缕千丝长，大筐小筐随络床。美人抽绎沾唾香，一经一纬机杼张。咿咿轧轧谐宫商，花开锦簇成匹量。莫忧八口无餐粮，朝来镇上添远商。

且说嘉靖年间，这盛泽镇上有一人，姓施名复，浑家喻

氏，夫妻两口，别无男女。家中开张绸机，每年养几筐蚕儿，妻络夫织，甚好过活。这镇上都是温饱之家，织下绸匹，必积至十来匹，最少也有五六匹，方才上市。那大户人家积得多的便不上市，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。施复是个小户儿，本钱少，织得三四匹，便去上市出脱。一日，已积了四匹，逐匹把来方方折好，将个包袱儿包裹，一径来到市中。只见人烟凑集，语话喧阗，甚是热闹。施复到个相熟行家来卖，见门首拥着许多卖绸的，屋里坐下三四个客商。主人家贴在柜身里，展看绸匹，估喝价钱。施复分开众人，把绸递与主人家。主人家接来，解开包袱，逐匹翻看一过，将秤准了一准，喝定价钱，递与一个客人道：“这施一官是忠厚人，不耐烦的，把些好银子与他。”那客人真个只拣细丝称准，付与施复。施复自己也摸出等子来准一准，还觉轻些，又争添上一二分，也就罢了。讨张纸包好银子，放在兜肚里，收了等子包袱，向主人家拱一拱手，叫声有劳，转身就走。

行不上半箭之地，一眼觑见一家街沿之下，一个小小青布包儿。施复趑步向前，拾起袖过，走到一个空处，打开看时，却是两锭银子，又有三四件小块，兼着一文太平钱儿。把手攥一攥，约有六两多重。心中欢喜道：“今日好造化！拾得这些银子，正好将去凑做本钱。”连忙包好，也揣在兜肚里，望家中而回。一头走，一头想：“如今家中见开这张机，尽勾日用了。有了这银子，再添上一张机，一月出得多少绸，有许多利息。这项银子，譬如没得，再不要动他。积上一年，共该若干，到来年再添上一张，一年又有多少利息。算到十年之外，便有千金之富。那时造什么房子，买多少田产。”正算

得熟滑，看看将近家中，忽地转过念头，想道：“这银两若是富人掉的，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，打什么紧，落得将来受用；若是客商的，他抛妻弃子，宿水餐风，辛勤挣来之物，今失落了，好不烦恼！如若有本钱的，他拚这帐生意扯直，也还不在心上；倘然是个小经纪，只有这些本钱，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，或卖了绸，或脱了丝，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，不争失了，就如绝了咽喉之气，一家良善，没甚过活，互相埋怨，必致鬻身卖子，倘是个执性的，气恼不过，肮脏送了性命，也未可知。我虽是拾得的，不十分罪过，但日常动念，使得也不安稳。就是有了这银子，未必真个便营运发积起来。一向没这东西，依原将就过了日子。不如原往那所在，等失主来寻，还了他去，到得安乐。”随复转身而去，正是：

多少恶念转善，多少善念转恶。

劝君诸善奉行，但是诸恶莫作。

当下施复来到拾银之处，靠在行家柜边，等了半日，不见失主来寻。他本空心出门的，腹中渐渐饥饿，欲待回家吃了饭再来，犹恐失主一时间来，又不相遇，只得忍着等候。少顷，只见一个村庄后生，汗流满面，闯进行家，高声叫道：“主人家，适来银子忘记在柜上，你可曾检得么？”主人家道：“你这人好混帐！早上交银子与了你，这时节却来问我，你若忘在柜上时，莫说一包，再有几包也有人拿去了。”那后生连把脚踏道：“这是我的种田工本，如今没了，却怎么好？”施复问道：“约莫有多少？”那后生道：“起初在这里卖的丝银六两二钱。”施复道：“把什么包的？有多少件数？”那后生道：“两整锭，又是三四块小的，一个青布银包包的。”施复道：

“恁样，不消着急。我拾得在此，相候久矣。”便去兜肚里摸出来，递与那人。那人连声称谢，接过手，打开看时，分毫不动。

那时往来的人，当做奇事，拥上一堆，都问道：“在那里拾的？”施复指道：“在这阶沿头拾的。”那后生道：“难得老哥这样好心，在此等候还人。若落在他人手里，安肯如此！如今到是我拾得的了。情愿与老哥各分一半。”施复道：“我若要，何不全取了，却分你这一半？”那后生道：“既这般，送一两谢仪与老哥买果儿吃。”施复笑道：“你这人是个呆子！六两三两都不要，要你一两银子何用！”那后生道：“老哥，银子又不要，何以相报？”众人道：“看这位老兄，是个厚德君子，料必不要你报。不若请到酒肆中吃三杯，见你的意罢了。”那后生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便来邀施复同去。施复道：“不消得，不消得，我家中有事，莫要担阁我工夫。”转身就走。那后生留之不住。众人道：“你这人好造化！掉了银子，一文钱不费，便捞到手。”那后生道：“便是，不想世间原有这等好人。”把银包藏了，向主人说声打搅，下阶而去。众人亦赞叹而散。也有说：“施复是个呆的，拾了银子不会将去受用，却呆站着等人来还。”也有说：“这人积此阴德，后来必有好处。”不题众人。

且说施复回到家里，浑家问道：“为甚么去了这大半日？”施复道：“不要说起，将到家了，因着一件事，复身转去，担阁了这一回。”浑家道：“有甚事担阁？”施复将还银之事，说向浑家。浑家道：“这件事也做得好。自古道：‘横财不富命穷人。’偶然命里没时，得了他反生灾作难，到未可知。”施

复道：“我正为这个缘故，所以还了他去。”当下夫妇二人，不以拾银为喜，反以还银为安。衣冠君子中，多有见利忘义的，不意愚夫愚妇到有这等见识。

从来作事要同心，夫唱妻和种德深。

万贯钱财如粪土，一分仁义值千金。

自此之后，施复每年养蚕，大有利息，渐渐活动。那育蚕有十体、二光、八宜等法，三稀、五广之忌。第一要择蚕种。蚕种好，做成茧小而明厚坚细，可以缫丝。如蚕种不好，但堪为绵茧，不能缫丝，其利便差数倍。第二要时运。有造化的，就蚕种不好，依般做成丝茧；若造化低的，好蚕种，也要变做绵茧。北蚕三眠，南蚕俱是四眠。眠起饲叶，各要及时。又蚕性畏寒怕热，惟温和为得候。昼夜之间，分为四时。朝暮类春秋，正昼如夏，深夜如冬，故调护最难。江南有谣云：

做天莫做四月天，蚕要温和麦要寒。

秧要日时麻要雨，采桑娘子要晴干。

那施复一来蚕种拣得好，二来有些时运，凡养的蚕，并无一个绵茧，缫下丝来，细员匀紧，洁净光莹，再没一根粗节不匀的。每筐蚕，又比别家分外多缫出许多丝来。照常织下的绸拿上市去，人看时光彩润泽，都增价竞买，比往常每匹平添钱方银子。因有这些顺溜，几年间，就增上三四张绸机，家中颇颇饶裕。里中遂庆个号儿叫做施润泽。却又生下一个儿子，寄名观音大士，叫做观保，年才二岁，生得眉目清秀，到好个孩子。

话休烦絮。那年又值养蚕之时，才过了三眠，合镇阙了

桑叶，施复家也只勾两日之用，心下慌张，无处去买。大率蚕市时，天色不时阴雨，蚕受了寒湿之气，又食了冷露之叶，便要僵死，十分之中，就只好存其半。这桑叶就有余了。那年天气温暖，家家无恙，叶遂短阙。且说施复正没处买桑叶，十分焦躁，忽见邻家传说洞庭山余下桑叶甚多，合了十来家过湖去买。施复听见，带了些银两，把被窝打个包儿，也来趁船。这时已是未牌时候，开船摇橹，离了本镇。过了平望，来到一个乡村，地名滩阙。这去处在太湖之傍，离盛泽有四十里之远。天已傍晚，过湖不及，遂移舟进一小港泊住，稳缆停橈，打点收拾晚食，却忘带了打火刀石。众人道：“那个上涯去取讨个火种便好？”施复却如神差鬼使一般，便答应道：“待我去。”取了一把麻骨，跳上岸来。见家家都闭着门儿。你道为何天色未晚，人家就闭了门？那养蚕人家，最忌生人来冲。从蚕出至成茧之时，约有四十来日，家家紧闭门户，无人往来。任你天大事情，也不敢上门。

当下施复走过几家，初时甚以为怪，道：“这些人家，想是怕鬼拖了人去，日色还在天上，便都闭了门。”忽地想起道：“呸！自己是老看蚕，到忘记了这取火乃养蚕家最忌的。却兜揽这帐！如今那里去讨？”欲待转来，又想到：“方才不应承来，到也罢了，若空身回转，教别个来取得时，反是老大没趣；或者有家儿不养蚕的也未可知。”依旧又走向前去。只见一家门儿半开半掩，他也不管三七廿一，做两步跨到檐下，却又不肯进去。站在门外，舒颈望着里边，叫声：“有人么？”里边一个女人走出来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施复满面陪着笑道：“大娘子，要相求个火儿。”妇人道：“这时节，别人家是不肯

的。只我家没忌讳。便点个与你也不妨得。”施复道：“如此，多谢了！”即将麻骨递与，妇人接过手，进去点出火来。

施复接了，谢声打搅，回身便走。走不上两家门面，背后有人叫道：“那取火的转来，掉落东西了。”施复听得，想道：“却不知掉了甚的？”又复走转去。妇人说道：“你一个兜肚落在此了。”递还施复。施复谢道：“难得大娘子这等善心。”妇人道：“何足为谢！向年我丈夫在盛泽卖丝，落掉六两多银子，遇着个好人拾得，住在那里等候。我丈夫寻去，原封不动，把来还了，连酒也不要吃一滴儿。这样人方是真正善心人！”施复见说，却与他昔年还银之事相合，甚是骇异，问道：“这事有几年了？”妇人把指头扳算道：“已有六年了。”施复道：“不瞒大娘子说，我也是盛泽人，六年前也曾拾过一个卖丝客人六两多银子，等候失主来寻，还了去。他要请我，也不要吃他的。但不知可就是大娘子的丈夫？”妇人道：“有这等事！待我教丈夫出来，认一认可是？”施复恐众人性急，意欲不要，不想手中麻骨火将及点完，乃道：“大娘子，相认的事甚缓，求得个黄同纸去引火时，一发感谢不尽。”妇人也不回言，径往里边去了。顷刻间，同一个后生跑出来。彼此睁眼一认，虽然隔了六年，面貌依然。正是昔年还银义士。正是：

一叶浮萍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

当下那后生躬身作揖道：“常想老哥，无从叩拜，不想今日天赐下顾。”施复还礼不迭。二人作过揖，那妇人也来见个礼。后生道：“向年承老哥厚情，只因一时仓忙，忘记问得尊姓大号住处。后来几遍到贵镇卖丝，问主人家，却又不相认。

四面寻访数次，再不能遇见，不期到在敝乡相会。请里面坐。”施复道：“多承盛情垂念，但有几个朋友，在舟中等待火去作晚食，不消坐罢。”后生道：“何不一发请来？”施复道：“岂有此理！”后生道：“既如此，送了火去来坐罢。”便教浑家取个火来，妇人即忙进去。后生问道：“老哥尊姓大号？今到那里去？”施复道：“小子姓施名复，号润泽。今因缺了桑叶，要往洞庭山去买。”后生道：“若要桑叶，我家尽有，老哥今晚住在寒舍，让众人自去。明日把船送到宅上，可好么？”施复见说他家有叶，好不欢喜，乃道：“若宅上有时，便省了小子过湖，待我回覆众人自去。”妇人将出火来，后生接了，说：“我与老哥同去。”又分付浑家，快收拾夜饭。

当下二人拿了火来至船边，把火递上船去。众人一个个眼都望穿，将施复埋怨道：“讨个火什么难事！却去这许多时？”施复道：“不要说起，这里也都看蚕，没处去讨。落后相遇着这位相熟朋友，说了几句话，故此迟了，莫要见怪！”又道：“这朋友偶有叶余在家中，我已买下，不得相陪列位过湖了。包袱在舱中，相烦拿来与我。”众人检出付与。那后生便来接道：“待我拿罢！”施复叫道：“列位，暂时抛撇，归家相会。”别了众人，随那后生转来，乃问道：“适来忙促，不曾问得老哥贵姓大号。”答道：“小子姓朱名恩，表德子义。”施复道：“今年贵庚多少？”答道：“二十八岁。”施复道：“恁样，小子叨长老哥八年！”又问：“令尊令堂同居么？”朱恩道：“先父弃世多年，止有老母在堂，今年六十八岁了，吃一口长素。”

二人一头说，不觉已至门首。朱恩推开门，请施复屋里坐下。那桌上已点得灯烛。朱恩放下包裹道：“大嫂快把茶来。”

声犹未了，浑家已把出两杯茶，就门帘内递与朱恩。朱恩接过来，递一杯与施复，自己拿一杯相陪，又问道：“大嫂，鸡可曾宰么？”浑家道：“专等你来相帮。”朱恩听了，连忙把茶放下，跳起身要去捉鸡。原来这鸡就罩在堂屋中左边。施复即上前扯住道：“既承相爱，即小菜饭儿也是老哥的盛情，何必杀生！况且此时鸡已上宿，不争我来又害他性命，于心何忍！”朱恩晓得他是个质直之人，遂依他说，仍复坐下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明日宰来相请。”叫浑家道：“不要宰鸡了，随分有现成东西，快将来吃罢，莫饿坏了客人。酒烫热些。”

施复道：“正是忙日子，却来蒿恼。幸喜老哥家没忌讳还好。”朱恩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旧时敝乡这一带，第一忌讳是我家，如今只有我家无忌讳。”施复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朱恩道：“自从那年老哥还银之后，我就悟了这道理。凡事是有个定数，断不由人，故此绝不忌讳，依原年年十分利息。乃知人家都是自己见神见鬼，全不在忌讳上来。妖由人兴，信有之也。”施复道：“老哥是明理之人，说得极是。”朱恩又道：“又有一节奇事，常年我家养十筐蚕，自己园上叶吃不来，还要买些。今年看了十五筐，这园上桑又不曾增一棵两棵，如今够了自家，尚余许多，却好又济了老哥之用。这桑叶却像为老哥而生，可不是个定数？”施复道：“老哥高见，甚是有理。就如你我相会，也是个定数。向日你因失银与我识面，今日我亦因失物，尊嫂见还。方才言及前情，又得相会。”朱恩道：“看起来，我与老哥乃前生结下缘分，才得如此。意欲结为兄弟，不知尊意若何？”施复道：“小子别无兄弟，若不相弃，可知好哩。”当下二人就堂中八拜为交，认为兄弟。施复又请朱

恩母亲出来拜见了。朱恩重复唤浑家出来，见了结义伯伯。一家都欢欢喜喜。

不一时，将出酒肴，无非鱼肉之类。二人对酌。朱恩问道：“大哥有几位令郎？”施复答道：“只有一个，刚才二岁，不知贤弟有几个？”朱恩道：“止有一个女儿，也才二岁。”便教浑家抱出来，与施复观看。朱恩又道：“大哥，我与你兄弟之间，再结个儿女亲家何如？”施复道：“如此最好，但恐家寒攀陪不起。”朱恩道：“大哥何出此言！”两下联了婚事，愈加亲热。杯来盏去，直饮至更余方止。

朱恩寻扇板门，把凳子两头阁着，支个铺儿在堂中右边，将荐席铺上。施复打开包裹，取出被来丹好。朱恩叫声安置，将中门闭上，向里面去了。施复吹息灯火，上铺卧下，翻来覆去，再睡不着。只听得鸡在笼中不住吱吱喳喳，想道：“这鸡为甚么只管咕咕？”约莫一个更次，众鸡忽然乱叫起来，却像被什么咬住一般。施复只道是黄鼠狼来偷鸡，霍地立起身，将衣服披着急来看这鸡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才下铺，走不上三四步，只听得一时响亮，如山崩地裂，不知甚东西打在铺上，把施复吓得半步也走不动。

且说朱恩同母亲浑家正在那里饲蚕，听得鸡叫，也认做黄鼠狼来偷，急点火出来看。才动步，忽听见这一响，惊得跌足叫苦道：“不好了！是我害了哥哥性命也！怎么处？”飞奔出来。母妻也惊骇，道：“坏了，坏了！”接脚追随。朱恩开了中门，才跨出脚，就见施复站在中间，又惊又喜道：“哥哥，险些儿吓杀我也！亏你如何走得起身，脱了这祸？”施复道：“若不是鸡叫得慌，起身来看，此时已为齏粉矣。不知是

甚东西打将下来？”朱恩道：“乃是一根车轴阁在上边，不知怎地却掉下来？”将火照时，那扇门打得粉碎，凳子都跌倒了。车轴滚在壁边，有巴斗粗大。施复看了，伸出舌头缩不上去。此时朱恩母妻见施复无恙，已自进去了。那鸡也寂然无声。朱恩道：“哥哥起初不要杀鸡，谁想就亏他救了性命。”二人遂立誓戒了杀生。有诗为证：

昔闻杨宝酬恩雀，今见施君报德鸡。

物性有知皆似此，人情好杀复何为？

当下朱恩点上灯烛，卷起铺盖，取出稻草，就地上打个铺儿与施复睡了。到次早起身，外边却已下雨。吃过早饭，施复便要回家。朱恩道：“难得大哥到此！须住一日，明早送回。”施复道：“你我正在忙时，总然留这一日，各不安稳，不如早些得我回去，等在闲时，大家宽心相叙几日。”朱恩道：“不妨得！譬如今日到洞庭山去了，住在这里话一日儿。”朱恩母亲也出来苦留，施复只得住下。到已牌时分，忽然作起大风，扬沙拔木，非常利害。接着风就是一阵大雨。朱恩道：“大哥，天遣你遇着我，不去得还好。他们过湖的，有些担险哩。”施复道：“便是。不想起这等大风，真个好怕人子！”那风直吹至晚方息。雨也止了。施复又住了一宿，次日起身时，朱恩桑叶已采得完备。他家自有船只，都装好了。吃了饭，打点起身。施复意欲还他叶钱，料道不肯要的，乃道：“贤弟，想你必不受我叶钱，我到不虚文了。但你家中脱不得身，送我去便担阁两日工夫，若有人顾一个摇去，却不两便？”朱恩道：“正要认着大哥家中，下次好来往，如何不要我去？家中也不消得我。”施复见他执意要去，不好阻挡，遂作别朱恩母

妻，下了船。朱恩把船摇动，刚过午，就到了盛泽。

施复把船泊住，两人搬桑叶上岸。那些邻家也因昨日这风，却担着愁担子，俱在门首等候消息，见施复到时，齐道：“好了，回来也！”急走来问道：“他们那里去了不见？共买得几多叶？”施复答道：“我在滩阙遇着亲戚家，有些余叶送我，不曾同众人过湖。”众人俱道：“好造化，不知过湖的怎样光景哩？”施复道：“料然没事。”众人道：“只愿如此便好。”

施复就央几个相熟的，将叶相帮搬到家里，谢声有劳，众人自去。浑家接着，道：“我正在这里忧你，昨日恁样大风，不知如何过了湖？”施复道：“且过来见了朱叔叔，慢慢与你细说。”朱恩上前深深作揖，喻氏还了礼。施复道：“贤弟请坐，大娘快取茶来，引孩子来见丈人。”喻氏从不曾见过朱恩，听见叫他是贤弟，又称他是孩子丈人，心中惑突，正不知是兀谁，忙忙点出两杯茶，引出小厮来。施复接过茶，递与朱恩，自己且不吃茶，便抱小厮过来，与朱恩看。朱恩见生得清秀，甚是欢喜，放下茶，接过来抱在手中。这小厮却如相熟的一般，笑嘻嘻全不怕生。施复向浑家说道：“这朱叔叔便是向年失银子的，他家住在滩阙。”喻氏道：“原来就是向年失银的。如何却得相遇？”施复乃将前晚讨火落了兜肚，因而言及，方才相会留住在家，结为兄弟。又与儿女联姻，并不要宰鸡，亏鸡警报，得免车轴之难。所以不曾过湖，今日将叶送回。前后事细细说了一遍。喻氏又惊又喜，感激不尽，即忙收拾酒肴款待。

正吃酒间，忽闻得邻家一片哭声。施复心中怪异，走出来问时，却是昨日过湖买叶的翻了船，十来个人都淹死了，只

有一个人得了一块船板，浮起不死，亏渔船上救了回来报信，施复闻得，吃这惊不小，进来学向朱恩与浑家听了，合掌向天称谢，又道：“若非贤弟相留，我此时亦在劫中矣。”朱恩道：“此皆大哥平昔好善之报，与我何干！”施复留朱恩住了一宿。到次早，朝膳已毕，施复道：“本该留贤弟闲玩几日，便是晓得你家中事忙，不敢担误在此。过了蚕事，然后来相请。”朱恩道：“这里原是不时往来的，何必要请。”施复又买两盒礼物相送。朱恩却也不辞，别了喻氏，解缆开船。施复送出镇上，方才分手。正是：

只为还金恩义重，今朝难舍弟兄情。

且说施复是年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，欲要又添张机儿，怎奈家中窄隘，摆不下机床。大凡人时运到来，自然诸事遇巧。施复刚愁无处安放机床，恰好间壁邻家住着两间小房，连年因蚕桑失利，嫌道住居风水不好，急切要把来出脱，正凑了施复之便。那邻家起初没售主时，情愿减价与人。及至施复肯与成交，却又道方员无真假，比原价反要增厚，故意作难刁蹬，真徵个心满意足，方才移去。那房子还拆得如马坊一般。

施复一面唤匠人修理，一而择吉铺设机床，自己将把锄头去垦机坑。约摸锄了一尺多深，忽锄出一块大方砖来，揭起砖时，下面圆圆一个坛口，满满都是烂米。施复说道：“可惜这一坛米，如何却埋在地下？”又想到：“上边虽然烂了，中间或者还好。”丢了锄头，把手去捧那烂米，还不上一寸，便露出一搭雪白的东西来。举目看时，不是别件，却是腰间细两头翘，凑心的细丝锭儿。施复欲待运动，恐怕被匠人们撞

见，沸扬开去，急忙原把土泥掩好，报知浑家。直至晚上，匠人去后，方才搬运起来，约有千金之数。夫妻们好不欢喜！施复因免了两次大难，又得了这注财乡，愈加好善。凡力量做得的好事，便竭力为之；做不得的，他也不敢勉强，因此里中随有长者之名。夫妻依旧省吃俭用，昼夜营运。不上十年，就长有数千金家事。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，开起三四十张绸机，又讨几房家人小厮，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。儿子观保，请个先生在家，教他读书，取名德胤，行聘礼定了朱恩女儿为媳。俗语说得好：六亲合一运。那朱恩家事也颇颇长起。二人不时往来，情分胜如嫡亲。

话休烦絮。且说施复新居房子，别屋都好，惟有厅堂摊塌坏了，看看要倒，只得兴工改造。他本寒微出身，辛苦作家惯了，不做财主身分，日逐也随着做工的搬瓦弄砖，拿水提泥。众人不晓得他是勤俭，都认做借意监工，没一个敢怠惰偷力。工作半月有余，择了吉日良机，立柱上梁。众匠人都吃利市酒去了，止存施复一人，两边检点，柱脚若不平准的，便把来垫稳。看到左边中间柱脚歪料，把砖去垫。偏有这等作怪的事，左垫也不平，右垫又不稳，索性拆开来看，却原来下面有块三角沙石，尖头正向着上边，所以垫不平。乃道：“这些匠工精鸟帐！这块石怎么不去了，留在下边？”便将手去一攀，这石随手而起。拿开石看时，到吃一惊！下面雪白的一大堆银子，其锭大小不一；上面有几个一样大的，腰间都束着红绒，其色甚是鲜明。又喜又怪。喜的是得这一大注财物，怪的是这几锭红绒束的银子，他不知藏下几多年了，颜色还这般鲜明。当下不管好歹，将衣服做个兜儿，抓上许

多，原把那块石盖好，飞奔进房，向床上倒下。喻氏看见，连忙来问：“是那里来的？”施复无暇答应，见儿子也在房中，即叫道：“观保快同我来！”口中便说，脚下乱跑。喻氏即解其意。父子二人来至外边，教儿子看守，自己分几次搬完。这些匠人酒还吃未完哩。

施复搬完了，方与浑家说知其故。夫妻三人好不喜！把房门闭上，将银收藏，约有二千余金。红绒束的，止有八锭，每锭准准三两。收拾已完，施复要拜天地，换了巾帽长衣，开门出来。那些匠人，手忙脚乱，打点安柱上梁。见柱脚倒乱，乃道：“这是谁个弄坏了？又要费一番手脚。”施复道：“你们垫得不好，须还要重整一整。”工人知是家长所为，谁敢再言。流水自去收拾，那晓其中奥妙。施复仰天看了一看，乃道：“此时正是卯时了，快些竖起来。”众匠人闻言，七手八脚。一会儿便安下柱子，抬梁上去。里边托出一大盘抛梁馒首，分散众人。邻里们都将着果酒来与施复把盏庆贺。施复因掘了藏，愈加快活，分外兴头，就吃得个半醺。正是：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月到中秋分外明。

施复送客去后，将巾帽长衣脱下，依原随身短衣，相帮众人。到巳牌时分，偶然走至外边，忽见一个老儿庞眉白发，年约六十已外，来到门首，相了一回，乃问道：“这里可是施家么？”施复道：“正是，你要寻那个？”老儿道：“要寻你们家长，问句话儿。”施复道：“小子就是。老翁有甚话说？请里面坐了。”那老儿听见就是家主，把他上下只管瞧看，又道：“你真个是么？”施复笑道：“我不过是平常人，那个肯假！”老儿举一举手，道：“老汉不为礼了，乞借一步话说。”拉到半

边，问道：“宅上可是今日卯时上梁安柱么？”施复道：“正是。”老儿又道：“官人可曾在左边中间柱下得些财采？”施复见问及这事，心下大惊，想道：“他却如何晓得？莫不是个仙人！”因道着心事，不敢隐瞒，答道：“果然有些。”老儿又道：“内中可有八个红绒束的锭么？”施复一发骇异，乃道：“有是有的，老翁何由知得这般详细？”老儿道：“这八锭银子，乃是老汉的，所以知得。”施复道：“既是老翁的，如何却在我家柱下？”

那老儿道：“有个缘故。老汉叫做薄有寿，就住在黄江南镇上，止有老荆两口，别无子女。门首开个糕饼馒头等物点心铺子，日常用度有余，积至三两，便倾成一个锭儿。老荆孩子气，把红绒束在中间，无非尊重之意。因墙卑室浅，恐露人眼目，缝在一个暖枕之内，自谓万无一失。积了这几年，共得八锭，以为老夫妻身后之用，尽有余了。不想今早五鼓时分，老汉梦见枕边走出八个白衣小厮，腰间俱束红绦，在床前商议道：‘今日卯时，盛泽施家竖柱安梁，亲族中应去的，都已到齐了。我们也该去矣。’有一个问道：‘他们都在那一个所在？’一个道：‘在左边中间柱下。’说罢，往外便走。有一个道：‘我们住在这里一向，如不别而行，觉道忒薄情了。’遂俱复转身向老汉道：‘久承照管，如今却要抛撇，幸勿见怪！’那时老汉梦中，不认得那八个小厮是谁，也不晓得是何处来的，问他道：‘八位小官人是几时来的？如何都不相认？’小厮答道：‘我们自到你家，与你只会得一面，你就把我们撇在脑后，故此我们便认得你，你却不认得我。’又指腰间红绦道：‘这还是初会这次，承你送的，你记得了么？’老汉一时想不

着几时与他的，心中止挂欠无子，见其清秀，欲要他做个干儿，又对他道：“既承你们到此，何不住在这里，父子相看，帮我做个人家？怎么又要往别处去？”八个小厮笑道：“你要我们做儿子，不过要送终之意。但我们该旺处去的。你这老官儿消受不起。”道罢，一齐往外而去。老汉此时觉道睡在床上，不知怎地身子已到门首，再三留之，头也不回，惟闻得说道：“天色晏了，快走罢。”一齐乱跑。老汉追将上去，被草根绊了一交，惊醒转来，与老荆说知，因疑惑这八锭银子作怪。到早上拆开枕看时，都已去了。欲要试验此梦，故特来相访，不想果然。”

施复听罢，大惊道：“有这样奇事！老翁不必烦恼，同我到里面来坐。”薄老道：“这事已验，不必坐了。”施复道：“你老人家许多路来，料必也饿了，见成点心吃些去也好。”这薄老儿见留他吃点心，到也不辞，便随进来。只见新竖起三间堂屋，高大宽敞，木材巨壮，众匠人一个个乒乒乓乓，耳边惟闻斧凿之声，比平常愈加用力。你道为何这般勤谨？大凡新竖屋那日，定有个犒劳筵席，利市赏钱。这些匠人打点吃酒要钱，见家主进来，故便假殷勤讨好。薄老儿看着如此热闹，心下嗟叹道：“怪道这东西歉我消受他不起，要望旺处去，原来他家恁般兴头！咦，这银子却也势利得狠哩！”不一时，来至一小客座中，施复请他坐下，急到里边向浑家说知其事。喻氏亦甚怪异，乃对施复道：“这银子既是他送终之物，何不把来送还，做个人情也好。”施复道：“正有此念，故来与你商量。”

喻氏取出那八锭银子，把块布包好。施复袖了，分付讨

些酒食与他吃，复到客座中摸出包来，道：“你看，可是那八锭么？”薄老儿接过打开一看，分毫不差，乃道：“正是这八个怪物！”那老儿把来左翻右相，看了一回，对着银子说道：“我想你缝在枕中，如何便会出来？黄江泾到此有十里之远，人也怕走，还要趁个船儿，你又没有脚，怎地一回儿就到了这里？”口中便说，心下又转着苦挣之难，失去之易，不觉眼中落下两点泪来。施复道：“老翁不必心伤！小子情愿送还，赠你老人家百年之用。”薄老道：“承官人厚情。但老汉无福享用，所以走了。今若拿去，少不得又要走的，何苦讨恁般烦恼吃！”施复道：“如今乃我送你的，料然无妨。”薄老只把手来摇道：“不要，不要！老汉也是个知命的，勉强来，一定不妙。”施复因他坚执不要，又到里边与浑家商议。喻氏道：“他虽不要，只我们心上过意不去。”又道：“他或者消受这十锭不起，一二锭量也不打紧。”施复道：“他执意一锭也不肯要。”喻氏道：“我有个道理在此。把两锭裹在馒头里，少顷送与他作点心，到家看见，自然罢了，难道又送来不成？”施复道：“此见甚妙。”

喻氏先支持酒肴出去。薄老坐了客位，施复对面相陪。薄老道：“没事打搅官人，不当人子！”施复道：“见成菜酒，何足挂齿！”当下三杯两盏，吃了一回。薄老儿不十分会饮，不觉半醉。施复讨饭与他吃饭，将要起身作谢，家人托出两个馒头。施复道：“两个粗点心，带在路上去吃。”薄老道：“老汉酒醉饭饱，连夜饭也不要吃了，路上如何又吃点心？”施复道：“总不吃，带回家去便了。”薄老儿道：“不消得，不消得！老汉家中做这项生意的，日逐自有，官人留下赏人罢。”施复

把来推在袖里道：“我这馒头馅好，比你铺中滋味不同。将回去吃，便晓得。”那老儿见其意殷勤，不好固辞，乃道：“没甚事到此，又吃又袖，罪过，罪过！”拱拱手道：“多谢了！”往外就走。施复送出门前，那老儿自言自语道：“来便来了，如今去不知可就有便船？”施复见他醉了，恐怕遗失了这两个馒头，乃道：“老翁，不打紧，我家有船，教人送你回去。”那老儿点头道：“官人，难得你这样好心！可知有恁般造化！”施复唤个家人，分付道：“你把船送这大伯子回去，务要送至家中，认了住处，下次好去拜访。”家人应诺。

薄老儿相辞下船，离了镇上，望黄江泾而去。那老儿因多了几杯酒，一路上问长问短，十分健谈。不一时已到，将船泊住，扶那老儿上岸，送到家中。妈妈接着，便问：“老官儿，可有这事么？”老儿答道：“千真万真。”口中便说，却去袖里摸出那两个馒头，递与施复家人道：“大官宅上事忙，不留吃茶了，这馒头转送你当茶罢。”施家人答道：“我官人特送你老人家的，如何却把与我？”薄老道：“你官人送我，已领过他的情了。如今送你，乃我之情，你不必固拒。”家人再三推却不过，只得受了，相别下船，依旧摇回。到自己河下，把船缆好，拿着馒头上岸。恰好施复出来，一眼看见，问道：“这馒头我送薄老官的，你如何拿了回来？”答道：“是他转送小人当茶，再三推辞不脱，勉强受了他的。”施复暗笑道：“原来这两锭银那老儿还没福受用，却又转送别人。”想道：“或者到是那人造化，也未可知。”乃分付道：“这两个馒头滋味，比别不同，莫要又与别人！”答应道：“小人晓得。”

那人来到里边寻着老婆，将馒头递与，还未开言说是那

里来的，被伙伴中叫到外边吃酒去了。原来那人已有两个儿女，正害着疴膨食积病症。当下婆娘接在手中，想道：“若被小男女看见，偷去吃了，到是老大利害，不如把去大娘换些别样点心哄他罢。”即便走来向主母道：“大娘，丈夫适才不知那里拿这两个馒头，我想小男女正害肚腹病，倘看见偷吃了，这病却不一发加重！欲要求大娘换甚不伤脾胃的点心哄那两个男女。”说罢，将馒头放在桌上。喻氏不知其细，遂拣几件付与他去，将馒头放过。少顷，施复进来，把薄老转与家人馒头之事，说向浑家，又道：“谁想到是他的造化！”喻氏听了，乃知把来换点心的就是，答道：“元来如此，却也奇异！”便去拿那两个馒头，递与施复道：“你拍这馒头来看。”施复不知何意，随手拍开，只听得卓上当的一响，举目看时，乃是一锭红绒束的银子，问道：“馒头如何你又取了他的？”喻氏将那婆娘来换点心之事说出。夫妻二人，不胜嗟叹。方知银子赶人，麾之不去；命里无时，求之不来。施复因怜悯薄老儿，时常送些钱米与他，到做了亲戚往来。死后，又买块地儿殡葬。后来施德胤长大，娶朱恩女儿过门，夫妻孝顺。施复之富，冠于一镇。夫妇二人，各寿至八十外，无疾而终。至今子孙蕃衍，与滩阙朱氏世为姻谊云。有诗为证：

六金还取事虽微，感德天心早鉴知。

滩阙巧逢恩义报，好人到底得便宜。

第十九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

两眼乾坤旧恨，一腔今古闲愁。隋宫吴苑旧风流，寂寞斜阳渡口。兴到豪吟百首，醉余凭吊千秋。神仙迂怪总虚浮，只有纲常不朽。

这首《西江月》词，是劝人力行仁义，扶植纲常。自古以来富贵空花，荣华泡影，只有那忠臣孝子，义夫节妇，名传万古，随你负担小人，闻之起敬。今日且说义夫节妇：如宋弘不弃糟糠，罗敷不从使君，此一辈岂不是扶植纲常的？又如王允欲娶高门，预逐其妇；买臣室达太晚，见弃于妻，那一辈岂不是败坏纲常的？真个是人心不同，泾渭各别。有诗为证：

王允弃妻名遂损，买臣离妇志堪悲。
夫妻本是鸳鸯鸟，一对栖时一对飞。

话中单表宋末时，一个丈夫姓程，双名万里，表字鹏举，本贯彭城人氏。父亲程文业，官拜尚书。万里十六岁时，椿萱俱丧，十九岁以父荫补国子生员。生得人材魁岸，志略非凡，性好读书，兼习弓马。闻得元兵日盛，深以为忧，曾献战、守、和三策，以直言触忤时宰，恐其治罪，弃了童仆，单

身潜地走出京都。却又不肯回乡，欲往江陵府，投奔京湖制置使马光祖。未到汉口，传说元将兀良哈歹统领精兵，长驱而入，势如破竹。程万里闻得这个消息，大吃一惊，遂不敢前行。踌躇之际，天色已晚，但见：

片片晚霞迎落日，行行倦鸟盼归巢。

程万里想道：“且寻旅店，打听个实信，再作区处。”其夜，只闻得户外行人，奔走不绝，却都是上路逃难来的百姓，哭哭啼啼，耳不忍闻。程万里已知元兵逼近，夜半便起身，趁众同走。走到天明，方才省得忘记了包裹在客店中。来路已远，却又不好转去取讨，身边又没盘缠，腹中又饿，不免到村落中告乞一饭，又好挣扎路途。约莫走半里远近，忽然斜插里一阵兵，直冲出来。程万里见了，飞向侧边一个林子里躲避。那枝兵不是别人，乃是元朝元帅兀良哈歹部下万户张猛的游兵。前锋哨探，见一个汉子，面目雄壮，又无包裹，躲向树林中而去，料道必是个细作，追入林中，不管好歹，一索捆翻，解到张万户营中。程万里称是避兵百姓，并非细作。张万户见他面貌雄壮，留为家丁。程万里事出无奈，只得跟随。每日间见元兵所过，残灭如秋风扫叶，心中暗暗悲痛，正是：

宁为太平犬，莫作离乱人。

却说张万户乃兴元府人氏，有千斤膂力，武艺精通。昔年在乡里间豪横，守将知得他名头，收在部下为偏裨之职。后来元兵犯境，杀了守将，叛归元朝。元主以其有献城之功，封为万户，拨在兀良哈歹部下为前部向导，屡立战功。今番从军日久，思想家里，写下一封家书，把那一路掳掠下金银财

宝，装做一车，又将掳到人口男女，分做两处，差帐前两个将校，押送回家。可怜程万里远离乡土，随着家人，一路啼啼哭哭，直至兴元府，到了张万户家里，将校把家书金银，交割明白，又令那些男女，叩见了夫人。那夫人做人贤慧，就各拨一个房户居住，每日差使伏侍。将校讨了回书，自向军前回覆去了。程万里住在兴元府，不觉又经年余。

那时宋元两朝讲和，各自罢军，壮士宁家。张万户也回到家中，与夫人相见过，合家奴仆，都来叩头。程万里也只得随班行礼。又过数日，张万户把掳来的男女，拣身材雄壮的留了几个，其余都转卖与人。张万户唤家人来分付道：“你等不幸生于乱离时世，遭此涂炭，或有父母妻子，料必死于乱军之手。就是汝等，还有得遇我，所以尚在，逢着别个，死去几时了。今在此地，虽然是个异乡，既为主仆，即如亲人一般。今晚各配妻子与你们，可安心居住，勿生异心。后日带到军前，寻些功绩，博个出身，一般富贵。若有他念，犯出事来，断然不饶的。”家人都流泪叩头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乃老爹再生之恩，岂敢又生他念。”当晚张万户就把那掳来的妇女，点了几名。夫人又各赏几件衣服。张万户与夫人同出堂前，众妇女跟随在后。堂中灯烛辉煌，众人都叉手侍立两傍。张万户一一唤来配合。众人一齐叩首谢恩，各自领归房户。且说程万里配得一个女子，引到房中，掩上门儿，夫妻叙礼。程万里仔细看那女子，年纪到有十五六岁，生得十分美丽，不像个以下之人。怎见得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两道眉弯新月，一双眼注微波。青丝七尺挽盘螺，粉脸吹弹得破。望日嫦娥盼夜，秋宵织女停梭。

画堂花烛听欢呼，兀自含羞怯步。

程万里得了个美貌女子，心中欢喜，问道：“小娘子尊姓何名？可是从幼在宅中长大的么？”那女子见问，沉吟未语，早落下两行珠泪。程万里把袖子与他拭了，问道：“娘子为何掉泪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奴家本是重庆人氏，姓白，小字玉娘，父亲白忠，官为统制。四川制置使余玠，调遣镇守嘉定府。不意余制置身亡，元将兀良哈歹乘虚来攻。食尽兵疲，力不能支。破城之日，父亲被擒，不屈而死。兀良元帅怒我父守城抗拒，将妾一门抄戮。张万户怜妾幼小，幸得免诛，带归家中为婢，伏侍夫人，不意今日得配君子。不知君乃何方人氏，亦为所掳？”程万里见说亦是羁囚，触动其心，不觉也流下泪来。把自己家乡姓名，被掳情由，细细说与。两下凄惨一场，却已二鼓。夫妻解衣就枕。一夜恩情，十分美满。明早，起身梳洗过了，双双叩谢张万户已毕，玉娘原到里边去了。程万里感张万户之德，一切干办公事，加倍用心，甚得其欢。

其夜是第三夜了，程万里独坐房中，猛然想起功名未遂，流落异国，身为下贱，玷宗辱祖，可不忠孝两虚！欲待乘间逃归，又无方便，长叹一声，潸潸泪下。正在自悲自叹之际，却好玉娘自内而出。万里慌忙拭泪相迎，容颜惨淡，余涕尚存。玉娘是个聪明女子，见貌辨色，当下挑灯共坐，叩其不乐之故。万里是个把细的人，仓卒之间，岂肯倾心吐胆。自古道：

夫妻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当下强作笑容，只答应得一句道：“没有甚事！”玉娘情知他有含糊隐匿之情，更不去问他。直至掩户息灯，解衣就

寝之后，方才低低启齿，款款开言道：“程郎，妾有一言，日欲奉劝，未敢轻谈。适见郎君有不乐之色，妾已猜其八九。郎君何用相瞒！”万里道：“程某并无他意，娘子不必过疑。”玉娘道：“妾观郎君才品，必非久在人后者，何不觅便逃归，图个显祖扬宗，却甘心在此，为人奴仆，岂能得个出头的日子！”程万里见妻子说出恁般说话，老大惊讶，心中想道：“他是妇人女子，怎么有此丈夫见识，道着我的心事？况且寻常人家，夫妇分别，还要多少留恋不舍。今成亲三日，恩爱方才起头，岂有反劝我还乡之理？只怕还是张万户教他来试我。”便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为乱兵所执，自分必死。幸得主人释放，留为家丁，又以妻子配我，此恩天高地厚，未曾报得，岂可为此背恩忘义之事？汝勿多言！”玉娘见说，嘿然无语。程万里愈疑是张万户试他。

到明早起身，程万里思想：“张万户教他来试我，我今日偏要当面说破，固住了他的念头，不来提防，好办走路。”梳洗已过，请出张万户到厅上坐下，说道：“禀老爹，夜来妻子忽劝小人逃走。小人想来，当初被游兵捉住，蒙老爹救了性命，留作家丁，如今又配了妻子。这般恩德，未有寸报。况且小人父母已死，亲戚又无，只此便是家了，还教小人逃到那里去？小人昨夜已把他埋怨一番。恐怕他自己情虚，反来造言累害小人，故此特禀知老爹。”张万户听了，心中大怒，即唤出玉娘骂道：“你这贱婢！当初你父抗拒天兵，兀良元帅要把你阖门尽斩，我可怜你年纪幼小，饶你性命，又恐为乱军所杀，带回来恩养长大，配个丈夫。你不思报效，反教丈夫背我，要你何用！”教左右快取家法来，吊起贱婢打一百皮

鞭。那玉娘满眼垂泪，哑口无言。众人连忙去取索子家法，将玉娘一索捆翻。正是：

分明指与平川路，反把忠言当恶言。

程万里在旁边，见张万户发怒，要吊打妻子，心中懊悔道：“原来他是真心，到是我害他了！”又不好过来讨饶。正在危急之际，恰好夫人闻得丈夫发怒，要打玉娘，急走出来救护。原来玉娘自到他家，因德性温柔，举止闲雅，且是女工中第一伶俐，夫人平昔极喜欢他的。名虽为婢，相待却像亲生一般，立心要把他嫁个好丈夫。因见程万里人材出众，后来必定有些好日，故此前晚就配与为妻。今日见说要打他，不知因甚缘故，特地自己出来。见家人正待要动手，夫人止住，上前道：“相公因甚要吊打玉娘？”张万户把程万里所说之事，告与夫人。夫人叫过玉娘道：“我一向怜你幼小聪明，特拣个好丈夫配你，如何反教丈夫背主逃走？本不当教你便是，姑念初犯，与老爹讨饶，下次再不可如此！”玉娘并不回言，但是流泪。夫人对张万户道：“相公，玉娘年纪甚小，不知世务，一时言语差误，可看老身份上，姑恕这次罢。”张万户道：“既夫人讨饶，且恕这贱婢。倘若再犯，二罪俱罚。”玉娘含泪叩谢而去。张万户唤过程万里道：“你做人忠心，我自另眼看你。”程万里满口称谢，走到外边，心中又想道：“还是做下圈套来试我！若不是，怎么这样大怒要打一百，夫人刚开口讨饶，便一下不打？况夫人在里面，那里晓得这般快就出来护救？且喜昨夜不曾说别的言语还好。”

到了晚间，玉娘出来，见他虽然面带忧容，却没有丝毫怨恨意思。程万里想道：“一发是试我了。”说话越加谨慎。又

过了三日，那晚，玉娘看了丈夫，上下只管相着，欲言不言，如此三四次，终是忍耐不住，又道：“妾以诚心告君，如何反告主人，几遭箠打！幸得夫人救免。然细观君才貌，必为大器，为何还不早图去计？若恋恋于此，终作人奴，亦有何望！”程万里见妻子又劝他逃走，心中愈疑道：“前日恁般嗔责，他岂不怕，又来说起？一定是张万户又教他来试我念头果然决否。”也不回言，径自收拾而卧。

到明早，程万里又来禀知张万户。张万户听了，暴躁如雷，连喊道：“这贱婢如此可恨，快拿来敲死了罢！”左右不敢怠缓，即向里边来唤，夫人见唤玉娘，料道又有甚事，不肯放将出来。张万户见夫人不肯放玉娘出来，转加焦躁，却又碍着夫人面皮，不好十分催逼，暗想道：“这贱婢已有外心，不如打发他去罢。倘然夫妻日久恩深，被这贱婢哄热，连这好人的心都要变了。”乃对程万里道：“这贱婢两次三番诱你逃归，其心必有他念，料然不是为你。久后必被其害。待今晚出来，明早就教人引去卖了，别拣一个好的与你为妻。”程万里见说要卖他妻子，方才明白浑家果是一片真心，懊悔失言，便道：“老爹如今警戒两番，下次谅必不敢。总再说，小人也断然不听。若把他卖了，只怕人说小人薄情，做亲才六日，就把妻子来卖。”张万户道：“我做了主，谁敢说你！”道罢，径望里边而去。夫人见丈夫进来，怒气未息，恐还要责罚玉娘，连忙教闪过一边，起身相迎，并不问起这事。张万户却又怕夫人不舍得玉娘出去，也分毫不题。

且说程万里见张万户决意要卖，心中不忍割舍，坐在房中暗泣。直到晚间，玉娘出来，对丈夫哭道：“妾以君为夫，

故诚心相告，不想君反疑妾有异念，数告主人。主人性气粗雄，必然怀恨。妾不知死所矣！然妾死不足惜，但君堂堂仪表，甘为下贱，不图归计为恨耳！”程万里听说，泪如雨下，道：“贤妻良言指迷，自恨一时错见，疑主人使汝试我，故此告知，不想反累贤妻！”玉娘道：“君若肯听妾言，虽死无恨。”程万里见妻子恁般情真，又思明日就要分离，愈加痛泣，却又不好对他说知，含泪而寝，直哭到四更时分。玉娘见丈夫哭之不已，料必有甚事故，问道：“君如此悲恸，定是主人有害妾之意。何不明言？”程万里料瞒不过，方道：“自恨不才，有负贤妻。明日主人将欲鬻汝，势已不能挽回，故此伤痛！”玉娘闻言，悲泣不胜。两个搅做一团，哽哽咽咽，却又不敢放声。天未明，即便起身梳洗。玉娘将所穿绣鞋一只，与丈夫换了一只旧履，道：“后日倘有见期，以此为证。万一永别，妾抱此而死，有如同穴。”说罢，复相抱而泣，各将鞋子收藏。

到了天明，张万户坐在中堂，教人来唤。程万里忍住眼泪，一齐来见。张万户道：“你这贱婢！我自幼抚你成人，有甚不好，屡教丈夫背主！本该一剑斩你便是。且看夫人分上，姑饶一死。你且到好处受用去罢。”叫过两个家人分付道：“引他到牙婆人家去，不论身价，但要寻一下等人家，磨死不受人抬举的这贱婢便了。”玉娘要求见夫人拜别，张万户不许。玉娘向张万户拜了两拜，起来对着丈夫道声“保重”，含着眼泪，同两个家人去了。程万里腹中如割，无可奈何，送出大门而回。正是：

世上万般哀苦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比及夫人知觉，玉娘已自出门去了。夫人晓得张万户情性，诚

恐他害了玉娘性命。今日脱离虎口，到也繇他。

且说两个家人，引玉娘到牙婆家中，恰好市上有个经纪人家，要讨一婢，见玉娘生得端正，身价又轻，连忙兑出银子，交与张万户家人，将玉娘领回家去不题。

且说程万里自从妻子去后，转思转悔，每到晚间，走进房门，便觉惨伤，取出那两只鞋儿，在灯前把玩一回，呜呜的啼泣一回。哭勾多时，方才睡卧。次后访问得，就卖在市上人家，几遍要悄地去再见一面，又恐被人觑破，报与张万户，反坏了自己大事，因此又不敢去。那张万户见他不听妻子言语，信以为实，诸事委托，毫不提防。程万里假意殷勤，愈加小心。张万户好不喜欢，又要把妻子配与。程万里不愿，道：“且慢着，候随老爷到边上去有些功绩回来，寻个名门美眷，也与老爷争气。”

光阴迅速，不觉又过年余。那时兀良哈歹在鄂州镇守，值五十诞辰，张万户昔日是他麾下裨将，收拾了许多金珠宝玉，思量要差一个能干的去贺寿，未得其人。程万里打听在肚里，思量趁此机会，脱身去罢，即来见张万户道：“闻得老爷要送兀良爷的寿礼，尚未差人。我想众人都有掌管，脱身不得。小人总是在家没有甚事，到情愿任这差使。”张万户道：“若得你去最好。只怕路上不惯，吃不得辛苦。”程万里道：“正为在家自在惯了，怕后日随老爷出征，受不得辛苦，故此先要经历些风霜劳碌，好跟老爹上阵。”张万户见他说得有理，并不疑虑，就依允了，写下问候书札，上寿礼帖，又取出一张路引，以防一路盘诘。诸事停当，择日起身。程万里打叠行李，把玉娘绣鞋，都藏好了。到临期，张万户把东西出来，交

付明白，又差家人张进，作伴同行。又把十两银子与他盘缠。程万里见又有一人同去，心中烦恼，欲要再禀，恐张万户疑惑，且待临时，又作区处。当了拜别张万户，把东西装上生口，离了兴元，望鄂州而来。一路自有馆驿支讨口粮，并无担阁。不期一日，到了鄂州，借个饭店寓下。来日清早，二人赍了书札礼物，到帅府衙门挂号伺候。那兀良元帅是节镇重臣，故此各处差人来上寿的，不计其数，衙门前好不热闹。三通画角，兀良元帅开门升帐。许多将官僚属，参见已过，然后中军官引各处差人进见，呈上书札礼物。兀良元帅一一看了，把礼物查收，分付在外伺候回书。众人答应出来不题。

且说程万里送礼已过，思量要走，怎奈张进同行同卧，难好脱身，心中无计可施。也是他时运已到，天使其然。那张进因在路上鞍马劳倦，却又受了些风寒，在饭店上生起病来。程万里心中欢喜：“正合我意！”欲要就走，却又思想道：“大丈夫作事，须要来去明白。”原向帅府候了回书，到寓所看张进时，人事不省，毫无知觉。自己即便写下一封书信，一齐放入张进包裹中收好。先前这十两盘缠银子，张进便要分用，程万里要稳住张进的心，却总放在他包裹里面。等到鄂州一齐买人事送人。今日张进病倒，程万里取了这十两银子，连路引铺陈打做一包，收拾完备，却叫过主人家来分付道：“我二人乃兴元张万户老爹特差来与兀良爷上寿，还要到山东史丞相处公干。不想同伴的上路辛苦，身子有些不健，如今行动不得。若等他病好时，恐怕误了正事，只得且留在此调养几日。我先往那里公干回来，与他一齐起身。”即取出五钱银子递与道：“这薄礼权表微忱，劳主人家用心看顾，得他病体

痊安，我回时还有重谢。”主人家不知是计，收了银子道：“早晚伏侍，不消牵挂。但长官须要作速就来便好。”程万里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又讨些饭来吃饱，背上包裹，对主人家叫声暂别，大踏步而走。正是：

鳌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

离了鄂州，望着建康而来。一路上有了路引，不怕盘诘，并无阻滞。此时淮东地方，已尽数属了胡元，万里感伤不已。一径到宋朝地面，取路直至临安。旧时在朝宰执，都另换了一班人物。访得现任枢密副使周翰，是父亲的门生，就馆于其家。正值度宗收录先朝旧臣子孙，全亏周翰提挚，程万里亦得补福建福清县尉。寻了个家人，取名程惠，择日上任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张进在饭店中，病了数日，方才精神清楚，眼前不见了程万里，问主人家道：“程长官怎么不见？”主人家道：“程长官十日前说还要往山东史丞相处公干，因长官有恙，他独自去了，转来同长官回去。”张进大惊道：“何尝又有山东公干！被这贼趁我有病逃了。”主人家惊问道：“长官一同来的，他怎又逃去？”张进把当初掳他情由细说，主人懊悔不迭。张进恐怕连他衣服取去，即忙教主人家打开包裹看时，却留下一封书信，并兀良元帅回书一封，路引盘缠，尽皆取去，其余衣服，一件不失。张进道：“这贼狼子野心！老爹恁般待他，他却一心恋着南边。怪道连妻子也不要！”又将息了数日，方才行走得动，便去禀知兀良元帅，另自打发盘缠路引，一面行文挨获程万里。那张进到店中算还了饭钱，作别起身。星夜赶回家，参见张万户，把兀良元帅回书呈上看过，又将程

万里逃归之事稟知。张万户将他遗书拆开看时，上写道：

门下贱役程万里，奉书恩主老爷台下：万里向蒙不杀之恩，收为厮养，委以腹心，人非草木，岂不知感。但闻越鸟南栖，狐死首丘，万里亲戚坟墓，俱在南朝，早暮思想，食不甘味。意欲稟知恩相，乞假归省，诚恐不许，以此斗胆辄行。在恩相幕从如云，岂少一走卒？放某还乡如放一鸽耳。大恩未报，刻刻于怀。衔环结草，生死不负。

张万户看罢，顿足道：“我被这贼用计瞒过，吃他逃了！有日拿住，教他碎尸万段。”后来张万户贪婪太过，被人参劾，全家抄没，夫妻双双气死。此是后话不题。

且说程万里自从到任以来，日夜想念玉娘恩义，不肯再娶。但南北分争，无由访觅。时光迅速，岁月如流，不觉又是二十余年。程万里因为官清正廉能，已做到闽中安抚使之职。那时宋朝气数已尽，被元世祖直捣江南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逼得宋末帝奔入广东崖山海岛中驻蹕。止有八闽全省，未经兵火。然亦弹丸之地，料难抵敌。行省官不忍百姓罹于涂炭，商议将图籍版輿，上表亦归元主。元主将合省官俱加三级。程万里升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。到任之后，思想兴元乃是所属地方，即遣家人程惠，将了向日所赠绣鞋，并自己这只鞋儿，前来访问妻子消息，不题。

且说娶玉娘那人，是市上开酒店的顾大郎，家中颇有几贯钱钞。夫妻两口，年纪将近四十，并无男女。浑家和氏，每劝丈夫讨个丫头伏侍，生育男女。顾大郎初时恐怕淘气，心中不肯。到是浑家叮嘱牙婆寻觅，闻得张万户家发出个女子，

一力攆掇讨回家去。浑家见玉娘人物美丽，性格温存，心下欢喜，就房中侧边打个铺儿，到晚间又准备些夜饭，摆在房中。玉娘暗解其意，佯为不知，坐在厨下。和氏自家走来说道：“夜饭已在房里了，你怎么反坐在此？”玉娘道：“大娘自请，婢子有在这里。”和氏道：“我们是小户人家，不像大人家有许多规矩。止要勤俭做人家，平日只是姊妹相称便了。”玉娘道：“婢子乃下贱之人，倘有不到处，得免嗔责足矣，岂敢与大娘同列！”和氏道：“不要疑虑！我不是那等嫉妒之辈，就是娶你，也到是我的意思。只为官人中年无子，故此劝他取个偏房。若生得一男半女，即如与我一般。你不要害羞，可来同坐吃杯合欢酒。”玉娘道：“婢子蒙大娘抬举，非不感激。但生来命薄，为夫所弃，誓不再适。倘必欲见辱，有死而已！”

和氏见说，心中不悦道：“你既自愿为婢，只怕吃不得这样苦哩。”玉娘道：“但凭大娘所命。若不如意，任凭责罚。”和氏道：“既如此，可到房中伏侍。”玉娘随至房中。他夫妻对坐而饮，玉娘在旁筛酒，和氏故意难为他。直饮至夜半，顾大郎吃得大醉，衣也不脱，向床上睡了。玉娘收拾过家火，向厨中吃些夜饭，自来铺上和衣而睡。明早起来，和氏限他一日纺绩。玉娘头也不抬，不到晚都做完了，交与和氏。和氏暗暗称奇，又限他夜中趲赶多少。玉娘也不推辞，直纺到晓。一连数日如此，毫无厌倦之意。顾大郎见他不肯向前，日夜纺绩，只道浑家妒忌，心中不乐，又不好说得，几番背他浑家与玉娘调戏。玉娘严声厉色。顾大郎惧怕浑家知得笑话，不敢则声。过了数日，忍耐不过，一日对浑家道：“既承你的美意，娶这婢子与我，如何教他日夜纺绩，却不容他近我？”和

氏道：“非我之过。只因他第一夜，如此作乔，恁般推阻，为此我故意要难他转来。你如何反为好成歉？”顾大郎不信道：“你今夜不要他纺绩，教他早睡，看是怎么？”和氏道：“这有何难！”

到晚间，玉娘交过所限生活。和氏道：“你一连做了这几时，今晚且将息一晚，明日做罢。”玉娘也十数夜未睡，觉道甚劳倦，甚合其意，吃过夜饭，收拾已完，到房中各自睡下。玉娘是久困的人，放倒头便睡着了。顾大郎悄悄的到他铺上，轻轻揭开被，挨进身子，把他身上一摸，却原来和衣而卧。顾大郎即便与他解脱衣裳。那衣带都是死结，如何扯拽得开。顾大郎性急，把他乱扯。才扯断得一条带子，玉娘在睡梦中惊醒，连忙跳起，被顾大郎双手抱住，那里肯放。玉娘乱喊杀人，顾大郎道：“既在我家，喊也没用，不怕你不从我！”和氏在床，假做睡着，声也不则。玉娘摔脱不得，心生一计，道：“官人，你若今夜辱了婢子，明日即寻一条死路。张万户夫人平昔极爱我的，晓得我死了，料然决不与你干休。只怕那时破家荡产，连性命亦不能保，悔之晚矣。”顾大郎见说，果然害怕，只得放手，原走到自己床上睡了。玉娘眼也不合，直坐到晓。和氏见他立志如此，料不能强，反认为义女。玉娘方才放心，夜间只是和衣而卧，日夜辛勤纺织。

约有一年，玉娘估计积成布匹，比身价已有二倍，将来交与顾大郎夫妇，求为尼姑。和氏见他诚恳，更不强留，把他这些布匹，尽施与为出家之费，又备了些素礼，夫妇两人，同送到城南昙花庵出家。玉娘本性聪明，不勾三月，把那些经典讽诵得烂熟。只是心中记挂着丈夫，不知可能勾脱身走

逃。将那两只鞋子，做个囊儿盛了，藏于贴肉。老尼出庵去了，就取出观玩，对着流泪。次后央老尼打听，知得乘机走了，心中欢喜，早晚诵经祈保。又感顾大郎夫妇恩德，也在佛前保佑。后来闻知张万户全家抄没，夫妇俱丧。玉娘想念夫人幼年养育之恩，大哭一场，礼忏追荐，诗云：

数载难忘养育恩，看经礼忏荐夫人。

为人若肯存忠厚，虽不关亲也是亲。

且说程惠奉了主人之命，星夜赶至兴元城中，寻个客店寓下。明日往市中，访到顾大郎家里。那时顾大郎夫妇，年近七旬，须鬓俱白，店也收了，在家持斋念佛，人都称他为顾道人。程惠走至门前，见老人家正在那里扫地。程惠上前作揖道：“太公，借问一句说话。”顾老还了礼，见不是本外乡音，便道：“客官可是要问路径么？”程惠道：“不是。要问昔年张万户家出来的程娘子，可在你家了？”顾老道：“客官，你是那里来的？问他怎么？”程惠道：“我是他的亲戚，幼年离乱时失散，如今特来寻访。”顾老道：“不要说起！当初我因无子，要娶他做个通房。不想自到家来，从不曾解衣而睡。我几番捉弄他，他执意不从。见他立性贞烈，不敢相犯，到认做义女，与老荆就如嫡亲母子。且是勤俭纺织，有时直做到天明。不上一年，将做成布匹，抵偿身价，要去出家。我老夫妻不好强留，就将这些布匹，送与他出家费用。又备些素礼，送他到南城昙花庵为尼。如今二十余年了，足迹不曾出那庵门。我老夫妇到时常走去看看他，也当做亲人一般。又闻得老尼说，至今未尝解衣寝卧，不知他为甚缘故。这几时因老病不曾去看得。客官，既是你令亲，径到那里去会便了，

路也不甚远。见时，到与老夫代言一声。”

程惠得了实信，别了顾老，问昙花庵一路走来。不多时就到了，看那庵也不甚大。程惠走进了庵门，转过左边，便是三间佛堂。见堂中坐着个尼姑诵经，年纪虽是中年，人物到还十分整齐。程惠想道：“是了。”且不去相问，就在门槛上坐着，袖中取出这两只鞋来细玩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两只好鞋，可惜不全！”那诵经的尼姑，却正是玉娘。他一心对在经上，忽闻得有人说话，方才抬起头来。见一人坐在门槛上，手中玩弄两只鞋子，看来与自己所藏无二，那人却又不是丈夫，心中惊异，连忙收掩经卷，立起身向前问讯。程惠把鞋放在槛上，急忙还礼。尼姑问道：“檀越，借鞋履一观。”程惠拾起递与，尼姑看了，道：“檀越，这鞋是那里来的？”程惠道：“是主人差来寻访一位娘子。”尼姑道：“你主人姓甚？何处人氏？”程惠道：“主人姓程名万里，本贯彭城人氏，今现任陕西参政。”尼姑听说，即向身边囊中取出两只鞋来，恰好正是两对。尼姑眼中流泪不止。

程惠见了，倒身下拜道：“相公特差小人来寻访主母。适才问了顾太公，指引到此，幸而得见。”尼姑道：“你相公如何得做这等大官？”程惠把历官闺中，并归元升任至此，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相公分付，如寻见主母，即迎到任所相会。望主母收拾行装，小人好去雇倩车辆。”尼姑道：“吾今生已不望鞋履复合。今幸得全，吾愿毕矣，岂别有他想。你将此鞋归见相公夫人，为吾致意，须做好官，勿负朝廷，勿虐民下。我出家二十余年，无心尘世久矣。此后不必挂念。”程惠道：“相公因念夫人之义，誓不再娶。夫人不必固辞。”尼姑不听，

望里边自去。程惠央老尼再三苦告，终不肯出。

程惠不敢苦逼，将了两双鞋履，回至客店，取了行李，连夜回到陕西衙门，见过主人，将鞋履呈上，细述顾老言语，并玉娘认鞋，不肯同来之事。程参政听了，甚是伤感，把鞋履收了，即移文本省。那省官与程参政昔年同在闽中为官，有僚友之谊，见了来文，甚以为奇，即行檄仰兴元府官吏，具礼迎请。兴元府官不敢怠慢，准备衣服礼物，香车细辇，笙肃鼓乐，又取两个丫鬟伏侍，同了僚属，亲到昙花庵来礼请。那时满城人家尽皆晓得，当做一件新闻，扶老挈幼，争来观看。

且说太守同僚属到了庵前下马，约退从人，径进庵中。老尼出来迎接。太守与老尼说知来意，要请程夫人上车。老尼进去报知。玉娘见太守与众官来请，料难推托，只得出来相见。太守道：“本省上司奉陕西程参政之命，特着下官等具礼迎请夫人上车，往陕西相会。左舆已备，望夫人易换袍服，即便登舆。”教丫鬟将礼物服饰呈上。玉娘不敢固辞，教老尼收了，谢过众官，即将一半礼物送与老尼为终老之资，余一半嘱托地方官员将张万户夫妻以礼改葬，报其养育之恩。又起七昼夜道场，追荐白氏一门老小。好事已毕，丫鬟将袍服呈上。玉娘更衣，到佛前拜了四拜，又与老尼作别，出庵上车。府县官俱随于后。玉娘又分付：还要到市中去拜别顾老夫妻。路上鼓乐喧阗，直到顾家门首下车。顾老夫妇出来，相迎欢喜。玉娘到里边拜别，又将礼物赠与顾老夫妇，谢他昔年之恩。老夫妻流泪收下，送至门前，不忍分别。

玉娘亦觉惨然，含泪登车。各官直送至十里长亭而别。太

守又委僚属李克复，率领步兵三百，防护车舆。一路经过地方，官员知得，都来迎送馈礼。直至陕西省城，那些文武僚属，准备金鼓旗幡，离城十里迎接。程参政也亲自出城远迎。一路金鼓喧天，笙箫振地，百姓们都满街结彩，香花灯烛相迎，直至衙门后堂私衙门口下车。程参政分付僚属明日相见，把门掩上，回至私衙。夫妻相见，拜了四双八拜，起来相抱而哭。各把别后之事，细说一遍。说罢，又哭。然后奴仆都来叩见。安排庆喜筵席。直饮至二更，方才就寝。可怜成亲止得六日，分离到有二十余年。此夜再合，犹如一梦。次日，程参政升堂，僚属俱来送礼庆贺。程参政设席款待，大吹大擂，一连开宴三日。各处属下晓得，都遣人称贺，自不必说。且说白夫人治家有方，上下钦服。因自己年长，料难生育，广置姬妾。程参政连得二子，自己直加衔平章，封唐国公，白氏封一品夫人，二子亦为显官。后人诗为证：

六日夫妻廿载别，刚肠一样坚如铁。
分鞋今日再成双，留与千秋作话说。

第二十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

刀事由天莫强求，何须苦苦用机谋。
饱三餐饭常知足，得一帆风便可收。
生事事生何日了？害人人害几时休？
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各自回头看后头。

话说国朝自洪武爷开基，传至万历爷，乃第十三代天子。那爷爷圣武神文，英明仁孝，真个朝无幸位，野没遗贤。内中单表江西南昌府进贤县，有一人姓张名权，祖上原是富家，报充了个粮长。那知就这粮长役内坏了人家，把房产陆续弄完。传到张权父亲，已是寸土不存，这役子还不能脱。间壁是个徽州小木匠店。张权幼年时终日在那店门首闲看，拿匠人的斧凿学做，这也是一时戏耍。不想父母因家道贫乏，见儿子没甚生理，就送他学成这行生意。后来父母亡过，那徽州木匠也年老归乡，张权便顶着这店。因做人诚实，尽有主顾，苦挣了几年，遂娶了个浑家陈氏。夫妻二人将就过日。怎奈里役还不时缠扰。张权与浑家商议，离了故土，搬至苏州阊门外皇华亭侧边开个店儿，自起了个别号，去那白粉墙上写两行大字，道：“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火，不误主顾。”

张权自到苏州，生意顺溜，颇颇得过。却又踏肩生下两

个儿子。常言道的好：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。不觉已到七八岁上。送在邻家一个义学中读书。大的取名廷秀，小的唤做文秀。这学中共有十来个孩子，止他两个教着便会。不上几年，把经书读的希烂。看看廷秀长成一十三岁，文秀一十二岁，都生得眉目疏秀，人物轩昂。那时先生教他学做文字，却就学布局练格，琢句修词。这张权虽是手艺之人，因见二子勤苦读书，也有个向上之念。谁想这年一秋无雨，做了个旱荒，寸草不留。大户人家有米的，却又关仓遏粟。只苦得那些小百姓，若老若幼，饿死无数。官府看不过，开发义仓，赈济百姓。关支的十无三四，白白的与吏胥做了人家。又发米于各处寺院煮粥救济贫民，却又把米侵匿，一碗粥中不上几颗米粒。还有把糠秕木屑搅和在內，凡吃的俱各呕吐，往往反速其死。上人只道百姓咸受其惠，那知恁般弊窦，有名无实。正是：

任你官清似水，难逃吏滑如油。

且说张权因逢着荒年，只得把儿子歇了学，也教他学做木匠。二子天性聪明，那消几日，就学会了，且又做得精细，比积年老匠更胜几分。喜得张权满面添花。只是木匠便会了，做下家火摆在门首，绝无人买。不勾几时，将平日积下些小本钱，看看摸尽，连衣服都解当来吃在肚里。张权心下着忙，与浑家陈氏商议，要寻个所在趁工几时，度过荒年，再作区处。出去走了几日，无个安身之地，只得依先在门首磨打家火，眼巴巴望个主顾来买。

一日，正当午后，只见一人年纪五十以上，穿着一身细绢衣服，后边小厮跟随，在街上踱将过去。忽抬头看见张权

门首摆列许多家火，做得精致，就停住脚观看。张权瞧见，便放下手中生活，上前招架道：“员外要甚家火？里面请看。”那人走上阶头，问道：“这些家火都是你自己做的么？”张权道：“尽是小儿子亲手所造。木料又干又厚，工夫精细，比别家不同。若是作成小子，情愿奉让加一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买到不要买，问你可肯到人家做些家火么？”张权道：“这也使得。不知尊府住在何处？要做甚家火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家住在专诸巷内天库前，有名开玉器铺的王家。要做一副嫁妆，木料尽多，只要做得坚固、精巧。完了嫁妆，还要做些桌椅书橱等类。你若肯做时，再拣两个好副手同来。”张权正要寻恁般所在，这却不是天赐其便？乃答道：“多承员外下顾，不知还在几时动手？”那人道：“你若有工夫，就是明日做起。”张权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小子早到宅上伺候便了。”说罢，那人作别而去。

你道那人是何等样人物？元来姓王名宪，积祖豪富，家中有几十万家私。传到他手里，却又开起一个玉器铺儿，愈加饶裕。人见他有钱，都称做王员外。那王员外虽然是个富家，做人到也谦虚忠厚，乐善好施。只是一件，年过五旬，却没有子嗣。浑家徐氏，单生两个女儿：长的唤做瑞姐，二年前已招赘了个女婿赵昂在家；次女玉姐，年方一十四岁，未有姻事，生得人物聪明，姿容端正。王员外夫妇钟爱犹胜过长女。那赵昂元是个旧家子弟，王员外与其父是通家好友。因他父母双亡，王员外念是故人之子，就赘入为婿，又与他纳粟入监，指望读书成器。谁知赵昂一纳了监生，就扩而充之起来，把书本撇开，穿着一套阔原，终日在街上摇摆，为人且又奸狡险恶。见王员外没有儿子，以为自己是个赘婿，这

家私恰像板榜上刊定是他承受，家业再没统移的了。遇着个老婆却又是个不贤慧的班头，一心只向着老公。见父母喜欢妹子，恐怕也赘个女婿，分了家私，好生妒忌。有《赘婿诗》说得好：

人家赘婿一何痴！异种如何接本枝？
两口未曾沾孝顺，一心只想霸家私。
愁深只为防甥舅，念狠兼之妒小姨。
半子虚名空受气，不如安命没孩儿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张权正愁没饭吃，今日揽了这大桩生意，心中好不欢喜！到次日起来，弄了些柴米在家，分付浑家照管门户，同了两个儿子，带了斧凿锯子，进了闾门，来到天库前。见个大玉器铺子，张权约莫是王家了，立住脚正要问人时，只见王员外从里边走将出来。张权即忙上前相见。王员外问道：“有几个副手在此？”张权道：“止有两个。”便教儿子过来见了王员外。弟兄两人将家火递与父亲，向前深深作揖。王员外还了个半礼，见是两个小厮，便道：“我因要过好生活，故此寻你，怎么教这小厮家来做？”张权正要开言，廷秀上前道：“自古道：‘后生可畏。’年纪虽小，手段不小。且试做来看，莫要就轻忽了人。”王员外看见二子人物清秀，且又能言快语，乃问道：“这两个小厮是你甚人？”张权道：“是小子的儿子。”王员外道：“你到生得这两个好儿子！”张权道：“不敢，只是没饭吃。”王员外道：“有了恁样儿子，愁甚没饭吃！随我到里边来。”

当下父子三人一齐跟进大厅。王员外唤家人王进开了一间房子，搬出木料，交与张权，分付了样式。父子三人量画

定了，动起斧锯，手忙脚乱，直做到晚。吃了夜饭，又要个灯火，做起夜作，半夜方睡。一连做了五日，成了几件家火，请王员外来看。王员外逐件仔细一观，连声喝采道：“果然做得精巧！”他把家火看了一回，又看张权儿子一回。见他弟兄两个，只顾做生活，头也不抬，不觉触动无子之念，嘿然伤感。走入里边，坐在房中一个墙角边，两个眉头蹙做一堆，骨嘟了嘴，口也不开。浑家徐氏看见恁般模样，连问几声，也不答应。急走到外边来，问员外适才与谁惹气。都说才看了新做的家火进来，并不曾与甚人惹气。

徐氏问明白了，又走到房里，见丈夫依旧如此闷坐，乃上前道：“员外，家中吃的尽有，穿的尽有，虽没有万贯家私，也算做是个财主。况今年纪五十之外，便日日快活，到八十岁也不上三十年了。着甚要紧，恁般烦恼！”王员外道：“妈妈，正为后头日子短了，因此烦恼。你想我辛勤了半世，挣得这些少家私，却不曾生得个儿子，传授与他，接绍香烟。就是有两个女儿，纵养他一百来岁，终是别人家媳妇，与我毫无相干。譬如瑞姐，自与他做亲之后，一心只对着丈夫，把你我便撇在脑后，何尝牵挂父母，着些疼热！反不如张木匠是个手艺之人，看他年纪还小我十来年，到生得两个好儿子，一个个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且又聪明勤谨，父子恩恩爱爱，不教而善。适才完下几件家火，十分精巧，便是积年老手段，也做他不过。只可惜落在他家，做了木匠。若我得了这样一个儿子，就请个先生教他读书，怕不是联科及第，光耀祖宗。”徐氏见丈夫烦恼，便解慰道：“员外，这也不难！常言道：着意栽花花不活，无心插柳柳成阴。既张木匠儿子恁般聪明俊

秀，何不与他说，承继一个，岂不是无子而有子？”王员外闻言，心中欢喜道：“妈妈所见极是！但不知他可肯哩？”当夜无话。

到次日饭后，王员外走到厅上。张权上前说道：“员外，小子今晚要回去看看家里，相求员外借些工钱，买办柴米，安顿了敝房，明日早来。”王员外道：“这个易处！我有句话儿问你。”张权道：“不知员外有甚分付？”王员外道：“两位令郎今年几岁？叫甚名字？”张权道：“大的名廷秀，年十四岁了；小的名文秀，年十二岁了。”王员外道：“可识字么？”张权道：“也曾读过几年书。只为读书不起，就住了，字到也识的。”王员外道：“我欲要承继大令郎为子，做个亲家往来，你可肯么？”张权道：“员外休得取笑！小子乃手艺人，怎敢仰攀宅上！小儿也没有怎样福分。”王员外道：“何出此言！贫富那个是骨里带来的？你若肯时，就择个吉日过门。我便请个先生教他。这些小家私好歹都是他的了。”张权见王员外认真要过继他儿子，满面堆起笑来道：“既承员外提拔小儿，小子怎敢固辞。今晚且同回去，与敝房说知。待员外择日过门罢。”王员外道：“说得是。”进来回覆了徐氏，取出一两银子工钱，付与张权。到晚上领着二子，作别回家。陈氏接着，张权把王员外要过继儿子一事，与浑家说知。夫妻欢天喜地。就是廷秀见说要请先生教他读书，也甚欲得。

话休絮烦。王员外拣了吉日，做下一身新衣，送来穿着。张权将廷秀打扮起来，真个人是衣妆，佛是金妆，廷秀穿了一身华丽衣服，比前愈加丰采，全不像贫家之子。当下廷秀拜别母亲，作辞兄弟。陈氏又将言训诲，教他孝顺亲热，谦

恭下气。廷秀唯唯。虽然不是长别，母子未免流泪。张权亲自送到王家。只见厅上大排着筵席，亲朋满座。见说到了，尽来迎接。到厅与众亲戚作揖过了，先引去到拜过家庙，然后请王员外夫妇到厅上坐了，廷秀上前四双八拜，又与赵昂夫妇对拜，又到里边与玉姐相见。其余内外男女亲戚，一一拜见已毕，入席饮酒。就改名王廷秀。与玉姐两下同年，因小两个月，排行三官。廷秀在席上谦恭揖让，礼数甚周，亲友无不称赞。内中止有赵昂夫妇心中不悦。当日大吹大擂，鼓乐喧天，直至更余而散。次日，张权同着次子来谢过了王员外，依先到大厅上去做生活。王员外数日内便聘了个先生到家，又对张权说道：“二令郎这样青年美质，岂可将他埋没，何不教他同廷秀一齐读书，就在这里吃现成茶饭？”张权道：“只是又来相扰，小子心上不安。”王员外道：“如今已是一家，何出此言！”自此文秀也在王家读书。张权另叫副手相帮，不题。且说文秀弟兄弃书原不多时，都还记得。那先生见二子聪明，尽心指教。一年之间，三场俱通。此时王员外家火已是做完，张权趁了若干工银。王员外分外又资助些银两，依旧在家开店过日。虽然将上不足，也还比下有余。

且说王员外次女玉姐，年已一十五岁，未有亲事，做媒的络绎不绝。王员外因是爱女，要拣个有才貌的女婿，不知说过多少人家，再没有中意的。看见廷秀勤谨读书，到有心就要把他为婿。还恐不能成就，私下询问先生。先生极口称赞二子文章，必然是个大器。王员外见先生赞得太过，只道是面谀之词，反放心不下。即讨几篇文字，送与相识老学观看，所言与先生相合。心下喜欢，来对浑家商议。徐氏也爱

廷秀人材出众，又肯读书，一力撙掇。王员外主意已定，央族弟王三叔往张家为媒。王三叔得了言语，一径来到张家，把王员外要赘廷秀为婿的话，说与张权。张权推托门户不当，不肯应承。王三叔道：“此是家兄因爱令郎才貌，异日定有些好处，故此情愿。又非你去求他，何必推辞。”张权方才依允。王三叔回覆了王员外，便去择选吉日行聘。不题。

单表赵昂夫妻初时见王员外承继张廷秀为子，又请先生教他读书，心中已是不乐，只不好来阻当。今日见说要将玉姐赘他为婿，愈加妒忌。夫妻两个商议了一番，要来拦阻这事。当下赵昂先走入来见王员外道：“有句话儿，本不该小婿多口。只是既在此间，事同一体，不得不说，又恐说时，反要招怪。不敢启齿。”王员外道：“我有甚差误处，得你点拨，乃是正理，怎么怪你！”赵昂道：“便是小姨的亲事。向来有多少名门旧族求亲，岳父都不应承；如何却要配与三官？我想他是个小户出身，岳父承继在家，不过是个养子，原不算十分正经，无人议论。今若赘做女婿，岂不被人笑话！”王员外笑道：“贤婿，这事不劳你过忧，我自有主见在此。常言道：‘会嫁嫁对头，不会嫁嫁门楼。’我为这亲事，不知拣过多少子弟，并没有一个入眼。他虽是小家子出身，生得相貌堂堂，人材出众，况且又肯读书，做的文字人人称赞，说他定有科甲之分。放着恁般目知眼见的到不嫁，难道到在那些酒包饭袋里去搜觅？若拣个好的，也还有指望。倘一时没眼色，配着个不僧不俗、如醉如痴的蠢材，岂不反误了终身！如今纵有人笑话，不过是一时。倘后来有些好处，方见我有先见之明。”赵昂听说，呵呵的笑道：“若论他相貌，也还有几分可

听。若说他会做文字，人人称赞，这便差了。且不要论别处，只这苏州城里有无数高才绝学，朝吟暮读，受尽了灯窗之苦，尚不能勾飞黄腾达。他才开荒田，读得年把书，就要想中举人进士！岳父你且想，每科普天下只中得三百个进士，就如筛眼里隔出来一般，如何把来看的恁般容易？这些称赞文字的，皆欺你不晓得其中道理，见你这样认真，难好败兴，把凑趣的话儿哄你。如何便信以为实！”

王员外正要开言，旁边转过瑞姐道：“爹爹，凭着我們这样人家，妹子恁般容貌，怕没有门当户对人家来对亲，却与这木匠的儿子为妻？岂不玷辱门风，被人耻笑！据我看起来，这斧头锯子，便是他的本等，晓得文字怎么样做的！我妹子做了匠人的妻子，有甚好处！后来怎好与他相往？”王员外见说，心中大怒，道：“他既为了我的子婿，传授这些家私，纵然读书不成，就坐吃到老，也还有余。那见得原做木匠，与你难好相往！我看起来，他目下虽穷，后来只怕你还赶他脚跟不着哩。那个要你管这样闲帐，可不扯淡么！”一头说，径望里边走。羞得赵昂夫妻满面通红，连声道：“干我甚事！只为他面上不好看，故此好言相劝，何消如此发怒！只怕后来懊悔，想我们今日的说话便迟了！”

王员外也不理他，直至房中，怒气不息。徐氏看见，便问道：“甚事气的恁般模样？”王员外将适来之事备细说知。徐氏也好生不悦。王员外因赵昂奚落廷秀，心中不忿，务要与他争气，到把行聘的事搁起，收拾五百两银子，将拜匣盛了，教一个心腹的家人拿着，自己悄悄送与张权，教他置买一所房子，弃了木匠行业，另开别店，然后择日行聘。张权夫妻

见王员外恁般慷慨，千恩万谢，感激不尽。

自古道：“无巧不成话。”张权正要寻觅大房，不想左间壁一个大布店，情愿连店连房出脱与人，却不是一事两便。张权贪他现成，忍贵顶了这店，开张起来。又讨下一房家人，一个养娘，家中置备得十分次第。然后王员外选日行聘，大开筵席，广请亲朋。虽则廷秀行聘，却又不放回家。止有赵昂自觉没趣，躲了出去。瑞姐也坐在房里，不肯出来。因是赘婿，到是王员外送聘，张权回礼。诸色丰盛，邻里无不喝采。自此之后，张权店中日盛一日，挨挤不开，又聘了个伙计相帮。大凡人最是势利，见张权恁般热闹，把张木匠三字撇过一边，尽称为张仰亭。正是：

运退黄金失色，时来铁也增光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赵昂自那日被王员外抢白了，把怒气都迁到张家父子身上。又见张权买房开店，料道是丈人暗地与他的银子，越加忿怒，成了个不解之仇。思量要谋害他父子性命，独并王员外家私，只是没有下手之处，与老婆商议。那老婆道：“不难！我有个妙策在此，教他有口难分，死于狱底。”赵昂满心欢喜，请问其策。那婆娘道：“谁不晓得张权是个穷木匠。今骤然买了房子，开张大店，只有你我便知道是老不死将银子买的。那些邻里如何知得，心下定然疑惑。如今老厌物要亲解白粮到京。乘他起身去后，拚几十两银子买嘱捕人，教强盗扳他同伙打劫，窝顿赃物在家。就拘邻里审时，料必实说：当初其实穷的，不知如何骤富，合了强盗的言语。这个死罪那里逃得过去！房产家私，必然入官变卖。那时老厌物已不在家，他又是异乡之人，又无亲族，谁人去照管。这

条性命，决无活理！等张木匠死了，慢慢用软计在老灰物面前冷丢，推张廷秀出门。再寻个计策，做成圈套，装在玉姐名下，只说与人有奸。老灰物是直性的人，听得了恁样话，自然逼他上路。去了这个祸根，还有甚人来分得我家的东西！”赵昂见说，连连称妙，只等王员外起身解粮，便来动手。

且说王员外因田产广多，点了个白粮解户。欲要包与人去，恐不了事，只得亲往。随便带些玉器，到京发卖，一举两得。遂将家中事体料理停当，即日起身。分付廷秀用心读书，又教浑家好生看待。大凡人结交富家，自然有许多的礼数。像王员外这般远行，少不得亲戚都要钱送，有好几日酒席。那张权一来是大恩人，二来又是新亲家，一发理之当然，自不必说。时临行这日，张权父子三人直送至船上而别。

却说赵昂眼巴巴等丈人去后，要寻捕人陷害张权，却又没有个熟脚，问兀谁好？忽地思量起来：“幼时有个同窗杨洪，闻得见今充当捕人，何不去投他。但不知住在那里。”暗想道：“且走到府前去访问，料必有人晓得。”即与老婆娘要了五十两银子，打做一包，又取了些散碎银两，忙忙走到府门口，只见做公的，东一堆，西一簇，好生热闹。赵昂有事在身，无心观看，向一个年老公差，举一举手道：“上下可晓得巡捕杨洪住在何处？”那公差答道：“便是杨黑心么？他住在乌鹊桥巷内，刚方走进总捕厅里去了。”赵昂谢声：“承教了。”飞向总捕厅衙前来看，只见杨洪从里边走出。赵昂上前迎住拱手道：“有一件事，特来相求。屈兄一步。”杨洪道：“有甚见谕，就此说也不妨。”赵昂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之处。”两下厮挽着出了府门，到一个酒店中，拣副僻静座头坐下，叙了些疏阔

寒温。酒保将酒果嘎饭摆来。两人吃了一回，赵昂开言低低道：“此来相烦，不为别事。因有个仇家，欲要在兄身上，分付个强盗扳他，了其性命，出这口恶气。”便摸出银子来，放在桌上，把包摊开道：“白银五十两，先送与兄。事就之日，再送五十两，凑成一百。千万不要推托。”

自古道：“公人见钱，犹如苍蝇见血。”那杨洪见了雪白的一大包银子，怎不动火！连叫：“且收过了说话，恐被人看见，不当稳便。”赵昂依旧包好，放在半边。杨洪道：“且说那仇家是何等样人？姓甚名谁？有甚家事？拿了时，可有亲丁出来打官司告状的么？”赵昂道：“他名叫张权，江西小木匠出身，住在阊门皇华亭侧。旧时原是个穷汉，近日得了一注不明不白的钱财，买起一所大房，开张布店。止有两个儿子，都还是黄毛小厮。此外更无别人，不消虑得。”杨洪道：“这样不打紧！前日刚拿五个强盗，是打劫庞县丞的。因总捕侯爷公出，尚未到官。待我分付了，叫他当堂招出，包你稳稳问他个死罪。那时就狱中结果他性命，如翻掌之易了。”赵昂深深作揖道：“全仗老兄着力！正数之外，另自有报。”杨洪道：“我与尊相从小相知，怎说恁样客话！”把银子袖过。两下又吃了一大回酒，起身会钞。临出店门，赵昂又千叮万嘱。杨洪道：“不须多话，包你妥当！”拱拱手，原向府内去了。赵昂回到家里，把上项事说与老婆知道。两人暗自欢喜。

且说杨洪得了银子，也不通伙计得知，到衙前完了些公事，回到家中，将银交与老婆藏好，便去买些鱼肉安排起来。又打一大壶酒，烫得滚热，又煮一大锅饭。收拾停当，把中门闭上，走到后边，将匙钥开了阱房。那五个强盗见他进门，

只道又来拷打，都慌张了，口中只是哀告。杨洪笑道：“我岂是要打你！只为我们这些伙计，见我不动手，只道有甚私弊，故此不得不依他们转动。两日见你众人吃这些痛苦，心中好生不忍。今日趁伙计都不在此，特买些酒肉与你们将息一日，好去见官。”那些强盗见说不去打他，反有酒肉来吃，喜出望外，一个个千恩万谢。须臾搬进，摆做一台。却是每人一碗肉，一碗鱼，一大碗酒，两大碗饭。杨洪先将一名开了铁链，放他饮啖。那强盗连日没有酒肉到口，又受了许多痛苦，一见了，犹如饿虎见羊，不勾大嚼，顷刻吃个干净。吃完了，依旧锁好。又放一个起来。那未吃的口中好不流涎。不一时轮流都吃遍了。

杨洪收过家火，又走进来问道：“你们曾偷过阊门外开布店张木匠张权的東西么？”都道：“没有。”杨洪道：“既没有，为何晓得你们事露，连日叫人来叮嘱，要快些了你们性命？你们各自去想一想，或者有些什么冤仇？”众强盗真个各去胡思乱想。内中一个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三月前我曾在阊门外一个布店买布，为争等子头上起，被我痛骂了一场。想是他怀恨在心，故此要来伤我们性命。”杨洪便趁势道：“这等，不消说起是了，但不过是件小事，怎么就要害许多人的性命？那人心肠却也太狠！”众强盗见说，一个个咬牙切齿。杨洪道：“你们要报仇，有甚难处！明日解审时，当堂招他是个同伙，一向打劫的赃物，都窝在他家。况他又是骤发，咬实了，必然难脱，却教他陪你吃苦。况他家中有钱，也落得他使用。”又说道：“切不要就招，待拷问到后边，众口一词招出，方像真的。”众人俱各欢喜，道：“还是杨阿叔有见识。”杨洪又说

了他出身细底，又分付莫与伙计们得知。“他们通得了钱，都是一路。”众强盗牢记在心。杨洪见事已谐，心中欢喜，依旧将门锁好，又来到府前打听，侯同知晚上回府，便会同了众捕快，次日解官。有诗为证：

只因强盗设捕人，谁知捕人赛强盗！

买放真盗扳平民，官法纵免幽亦报。

次早，众捕快都至杨洪家里，写了一张解呈，拿了赃物，带着这班强盗来到总捕厅前伺候。不多时，侯爷升堂。杨洪同众捕快将强盗解进，跪在厅前，把解呈递上，禀道：“前日在平望地方，擒获强盗一起五名，正是打劫庞县丞的真赃真盗，解在台下。”侯爷将解呈看了，五个强盗，都有姓名：计文、吉适、袁良、段文、陶三虎。点过了名，又将赃物逐一点明，不多什么东西，便问捕快道：“闻得庞县丞十分贪污，囊橐甚多，俱被劫去，如何只有这几件粗重东西？其余的都在那里？”众捕快禀道：“小的们所获，只有这几件，此外并没有了。或者他们还窝在那处。老爷审问便知。”侯爷唤上强盗问道：“你一班共有几人？做过几年？打劫多少人家？赃物都窝顿在何处？从实细说，饶你刑罚！”那强盗一一招称，只有五个，并无别人。劫过东西，俱已花费，止存这些，余外更没有窝顿所在。侯爷大怒，讨过夹棍，一齐夹起。才套得上，都喊道：“还有几名，都已逃散，只有一个江西木匠张权，住在阊门外边，向来打劫银两都窝在他家。如今见开布店。”侯爷见异口同声，认以为实，连忙起签，差原捕杨洪等，押着两名强盗作眼，同去擒拿张权起脏连解。那三名锁在庭柱上，等解到同审。侯爷再理别事。

且说杨洪同众人押着强盗，一径望闾门而去。赵昂也在府前打听，看见杨洪，已知事妥。自己躲过一边，却教手下人远远跟去，看其动静。杨洪到了张权门首，立住脚道：“这里是了。”只见张权在店中做生意，挤着许多主顾，打发不开。杨洪分开众人，托地跳进店里，将链子望张权颈上便套。张权叫声：“阿呀！却是为何？”杨洪伸开手，两个大巴掌，骂道：“你这强盗！还要问甚？你打劫许多东西，在家好快活，却带累我们，不时比捕！”张权连声叫苦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！”正要分辨时，众捕人押着强盗，望里边去了。杨洪恐怕众人拣好东西藏过，忙将张权锁好，只取出铁扭上了，也牵入里面起赃。那时惊得一家无处躲避。门前买布的，与伙计讨了银钱，自往别处去买。看的人拥做一屋。众捕快将一应细软，都搜括出来，只拣银两衣饰，各自溜过，其余打起几个大包，连店中布匹，尽情收拾。张权夫妻抱头大哭道：“不知这场横祸那里飞来！”两下分舍不得。捕人上前拆开，牵着便走。那些邻里不晓得的，认以为真，便道：“我说他一向家事不济，如何忽地买起房屋，开这样大铺子？又与儿子定亲。只道他掘了藏，原来却做了这行生意，故此有钱。”有几个相识晓得些的，与他分割说：“是个好人！这些东西，是亲家王员外扶持的。不知为甚被人扳害？”众人那里肯信。一路上说好说歹，不止一个，都跟来看。

且说杨洪一班押张权到了府中，侯爷在堂立等回话。解将进去跪下，把东西放在一堂。杨洪禀道：“张权拿到了。”侯爷教放下柱上三十强盗同审，又将东西逐一验过。张权上前泣诉道：“爷爷，小人是个良民，从来与这班人不曾识面，何

尝与他同盗，其实是霹空陷害，望爷爷超拔！”侯爷喝道：“既不曾同盗；这些赃物那里来的？”张权道：“这东西是小人自己挣的，并非赃物。”乃对众强盗道：“我从不曾认得你们，有甚冤仇，今日害我？”众强盗道：“我们本不欲招你出来，只因熬刑不过，一时招出。你也承认罢，省的受那痛苦！”张权高声叫屈道：“你这些千刀万剐的强盗，得了那个钱财，却来害我！”众强盗道：“张权，仁心天理，打劫庞县丞，是你起的祸根。其地虽不曾同去，拿来的东西俱放在你家营运，如何赖得？”张权又禀道：“爷爷，小人住在此地，将有二十年了，并不曾与人角口一番，怎敢为此等犯法之事！若有此情，必然搬向隐僻所在去了，岂敢还在闹市上开店？爷爷不信，可拘四邻地方来问，便知小人平素。”侯爷见他苦苦折辨不招，对众强盗道：“你这班人，想必把真强盗隐匿，陷害平人。”教都夹起来。众皂隶一齐向前动手，夹得五个强盗杀猪般叫喊，只是一口咬定张权是个同伙，不肯改口，又道：“爷爷，他是小木匠，那个不晓得是个穷汉，如何骤然置买房屋，开起怎样大布店来？只这个就明白了。”侯爷道：“是。你是个穷木匠，为何忽地骤富？这个须没得辨！”喝教也夹起来。张权上前再三分辨，是亲家王员外扶持的银子。侯爷那里肯听。可怜张权何尝经此痛苦，今日上了夹棍，又加一百杠子，死而复苏，熬炼不过，只得枉招。侯爷见已招承，即放了夹棍，各打四十毛板，将招繇做实，依律都拟斩罪。赃物贮库。张权房屋家私，尽行变卖入官。画供已毕，上了脚镣手扭，发下司狱司监禁。连夜备文申报上司。正是：

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陈氏见丈夫拿去，哭死在地，亏养娘救醒。便教家人伙计随去看个下落，顺便报与二子。廷秀弟兄正在书院读书，见报父亲被强盗扳了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撇下书本，带跌而奔，先生也随将来看。里边徐氏晓得，连忙教几个家人探听。廷秀弟兄，随了家人，赶到府中，父亲已是解进衙门，立在外边打探。听得辨了半日，也上夹棍。着了急，便要望里边去禀。被先生一把扯住，道：“你若进去，也被粘住身了，那个出头去辨冤？”二子见先生之言有理，便住了脚。听父亲夹得声音凄惨，都叫起屈来，被把门人驱逐出外边。

少顷，见两个人扶着父亲出来，两眼闭着，半死半活，又晓得问实斩罪，上前抱住放声大哭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张权耳内闻得儿子声音，方才睁眼一看，泪如珠涌，欲待分付几声，被杨洪走上前，一手推开廷秀，扶挟而行，脚不点地，直至司狱司前，交与禁子，开了监门，挟将进去。廷秀弟兄，欲待也跟入去，禁子那里肯容！连忙将监门闭上。可怜二子哭倒在地。那先生同伙计家人，随后也到，将廷秀扶起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哭亦无益，且回家去，再作区处。”二子无奈，只得收泪，对禁子道：“列位太叔在上，可怜老父是含冤负屈之人，凡事全仗照管，自当重报。”禁子道：“小官人，常言道：‘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’做公的买卖，千钱賒不如八百现。我们也不管你冤屈不冤屈，也不想甚重报。有，便如今就送与我们，凡事自然看顾一分；若没有，也便罢了，决无人来催讨。那远话儿且请收着，等你不及。”廷秀道：“今日不曾准备在此，明早即来相恳。”禁子道：“既恁样，放心请回，我们自

理会得。”

廷秀弟兄同众人转来，也不到丈人家里，一径出阊门，去看母亲。走至门首，只见侯同知已差人将房子锁闭，两条封皮，交叉封着。陈氏同养娘都在门首啼哭。一见儿子到来，相抱而哭。真个是痛上加痛，悲中转悲。旁边看的人，无不垂泪称冤。那伙计并家人，见恁般光景，也不相顾，各自去寻活路。母子计议，无处投奔。只得同到丈人家里暂住，再作区处。到了王员外门口，廷秀先进去报知。徐氏与女儿出来迎接。相见已罢，请入房里。那时赵昂已往杨洪家去探听。瑞姐晓得，也来相见。廷秀母子，将前项事情哭诉一番，徐氏也觉惨伤，玉姐暗自流泪，只有瑞姐暗中欢喜，假意劝慰。当晚徐氏准备酒肴款待。陈氏水米不沾，一味悲泣。徐氏解劝不止。到次日，廷秀与母亲商议，要牢中去看父亲，说：“昨日已许了禁子东西。如今一无所有，如何是好！”正没做理会，徐氏走来，知得，便去取出十两银子，递与廷秀道：“你且先去用，若少时，再对我说。等你父亲回家，就易处了。”陈氏谢道：“屡承亲家厚恩，无门再报！今日又来累及亲家损钞，今生不能相报，死当衔结以报大恩！”徐氏道：“说那里话！亲翁在患难之际，员外又不在家，不能分忧。些小东西，何足为谢！”

当下弟兄二人，将银留了八两，把二两封好，央先生同到司狱司前，送与禁子。禁子嫌少。又增了一两，方才放二人进去。先生自在外边等候。禁子引二子来到后监，见父亲倒在一个壁角边乱草之上，两腿皮开肉绽，脚镣手扭，紧紧锁牢，淹淹止存一息。二子一见，犹如乱箭攒心，放声号哭，

奔向前来，叫声：“爹爹，孩儿在此！”把他扶将起来。那张权睁开眼见了儿子，呜呜的哭道：“儿，莫不是与你梦中相会么？”廷秀说：“爹爹，那里说起！降着这场横祸！到此地位，如何是好？”张权抚着二子道：“我的儿，做爹的为了一世善人，不想受此恶报，死于狱底。我死也罢了，只是受了王员外厚恩，未曾报得，不能瞑目！你们后来倘有成人之日，不要忘了此人。”廷秀道：“爹爹，且宽心将养身子，待孩儿拚命往上司衙门诉冤，务必救爹爹出去。”张权摇着手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如今乃是强盗当堂扳实，并不知何人诬陷，去告谁好？况侯同知见任在此。就准下来，他们官官相护，必不自翻招，反受一场苦楚。况你年纪幼小，有甚力量干此大事？我受刑已重，料必不久。也别没甚话分付，只有你母亲，早晚好好伏侍，即如与我一般。用心去读书，倘有好日，与爹争口气罢。”说罢，父子又哭。

冤情说到伤心处，铁石人闻也断肠。

旁边有一人名唤种义，昔年因路见不平，打死人命，问绞在监，见他父子如此哭泣，心中甚不过意，便道：“你们父子且勿悲啼。我种义平生热肠仗义，故此遭了人命。昨日见你进来，只道真是强盗，不在心上。谁想有此冤枉！我种义岂忍坐视！二位小官人放心回去读书。今后令尊早晚酒食，我自支持，不必送来。棒疮目下虽凶，料必不至伤身。其余监中一应使用，有我在，量他决不敢来要你银子。等待新按院按临，那时去伸冤，必然有个生路。”廷秀弟兄听说，连忙叩拜道：“多蒙义士厚意。老父倘有出头之日，决不忘报！”种义扶起道：“不要拜谢！且扶令尊到我房中去歇息。”二子便

去挽张权起来。张权腿上疼痛，二子年幼力弱，那里挣扎得起。种义忍不住，自己揎拳裸袖，向前扶起，慢慢的逐步捱到前边种义房中。就教他睡在自己床铺上，取出棒疮膏，与张权贴好。廷秀见有倚靠，略略心宽，取出二两银子，送与种义，为盘缠之费。种义初时不肯受，廷秀弟兄再三哀恳，方才受了。父子留恋不忍分离。怎奈天色渐晚，禁子催促，只得含泪而别。出了监门，寻着先生，取路回家。

廷秀弟兄一路商议：“母亲住在王家，终不稳便。不若就司狱司左近赁间房子居住，早晚照管父亲，却又便当。”计议已定，到家与母亲说知。次日将余下的银两，赁下两间房屋，置办几件日用家火。廷秀告知徐氏，说：“母亲自要去住。”徐氏与玉姐苦留不住，只得差人相送，又赠些银米礼物。陈氏同二子领着养娘，进了新房。自到牢中看觑丈夫。相见之间，哀苦自不必说。弟兄二人住过三四日，依原来到王家读书。终是挂念父亲，不时出入，把学业都荒疏了。

不说廷秀，且说赵昂自从陷害张权之后，又与妻子计较，要拈廷秀出门。那婆娘道：“要他出门，也甚容易。止要多费几两银子。”赵昂道：“有甚妙计？你且说来，便费几两银子，也是甘心的。”那婆娘道：“要他出去，除非将家中大小男女都把银子买嘱停当。等父亲回时，七张八嘴，都说廷秀偷东西在外嫖赌。他见众人说话相同，自然半信半疑。那时我与你再把冷话去激发，必定赶他出门。待廷秀去后，且再算计玉姐。”赵昂依着老婆，把银子买嘱家中婢仆。这些小人，那知礼义，见了银子，谁不依允。

不则一日，王宪京中解粮回家，合家大小都来相见；惟

有廷秀因母亲有病，归家探看，不在眼前。那时文秀已是久住在家，伏侍母亲，不在话下。王员外便问：“三官如何不见？”众人俱推不知。徐氏方接过口来，把张权被人陷害前后事情，细说一遍，又道：“想他看候父亲去了。”王员外闻言，心中惊讶。少顷，廷秀归来相见。王员外又细询他父亲之事。廷秀哭诉一番，哀求搭救。王员外道：“你自去读书，待我心定了，与你计较这事。”廷秀拜谢，自归书房。到次日早上，记挂母亲，也不与先生说知，又回去候问。不想王员外一起身，便来拜望先生，又不见了廷秀，问先生时，说清早出外去了。王员外心中便有几分不喜。与先生叙了些间阔之情，查点廷秀功课，却又甚少。先生怕主人见怪，便道：“令郎自从令亲家被陷之后，不时往来看觑，学业也荒疏了。”王员外见说废了功课，愈加不乐。别了先生，走到外边。见书童进来，便问道：“可晓得三官那里去了？”那书童已得过赵昂银子，一见家主问时，便答道：“三官这一向不时在外嫖赌，整几夜不回。”王员外似信不信。喝退书童，心中疑惑，又去访问家中童仆，都是一般言语。

古语道得好：“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”王员外平日极是爱惜廷秀，被众人谗言一说，即信以为真，暗暗懊悔道：“当初指望他读书成人，做了这事。不想张权问罪在牢，其中真假未知。他又不学长俊，嫖赌兼全，后来岂不误了女儿终身？昔年赵昂和瑞姐曾来劝谏，只为一时之惑，反将他来嗔责。如今却应了他们口嘴，如何是好！”委决不下，在厅中团团走转。那时这些奴仆，都将家中访问之事，报与赵昂。赵昂大喜，已知计中八九，到外边来打探。恰好遇着丈人，不等王员外开

口，便道：“小婿今日又有一句话要说。只恐岳父又要见怪，不好说得。”王员外道：“往事休题！你说，如今有甚事情？”赵昂道：“从岳父去后，张木匠做了强盗，问成死罪在牢。小婿初时，还只道是被人诬陷。据他邻里说来，却真有事。况且三官趁岳父不在家中，日遂以看父为由，留恋嫖赌。亲邻晓得的，无不议论岳父：扳个强盗亲家，招个败子女婿。连小婿也无颜见人。当初若听了小婿之言，决无有今日之事！”

起初王员外已有八九分不悦，又被赵昂这班言语一说，凑成一十二分，气得哑口无言，沉吟半晌，方才道：“当初是我一时见不到，错怪了你！成就这事，如今懊悔无及！”赵昂便道：“依小婿之见，尚有挽回。”王员外忙问道：“你且说怎地可以挽回？”赵昂道：“若是毕姻过了，这便无可奈何。如今幸喜未曾成亲，岳父何不等廷秀回家，责骂一场，驱逐出门，一面就央媒的寻个门当户对人家，将玉姐嫁去。他年纪又小，又无亲族，何人与他理论这事！设或告到官司，见已婚配，必无断与之理。况且是强盗之子，官府自然又当别论。是恁般，还不被人笑话。若不听小婿之言，后来使玉姐身无所倚，出乖露丑，玷辱门风，那时懊悔，却不迟了？”王员外若是个有主意的，还该往别处访问个的确，也不做了有始无终薄幸之人；只因他是个直性汉子，不曾转这念头，遂听信了赵昂言语，点头道是。晓得浑家平昔喜欢廷秀，恐怕拦阻，也不到后边与他说知，同赵昂坐在厅中，专等廷秀回来不题。

且说廷秀至家，见过母亲，也恐丈人寻问，急急就回家。到厅前见丈人与赵昂坐着说话，便上前作揖。王宪也不回礼，变着脸问道：“你不在学中读书，却到何处去游荡？”廷秀看

见词色不善，心中惊骇。答道：“因母亲有病，回去探看。”王员外道：“这也罢了。且问你：自我去后，做有多少功课？可将来看。”廷秀道：“只为爹爹被陷，终日奔走，不曾十分读书，功课甚少。”王员外怒道：“当初指望你读书有些好处，故此不计贫富，养你为子，又聘你为婿。那知你家是个不良之人，做下这般勾当，玷辱我家。你这畜生，又不学好，乘我出外，终日游荡嫖赌，被人取笑！我的女儿从小娇养起来，若嫁你恁样无籍，有甚出头日子！这里不是你安身之处，快快出门，饶你一顿孤拐。若再迟延，我就要打了。”那些童仆，看见家主盘问这事，恐怕叫来对证，都四散走开。

廷秀见丈人忽地心变，心中苦楚，哭倒在地道：“孩儿父子蒙爹爹大恩，正图报效，不幸被人诬陷，悬望爹爹归家救援。不知何人嗔怪孩儿，搬斗是非，离间我父子。孩儿倘有不到之处，但凭责罚，死而无怨。若要孩儿出门，这是断然不去！”一头说，一头哭，好不凄惨。赵昂恐丈人回心转来，便衬道：“三官，只是你不该这样没正经，如今哭也迟了。”廷秀道：“我何尝干这等勾当，却从空生造！”赵昂道：“这话一发差了。那个与你有仇，造言谤你？况岳父又不是肯听是非的。必定做下一遭两次，露人眼目。如今岳父察听的实，方才着恼，怎么反归怨别人？”廷秀道：“有那个看见的，须叫他来对证！”王员外骂道：“畜生！若要不知，除非不为。你在外胡行，那个不晓得，尚要抵赖。”便抢过一根棒子，劈头就打道：“畜生，还不快走！”廷秀反向前抱住痛哭道：“爹爹，就打死也决不去的。”赵昂急忙扯问道：“三官，岳父是这样执性的，你且依他暂去，待气平了，少不得又要想你，那时

却不原是父子翁婿。如今正在气恼上，你便哭死，料必不听。”廷秀见丈人声势凶狠，赵昂又从旁尖言冷语帮扶，心中明白是他撺掇，料道安身不住，乃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拜谢了母亲去罢。”王员外那里肯容，连先生也不许他见。赵昂推着廷秀背上，往外面走，道：“三官，你怎么恁样不识气，只要见岳母做甚？”将他推出大门而去，正是：

人情若比初相识，到底终无怨恨心。

且说徐氏在里面听得堂中喧嚷哭泣，只道王员外打小厮们，那里想到廷秀身上，故此不在其意。童仆们也没一个露些声息。到午后闻得先生也打发去了，心中有些疑惑，问众家人，都推不知。至晚，王员外进房，询问其故，才晓得廷秀被人搬了是非赶逐去了。徐氏再三与他分解，劝员外原收留回来。怎奈王员外被谗言蛊惑，立意不肯，反道徐氏护短。那玉姐心如刀割，又不敢在爹妈面前明言，只好背地里啼哭。徐氏放心不下，几遍私自差人去请他来见。那些童仆与赵昂通是一路，只推寻访不着。

按下徐氏母子，且说廷秀离了王家，心中又苦又恼，不顾高低，乱撞回来。只见文秀正在门首，问道：“哥哥如何又走转来？”廷秀气塞咽喉，那里答得出半个字儿。文秀道：“哥哥因甚气得这般模样？”廷秀停了一回，方将上项事，说与兄弟。文秀道：“世态炎凉，自来如此，不足为异。只是王员外平昔待我父子何等破格，今才到家，蓦地生起事端。赵昂又在旁帮扶，必然都是他的缘故。如今且莫与母亲说知，恐晓得了，愈加烦恼。”廷秀道：“贤弟之言甚是。”次日，来到牢中，看觑父亲。那时张权亏了种义，棒疮已好，身体如旧。

廷秀也将其事哭诉。张权闻得，嗟叹王员外有始无终。种义便道：“恁般说起来，莫不你的事情，也是赵昂所为？”张权道：“我与他素无仇隙，恐没这事！”廷秀道：“只有定亲时，闻得他夫妻说我家是木匠，阻当岳父不要赘我。岳父不听，反受了一场抢白。或者这个缘故上起的。”种义道：“这样说，自然是他了。如今且不要管是与不是，目下新按院将到镇江，小官人可央人写张状子去告。只说赵昂将银买嘱捕人强盗，故此扳害。待他们自去分辨。若果然是他陷害，动起刑具，少不得内中有人招称出来。若不是时，也没甚大害。”张权父子连声道是。廷秀作别出监。兄弟商议停当，央人写下状词，要往镇江去告状。

常言道：“机不密，祸先行。”这样事体，只宜悄然商议。那张权是个老实头，不曾经历事体的；种义又是粗直之人，说话全不照管，早被一个禁子听见。这禁子与杨洪乃是姑舅弟兄，闻此消息，飞风便去报知。杨洪听得，吃了一吓，连忙来寻赵昂商议。走到王员外门首，不敢直入。见个小厮进去，央他传报说：“有府前姓杨的，要寻赵相公说话。”赵昂料是杨洪，即便出来相见，问道：“杨兄有甚话说？”杨洪扯到一个僻静所在，将“张廷秀已晓得你我害他，即日要往按院去告状。倘若准了，到审问时，用起刑具，一时熬不得，招出真情，反坐转来，却不自害自身！幸喜表弟闻得来报，故此特来商议。”赵昂听了，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乃道：“如此却怎么好？”杨洪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尊相便拚用几两银子，我便拚折些工夫，连这两个小厮一并送了，方才斩草除根。”赵昂道：“银子是小事，只没有个妙策。”杨洪道：“不

打紧，他们是个穷鬼，料道雇船不起，少不得是趁船。我便装起捕盗船来，教我兄弟同两个副手，泊在阊门。再令表弟去打听了起身日子，暗随他出城，招揽下船。我便先到镇江伺候。孩子家那知路径。载他径到江中，擗入水里，可不干净？”赵昂大喜。教杨洪少待，便去取出三十两银子，送与杨洪道：“烦兄用心，务除其根！事成之日，再当重谢。”杨洪收了银子，作别而去。

且说廷秀打听得按院已到，央人写了状词，要往镇江去告。那时陈氏病体痊愈，已知王员外赶逐回来，也只索无奈。见说要去告状，对廷秀道：“你从未出路，独自个去，我如何放心。须是弟兄同行，路上还有些商量。”廷秀道：“若得兄弟去便好，只是母亲在家，无人伏侍。”陈氏道：“来往不过数日，况且养娘在家陪伴，不消牵挂。”廷秀依着母亲，收拾盘缠，来到监中，别过父亲，背上行李，径出阊门来搭船。刚走到渡僧桥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二位小官人往那里去？”廷秀道：“往镇江去。”那人道：“到镇江有便船在此，又快当，又安稳。”廷秀听说有便船，便立住脚，与文秀说道：“若是便船，到强如在航船上挨挤。”文秀道：“任凭哥哥主张。”廷秀对船家说道：“你船在那里？可就开么？”船家道：“我们是本府理刑厅捉来差往公干的，私已搭一二人，路上去买酒吃。若没人也就罢了，有甚担阁。”廷秀道：“既如此，带了我们去。”船家引他下了船，住在稍上。少顷，只见一人背着行李而来，稍公接着上船。那人便问：“这两个孩子是何人？”稍公道：“这两个小官人，也要往镇江的，容小人们带他去，趁几文钱，路上买酒吃。望乞方便。”那人道：“止这两个，便

容了你，多便使不得。”稍公道：“只此两个，也是偶然遇着，岂敢多搭。”说罢，连忙开船。

你道这人是何等样人？就是杨洪兄弟杨江。稍公便是副手。当下杨江问道：“二位小官人姓甚？住在何处？到镇江去何干？”廷秀说了姓名居处，又说父亲被人陷害缘由，如今要往按院告状。杨江道：“原来是好人家儿女，可怜，可怜！你住在稍上不便，也到舱中来坐。”廷秀道：“如此多谢了！”弟兄搬到舱中住下。杨江一路殷勤，到买酒肉相请，又许他到衙门上看顾。弟兄二人，感激不尽。那船乃是捕盗的快船，趁着顺风，连夜而走。次日傍晚就到了镇江。船家与廷秀讨了船钱，假意催促上岸。廷秀取了行李，便要起身。杨江道：“你这船家，忒煞不行方便！这两位小官人，从不曾出路的。此时天色已晚，教他那里去寻宿处？”又向廷秀道：“莫要理他！今夜且在舟中住了，明早同上涯去寻寓所安下，就到察院前去打听按院几时按临，却不又省了今夜房钱？”廷秀弟兄只认做好人，连声称谢，依原把包裹放下。杨江取出钱钞，教稍公买办些酒肉，分付移船到稳处安歇。稍公答应，将船直撑出西门闸外，沿江阔处停泊。稍公安排鱼肉，送入舱里。杨江满斟苦劝，将廷秀弟兄灌得大醉，人事不省，倒在舱中。那时，杨洪已约定在此等候。稍公口中唿哨一声，便跳下船。即忙解缆开船，悄悄的摇出江口，顺溜而下。过了焦山，到一宽阔处，取出索子，将他弟兄捆绑起来，恰如两只馄饨相似。二子身上疼痛，从醉梦中惊醒，挣扎不动，却待喊叫，被杨洪、杨江扛起，向江中扑通的撺将下去。眼见得二子性命休了：

可怜世上聪明子，化作江中浪宕魂。

你想长江中是何等样水！那水从四川、湖广、江西一路上冲将下来，浑如滚汤一般紧急，到了镇江，直溜入海，就是落下一块砂石，少不得随流而下。偏有廷秀弟兄，撒入水中，却反逆流上去。杨洪、杨江望见，也道奇怪，拨转船头赶上，各提起篙子，照着头上便射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篙子离身不上一尺，早被三四个大浪，把二子直涌开去，连船险些儿掀翻，那篙子便不能伤。杨江料道必无活理，原移至沿口泊下。次早开船，归到苏州，回覆了赵昂。赵昂心中大喜，又找了三两银子。杨洪兀自嫌少，两下面红颈赤而别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河南府有一人唤做褚卫，年纪六十已外，平昔好善，夫妻二人，吃着一口长斋。并无儿女，专在江南贩布营生。一日正装着一大船布匹，出了镇江，望河南进发。行不上三十余里，天色将晚，风逆浪大，只得随帮停泊江中。睡到半夜，听得船旁像有物撞响，他也不在其意。方欲合眼，又像有人推醒一般，那船旁撞得越响了，隐隐又有人声。心中奇怪，爬起来，开了篷窗，打一看时，只见水面上浮着一人，口内微微有声。褚卫慌忙叫起水手，捞救上船。打起火来看时，却是十五六岁一个小厮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浑身绑缚，微微止有一息。与他下了索子，烧起热汤灌了几口，那孩子渐渐醒转，呕出许多清水。褚卫将干衣与他换了，询其缘故。小厮哭诉道：“小人名唤张文秀，只因父亲被人陷害在牢，同哥哥廷秀，来镇江按院告状，趁了个便船，说是苏州理刑差人，一路假意殷勤照顾。昨夜到了镇江，又留住在船，将酒灌醉我弟兄，

双双绑入水中。正不晓得他是何人，害我等性命！天幸得遇恩人救拔，但不知恩人高姓大名？这里是何处？离镇江多少路了？怎地送得小人归家，决不忘恩！”

褚卫本是好善之人，见他说得苦楚，心下十分可怜。初时到有送他回去之念，忽地想起：“镇江到此乃是逆水，怎么反淌了上来？莫非此子后来有些好处，暗中自有鬼神护佑么？我今尚无子嗣，何不留他，回去做个螟蛉之子，却不是好？”乃哄他道：“我是河南褚卫，贩布回去。这里离镇江已远，有一千余里，怎能送你归家？况昨夜谋你的必是对头差来心腹，故此下这样毒手。今依旧回家，必然又寻别事来害你。我今又无儿子。若不弃嫌，认做父子，随归家去。明年带你下来，访出昨夜之人，然后去告理，救你父亲，可不好么？”文秀虽然记挂父母，到此无可奈何，只得依允。就拜褚卫为父，改名褚嗣茂，带上河南不题。

且说张廷秀被杨洪捆入水中，自分必死。不想半沉半浮，被大浪直涌到一个沙洲边芦苇之旁。到了天明，只见船只甚多，俱在江中往来，叫喊不闻。至午后，有一只船旁洲而来，廷秀连叫救命。那船拢到洲边，捞上船去，割断绳索，放将起来，且喜得毫无伤损。廷秀举目看船中时，却是两个中年汉子，十来个小孩，约莫俱有十六七岁。你道是何等样人？元来是浙江绍兴府孙尚书府中戏子。那两个中年人，一个是师父潘忠，一个是管箱的家人，领着行头往南京去做戏，在此经过，恰好救了廷秀。取几件干衣与他换了，问其缘故。廷秀把父亲被害，要到按院伸冤，被船上谋害之事，哭诉一遍，又道：“多蒙救了性命。若得送我回家，定然厚报。”那潘忠

因班中装生的哑了喉咙，正要寻个顶替。见廷秀人物标致，声音响亮，却又年纪相仿，心下暗喜道：“若教此人起来，到好个生脚。”心下怀了这个私念，就是顺路往苏州去，谅道也还不肯放他转身，莫说如今却是逆路。当下潘忠道：“我们乃绍兴孙尚书府中子弟，到南京去做生意，那有工夫拗转去，送你回家？如今到京已近，不如随我们去住下，慢慢觅使人带你归家。你若不肯时，我们也不管闲帐，原送你到沙洲上，等别个便船来带回去罢。”廷秀听得说出这话，连忙道：“既然不是顺路，情愿随列位到京。”潘忠道：“这便使得。”廷秀自己虽然得了性命，却又想着兄弟，必定死了，不住流泪，那日乃是顺风，晚间便到南京。次早入城，寻寓所安下。

那孙府戏子，原是有名的。一到京中，便有人叫去扮演。廷秀也随着行走。过了数日，潘忠对廷秀道：“众人在此做生意，各要趁钱回去养家的，谁个肯白白养你！总然有便带你回家，那盘费从何而来？不如哲学些本事，吃些活饭，那时回去，却也容易。”廷秀思想：“亏他们救了性命，空手坐食，心上已是过意不去。”又听了潘忠这班说话，愈觉羞惭，暗道：“我只指望图个出身的日子，显祖扬宗，那知霹空降下这场没影奇祸，弄得家破人亡，父南子北，流落至此！若学了这等下贱之事，这有甚么长俊？如不依他，定难存住。”却又想道：“昔日箕子为奴，伍员求乞，他们都是大豪杰，在患难之际，也只得从权，我今日到此地位，也顾不得羞耻了。且暂度几时，再做区处。”遂应承了潘忠，就学个生脚。他资性本来聪慧，教来曲子，那消几遍，却就会了。不勾数日，便能登场。扮来的戏，出人意表，贤愚共赏，无一日空闲。在京半年有

余，积趲了些银两，想道“如今盘缠已有，好回家了。”谁想潘忠先揣知其意，悄悄溜过了他的银子，廷秀依旧一双空手，不能归去。溜忠还恐他私下去了，行坐不离。廷秀脱身不得，只得住下。这叫做：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陈氏自从打发儿子去后，只愁年幼，上司衙门利害，恐怕言语中差错，再不想到有人谋害。已到十日之外，风吹草动，也认做儿子回了，急出门观看。渐渐过了半月二十日，一发专坐在门首盼望。那时还道按院未曾到任，在彼等候。后来闻得按院镇江行事已完，又按临别处。得了这个消息，急得如煎盘上蚂蚁，没奔一头处。急到监中对丈夫说知，央人遍贴招帖，四处寻访，并无踪迹，正不知何处去了。夫妻痛哭懊悔道：“早知如此，不教他去也罢！如今冤屈未伸，到先送了两个孩儿，后来倚靠谁人？”转思转痛，愈想愈悲。初时还痴心妄想有归家日子。过了年余，不见回来，料想已是死了。招魂设祭，日夜啼啼哭哭。一个养娘却又患病死了，止留得孤身孤影，越发凄惨。正是：

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

且说王员外自那日听信了赵昂言语，将廷秀逐出，意欲就要把玉姐另配人家。一来恐廷秀有言，二来怕人诽议，未敢便行。次后闻得廷秀弟兄往镇江按院告状，只道他告赖亲这节，老大着忙，口虽不言，暗自差人打听。渐渐知得二子去后，不知死活存亡。有了这个消耗，不胜欢喜，即央媒寻亲。媒人得了这句口风，互相传说开去。那些人家只贪王员外是个无子富翁，那管曾经招过养婿，数日间就有几十家来

相求。玉姐初时见逐出廷秀，已是无限烦恼，还指望父亲原收留回来，总然不留回家，少不得嫁去成亲。后来微闻得有不好的信息，也还半信半疑。今番见父亲流水选择人家改嫁，料想廷秀死是实了。也怕不得羞耻，放声哭上楼去。

原来王员外的房屋，却是一间楼子，下边老夫妻睡处，楼上乃玉姐卧室。当下玉姐在楼上啼哭，送来茶饭也不肯吃。他想到：“我今虽未成亲，却也从幼夫妻。他总无禄夭亡，我岂可偷生改节！莫说生前被人唾骂，就是死后亦有何颜见彼！与其忍耻苟活，何不从容就死。一则与丈夫争气，二则见我这点真心。只有母亲放他不下。事到如今，也说不得了。”想一回，哭一回，渐渐哭得前声不接后气。那徐氏把他当做掌上之珠，见哭得恁般模样，急得无法可治，口中连连的劝他：“莫要哭。且说为甚缘故？”自己却又鼻涕眼泪流水淌出来。玉姐只得从实说出。徐氏劝道：“儿，不要睬那老没志气！凡事有我在此做主。明日就差人去访问三官下落。设或他有些山高水低，好歹将家业分一半与你守节。若老没志气执意要把你改嫁，我拚得与他性命相搏。”又对丫鬟道：“快去叫员外来，说个明白。”又分付：“倘有人在彼，莫说别话。”丫鬟急忙忙的来请。

谁想王员外因有个媒人说：一个新进学小秀才来求亲。闻得才貌又美，且是名门旧族，十分中意。款留媒人酒饭，正说得浓醪，饮得高兴。丫鬟说声院君相请，只当耳边风，如何肯走起身。丫鬟站勾腿酸脚麻，只得进去回覆。徐氏百般苦劝，刚刚略止，又加个赵昂老婆闻上楼来，重新哭起。你道却是为何？那赵昂摆布了张权，赶逐了廷秀，还要算计死

了玉姐，独吞家业，因无机会，未曾下手。今见王员外另择人匹配，满怀不乐，又没个计策阻挡，在房与老婆商议。这时听得玉姐不愿，在楼啼哭，却不正中其意！故此瑞姐走来，故意说道：“妹子，你如何不知好歹？当初爹爹一时没志气，把你配个木匠之子，玷辱门风，如今去了，另配个门当户对人家，乃是你万分造化了，如何反恁地哭泣？难道做强盗的媳妇，木匠的老婆，到胜似有名称人家不成？”玉姐被这几句话，羞得满面通红，颠倒大哭起来。徐氏心中已是不悦。瑞姐还不达时务，扯做娘的到半边，低低说道：“母亲，莫不妹子与那小杀才，背地里做下些蹊跷勾当，故此这般牵挂？”只这句话，恼得徐氏两太阳火星直爆，把瑞姐劈面一啐。又恐怕气坏了玉姐，不敢明说，止道：“你是同胞姐妹，不怀个好念。我方劝得他住，却走来激得重复啼哭，还要放恁般冷屁！由他是强盗媳妇，木匠老婆罢了，着你甚急，胡言乱语！”瑞姐被娘这场抢白，羞惭无地，连忙下楼，一头走一头说道：“护短得好！只怕走尽天下，也没见人家有这样无耻闺女。早是不曾做亲，便恁般疼老公。若是生男育女的，真个要同死合棺材哩。亏他到挣得一副好老脸皮，全没一毫羞耻。”夹七夹八一路嚷去，明明要气玉姐上路。徐氏怕得合气，由他自说，只做不听见。玉姐正哭得头昏眼暗，全不觉得。

看看到晚，王员外吃得烂醉。小厮扶进来，自去睡了，竟不知女儿这些缘故。徐氏陪伴玉姐坐至更余，渐渐神思困倦，睡眼朦胧，打熬不住，向玉姐道：“儿，不消烦恼，总在明早，还你个决裂。夜深了，去睡罢。”推至床上，除去簪钗，和衣揜在被里，下了帐幔。又分付丫鬟们照管火烛。大凡人家使

女，极是贪眠懒做，十个里边，难得一个长俊。徐氏房中共有七八个丫鬟，有三个贴身伏侍玉姐的，就在楼上睡卧。那晚守到这时候，一个个拗腰凸肚，巴不能睡卧，见徐氏劝玉姐睡了，各自去收拾家火，专等徐氏下楼，关上楼门，尽去睡了。徐氏下得楼来，看王员外醉卧正酣，也不去惊动他。将个灯火四面检点一遍，解衣就寝不题。

且说玉姐睡在床上，转思转苦，又想到：“母亲虽这般说，未必爹爹念头若何。总是依了母亲，到后终无结果。”又想起：“母亲忽地将姐姐抢白，必定有甚恶话伤我，故此这般发怒。我乃清清白白的人，何苦被人笑耻！不如死了，到得干净！”又哭了一个更次，听丫鬟们都鼾鼾睡熟，楼下也无一些声息。遂抽身起来，一头哭，一头检起一条汗巾，走到中间，掇个杌子垫脚，把汗巾搭在梁上做个圈儿，将头套入。两脚登空，呜呼哀哉！正是：

难将幽恨和人说，愿向泉台诉丈夫。

也是玉姐命不该绝。刚上得吊，不想一个丫鬟，因日间玉姐不要吃饭，瞒着那两个丫鬟，私自收去，尽情饱啖。到晚上，夜饭亦是如此。睡到夜半，心胸涨满，肚腹疼痛，起身出恭，床边却摸不着了净桶。那恭又十分紧急，叫苦连连。原来起初性急时要睡，忘记担得，心下想着，精赤条条，跑去寻那净桶。因睡得眼目昏迷，灯又半明半灭，又看见玉姐挂在梁间，心慌意急，扑的撞着，连杌子跌倒楼板上。一声响亮，楼下徐氏和丫鬟们，都从梦中惊觉。王员外是个醉汉，也吓醒了，忙问：“楼上什么响？”那丫鬟这一交跌去杌子，磕着了小腹，大小便齐流，撒做一地，滚做一身，抬头仔细看

时，吓得叫声：“不好了！玉姐吊死！”

王员外闻言，惊得一滴酒也无了，直跳起身，一面寻衣服，一面问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徐氏一声儿，一声肉，哭道：“都是你这老天杀的害了他！还问恁的？”王员外没心肠再问，忙忙的寻衣服，只在手边混过，那里寻得出个头脑。偶扯着徐氏一件袄子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披在身上。又寻不见鞋子，赤着脚赶上楼去。徐氏止摸了一条裙子，却没有上身衣服。只得把一条单被，卷在身上，到拖着王员外的鞋儿，随后一步一跌，也哭上来。那老儿着了急，走到楼梯中间，一脚踏错，谷碌碌滚下去，又撞着徐氏，两个直跌到底，绞做一团。也顾不得身上疼痛，爬起来望上又跑。那门却还闭着，两个拳头如发擂般乱打。楼上楼下丫鬟一齐起身，也有寻着裙子不见布衫的，也有摸了布衫不见裤子的，也有两只脚穿在一个裤管里的，也有反披了衣服摸不着袖子的。东扯西拽，你夺我争，纷纷乱嚷。

那撒粪的丫鬟也自揩抹身子，寻觅衣服，竟不开门。王员外打得急了，三个丫鬟，都提着衣服来开。老夫妻推门进去，徐氏望见女儿这个模样，心肠迸裂，放声大哭。到底男子汉有些见识，王员外忍住了哭泣，赶向前将手在身上一摸，遍体火热，喉间厮琅琅痰响，叫道：“妈妈莫要哭，还可救得！”便双手抱住，叫丫鬟拿起杌子上去解救。一面又叫扇些滚汤来。徐氏闻说还可救得，真个收了眼泪，点个灯来照着。那丫鬟扶起杌子，捏着一手腌臢，向鼻边一闻，臭气难当，急叫道：“杌上怎有许多污秽？”恰好徐氏将灯来照，见一地尿粪。王员外踏在中间，还不知得。徐氏只认是女儿撒的，将

火望下一撇：“这东西也出了，还有甚救！”又哭起来。元来缢死的人若大小便走了，便救不得。当下王员外道：“莫管他！且放下来看。”丫鬟带着一手腌臢，站上去解放，心慌手软，如何解得开。王员外不耐烦，叫丫鬟寻柄刀来，将汗巾割断，抱向床上，轻轻放开喉间死结，叫徐氏嘴对嘴打气。连连打了十数口气，只见咽喉气转，手足展施。又灌了几口滚汤，渐渐甦醒，还呜呜而哭。

徐氏也哭道：“起先我怎样说了，如何又生此短见？”玉姐哭道：“儿如此薄命，总生于世，也是徒然！不如死休！”王员外方问徐氏道：“适来说我害了他，你且说个明白。”徐氏将女儿不肯改节的事说出。王员外道：“你怎地恁般执迷！向日我一时见不到，赚了你好终身。如今畜生无了下落，别配高门，乃我的好意，为何反做出这等事来，险些把我吓死！”玉姐也不答应，一味哭泣。徐氏嚷道：“老无知！你当初称赞廷秀许多好处，方过继为子，又招赘为婿，都是自己主张，没有人撺掇。后来好端端在家，也不见有甚不长俊，又不知听了那个横死贼的说话，刚到家，便赶逐出去，致使无个下落。纵或真个死了，也隔一年半载，看女儿志向，然后酌量而行。何况目今未知生死，便瞒着我闹轰轰寻媒说亲，教他如何不气！早是救醒了还好，倘然完了帐，却怎地处？如今你快休了这念头，差人四下寻访。若还无恙，不消说起。设或真有不好消息，把家业分一半，与他守节。如若不听我言语，逼迫女儿一差两讹，与你干休不得！”王员外见女儿这般执性，只得含糊答应，下楼去了。

徐氏又对玉姐道：“我已说明了，不怕他不听。莫要哭罢！”

且脱去腌臢衣服睡一觉，将息身子。”也不管玉姐肯不肯，流水把衣带乱扯。玉姐被娘逼不过，只得脱衣睡卧。乱到天明，看衣服上并无一毫污秽。那丫鬟隐瞒不过，方才实说。众丫鬟笑得勾嘴歪。自此之后，玉姐住在楼上，如修行一般，足迹不走下来。王员外虽不差人寻觅廷秀，将亲事也只得阁过一边。徐氏恐女儿又弄这个把戏，自己伴他睡卧，寸步不离。见丈夫不着急寻问，私自赏了家人银子，差他体访。又教去与陈氏讨个消耗。正是：

但愿应时还得见，须知胜似岳阳金。

且说赵昂的老婆被做娘的抢白下楼，一路恶言恶语，直嚷到自己房中，说向丈夫。又道：“如今总是抓破脸了，待我朝一句，暮一句，好歹送这丫头上路。”到次早，闻得玉姐上吊之事，心中暗喜，假意走来安慰，背地里只在王员外面前冷言酸语挑拨。又悄地将钱钞买嘱玉姐身边丫鬟，分付如下次上吊，由他自死，莫要声张。又打听得徐氏差人寻访廷秀，也多将银两买定，只说无处寻觅。赵昂见了丈人，马前健假殷勤，随风倒舵，掇臀捧屁，取他的欢心。王员外又为玉姐要守着廷秀，触恼了性子，到爱着赵昂夫妇小心热闹，每事言听计从。

赵昂诸色趁意，自不必说，只有一件事在心上打搅。你道是甚的事？乃是杨洪的这场事。那杨洪因与他干了两桩大事，不时来需索。赵昂初时打发了几次。后来颇觉厌烦，只是难好推托。及至送与，却又争多竞寡。落后回了两三遍，杨洪心中怀恨，口出怨言。赵昂恐走漏了消息，被丈人知得，忍着气依原馈送。杨洪见他害怕，一发来得勤了。赵昂无可奈

何，想要出去躲避几时。恰好王员外又点着白粮解户，趁这个机会与丈人商议，要往京中选官，愿代去解粮，一举两便。王员外闻女婿要去选官，乃是美事，又替了这番劳禄，如何不肯。又与丈人要了千金，为干缺之用。亲朋饯行已毕，临期又去安放了杨洪，方才上路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张廷秀在南京做戏，将近一年，不得归家。一日，有礼部一位官长唤去承应。那官长姓邵名承恩，进士出身，官为礼部主事，本贯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人氏。夫人朱氏，生育数胎，止留得一个女儿，年方一十五岁，工容贤德俱全。那日却是邵爷六十诞辰，同僚称贺，开筵款待。廷秀当场扮演，却如真的一般，满座称赞。那邵爷深通相法，见廷秀相貌堂堂，后来必有好处；又恐看错了，到半本时，唤廷秀近前仔细一观，果是个未发积的公卿，只可惜落于下贱。问了姓名，暗自留意。到酒阑人散，分付众戏子都去，止留正生在此，承应夫人，明日差人送来。潘忠恐廷秀脱身去了，满怀不欲，怎奈官府分付，可敢不依！连声答应。引着一班徒弟自去。

廷秀随着邵爷直到后堂。只见堂中灯烛辉煌，摆着卓榼，夫人同小姐向前相迎。众家人各自远远站立。廷秀也立在半边。堂中伏侍，俱是丫鬟之辈。先是小姐拜寿，然后夫人把盏称庆。邵爷回敬过了，方才就坐，唤廷秀叩见夫人，在旁唱曲。廷秀唱了一套，邵爷问道：“张廷秀，我看你相貌魁梧，决非下流之人。你且实说：是何处人氏？今年几岁了？为甚习此下贱之事？细细说来，我自有的。”廷秀见问，向前细诉前后始末根由，又道：“小的年纪十八，如今扮戏，实出无奈，

非是甘心为此。”邵爷闻言，嗟叹良久，乃道：“原来你抱此大冤。今若流为戏子，那有出头之日！既会读书，必能诗词，随意作一首来，看是何如。”即令左右取过文房四宝，放在旁边一只桌上。廷秀拈起笔来，不解思索，顷刻而成，呈上。邵爷举目观看，乃是一首寿词，词名《千秋岁》，词云：

琼台琪草，玄鹤翔云表，华筵上笙歌绕。玉京瑶岛，客笑傲、乾坤小。齐拍手唱道：长春人不老。北阙龙章耀，南极祥光照，海屋内、筹添了。青鸟衔笺至，传报群仙到，同嵩祝万年称寿考。

邵爷看了这词，不胜之喜，连声称好，乃道：“夫人，此子才貌兼美，定有公卿之分；意欲螟蛉为子，夫人以为何如？”夫人道：“此乃美事，有何不可！”邵爷与廷秀道：“我今年已六十，尚无子嗣，你若肯时，便请个先生教你，也强如当场献丑。”廷秀道：“若得老爷提拔，便是再生之恩。但小人出身微贱，恐为父子玷辱老爷。”邵爷道：“何出此言！”当下四双八拜，认了父母，又与小姐拜为姐妹。就把椅子坐在旁边，改名邵翼明。分付家人都称大相公；如有违慢，定行重责，不在话下。且说潘忠那晚眼也不合，清早便来伺候。等到午上，不见出来，只得央门上人禀知。邵爷唤进去说道：“张廷秀本是良家之子，被人谋害，亏你们救了，暂为戏子。如今我已收留了。你们另自合人罢。”教家人取五两银子赏他。潘忠听见邵爷留了廷秀，开了口半晌还合不下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叩头作谢而去。

邵爷即日就请个先生，收拾书房读书。廷秀虽然荒废多时，恰喜得昼夜勤学，埋头两个多月，做来文字，浑如锦绣

一般。邵爷好不快活。那年正值乡试之期，即便援例入监。到秋间应试，中了第五名正魁。喜得邵爷眼花没缝。廷秀谢过主司，来票邵爷，要到苏州救父。邵爷道：“你且慢着！不如先去会试。若得连科，谋选彼处地方，查访仇人正法，岂不痛快！倘或不中，也先差人访出仇家，然后我同你去，与地方官说知，拿来问罪。如今若去，便是打草惊蛇，必被躲过，可不劳而无功，却又错了会试！”廷秀见说得有理，只得依允。那时邵爷满意欲将小姐配他。因先继为子，恐人谈论。自不好启齿，倩媒略露其意。廷秀一则为父冤未泄，二则未知玉姐志向何如，不肯先作负心之人。与邵爷说明，止住此事，收拾上京会试。正是：

未行雪耻酬凶事，先作攀花折桂人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张文秀自到河南，已改名褚嗣茂。褚长者夫妻珍重如宝，延师读书。文秀因日夜思念父母兄长，身子虽居河南，那肝肠还挂在苏州，那有心情看到书上。眼巴巴望着褚长者往下路去贩布，跟他回家。谁知褚长者年纪老迈，家道已富，褚妈妈劝他弃了这行生意，只在家中营运。文秀闻得这个消息，一发忧郁成病。褚长者请医调治，再三解劝。约莫住了一年光景，正值宗师考取童生。文秀带病去赴试，便得入泮。常言道：“福至心灵。”文秀入泮之后，到将归家念头撇过一边，想道：“我如今进身有路了，且赶一名遗才入场。倘得侥幸联科及第，那时教父报仇，岂不易如翻掌！”有了这般志气，少不得天随人愿，果然有了科举，三场已毕，名标榜上。赴过鹿鸣宴，回到家中拜见父母。喜得褚长者老夫妻天花乱坠。那时亲邻庆贺，宾客填门，把文秀好不奉承。

多少富室豪门，情愿送千金礼物聘他为婿。文秀一心在父亲身上，那里肯要！忙忙的约了两个同年，收拾行李，带领仆从起身会试。褚长者老夫妻直送到十里外，方才分别。

在路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到了京都。觅个寓所安下。也是天使其然，廷秀、文秀兄弟恰好作寓在一处。左右间壁，时常会面。此时居移气，养移体，已非旧日枯槁之容了。然骨韵犹存，不免睹影思形。只是一个浙江邵翼明贵介公子，一个是河南褚嗣茂富室之儿，做梦也不想到亲弟兄头上。不一日，三场已毕，同寓举人候榜，拉去行院中游串，作东戏耍。只有邵、褚二人，坚执不行。褚嗣茂遂于寓中，治榼邀请邵翼明闲讲，以遣寂寞。两下生谈，愈觉情热。嗣茂遂问：“邵兄何以不往曲中行走？莫非尊大人家训严切？”翼明潸然下泪答道：“小弟有伤心之事，就是今日会试，亦非得已，况于闲串，那有心情！只是尊兄为何也不去行走？如此少年老成，实是难得。”嗣茂凄然长叹道：“若说起小弟心事，比仁兄加倍不堪。还候仁兄高发，替小弟做个报仇泄恨之人。”翼明见话头有些相近，便道：“你我虽则隔省同年，今日天涯相聚，便如骨肉一般。兄之仇，即吾仇也。何不明言，与小弟知之？”嗣茂沉吟未答。连连被逼，只得叙出真情。才说得几句，不待词毕，翼明便道：“原来你就是文秀兄弟，则我就是你哥哥张廷秀！”两下抱头大哭，各叙冒姓来历。且喜都中乡科，京都相会。一则以悲，一则以喜。

分明久旱逢甘雨，赛过他乡遇故知。

莫问洞房花烛夜，且看金榜挂名时。

春榜既发，邵翼明、褚嗣茂俱中在百名之内。到得殿试，

弟兄俱在二甲。观政已过，翼明选南直隶常州府推官，嗣茂考选了庶吉士，入在翰林。救父心急，遂告个给假，与翼明同回苏州。一面写书打发家人归河南，迎褚长者夫妻至苏州相会，然后入京，不题。

弟兄二人离了京师，由陆路而回。到了南京，廷秀先来拜见邵爷，老夫妇不胜欢喜。廷秀禀道：“兄弟文秀得河南褚长者救捞，改名褚嗣茂，亦中同榜进士，考选庶吉士，与儿同回，要见爹爹。”邵爷大惊道：“天下有此奇事！快请相见！”家人连忙请进。文秀到了厅上，扯把椅儿正中放下，请邵爷上坐，行拜见之礼。邵爷那里肯要，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足下乃是尊客，老夫安敢僭妄？”文秀道：“家兄蒙老伯收录为子，某即犹子也，理合拜见。”两下谦让一回，邵爷只得受了半礼。文秀又请老夫人出来拜见。邵爷备起庆喜筵席，直饮至更余方止。次日，本衙门同僚知得，尽来拜访。弟兄二人以次答拜。

是日午间小饮，邵爷问文秀道：“尊夫人还是向日聘在苏州？还是在河南娶的？”文秀道：“小侄因遭家难，尚未曾聘得。”邵爷道：“原来贤侄还没有姻事。老夫不揣，止有一女，年十六岁了。虽无容德，颇晓女红。贤侄倘不弃嫌，情愿奉侍箕帚。”文秀道：“多感老伯俯就，岂敢有违！但未得父母之命，不敢擅专。”廷秀道：“爹爹既有这段美情，俟至苏州，禀过父母，然后行聘便了。”邵爷道：“这也有理。”正话间，只听得外边喧嚷，教人问时，却是报邵爷升任福建提学佾事。邵爷不觉喜溢于面，即分付家人犒劳报事的去了。廷秀弟兄起身把盏称贺。邵爷道：“如今总是一路，再过几日同行何如？”

廷秀道：“待儿辈先行，在苏州相候罢。”邵爷依允。

次日，即雇了船只，作别邵爷，带领仆从，离了南京。顺流而下，只一日已抵镇江。分付船家，路上不许泄漏是常州理刑，舟人那敢怠慢。过了镇江、丹阳，风水顺溜，两日已到苏州，把船泊在胥门马头上。弟兄二人只做平人打扮，带了些银两，也不教仆从跟随，悄悄的来到司狱司前。望见自家门首，便觉凄然泪下。走入门来，见母亲正坐在矮凳上，一头绩麻，一边流泪。上前叫道：“母亲，孩儿回来了！”哭拜于地。陈氏打磨泪眼，观看道：“我的亲儿，你们一向在那里不回？险些想杀了我！”相抱大哭。二子各将被害得救之故，细说一遍，又低低说道：“孩儿如今俱得中进士，选常州府推官，兄弟考选庶吉士。只因记挂爹妈，未去赴任，先来观看母亲。但不知爹爹身子安否？”

陈氏听见儿子都已做官，喜从天降，把一天愁绪撇开，便道：“你爹全亏了种义，一向到也安乐。如今恤刑坐于常熟，解审去了。只在明后日回来。你既做了官，怎地救得出狱？”廷秀道：“出狱是个易事。但没处查那害我父子的仇人，出这口恶气。”文秀道：“且救出了爹爹，再作区处。”廷秀又问道：“向来王员外可曾有人来询问？媳妇还是守节在家，还是另嫁人了？”陈氏道：“自你去后，从无个小使来走遭。我又日夜啼哭，也没心肠去问得。到是王三叔在门首经过说起，方晓得王员外要将媳妇改配，不从，上了吊救醒的。如今又隔年余，不知可能依旧守节？我几遍要去，一则养娘又死，无人同去；二则想他既已断绝我家，去也甘受怠慢，故此却又中止。你今只记他好处，休记他歹处。总使媳妇已改嫁，明日

也该去报谢。”廷秀听了这话，又增一番凄惨，齐答道：“母亲之言有理！”廷秀向文秀道：“爹爹又不在此，且去寻一乘轿来，请母亲到船上去罢。”文秀即去雇下。陈氏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其余粗重家火，尽皆弃下。上了轿子，直至河口下船。可怜母子数年隔别，死里逃生；今日衣锦还乡，方得相会。这才是：

兄弟同榜，锦上添花；母子相逢，雪中送炭。

次早，二人穿起公服，各乘四人轿，来到府中。太爷还未升堂，先来拜理刑朱推官。那朱四府乃山东人氏，父亲朱布政与邵爷却是同年。相见之间，十分款洽。朱四府道：“二位老先生至此，缘何馆驿中通不来报？”廷秀道：“学生乃小舟来的，不曾干涉驿递，故尔不知。”朱四府道：“尊舟泊在那一门？”廷秀道：“舟已打发去了，在专诸巷王玉器家作寓。”朱四府又道：“还在何日上任？”廷秀道：“尚有冤事在苏，还要求老先生昭雪，因此未曾定期。”朱四府道：“老先生有何冤事？”廷秀教朱爷屏退左右，将昔年父亲被陷前后情节，细细说出。朱四府惊骇道：“原来二位老先生乃是同胞，却又罹此奇冤！待太老先生常熟解审回时，即当差人送到寓所，查究仇家治罪。”弟兄一齐称谢。别了朱四府，又来拜太守，也将情事细说。俗语道：“官官相为。”见放者兄弟两个进士，莫说果然冤枉，便是真正强盗，少不得也要周旋。当下太守说话，也与朱四府相同。廷秀弟兄作谢相别，回到船里。对兄弟道：“我如今扮作贫人模样，先到专诸巷打探，看王员外如何光景。你便慢慢随后衣冠而来。”商议停当，廷秀穿起一件破青衣，戴个帽子，一径奔到王员外家来。

且说赵昂二年前解粮至京，选了山西平阳府洪同县县丞。这个县丞，乃是数一数二的美缺，顶针捱住。赵昂用了若干银子，方才谋得。在家候缺年余，前官方满，择吉起身。这日在家作别亲友，设戏筵款待，恰好廷秀来打探，听得里边锣鼓声喧，想道：“不知为甚恁般热闹？莫不是我妻子新招了女婿么？”心下疑惑，又想道：“且闯进去看是何如？”望着里边直撞，劈面遇见王进。廷秀叫声：“王进那里去？”王进认得是廷秀，吃了一惊，乃道：“呀，三官一向如何不见？”廷秀道：“在远处顽耍，昨日方回。我且问你，今日为何如此闹热？可是玉姐新招了女婿么？”王进在急遽间，不觉真心露吐，乃道：“阿弥陀佛！玉姐为了你，险些送了性命，怎说这话！”廷秀先已得了安家帖，便道：“你有事自去。”王进去后，又望里面而来。到了厅前，只见宾客满座，童仆纷纭。分开众人，上前先看一看，那赵昂在席上扬扬得意，戏子扮演的却是王十朋《荆钗记》。心中想道：“当日丈人赶逐我时，赵昂在旁冷言挑拨，他今日正在兴头上，我且羞他一羞。”便捱入厅中，举着手团团一转道：“列位高亲请了！”

廷秀昔年去时，还未曾冠，今且身材长大，又戴着帽子，众亲眷便不认得是谁。廷秀复身向王员外道：“爹爹拜揖！”终须是旦夕相见的眼熟，王员外举目观看，便认得是廷秀，也吃一惊，想道：“闻得他已死了，如何还在？”又见满身褴褛，不成模样，便道：“你向来在何处？今日到此怎么？”廷秀道：“孩儿向在四方做戏，今日知赵姨丈荣任，特来扮一出奉贺。”王员外因女儿作梗，不肯改节，初时见了到有个相留之念，故此好言问他；今听说在外做戏，恼得登时紫涨了面皮，气倒

在椅上，喝道：“畜生！谁是你的父亲？还不快走！”廷秀道：“既不要我父子称呼，叫声岳丈何如？”王员外又怒道：“谁是你的岳丈？”廷秀道：“父亲虽则假的，岳丈却是真的，如何也叫不得？”赵昂一见了廷秀，已是吓勾，面如土色，暗道：“这小杀才，已撒在江里死了，怎生的全然无恙？莫非杨洪得了他银子放走了，却来哄我？”又听得称他是姨丈，也喝道：“张廷秀，那个是你的姨丈来，到此胡言乱语？若不走，教人打你这花子的孤拐！”廷秀道：“赵昂，富贵不压于乡里。你便做得这个蚂蚁官儿，就是这等轻薄。我好意要做出戏儿贺你，反恁般无礼！”赵昂见叫了他名字，一发大怒，连叫家人快锁这花子起来。

那时王三叔也在座间，说道：“你们不要乱嚷。是亲不是亲，另日再说。既是他会做戏，好情来贺你，只当做戏子一般，演一出儿顽顽，有何不可，却这般着恼！”推着廷秀背道：“你自去扮起来，不要听他们。”众亲戚齐拍手道：“还是三叔说得有理！”将廷秀起入戏房中，把纱帽员领穿起，就顶王十朋《祭江》这一折。廷秀想着玉姐曾被逼嫁上吊，恰与玉莲相仿，把胸中真境敷演在这折戏上，浑如王十朋当日亲临。众亲戚眼泪都看出来，连声喝采不迭。只有王员外、赵昂又羞又气。

正做之间，忽见外面来报，本府太爷来拜常州府理刑邵爷、翰林褚爷，慌得众宾客并戏子，就存坐不住，戏也歇了。王员外、赵昂忽奔出外边，对贲帖的道：“并没甚邵爷、褚爷在我家作寓。”贲帖的道：“邵爷今早亲口说寓在你家，如何没有？”将帖子放下道：“你们自去回覆。”竟自去了。王员外

和赵昂慌得手足无措，便道：“怎得个会说话的回覆？”廷秀走过来道：“爹爹，待我与你回罢。”王员外这时，巴不得有个人儿回话，便是好了，见廷秀肯去，到将先前这股怒气撇开，乃道：“你若回得，甚好。”看他还戴着纱帽，穿着员领，又道：“既如此，快去换了衣服。”廷秀道：“就是恁样罢了，谁耐烦去换！”赵昂道：“官府事情，不是取笑的。”廷秀笑道：“不打紧，凡是有我在此，料道不累你。”王员外道：“你莫不风了？”廷秀又笑道：“就是风了，也让我自去，不干你们事。”只听得铺兵锣响，太守已到。王员外、赵昂着急，撇下廷秀，都进去了。廷秀走出门前，恰好太守下轿。两下一路打恭，直至茶厅上坐下攀谈。吃过两杯茶，谈论多时，作别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谁识毗陵邵理刑，就是场中王十朋？

太守自来宾客散，仇人暗里自心惊。

却说玉姐日夕母子为伴，足迹不下楼来。那赵昂妻子因老公选了官，在他面前卖弄，他也全然不理。这一日外边开筵做戏，瑞姐来请看戏，玉姐不肯。连徐氏因女儿不愿，也不走出来瞧。少顷，瑞姐见廷秀在厅前这番闹炒，心下也是骇异。又看见当场扮戏，故意跑进来报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你日逐思想妹夫，如今已是回了，见在外边扮戏。”玉姐只道是生这话来笑他，脸上飞红，也不答应。徐氏也认是假话，不去采他。瑞姐见他们冷淡，又笑道：“再去看妹夫做戏。”即便下楼。

不一时，丫鬟们都进来报，徐氏还不肯信，亲至遮堂后一望：果是此人，心下又惊又喜，暗叹道：“如何流落到这个

地位？”瑞姐道：“母亲，可是我说谎么？”徐氏不去应他，竟归楼上说与女儿。玉姐一言不发，腮边珠泪乱落。徐氏劝道：“女儿不必苦了，还你个夫妻快活过日。”劝了一回，恐王员外又把廷秀逐去，放心不下，复走出观看，只见赵昂和瑞姐望里边乱跑，随后王员外也跑进来。你道为何？原来王员外、赵昂，太守到时，与众宾客躲入里边，忽见家人报道：“三官陪着太守坐了说话。”众人通不肯信，齐至遮堂后张看，果然两下一递一答说话。王员外暗道：“原来这冤家已做官了，却乔妆来哄我？懊悔昔时错听了谗言，将他逐出。幸喜得女儿有志气，不肯改嫁，还好解释。不然，却怎生处？只是适来又伤了他几句言语，无颜相见，且叫妈妈来做引头。”故此乱跑。自古道：“贼人心虚。”那赵昂因有旧事在心上，比王员外更是不同，吓的魂魄俱无。报知妻子，跑回房屋，忙忙收拾打帐，明日起身，躲避这个冤家，连酒席也不想终了。正是：

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！

且说王员外跑来撞见徐氏，便喊道：“妈妈，小女婿回了。”徐氏道：“回了便罢，何消息般大惊小怪！”王员外道：“不要说起，适来如此如此。我因无颜见他，特请你去做个解冤释结。”徐氏得了这几句话，喜从天降，乃道：“有这等事！”教丫鬟上楼报知玉姐，与王员外同出厅前。廷秀正送了太守进来，众亲眷多来相迎。徐氏道：“三官，想杀我也！你往何处去了？再无处寻访。”廷秀方上前请老夫妇坐下，纳头便拜。王员外以手扶住道：“贤婿，老夫得罪多矣，岂敢又要劳拜！”廷秀道：“某实不才，不能副岳丈之望，何云有罪！”拜罢起

来，与众亲眷一一相见已毕。

廷秀道：“赵姨丈如何不见？快请来相会。”童仆连忙进去。赵昂本不欲见他，又恐不出去，反使他疑心，勉强出来相见，说道：“适言语冲撞，望勿记怀！”廷秀道：“是我不达，自取其辱，怎敢怪姨丈？”赵昂羞惭无地。王员外见廷秀冷言冷语，乃道：“贤婿，当初一时误听谗言，错怪你了，如今莫计较罢。”徐氏道：“你这几年却在那里？怎地就得了官？”廷秀乃将被人谋害，直至做官前后事细说，却又不说出兄弟做官的缘由。众亲眷听了，无不嗟叹，乃道：“只是甚冤家下此毒手，可晓得么？”廷秀道：“若是晓得，却便好了。”那时廷秀便说，旁边赵昂脸上一回红，一回白，好不着急。直听到不晓得这句，方才放下心肠。王三叔道：“不要闲讲了，且请坐着。待我借花献佛，奉敬一杯贺喜。”众亲眷多要逊廷秀坐第一位。廷秀不肯，再三谦逊不过，只得依了他，竟穿着行头中冠带，向外而坐。戏子重新登场定戏。这时众亲眷把他好不奉承。徐氏自归楼上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张权解审恤刑，却原是杨洪这班人押解。元来捕人拿了强盗，每至审录，俱要原捕押解，其中恐有冤枉，便要对审，故此脱他不得。那杨洪临起解时，先来与赵昂要银若干盘缠，与兄弟杨江一齐同去。及至转来，将张权送入狱中，弟兄二人假意来回覆赵昂，又要需索他东西。到了专诸巷内，一路听得人说太守方才到王家拜望。杨洪弟兄疑惑道：“赵昂是个监生官，如何太爷去拜他？且又不是属下。”到了王家门首，只听得里边便闹热做戏，门首静悄悄不见一人，却又不肯进去，坐在门前石头上，等候人出来传信。刚刚坐得，忽

见一乘四人轿抬到门前歇下，走出一位少年官员。他二人连忙立起。那官员是谁？便是庶吉士张文秀。他跨入门来，抬头看见二人，到吃一吓，认得一个是杨洪，一个是谋他性命的公差，想道：“元来是他一路，不知为何坐在此间？”且不说破，竟望里面而去。杨洪已不认得，对兄弟道：“赵昂多大官儿，却有大官府来拜！”你道杨洪如何便不认得了？文秀当初谋他命时，还是一个小厮，如今顶冠束带，换了一番气象，如何便认得出。文秀乃切骨之仇，日夜在心，故此一经眼，即便认得。

且说文秀走入里边，早有人看见，飞报进去道：“又有一位官府来拜了。”说声未了，文秀已至厅前。众亲眷并戏子们看见，各自四散奔开，只单撇下廷秀一人。王员外原在遮堂后张看。这官员却又比先前太守不同，廷秀也不与他作揖，站起身说道：“你来了。”那官府道：“如何见我来都走散了？”廷秀忍不住笑。文秀道：“莫要笑！有句紧话在此。”附耳低声道：“便是谋你我的公差与杨洪，都坐在外面。”廷秀惊道：“有这等事！如何坐在这里？其中可疑。快些拿住，莫被他走了。”一面讨过冠带，换下身上行头。文秀即差众家人出去擒拿。廷秀一面换起冠带，脱下行头。且说众人赶出去，揪翻杨洪兄弟，拖入里边来。杨洪只道是赵昂的缘故，口中骂道：“忘恩负义的贼！我与你干了许多大事，今日反打我么？”

正在乱时，报道：“理刑朱爷到了。”众家人将杨洪推在半边。廷秀弟兄出来相迎，接在茶厅上坐下。廷秀耐不住，乃道：“老先生，天下有这般快事！谋害愚弟兄的强盗，今日自来送死，已被拿住。”朱四府道：“如今在那里？”廷秀教众人

推到面前跪下。廷秀道：“你二人可认得我了？”杨洪道：“小人却认不得二位老爷。”文秀道：“难道昔年趁船到镇江告状，绑入水中的人就不认得了？”二人闻言，已知是张廷秀弟兄。吓得缩作一堆。朱四府道：“且问你有甚冤仇，谋害他一家？”二人道：“没甚冤仇。”朱四府道：“既无冤仇，如何生此歹心？”二人料然性命难存，想起赵昂平日送的银子，又不爽利，怎生放得他过！便道：“不干小人之事，都是赵昂与他有仇，要谋害二位老爷父子，央小人行的。”廷秀弟兄闻言失惊道：“元来正是这贼！我与他有何冤仇，害我父子？”朱四府道：“赵昂是何人？住在那里？”廷秀道：“是个粟监，就居于此间。”朱四府喝声：“快拿！”手下人一声答应，蜂拥进去，把赵昂拿出。

那时惊得一家儿啼女喊，不知为甚。众亲都从后门走了，戏子见这等沸乱，也自各散去讷。那赵昂见了杨洪二人，已知事露，并无半言。朱四府即起身回到府中，先差人至狱内将张权释放，讨乘轿子送到王家。然后细鞫赵昂。初时抵赖，用起刑具，方才一一吐实。杨洪又招出两个摇船帮手，顷刻也拿到来。赵昂、杨洪、杨江各打六十，依律问斩，两个帮手各打四十，拟成绞罪，俱发司狱司监禁。朱四府将廷秀父子被陷始末根由，备文申报抚按，会同题请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廷秀弟兄送朱四府去后，回至里边，易了公服。那时王员外已知先来那官便是张文秀，老夫妇齐出来相见，问朱四府因甚拿了赵昂，廷秀诉出其情。王员外咬牙切齿，恨道：“原来都是这贼的奸计！”正说间，丫鬟来报，瑞姐吊死了。原来瑞姐知道事露，丈夫拿去，必无活理，自觉无颜见

人，故此走了这条径路。王员外与徐氏因恨他夫妻生心害人，全无苦楚。一面买棺盛殓，自不必说。王员外分付重整筵席款待，一面差人到船迎取陈氏。一时间家人报道：“朱爷差人送太老爷来了。”廷秀弟兄、王员外一齐出去相迎。恰好陈氏轿子也至，夫妻母子一见，相抱而哭。正是：

苦中得乐浑如梦，死里逃生喜欲狂。

一家骨肉重相聚，千载令人笑赵昂。

张权道：“我只道今生永无见期了，不料今日复能父子相逢！”一路哭入堂中，先向王员外、徐氏称谢。王员外再三请罪。然后二子叩拜，将赵昂前后设谋陷害前后情由，一一细诉。说到伤心之处，父子又哭。不想哭兴了，竟忘记打发了朱爷差人。那差人央家人们来禀知，廷秀发个谢帖，赏差人三钱银子而去。当下徐氏邀陈氏自归后房，玉姐下楼拜见。儿媳又是一番凄楚。少顷，筵宴已完，内外两席，直饮到半夜方止。次日，廷秀弟兄到府中谢过朱四府。打发了船只。一家都住于王员外家中。等邵爷到后，完姻赴任。廷秀又将邵爷愿招文秀为婿的事，禀知父母。备下聘礼，一到便行。

半月之后，邵爷方至，河南褚长者夫妻也到，常州府迎接的吏书也都到了。那时王员外门庭好不热闹。廷秀主意，原作成王三叔为媒，先行礼聘了邵小姐，然后选了吉期，弟兄一齐成亲。到了是日，王员外要夸炫亲戚，大开筵宴，广请亲朋，笙箫括地，鼓乐喧天。花烛之下，乌纱绛袍，凤冠霞帔，好不气象。恰好两对新人，配着四双父母。有诗为证：

四姓亲家皆富贵，两双夫妇倍欢娱。

枕边忽叙伤心话，血泪犹然洒绣幃。

那府县官闻知，都去称贺。三朝之后，各自分别起身。张权夫妻随廷秀常州上任，褚长者与文秀自往京中，邵爷自往福建。王员外因家业广大，脱身不得，夫妻在家受用。不则一日，圣旨倒下，依拟将赵昂、杨洪、杨江处斩。按院就委廷秀监斩。行刑之日，看的人如山如海，都道赵昂自作之孽，亲戚中无有怜之者。连丈人王员外也不到法场来看。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劝君莫把欺心使，湛湛青天不可欺。

廷秀念种义之恩，托朱爷与他开招释罪。又因父亲被人陷害，每事务必细询，鞫出实情，方才定罪，为此声名甚著。行取至京，升为给事。文秀以散馆点了山西巡按。那张权念祖莹俱在江西，原归故里，恢复旧业，建第居住。后来邵爷与褚长者身故，廷秀兄弟各自给假为之治丧营葬。待三年之后，方上表，复了本姓。廷秀生得三子，将次子继了王员外之后，三子继邵爷之后，以表不负昔年父子之恩。文秀亦生二子，也将次子绍了褚长者香火。张权夫妇寿至九旬之外，无疾而终。王员外夫妻亦享遐龄。廷秀弟兄俱官至八座之位，至今子孙科甲不断。诗云：

繇来白屋出公卿，到底穷通未可凭。

凡事但将天理念，安心自有福来迎。